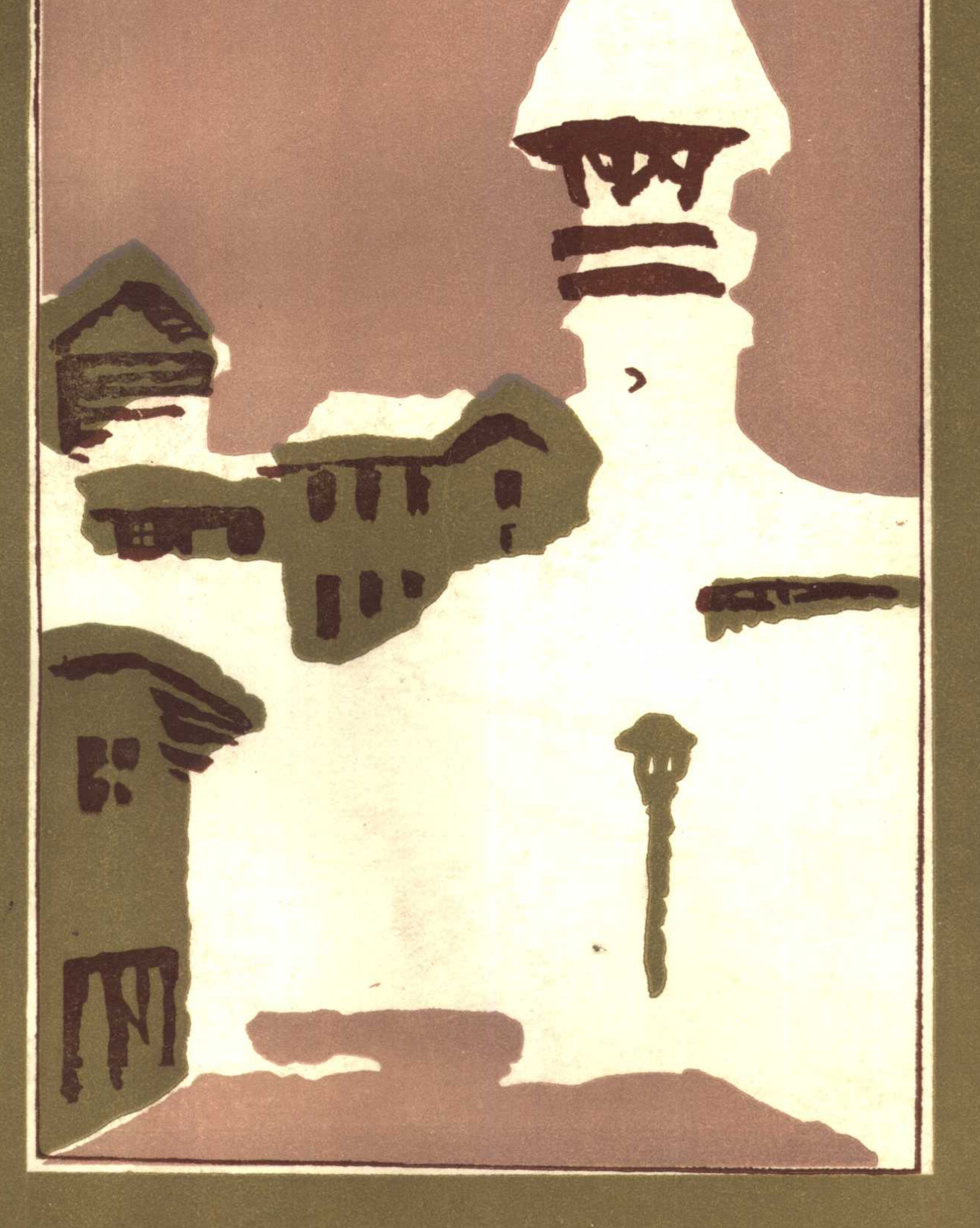
古斯泰·贝林的故事

拉格洛孚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瑞典〕塞尔玛·拉格洛孚

古斯泰·贝林的故事

高骏千 王央乐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Selma Lagerlöf

GÖSTA BERLINGS SAGA

根据 P. B. Flach 英译 Selma Lagerlöf, The Story of Gösta Berling (Arthur F. Bird, London, 1910) 转译。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古斯泰·贝林的故事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重庆出版社重印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印制第一厂印刷

字数277,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2 3/4 插页5
1983年3月北京新1版 1983年5月重庆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1,300

书号 10208·126 定价 1.25 元

目　录

楔　子

第一章　牧师

牧师終于站在講壇上了。教堂里的会众都抬起头来。嘿！他总算来了。这个星期天他再不会像上一个星期天以及以前好多个星期天那样不到场执行自己的职务了。

牧师很年輕，身材頎长，容貌异常英俊。如果讓他戴一頂头盔，穿一身鎖子鎧，腰間佩带一把宝剑，再給他雕塑一尊大理石像，人們准会說是最理想的希腊型美男子。

他有一双詩人的深邃的眼睛，一个将軍的坚毅丰滿的下頷；他身上的一切都是那样俊秀、高貴、洋溢着感情、煥發着才华和神韵。

教堂里的人們看到他这般風度，都不禁感到肅然。可是他們更經常看見的，是他同着两个最要好的朋友——长着一大把白鬍子的貝倫克虏齐上校和魁伟壮健的克里斯蒂安·保林船长，三个人东歪西倒地从酒店里走出来。

他因为喝酒太多，沒有能执行他的职务，已經一連好几个星期了；教民們不得不先向副主教、后来又向主教和牧师会提出申訴。今天，主教要到这个教区来切实調查一番。他現在坐在唱

詩班中間，胸前佩带着一枚金十字架；坐在他四周的，是邻近几个教区的教职人員。

大家都不怀疑，这位牧师的行为已經越出了可以原諒的范圍。在二十年代的当时，人們对于酗酒一类的事往往不大計較，可是一个牧师竟因为喝酒而懈誤了职守，那就只有被革职了。

他站在講壇上，等候唱詩班唱完最后的一首詩篇。

他站在那兒，感到教堂里尽是敌人，所有的座位上，全都坐着他的敌人。前排座位上的乡紳，后排座位上的农民，唱詩班里的男孩，都是他的敌人；除了敌人，沒有別人。風琴旁边拉風箱的是敌人，奏風琴的也是敌人。教会会董座位上坐的也是他的敌人。他們都恨他，从抱在怀中带到教堂来的嬰孩到教堂执事，一个在萊比錫作过战的拘謹的老兵，每一个人都恨他。

他几乎想双膝跪下，恳求他們的饒恕。

可是，片刻之后，一陣沉痛的怨憤涌上了他的心头。他还清楚地記得，一年以前他第一次站到这講壇上来时，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时候，他是一个无可指摘的人，而現在呢？他站在講壇上，眼前却有一个胸前佩着金十字架的人，这人是来审判他的。

他朗讀着布道文的引言时，热血一陣一陣泛上脸来——这是憤怒。

他常喝酒，这是事实，可是誰給了他們权利来責备他？人家還他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他們看見过嗎？窗外一片暗澗澗阴森森的松林，水珠从又黑又脏的天花板上沿着發霉的四壁滴落下来，狂風卷着雨絲雪花鑽进破旧的窗扉，荒蕪的土地長不出足够抗御飢餓的面包；这时候，难道不需要白兰地来使你振作起精神？

他尋思道：像他这样的牧师，配他們正是再合适沒有了。他

們也都喜欢喝酒，为什么唯独要求他克制自己？有人在老婆葬葬的仪式上喝得酩酊大醉，有人在給兒子行完洗礼以后大撒酒疯，教民們走出教堂就去喝酒，回到家里大都已經醉了。一个喝酒的牧师并不辱沒他們。

他时常要走很远的路程去拜訪他的教民。有时候，他穿着单薄的外套，冒着徹骨的寒風，驅車奔馳在一片冰封的海面上；有时候，他駕着小舟在狂風暴雨中飘渡惊涛駭浪的海洋；有时候，他在茫茫的冰天雪地里爬出雪橇，为馬匹扫除樓房一般高的积雪；有时候，他涉过森林里的沼澤——在这样的时候，他才学会了爱白兰地酒。

这一年是拖着沉重阴郁的步伐慢慢地走过来的。白天，农民和地主心里都牵挂着田地里的事，到了晚上，白兰地帮助他們丢掉了精神上的重担，得到了解脫。灵感产生了，心灵温暖了，生命变得光輝灿烂，歌声繚繞，玫瑰花散發着溫馨。酒店里的酒吧間对他像是个热带的乐园：头頂上悬挂着累累的葡萄和橄欖，浓蔭中掩映着潔白的大理石象，歌手和詩人徜徉在棕櫚树、梧桐树下。

不，站在講壇上的这位牧师，他知道，如果沒有白兰地，在世界的这一角落里，生活将是无法忍受的；他的教民們也都知道，但是他們却要来审判他。

因为他喝醉了酒走进上帝的殿堂，現在他們要把牧师的袍子从他身上扯下来。哦！他們这些人呀！除了酒而外，他們难道还相信有别的上帝？他們难道还願意相信有别的上帝？

他念完了布道文的緒言，跪下来念主祷文。

祈祷的时候，整个教堂象死一般沉寂。突然，牧师用双手抓紧法衣上的綢飘带。他仿佛覺得主教正带領着教堂里的全体会

众輕輕地走上講壇的台阶，要来抓他法衣上的飘带。他虽然跪着，脸朝着别的方向，可是他觉察到他們在拖，他很分明地看見他們：主教、副主教、牧师、会董、教堂执事以及其他所有的人，都排成一长列，拉着、扯着，想把他的法衣扯下来。他可以想象到这样一幅情景：飘带一断，这些用力拉扯着飘带的人們，将从台阶上摔倒下去，一个压着一个。还有底下那些够不到他的披肩，只揪住他长袍衣角的人們，也会一塊兒摔下去。

他想象得如此清晰，一面跪着，一面禁不住微微一笑。可是，他同时感到額角上沁出了冰凉的汗珠。这一切实在太可怕了。

今后，他将由于白兰地而成为一个不名誉的人，一个被教会革职的牧师！上帝的大地上还有比这更悲惨的人嗎？

他会变成路边的乞丐，醉倒在沟壑里，破衣烂衫，只有游民肯和他结伴。

主祷文念完了。他应当开始念布道文。突然，他心里一动，把已經涌到嘴边的話咽了回去。他想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站在講壇上宣講上帝的荣耀。

最后一次了——这个想法盘踞在他的脑中。他忘却了白兰地和主教。他只是想：应当珍惜这个机会，为上帝的荣耀作証。

在他的想像之中，教堂的地面載着全体会众正在慢慢下沉，越沉越深，屋頂却豁然敞开，使他瞥見了穹隆的蒼天。他仿佛一个人遺世独立在講壇上；他的心仿佛长出了一对翅膀，一直飞进了眼前的天堂；他的声音变得又洪亮又有力，他开始宣講上帝的荣耀。

他得到了啓示。他丢开了預先写好的講稿；語句像一群群鴿子在飞翔。他觉得不是自己在說話，但是他又覺得这是世上所能奉献的最美好的东西，他站在这里宣講上帝的荣耀时的那

种才情和威严，是誰也无法超过的。

灵感的火焰在他胸膛中燃烧，他滔滔不絕地說下去，等到灵感的火焰一熄灭，教堂的屋頂重新降落，地面也从遙远的地方升了起来。他垂下头，掉下了眼泪；他覚得，对他說来，生命的黃金时代已經告終。

做完礼拜，大家在放祭器的房間里会集，調查开始了。主教先問大家对于牧师有沒有什么不滿意。

牧师已經不象布道以前那样气忿和抵触。他現在感到羞慚，低下了头。唉！所有那些丢臉的白兰地事件，这一下都要被揭穿了。

可是，誰也不說話。一片靜默籠罩着会堂里的长桌。

牧师先看了看教堂执事——他沒有响；他又把目光投向会董們和有势力的农庄主人和矿主，他們全都不說話。他們緊閉嘴唇，坐在那兒，眼睛內疚地盯着桌面。

牧师想道："他們是在等待別人先开口。"

几位会董之中，有一个淸了淸嗓子。

"我想，我們这个牧师挺不錯。"他說。

"主教大人，您也听过他的布道了。"教堂执事插嘴道。

主教提醒大家，牧师經常不来主持礼拜。

"牧师跟旁人一样，也有生病的权利。"这是农民們的意見。

主教又向他們暗示，他們曾經对牧师的生活方式表示不滿。

他們异口同声一致为他辯护。他們的牧师是这么年輕，他沒有什么过失，只要他能常常像今天这样布道，即使拿主教来交換，他們也不答应。

沒有人提出申訴；因此也就不需要审判。

牧师感到自己的心脏在膨胀，血液急速地在血管里奔流。难

道說他的周围都不是敌人？难道說他无意之中贏得了他們的好感？他們还会要他这个牧师？

調査結束以后，主教、邻近几个教区的牧师、副主教以及本教区里体面的居民一同到牧师家去吃午飯。牧师尚未娶亲，所以午飯的事交給一位女邻居料理。經这女人細心安排，牧师的住宅完全变了样，使牧师惊訝得睜大了眼睛。松树下面摆着一张长条兒餐桌，桌面上鋪着雪白的枱布，擺設着蓝白花紋的瓷餐具，亮晶晶的玻璃杯，叠得整整齐齐的餐巾，这一切，照得人眼花繚乱。进門处弯弯地装飾着两枝樺树枝，門道地板上洒满了灯心草，梁上悬着一个花环，每間房間里都摆飾着鲜花；再也聞不見發霉的气味，浅綠色的玻璃窗在阳光下閃着驕傲的光彩。

牧师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他覚得从今以后自己再也不会去喝酒了。

吃飯的时候，沒有一个人不是兴高采烈。那些寬宏大量地原諒了别人的人固然高兴，教会当局也因为避免了一件不名誉的事而高兴。

好心腸的主教举起酒杯說道，他啓程到这兒来以前，听到了不少謠言，心情十分沉重。他本来期望在这兒看到扫罗，謝天謝地，扫罗已經变成了保罗①，而且将要建树比他們更大的功績。这位可尊敬的人又列举了他們这位年輕兄弟身上的种种可貴的稟賦，倍加称贊。他决不应就此驕傲起来，他应当兢兢业业地修身自持，像一切肩負着重任的人一样。

吃飯的时候，牧师虽然沒有喝太多的酒，可是他的确醉了。这一切意想不到的巨大的欢乐使他头昏目眩。上帝賜福，将灵

① 保罗，原名扫罗，本来不信基督，后来受到耶穌啓示，成为使徒之一，改名保罗，見“新約”“使徒行传”。

藏的火焰在他胸中点燃，人們又把爱給予了他。他的血液燙得像發高烧的人一样，夜幕降临，客人散尽，他依然感到血管中的血浆像野馬般在奔騰。夜深了，他坐在自己房中，不肯入睡，讓夜气从洞开的窗扉中流进来冷却他幸福的高热。一种甜絲絲的不宁靜使他不能入睡。

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你还沒有睡嗎？"

一个人影踏着草坪来到窗前。牧师探头一望，認出是克里斯蒂安·保格船长，他的一个最可靠的酒友。克里斯蒂安·保格是个无家可归，无田无地的流浪汉，有着巨人的身材和气力；他像歌利亚① 一样魁梧，可是像山里的妖精一样淘气、愚蠢。

"可不是还沒有睡，克里斯蒂安船长，"牧师回答道，"你以为我今晚还能睡得着嗎？"

讓我們听听克里斯蒂安船长对他說些什么吧！大个子猜想牧师这一来可不敢再喝酒了。关于这一点，克里斯蒂安船长能原諒牧师，他想，現在，牧师再也得不到安靜了，如果他再喝酒，那末，已經从卡尔斯塔德到这里来过一次的主教就能来第二次，把他的法衣拿走。

于是，克里斯蒂安船长用他那双粗笨的手作了一件漂亮的事；他想了一个法子，讓那些牧师、主教再也不到这里来。这样，牧师和他的朋友就可以在牧师家里开怀暢飲了。

讓我們听听力大无穷的克里斯蒂安·保格船长作了怎样一件事吧。主教带着两个副主教登上馬車，关紧車門以后，他就爬到赶車的座兒上，赶着他們在月白風清的夏夜里一口气跑了十

① 歌利亚，"旧約"中的巨人，見"撒母耳記上"第十七章："……出来一个討戰的人，名叫歌利亚，是迦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

哩路。

保格船长給几位教长大人上了一堂課，使他們懂得了生命在軀壳中的地位是如何不稳固。他讓拉車的馬發瘋似地奔跑。誰叫他們不允許一个誠实的人安安静静地喝酒呢？

你以为他会带着他們順大路走？你以为他会讓他們少受顚簸？哼，他讓車子走过田沟和翻耕过的田地；他赶着馬飞也似地冲下山坡，他使車子沿着海边奔馳，波浪淹沒了車輪，有一次几乎陷在泥沼里，他还教馬挺直四个蹄子从光滑的岩石上往下溜。

全部时間里，主教和两个教士脸色蒼白，踡縮在蒙着皮窗帘的車厢里，喃喃地祈祷着。这是他們經历过的最可怕的一次旅程。

他們抵达里沙多的酒店时，脸上的表情怎样，是可以想象的——活着，但是像装在皮口袋里的一包弹子一样抖个不住。

“这是什么意思，克里斯蒂安船长？”主教向替他們打开車門的船长詰問。

“下次你們再要来調查古斯泰·貝林的时候，先仔細想一想再动身。就是这个意思。”克里斯蒂安船长答道。这句話他怕臨时說錯，早就在心里說过好几遍了。

“告訴古斯泰·貝林，”主教說，“无論是我，还是旁的主教，以后再也不会去找他了。”

在夏夜中，魁梧的克里斯蒂安船长站在窗前講述他这一段功績。他把馬匹留在酒店里，自己連忙一口气兒跑来找牧师，向他报告这个消息。

“伙伴，现在你可以安心了。”他說。

啊！克里斯蒂安船长呀！坐在皮窗帘后面的教士們的脸固然蒼白，可是，在这澄徹的夏夜里，坐在窗前的这个牧师的脸却

比他們更加蒼白。克里斯蒂安船長呀！

牧师抬起手，想朝着那巨人的粗糙愚蠢的面頰狠狠打下去，可是他忍住了。他砰的一声把窗扉关上，站到屋子中央，捏紧拳头向空中揮动。

灵感的火焰曾經在他胸中点燃，使他能够宣講上帝的荣耀；可是現在他站在那兒，覚得自己受了上帝的愚弄和欺騙。

主教会不会以为克里斯蒂安船长是牧师派去的？主教会不会以为他白天的一切都是作伪謊謊？这一来，他可要对他的一切进行認真的調查；这一来，他一定会停止他的职务，最后将他革职。

破曉时分，牧师已經远远地离开了他的家。他不願意留在这兒为自己辯护。上帝嘲弄了他。上帝不会再帮助他。他知道自己一定会被免职。这是上帝的旨意。他不如趁早离开。

这一切發生在二十年代初期，西伐姆兰一个遙远的教区里。

这是古斯泰·貝林遭遇到的第一件不幸；这并不是最后一件。

对于不能忍受踢馬刺和皮鞭的小馬，生活将是艰辛的。只要遭受到些微的痛苦，它們就撵开馬蹄，漫无边际地奔跑，終究会落进深渊里。道路崎嶇难行时，它們只知抛卸身上的負载，發疯似地逃开，并不懂得还有旁的对策。

第二章　乞丐

寒冷的十二月里，有一天，一个四处流浪的乞丐走上勃洛布庄園的山坡。他身上的衣服十分襤褸，脚上一双破旧的鞋子，双

脚已經被冰冷的雪泥浸湿。

韦姆兰有一个湖泊叫呂汶湖，湖身狹长，有好几处湖面極窄，形成細而长的岬口。这个湖泊，北面伸展到芬兰森林的边沿，南面和瓦嫩湖相連接。沿湖有許多教区；勃洛教区是其中面积最大最富足的一个，湖的西岸和东岸都有一大部份属于这个教区。許多大田庄都在湖的西岸，比如远近聞名的富庶而秀丽的埃克布庄和勃揚尼庄；还有勃洛布庄，这个田庄四周是一座很大的村落，市場、旅店、法院、郡长公署和牧师的住宅都在这里。

勃洛布庄座落在一个陡削的山崗上。那乞丐已經走过山脚下的旅舍，这时正掙扎着向山崗上的牧师住宅走去。

前面，有一个小女孩也在往山上走去；她拉着一輛雪橇，雪橇上立着一口袋面粉。乞丐快走几步，赶上那女孩，跟她攀談起来。

“馬虽小，担子倒不輕呀。”他說。

那小孩回头看了他一眼。她是个十二岁左右的小家伙，眼睛里閃耀着銳利的猜疑的目光，两片嘴唇紧紧抿着。

“上帝保佑，但願馬兒再小一点，担子再重一点，好多維持几天。”那女孩答道。

“这么說，你是往家里拖你自己的口粮了？”

“可不是嗎，感謝上帝；别看我人小，可得要自己弄粮食。”

乞丐伸手抓住雪橇上的繩索，帮着她向山上拉。

女孩轉过身来看着他。

“你别以为这样我会給你什么。”她說。

乞丐哈哈大笑起来。

“你一定是勃洛布的牧师的女兒。”

“是，是，我正是牧师的女兒。有許多人的爸爸比我爸爸穷，

可是都不像我爸爸这么坏。这是实在話，痛心的是这話却要由他自己的孩子来說。”

“我听人說，你爸爸的脾气很坏，很小气。”

“他是很小气，脾气也确实很坏；可是人家說，他的孩子再活下去，还要更糟糕。人家是这样說的。”

“我相信人家的話是对的。可是我想知道，你这一袋面粉是从哪兒来的。”

“讓你知道也沒什么了不起。今天早晨，我从爸爸的倉庫里拿了些麦子，現在我是从磨坊回来。”

“你拖着这东西上山，不怕他看見嗎？”

“你大概离开学校太早了。爸爸到教区訪問去了。难道你不知道？”

“后面有人赶着車上山来了；我听見馬蹄得得的声音。也許是他来了。”

女孩側耳听了片刻，又眯起眼向山下望了一会，突然放声大哭。

“是爸爸，”她抽抽搭搭地說，“他会杀我的！他会杀我的！”

“是呀！善意的劝告是珍貴的，及时的劝告可比金子銀子还要珍貴。”那乞丐說。

“我想到了，”孩子說，“你能够帮我一个忙。你握住繩子，拖着雪橇向前走；爸爸一定会以为这雪橇是你的。”

“以后我拿它怎么办呢？”那乞丐說着把繩子套在自己肩膀上。

“暫时随你把它弄到哪兒去，天黑以后，你再把它拖到牧师住宅来。我会等候你的。一定带着雪橇和面粉袋来，你懂嗎？”

“我試着这样办吧。”

"你要是不来，就讓上帝处罰你吧。"那女孩一面喊一面跑，想赶在她爸爸之前回到家里。

那乞丐快快地拉着雪橇回身向山下的旅店走去。

这可怜的人几乎是赤脚在雪中行走，他心里有着自己的梦想。他想望着吕汶湖北岸的大森林，芬兰大森林。

这兒是勃洛布教区，他現在漂流到了吕汶湖前湖和后湖之間的一个岬口上；这是个富庶的、充满笑容的地方，田庄連接着田庄，工厂連接着工厂，他却只覺得这兒的道路崎嶇，这兒的房間窄小，这兒的床也太硬。他人在这里，心里却渴望着那永恒的，伟大的森林之宁靜。

这里，所有的谷倉里都有人在打麦子，風箱呼呼呼的声音不断传到他的耳中。木材、木炭一車又一車地从那取用不竭的森林里运出来。满載着铁砂的馬車，川流不息地沿着被长年不絕的列車刻成的轍迹行駛。这里，他看見一輛一輛的雪橇，装满了乘客，旋風似地从这一个宅第飞馳到另一个宅第；他仿佛看見：握着繮繩的是欢笑，站在滑板上的是美丽和爱情。啊！他是多么渴慕森林的宁謐呀！

那里，挺拔的树干像石柱从平坦的地面升起，寂寂的松枝載着層層雪塊，寒風也显得无力，只能輕輕地拂撫树梢的松針。他要信步向那林木深处走去，走到最深处，直到他精疲力竭，飢寒交迫，臥倒在高聳入云的树下。

他想望着吕汶湖北方那一片广袤的軟声細語的坟墓，毁灭的威力将在那里把他征服，飢餓、寒冷、委頓、白兰地将会摧毁他的羸弱的、曾經承担了一切的肉体。

他下山来到小旅店里，等待黃昏的降临。他走进酒吧間，在門旁一条长凳上坐下，瞑想着那永恒的森林。

旅店的女主人見他可怜，賞了他一杯白兰地。他苦苦哀求，她又給了他第二杯。

乞丐还想再要，女主人却不肯再給了，可是他已經无法自制。他实在需要再喝一点强烈的、甜醇的白兰地，他需要感覺到心房在軀体中跳蕩，思想在头顱中焚燒，他需要大醉一場。啊！谷物中提炼出的甜美的琼浆玉液！

夏日的艳阳，鳥雀的鳴囀，白波上漂浮着美与香。在他还未消失到暗夜中去之前，讓他再一次痛飲一下太阳的光华和幸福吧。

于是，一件接着一件，他把面粉，面粉袋，最后把雪橇都用来换了白兰地。他喝得醺醺大醉，倒在酒吧間里一条长凳上度过了大半个下午。

酒醒以后，他意識到自己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他允許自己的肉体战胜了灵魂，他竟喝尽了一个小孩托付給他的东西，他的存在对于大地是一种耻辱，旣然如此，他就应当为大地解除这样一个不名誉的負担，他应当解放自己的灵魂，讓他隨着上帝去。

他躺在酒吧間里的那条长凳上，判处了自己的死刑："古斯泰·貝林，被革职的牧师，被控将一个飢餓的孩子的口粮全部换酒喝光，应即判处死刑。至于是什么样的死刑——在积雪中冻毙。"

他抓起帽子，踉踉蹌蹌地走出門去。他的醉意尙未全消，也还沒有从睡梦中完全淸醒轉来。他哭了，想起了自己，想起了可怜的，污損了的，就要得到解脫的灵魂。

他并沒有走得很远，也沒有离开大路。紧挨着大路边上，有条很深的小沟。他在小沟中倒下，等待死亡。他瞌上眼睛，希望

能入睡。

一小时，又一小时，勃洛布的牧师的女兒站在門口等他；她走下山崗去寻找他。她提着灯籠在大路边奔跑。沒有人知道乞丐在小沟里躺了多久，但是，当牧师的女兒在那兒找到他时，他还有一絲生气。

她立刻認出是他，便拚命搖撼他，大声呼喊他，想把他喚醒。

他把她那一袋面粉弄到哪兒去啦？她一定要知道。

她一定要使他苏醒，即使是片刻工夫，要他說一說她的面粉和雪橇怎样了。失掉了雪橇，爸爸会杀死她的。她咬他的手指，抓他的面頰，一面發狂似地叫喊。

这时，有人駕着雪橇从路旁駛过。

"是什么魔鬼这样嚎叫？"一个瘖哑的声音問道。

"我要想知道，他把我的一口袋面粉和一輛雪橇弄到哪兒去了，"孩子嗚嗚咽咽地說道，用紧握着的拳头不住地在乞丐的胸口捶打。

"干什么？你要把一个冻僵的人撕碎嗎？走开，野猫！"

这过路人是一个高大、粗獷的女性。她跨出雪橇，走到小沟边。她揪住孩子的后頸，把她扔到一旁。然后弯下腰，双手插到乞丐的身軀下面，把他抱了起来。她把他抱到雪橇边，放在里面。

"跟我到客店去，野猫，"她对那小孩說，"把事情的經过都講給我听。"

一小时以后，在客店中最好的房間里，乞丐坐在靠門的一张椅子上，在他面前，站着那把他从小沟里搭救出来的健壮的妇人。

古斯泰・貝林打量着这个妇人。她显然是到烧炭的窑里去

了回来，两手沾满了炭屑。她嘴里叼着一管陶土烟斗，身上穿着一件沒有夹里的羊皮短外套和一条手織布的裙子，脚上是一双塗了柏油的鞋子，胸前塞着一柄带鞘的短刀。灰白的头髮攏在脑后，下面是一张上了年紀，但依然十分有神韵的面容。古斯泰·貝林曾經听見过无数的人这样描繪她，現在亲眼看見了，他立即認出他所遇到的这个女人就是那远近聞名的埃克布庄的女主人，少校的妻子。

她是韦姆兰全境最有权势的女人，拥有七个鉄砂矿。她習慣于發号施令，接受旁人的服从。而他呢，不过是个貧苦的犯了罪的人，一无所有。他知道，对他說来，任何一条道路都太艰辛，任何一处房屋都太拥挤。在她的凝視下，他只有渾身打战。

她一声不响地站着，看着面前这个身敗名裂的人——紅肿的手，瘦弱的身躯，还有那历尽了顚沛和苦难，却还沒有失去俊秀傑赫的头顱。

“你是古斯泰·貝林，那个疯牧师吧？”她打量着他說。

乞丐坐着不动。

“我是埃克布庄的女主人。”

乞丐通身上下一陣哆嗦。他紧握双手，抬起渴慕的眼光。她会怎样处置他呢？她会逼迫他活下去嗎？她的威力使他战栗。然而，他曾是多么靠近那永恒的森林的宁謐。

她开始說服他；先是告訴他說，雪橇和那一袋面粉已經回到牧师的女兒手中，接着又說，她，少校的妻子，願意收容他，像她收容的旁的許多无家可归的人一样，住在埃克布庄里单身汉住的厢房里。

她为他安排下一个不必劳累而可以逍遥自在的生活，但是，他的回答是：他一定要去死。

她捏紧拳头，連連捶着桌子，把自己对他的看法説了出来。

“原来你要去死，这就是你的要求嗎？如果你是个活人，我一定不会觉得你这要求奇怪。瞧你那付瘦骨头架子，那双沒有一点兒力气的胳膊，那一对无精打采的眼睛，你以为你身上还留存着什么可以死亡的东西嗎？你以为一定要直挺挺躺在棺材里，釘上盖子才算死嗎？你相信不相信，古斯泰·貝林，我站在这里在我眼里，看見了你死去的模样。

“我看見你的头是一个髑髏，我又仿佛看見蛆虫从你的眼窝里鑽出来。你不覺得你嘴里塞滿了泥土？你走动时难道听不到骨节格格地响？

“你早已把自己浸透在白兰地里，古斯泰·貝林，你早已死了。

“現在你軀壳中蠕动的不过是死亡的痙攣而已，而你却把这称为生命，不讓他們活下去。这好比是死神在月光下的坟塋里舞蹈，你却想制止他。

“想来你是为自己的被革职而感到慚愧，所以現在起了寻死的念头。我告訴你，如果你能發揮你的禀賦，在上帝的葱翠的大地上做几件有益的事，那也許能为你自己贏得荣誉。你当初为何不就到我这兒来呢？我会替你安排一切。是呀，現在你希望人家用尸布装殮你，在你尸首下面放一些鋸木屑，希望人家称贊你一声‘漂亮的尸首’，以此获得荣誉。”

乞丐平心静气地坐着，几乎是带着笑容听完了她这一連串憤怒的詞句。不会有危险了，他欣喜地想道，不会有危险了。那永恒的森林在期待着，她沒有力量喚回他的灵魂对它們的渴慕。

少校的妻子忽然安靜下来，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圈；接着，她在壁爐前找一个位置坐下，把一只脚擱在爐柵上，胳膊肘支在

膝盖上。

“眞見鬼，”她輕輕地暗自笑了一声說，“沒想到，我說的話里的确有不少眞理。古斯泰·貝林，你相信嗎？世界上的人多半是死人或者半死人。你說我是不是个活人？不！根本就不是！

“对，你瞧着我！我是埃克布庄的女主人，是韦姆兰全境最有权势的女人。我只要动一个手指头，就能把省长叫来，动两个手指头，就能把主教召来，要是我动三个手指头，哼，韦姆兰所有的教职人員，小官吏和矿主都会到卡尔斯塔德的市場上来按着我的音乐跳舞。見鬼去吧！孩子，我告訴你，我不过是个衣冠楚楚的行尸罢了。上帝知道我身上有多少生命。”

坐在椅子上的乞丐把身子向前傾，全神貫注地听着。那老妇人坐在爐边，一面說話一面微微地摇晃着，但是沒有看他。

“你知道嗎？”她接着往下說，“假使我是个有生命的人，眼見你坐在那兒，穷愁潦倒，起了自杀的念头，我怎么会不想法教你赶快打消这个念头？我会对你哭，对你祈禱，弄得你心乱如麻，不得不由着我来挽救你的灵魂；可是現在，我是一个沒有生命的人。

“你听說过我从前就是美丽的瑪格丽特·賽尔辛嗎？这已經不是昨天的事了，可是我依旧可以为了她痴坐，为了她把我老迈的眼睛哭得發紅。为什么瑪格丽特·賽尔辛死了，而瑪格丽特·薩姆齐留斯却还活着呢？为什么埃克布庄的少校夫人还活着呢？——告訴我，古斯泰·貝林。

“你知道瑪格丽特·賽尔辛的容貌嗎？她纖弱、娇嫩、溫柔而又稚气，古斯泰·貝林。像她这样的人，安琪兒会在她坟头飮泣的。

“她从来不知道邪恶是什么，从来沒有人伤害过她，她以善

良对待每一个人。她美丽，非常美丽。

“后来，来了一个男子，他的名字叫阿尔特林基尔。上帝才知道他为何漫游到了奥尔佛达尔荒郊，她父母的鉄工場就在这里。瑪格丽特·賽尔辛看見了他，愛上了他；他是个英俊的男子。

“可惜他是个穷人，于是，他們仿照传說故事里的恋人，相約等待五个年头。到了第三年的末了，又来了一个求婚者。这个人又丑又坏，可是她父母以为他有錢，好說歹說，軟騙硬逼，非要她答应嫁給他不可。就在那一天，你瞧，瑪格丽特·賽尔辛死了。

“从此以后，世界上就沒有了瑪格丽特·賽尔辛这个人，有的只是薩姆齐留斯少校的妻子；她既不善良，也不温柔；她相信世界上多的是邪恶，再也不去想望美德。

“这以后發生了些什么事，你知道得很清楚。少校带着我住在吕汶湖畔的斯茹庄上。他其实并不像人們传說的那样有錢。我的日子常常很苦。

“后来，阿尔特林基尔回来了，成了个富人。他变成了和斯茹庄比邻的埃克布庄的主人，以后又买下了吕汶湖畔六处别的产业。他能干，会算計，是个人人都尊敬的人。

“他帮助我們度过貧困；我們乘的是他的馬車，厨房里是他送来的食粮，地窖里是他送来的酒。他使我的生活中充满了宴会和欢乐。少校有时离家出去打仗，我們自然不会难受。今天我到埃克布庄去作客，明天他到斯茹庄来。哦，那些日子真像是吕汶湖上一場不散的欢乐的舞会。

“关于阿尔特林基尔和我两个人的流言蜚語可真不少。如果瑪格丽特·賽尔辛还活着，这些話会使她很痛苦，可是对于

我，却一点引不起什么。只是当时我并不懂得那是因为我已經死了，已經什么感情也沒有了。

“終于有一天，当我的父母到奥尔佛达尔森林里的炭窑来的时候，这些故事传到了他們耳中。我母亲沒有靜下来多想，立刻动身来找我談話。

“那一天，少校不在家，我和阿尔特林基尔还有几个别的人正坐在餐桌旁，她来了。我瞅着她走进房間来，可是我并不感覚她是我的母亲，古斯泰·貝林。我像对一个陌生人那样对她打招呼，邀她在餐桌边坐下，与我們同进午餐。

“她彷佛把我当她的女兒，想跟我单独談一談。我对她說她錯了，我的父母都已去世，他們是在我結婚的那一天去世的。

“她接受了这一出喜剧。她那时已有六十岁；在三天里駕着馬車走了一百二十哩路。当时她低声下气坐在餐桌边吃着分給她的食物。她是个坚毅而能干的女人。

“她說，我在結婚的那一天遭到这样的变故，真是太悲慘了。

“‘最悲慘的还是，’我說道，‘我的父母沒有早去世一天；要是那样的話，我的婚礼根本不会举行。’

“于是她問道：‘慈爱的夫人难道不滿意你的婚姻嗎？’

“‘哪里，很滿意，’我說，‘我很滿意。不論什么时候，我永远願意遵从我父母的意旨。’

“她于是責問我，我欺騙自己的丈夫，使自己和我的父母都蒙受耻辱，这难道也是遵从父母的意旨？我使自己成了人人口中的話柄，这并不能給我的父母增添光彩呀。

“‘自己鋪的床，只好自己去睡唄，’我回答道。我更进一步警告她，我决不允許任何人来誹謗我父母的女兒。

“我們两人接着用餐。四周坐着的男人都噤不出声，連刀叉都不敢挪动。

“她住在我家里休息了一天就走了。这一天中，她一直在我眼前，可是我却无法相信她是我的母亲。我只知道我的母亲已經死了。

“她准备动身的那一天，古斯泰·貝林，我跟她并肩站在門前台阶上，馬車已經停在大門外，她对我說道：

“‘我在这里停留了二十四小时，你沒有称呼我一声媽媽。我穿过岑寂的道路来到这里，三天里走了一百二十哩。我为了你羞愧得渾身發抖，仿佛挨了棍子的抽打。你不認我，但願别人也不認你；你把我撵出来，但願你也被人撵出去。讓大路成为你的家，草堆成为你的床，炭窑成为你的火爐！但願你得到的报应是羞耻和侮辱；讓大家来打你，就象我打你一样！’

“說着她朝我面頰上重重地打了一下。

“我把她抱起来，抱着她走下台阶，将她放在馬車里。

“‘你是什么人，敢来詛咒我？’我問道，‘你是什么人，竟敢动手打我？我不允許任何人伤害我。’

“于是我也打了她一下。

“馬車漸漸走远，就在那頃刻之間，古斯泰·貝林，我知道瑪格丽特·赛尔辛已經死了。

“她曾經是多么善良天真。她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邪惡。安琪兒曾經在她的坟头啜泣。如果她还活着，她决不会打自己的母亲。”

坐在門旁的乞丐一直在听着，在这片刻間，这些言調淹沒了那永恒的森林的絮語。看呀，她是一位貴妇人，为了給予他生活的勇气，竟把自己說成和他一样的罪人，是他在沉淪中的姐妹。

为的是教他明白：除了他自己，也有别人在为悲哀的命运和錯誤的行为伤悲。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少校夫人跟前。

"你現在願意活下去了，古斯泰·貝林？"她嗚咽地問道，"你何必要死呢？你本来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牧师。你把他沉溺在白兰地里的那个人，并不是古斯泰·貝林，他是純潔无瑕的，正像那被我窒息而死的瑪格丽特·賽尔辛一样。你願意活下去嗎？"

古斯泰·貝林双膝跪在她面前。

"請你饒恕我，"他說，"我不能。"

"我是一个經受过許多痛苦的磨炼的老妇人，"少校夫人回答道，"却妄自菲薄去屈就一个在路旁雪沟里冻得半死的乞丐。我眞是自作自受。好；你去自杀吧，也免得你去向旁人宣揚我的愚蠢。"

"我并不是自杀，我是被判处死刑的。請不要增加我搏斗中的困难吧！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我的肉体俘虏了我的灵魂，我必須使它得到自由，讓它到上帝那兒去。"

"你是相信它定会到上帝那兒去的了？"

"永别了，感謝你！"

"永别了，古斯泰·貝林！"

乞丐站起来，垂着头，蹒蹒跚跚地向門口走去。这个女人給他去往大森林的路途带来了負担。

他走到門旁，不由得回轉头来一望。于是他接触到她那凝聚的目光。她坐在那兒，目光跟随着他，她脸上那种表情的变化，是他从来沒有看到过的；他只得站住脚，目不轉睛地看着她。刚才不一忽兒，她还在生气，在恫吓，現在却坐在那兒，完全变了样，她眼睛中射出的光芒是同情，是悲憫的愛怜。

在这样的凝视之下，他自己的野性难驯的心里，宛如有一种什么东西决了口，泛滥了；他把前额倚在門柱上，抬起两臂抱着头，伤感万分地哭泣起来。

少校夫人把陶土烟斗往火爐里一抛，朝着古斯泰走来。她的举动中带着慈母的温柔。

"得了，得了，我的孩子！"

她扶他在門旁的凳子上坐下，自己坐在他身旁，讓他把头靠在她的膝盖上哭泣。

"你还想去死嗎？"

听了这話，他想要跳开。她不得不用力把他拉住。

"我跟你說吧，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不过我答应你，如果你願意活下去，我就把勃洛布的牧师的女兒收养下来，讓她过一个人的生活；这样，她应当感謝上帝派你来偸了她的麦子。你願意活下去嗎？"

他抬起头来，逼視着她的眼睛。

"你这是眞話？"

"是眞話，古斯泰·貝林。"

他焦灼地扭絞着双手。他又看見了那一双惊惶的眸子，那两片紧閉的嘴唇，和那两只瘦小的手。这个小东西将会得到保护和照顧，耻辱的符号会从她的身躯上消去，灵魂里不再有憤怒。啊，去往那永恒的森林的道路已經不再向他开放。

"我将不結束自己的生命，只要她在你的照料之下，"他說，"我早料到你会逼迫我活下去。我感覚到你比我强。"

"古斯泰·貝林，"她严肃地說道，"我的战斗是为了你，也是为我自己。我对上帝說：'如果我心里还有一点点瑪格丽特·賽尔辛活着，那就讓她站出来，讓大家看見，这样，这个人就不会去

自杀了。'上帝接受了我的祈求，于是你看見了她，于是你再也不能走了。也是他低声对我説，你会为了那个可怜的孩子而放弃你自杀的打算。啊，野鳥啊！你飞吧，上帝知道用什么网能够捕捉你。"

"他是个伟大神妙的上帝，"古斯泰·貝林説，"他嘲弄我，放逐我了，却不讓我死。他的意旨应当得到服从！"

从这天以后，古斯泰·貝林成了埃克布庄的一个客人。曾經有两次，他想离开，去依靠自己的工作生活。第一次，少校夫人給了他埃克布庄邻近的一所小屋；他搬到那里，打算靠自己做手工度日。这样过了一些日子，但是，他不久就厭倦了那种孤独的終日操劳的生活，又回到埃克布来白吃白住。第二次，他到鮑樗庄去給亨利·杜納伯爵当家庭教师。这期間，他爱上了伯爵的妹妹爱芭·杜納；可是，就在他認为将要赢得她的时候，她却去世了。于是他万念俱灰，安心地在埃克布庄留了下来。他觉得，对于他这个被革职的牧师，一切贖罪的道路都已阻塞。

第一部

第一章 景物

我要描繪那狹长的湖，那丰饒的平原和那青悠悠的群山；因为这里曾經是古斯泰·貝林和埃克布庄的众騎士逍遙自在地生活过的地方。

湖泊的源头远在北方，那里森林和山巒不断为它邀集流水，山泉和溪澗长年向它貫注，眞是湖泊最理想的家乡。一路上，有細軟的白沙供它倚臥，有山岬和洲渚向它投影，憑它欣賞；河神水妖在这里尽情的游戏，于是，它很快就变得又广闊又美丽。在北方，它总是笑盈盈的滿面和气；誰若是想見識一下它的欢乐，只要借夏日的淸晨，乘它籠罩在薄霧中犹未苏醒的时候去望一望。最初，它懶洋洋地翻动着，輕輕地，輕輕地从薄薄的被盖下探出身子，它是这般迷蒙嫵媚，使你簡直不敢相認；頃刻之間，它突然掀开身上的被盖，袒露出玫瑰色的沒有遮盖的身躯，閃灼蕩漾在晨曦之中。

可是，湖泊不滿足这种嬉戏的生涯；它挤进一处狹窄的岬口，冲过一脉沙丘，到南方去寻覓新的天地。果然，它找到了一个新天地，它变得更广闊更威严，有无底的深淵容它去塡充，有

热闹的田野等待它去点缀。現在，它的水色阴沉，两岸不再千变万化，湖上風势更加犀利，它的整个性格变得更加严峻；它現在是一个威武而瑰丽的湖泊。船舶木筏穿梭似地往来。聖誕节一过，一年将尽，是它将要冬眠的时候。这时，它往往脾气暴躁，气呼呼地鼓着面孔，拖累着那些航行的船舶，但有时又象入梦似地静卧着，讓天空在它怀里返照。

尽管山巒越来越跋扈，空間越来越狭窄，使它不得不再次变成一条匍伏在两岸沙砾之間的細流；这湖泊却还要到世界上更远的地方去。它第三次扩展开来，只是沒有了从前的瑰丽和威力。

这时两岸地势馴伏地平坦下来，風緩緩地吹着，湖早早地开始了冬眠。它仍旧是美丽的，只是不再有少年的鲁莽和青年的雄伟——它现在和别的湖泊完全一样。它伸出两条臂膀，探索去往瓦嫩湖的道路，找到以后，便拖着老迈的身体，翻过一个山崗，經过最后一次咆哮和跳跃，寻到了休息。

那平原和湖身是一样长度；但是，从它第一次在湖泊北端流經的山谷里放胆探身起，直到安适地憩息在瓦嫩湖畔为止，它一直在海和山之間爭夺一席之地。无疑地，尽管湖身这般长，平原是宁願跟随着湖岸的，可是山巒却不允許它安靜。山上是崢嶸的花崗石，丛林密布，到处是鋪着地衣苔藓、难以攀登的峭壁——在古老的日子里，这里是野兽的家園。

在蜿蜒的山脊上，人們常会遇到一池沼澤或者一潭污水。这里那里，会有一所炭窑，一处砍伐过的空地，或是一片焚燒过的开闢地，这些都証明山里有人在劳动；但是一般說来，它們只是安静地、无憂无虑地躺着，观賞着到山坡上来游玩的阳光和云影。

平静丰饒而愛好劳动的平原，和群山进行着累年不絕，然而却是友善的搏斗。

平原对群山説："够了，够了，你在我四周筑起一垛垛围墙，我真是太安全了。"

群山却不理会，偏偏把一列列山丘和寸草不长的台地向湖泊伸去。它在每一个岬角上安置下高聳的了望台，它紧紧貼着湖岸，以致于平原几乎接触不到柔軟寬闊的砂砾。抱怨也是枉然。

群山説："有我們站在这里，你該高兴才对，想想聖誕节到来以前，呂汶湖上一天天升騰起寒霧的那些日子吧！是我們保护了你。"

平原抱怨説它的处境太局促，看不見美好的景色。

"你真蠢，"群山回答説，"你且来試試湖上的風。至少要有花崗石的背脊、樅树的外套，才能抵挡得住哩。再説，观賞着我們，你不也很快活嗎？"

是呀，平原可不就是这样观賞着群山的。它已經太熟悉山坡上飘过的变幻无穷的阳光和阴影。它知道：在正午的驕阳下，群山沉沒在地平綫外，發出蒙矓的淡青色，显得又低又矮，可是清晨和傍晚时却又巍峨峙立，呈現出正午天空一般的蔚蓝色。

有时，在阳光逼射下，群山看来又象是綠色又象是深蓝，每一株樅树、每一条小径，每一条石縫，几里路外都看得清清楚楚。

有时，群山也会退避，讓平原走近湖泊看看。当平原看到憤怒的湖水像野猫一般嘶喊呼嘯，或者当它看到湖面罩着一片又湿又冷的霧靄（这时海妖正忙着釀酒或洗滌）时，它也就同意群山的話，重新回到狹小的牢籠。

人們在远古时代开拓了这片美丽的平原，修筑起各种房舍。

哪里有喷涌着白沫的泉水滚下山坡，哪里就修起了作坊磨房；傍湖平原上明朗开闊的地方，建造了教堂和牧师住宅；山谷边緣上、山坡上、不长谷物的石岩地上，是农舍和小官吏的宿舍，間或也会出現一所貴族的府第。

在本世紀的二十年代，这地区自然不如今天繁荣，許多耕地当时还是丛林、池沼和湖泊。也沒有今天这样稠密的人口，务农不足以糊口，人們为了謀生，有的到作坊打短工运貨，有的到邻乡做工。那些年代里，人們穿的是手織的布，吃的是燕麦餅，一天有十个銅子工錢就很滿足。許多人衣食不周，可是乐天达观的性格、生就的灵巧和能干，使他們的生活不至于太艰苦。

狹长的湖，丰饒的平原，青悠悠的山巒，在当时——今天也依然——构成了最迷人的景色，正如这里的人民也至今强健、勇敢、智慧。至于繁荣文明，自然非昔日可以比拟。

祝福那居住在长湖青山旁的人們万事順利！現在讓我来追忆几桩他們的往事吧！

第二章　聖誕前夕

福尔斯的作坊主人叫辛特拉姆，身材笨拙得像头猩猩，一双长臂膀，禿脑袋，臉上挂着獰笑；他生性狠毒，常以作弄旁人取乐。

辛特拉姆雇用的工人都是无家可归、作恶多端的人，他的女仆也一个个貪嘴滑舌，专門顚倒黑白。他常爱用針去刺狗鼻子，惹得它們狂吠；他最高兴的是跟坏人和恶兽作伴。

辛特拉姆最得意的一桩事，是照恶魔的形状打扮起来；裝上

一对角、一条尾巴，穿一身毛茸茸的衣裳，再套上一付羊蹄，然后躲在黑暗的墙角里或者火爐后面的柴堆旁边，等胆小的孩子和迷信的女人走过，就蓦地跳出来吓唬他們。

化悠久的友誼为仇恨，将謊言毒化心灵，这也是辛特拉姆認为最愉快的事。

有一天，辛特拉姆来到了埃克布庄。

把大木樁拉进鉄工場，放在地板中央，然后在这架子上放一个貨車底座。这就成了一张桌子。烏拉，桌子！桌子已經有了！

現在，把椅子拿来，随便什么能坐的东西都行。三脚凳、空匣子、沒有靠背的破圈手椅、沒有滑板的雪橇，都拿来吧，还有一輛破馬車。哈，哈，把破馬車抬高，它将作为講壇。

瞧吧，馬車只剩下車厢，輪子少了一个，整个底座干脆沒有了。椅垫又薄又破，露出里面塞的木棉，皮面也已旧得發紅。这堆破烂东西几乎碰到天花板。推住它，扶住它，不然会倒下来的。

烏拉！烏拉！这就是埃克布庄的聖誕节。

少校夫妇睡在大床上綢帐帷里，滿以为客房里的单身汉也已安睡。男佣人女佣人飽餐一頓，喝足了聖誕节的啤酒，也已入睡。可是单身汉客房里的主人們并未睡去。誰能設想单身汉客房里的人們能够安睡？

睡啦，大家都睡啦（呵，人之子耶穌也已睡去！），只有客人們清醒着，在鉄工場里欢度聖誕前夜。长烛台直立在地板上，用爪子擎着一支支油脂做的蜡烛，煮白兰地酒的亮閃閃的大銅鍋冒出蓝焰，几乎触到黑色的天花板。鉄錘上吊着貝倫克勞齐的牛角灯籠，盃里金黃色的五味酒閃閃灼灼像个明晃晃的太阳。

这里欢笑声如此喧嘩。少校夫人要是看見，又該怎样？

会怎样？她也許会坐下来跟他們一同干杯；她是个豪爽的

女人，粗魯的飲酒歌吓不倒她，玩基尔① 她也不弱。她是伐姆兰最富有的女人，勇敢不下于男子汉，驕傲有如皇后。她喜爱歌唱，喜爱小提琴，喜爱行猎的号角，她喜爱酒，喜爱玩紙牌，喜欢高朋滿座及时行乐。她喜欢看見倉庫里酒肉一扫而空，喜欢看人們在客房里大厅中跳舞狂欢，喜欢单身汉客房里住滿食客。

看！他們一共十二个男子汉，围坐在酒盆边。他們不是輕佻的紈袴子弟，而是意气軒昂精力充沛的男子，他們的名声将不会很快被伐姆兰的人們遺忘。

既非皺縮的羊皮紙，也非爱財如命的慳吝鬼，他們一貧如洗，无牽无挂，无論何时都是老爷。

既非嬌嫣的宝貝兒，也非田庄上慵惰的主人，他們四海为家，逍遙自在，是历尽千辛万苦的騎士。

如今，单身汉客房里已經多年闃无人迹，埃克布庄久已不是无家可归的老爷們心爱的避难所，伐姆兰附近也不再出現乘坐单駕馬車的退职官吏和落魄貴人。但願逝者能重生，讓他們带着欢快的、无憂无虑的、永恒的青春复活吧！

这些声名狼借的人，每人都会奏一种乃至几种乐器。人人会講故事，会唱歌，口角俏皮，談笑風生，但是每人又有他特异的才能和为人推崇的禀賦，使得他与众不同。

围坐在酒盆边的一圈人当中，我首先要提一提貝倫克房齐，他就是那留着一大把白胡子的上校，玩牌是能手，唱歌也是好手；在他旁边，是他的战友，出色的猎熊人，沉默寡言的少校，安德斯·富煦；排下来第三个，是小鼓手路德斯，多年来一直給上校当跟班，如今因为善于調五味酒又熟知民歌和声而厕身于食

① 一种瑞典牌戏。

客之列。再往下数是老少尉卢得格·封·奥內克劳，他是食客中最重要的一位，也是玩女人的能手，穿着鹿皮衣裳，戴着假髮和鴞領，像女人一样抹着脂粉。再有，就是那魁梧的克里斯蒂安·保格船长，勇武的英雄，然而像神話故事里的巨人一样容易受人欺蒙。常跟他們两人在一起的，是矮小而圓胖的朱利叶斯师傅，他俏皮，活泼，有天分，是个演說家、画家、歌手、彙說書人。那傻大个兒跟那害痛風病的瘸腿少尉，一向受他的揶揄。

此外，还有自动馬車、飞行机器的發明者，大个子德国人凱文許勒，論出身，看外表，他都称得上一个貴族；翘着两撇浓密的髭髭，下巴上一剃尖尖的山羊鬍，鷹鈎鼻，蜘蛛网般的皺紋中嵌着一对狭长的斜眼。那綣綣緋緋的山林至今犹在叨念着他的声誉。坐在那兒的，还有那伟大的战士，克里斯多弗老弟，除了参加猎熊或者旁的一些驍勇的行当，他从不跨出单身汉的客房一步；坐在他下手的，是哲学家埃伯哈脫大叔，他到埃克布庄来，不是貪圖优悠自在的生活，而是为了可以不再为一日三餐操心，好完成他的哲学著作。

最后两位，也是最好的。文雅的吕汶褒格，他曾經在人世間寻觅好人，却不能理解他們的行为；音乐家列里亚克龙納，他有一个美滿的家，終日想慕着那里，却終于留在埃克布庄；因为他的灵魂不能忍受缺乏丰富多样的內容的生活。

前面提到的十一个人，都早已不是少年，有的已經进入老年；可是和他們在一塊兒的，却有一位年齡刚过三十，精神和肉体都依然保持着飽滿充沛的年輕人。这就是古斯泰·貝林，武士中的武士，十一个人加到一堆，也及不上他这样好一个演說家、歌手、音乐家、猎人、酒伴和牌友，真是才情横溢。少校夫人把他造就成了一个伟人。

看他坐在作为講壇的椅子里，金黄色的头发映衬着从黑色天花板上垂下来的壁龕般的阴影，宛如一尊青春的天神。他站起来，頎长、俊秀、朝气勃勃。

他严肃地开始說：

"老爷們，弟兄們，夜已深，酒宴已酣，現在讓我們举杯祝賀席上的第十三位客人！"

"古斯泰小兄弟，"朱利叶斯师傅說，"哪兒有第十三位；我們一共才十二位。"

"在埃克布庄，每年有一个人离开我們，"古斯泰接着說，声音逐漸变得很低沉，"单身汉客房中的食客之一，欢乐的、无憂无慮青春长在的人中有一个要死去。这算得了什么？老爷們永远不应当衰老。如果顫抖的手举不起酒杯，如果昏花的目光分不清紙牌，人生于我何所有？世界又何必要我們？埃克布庄鉄工場里欢庆聖誕节的人中間有一个要死去，可是每年有新人来补他的缺；一定有一个懂得寻欢作乐，会拉提琴会打牌的人来凑足我們的人数。夏天的阳光照耀时，老蝴蝶应当懂得怎样去死。讓我們为第十三位朋友干杯！"

"可是，古斯泰，我們只有十二个人。"食客們都不同意，不动酒杯。

古斯泰·貝林——大家称他詩人，虽然他从不写詩——像原来一般平靜地接着說："老爷們，兄弟們，你們难道忘記了自己是誰？你們是在伐姆兰主持欢乐的人。是你們使提琴和舞蹈不息，使歌声和音乐充塞繚繞在四乡。你們看見黄金不心动，你們不作工。沒有你們，就沒有舞蹈，沒有夏天，沒有玫瑰花，紙牌戏和歌声，这塊幸福的土地上，除了鉄矿和鉄工場的主人，将会什么也不剩下。你們在，欢乐就在。我在埃克布庄的鉄工場里

已經是第六次欢度聖誕节，从来沒有人拒絕为第十三位客人干杯。"

"可是，古斯泰，"大家异口同声說，"只有十二个人，怎么能为第十三个人干杯？"

"誰說我們十二个？"他說，"难道說我們要从大地上消失？难道明年我們就只剩十一个，后年只剩十个？难道我們这一群都会消灭，我們的名字会变成神話？第十三位，我向你召喚，我已經站起来为你举杯。我从海底，从地心，从天界，从下界召喚你前来湊足我們的人数。"

这时，烟突中咕咚咚一声响，爐門大敞，第十三位客人来到了。

新来的客人渾身长毛，长着一双羊蹄，有角、有尾巴，蓄着山羊鬍子。一看見他，食客們都惊叫了一声。

古斯泰·貝林却高兴得不能自禁，喊道："第十三位客人来了——为第十三位客人干杯！"

原来，来訪問这一群騷扰了聖誕夜宁靜的勇士們的，是人类古老的敌人，是巫婆去地獄时的旅伴；是他，在黑紙写的契約上用血签下名，也是他，一連跟伊伐斯納斯的子爵小姐跳了七天七夜舞，請了七个教士来也驅逐不开。

这些老冒险家一看見他，脑子里風掣电馳地閃过各种念头，猜測着他今夜是为誰而来。

有的人吓得要想夺門逃走，可是他們不久就看出，有角的魔鬼并不是来带他們到下界的黑暗王国去，而是被他們的歌声和杯盘叮当声吸引来的。在这一个神聖的夜晚，他希望分享人家的乐趣，在欢悦中暫时把重担抛开。

啊，食客們，食客們，你們有誰記得今夜是聖誕前夕，此刻天

使們正在向田野里的牧童歌唱？躺在床上的孩子們輾轉不宁，唯恐睡得太死，醒来时錯过了美丽的晨祷。再过一会兒，就到該把勃洛敎区礼拜堂的聖誕蜡烛点亮的时候了。远处，从林中的人家，少年們在傍晚时就准备了松明，好照引少女們到礼拜堂去。家家戶戶，女主人都在窗前放上几支蜡烛，只等去礼拜堂的人經过，就把蜡烛点亮。敎堂执事在睡梦中还唱着聖誕詩篇，老牧师躺在床上也在試驗自己的声音，試着唱一句："荣耀归于在天的主，願大地上平安无事，人間和睦共居。"

啊，食客們，在这宁静的夜晚，安稳地睡在床上該多好，何必去找黑暗王子来作伴。

大家像古斯泰·貝林刚才那样高喊着欢迎他，遞給他一个大酒杯，酒杯里滿盛着浮动着火苗的白兰地。他們請他坐在上首，喜洋洋地看着他，仿佛那带角的丑脸竟是自己少年初恋时爱人的秀丽的面庞。

貝倫克房齐邀請他一同玩紙牌，朱利叶斯师傅向他唱出最动人的歌曲，奥內克劳便向他講述那能使生命甜蜜的美丽的生物——女人。

那魔鬼像个王子似地倚在破車厢里，用长着羊蹄的手把滿滿的酒杯湊到微笑的嘴边，对这一些感到十分滿意。

至于古斯泰·貝林，更少不了要演說一番来欢迎他。

"閣下，"他說，"我們已經在埃克布庄等候你多时，因为，我們想，你在旁的天堂里大概不会受到接待。閣下大概已經知道，人們在这里是不用作工也不用紡織的。这里，啤酒成渠，白兰地成河，烤鉄雀会自动飞进你嘴里。这眞是个好地方，我們这些食客已經等候你許久；我可以告訴你，因为我們以前一直沒有湊足人数。不瞞你說，我們比你看到的要好得多，我們是十二位超越

时代的伟大詩人，在云層籠罩的俄林波斯山巔推着世界轉的，是我們十二个人，像小鳥一样栖居在依格特拉西尔①葱翠的树梢的，也是我們十二个人，只要是有詩的地方就有我們，我們不是十二个人一同坐在亚瑟王的圓桌旁嘛？夏里曼大帝朝廷里不是有十二位武士嘛？我們之中有托尔②，也有朱彼特③，这是誰都看得出来的。人們可以看見，在我們襤褸的旧衣裳底下，是仙界才有的豪华，在驢头下面，是雄獅的鬃毛。如今我們命运不济，但是，有我們，鉄工場会变成俄林波斯山，单身汉客房会变成伐尔哈拉④。

“閣下，可是我們人数一直不足。人人都知道，十二个詩人外，应当有一个洛基⑤，一个普洛米修斯⑥，可是我們一向缺少这样一个人。

“閣下，我向你表示欢迎。”

“听着，听着，听着！”那魔鬼說，“好一篇演說，真是一篇好演說！可惜我沒有工夫致答詞。孩子們，我有公事在身，不得不离开，要不我真十分願意听候你們吩咐，随便讓我担任什么角色。感謝这样一个愉快的晚宴，饒舌的老家伙們，我們以后还会見面的。”

食客們于是問他要到哪兒去，他回答說，少校夫人，埃克布

---

① 依格特拉西尔（Ygdrasil），斯堪的納維亚神話中的宇宙树，它的根和枝将天界、地界、下界，連結在一起。

② 托尔（Thor），斯堪的納維亚神話中的雷神和战神。

③ 朱彼特（Jupiter），罗馬神話中的主神。

④ 伐尔哈拉（Vulhalla），北欧神話中的一所宮殿，战死的英灵在此飲宴。

⑤ 洛基（Loki），北欧神話中的魔神。

⑥ 普洛米修斯（Prometheuo），希腊神話中的神，因为将火种盗給人类，被宙斯鎖在高加索山上，讓老鷹啄食他的肝脏。

庄的女主人正等着他去換新契約。

客人們听了，大吃一惊。

埃克布庄的女主人是个精明而泼辣的女人；她能用寬大的双肩抬起一桶面粉，她能跟着运矿石的馬車，长途跋涉把从貝格斯拉根采到的矿石运回埃克布，一路上跟赶車的一样，枕头底下塞一个面粉袋就在馬棚地板上过夜。夏天，她乘着木排順流直下吕汶湖；冬天，她守在炭窑旁边。她駡起人来不絕口，气概不可一世；她像个国王似地管轄着她的七个鉄矿，管轄着她所住的教区以及邻近的几个教区，甚至整个伐姆兰。可是对于无家可归的老爷們，她却是个慈母，因此当外面風言風語传說她跟魔鬼打交道时，他們根本不願听。

因此他們惊异不置地問他少校夫人到底跟他訂了什么契約。

这魔鬼答說，他給了少校夫人七个鉄矿，交換条件是，她每年給他一个活人的灵魂。

客人們都感到心头一紧，那种恐怖的感觉更不用說了。

当然，他們都知道这一点，可是沒有想到是这么一回事。

每年，埃克布庄总要死一个人，死的总是单身汉客房里，那些欢乐的、无憂无虑、青春长在的人們中間的一个。这算得了什么？老爷們永远不应当衰老。如果顫抖的手举不起酒杯，如果昏花的目光分不清紙牌，生命于我們何有？世界上又何必要我們？太阳照耀时，老蝴蝶应当懂得怎样去死。

現在，現在他們才第一次領悟这件事的真义。

但願上天降祸于她！原来她給我們吃这些好飯，讓我們喝她的啤酒和白兰地，是为了想把我們从埃克布的宴飲厅和牌桌上送到下界的国王那里去，——一年一个；每过一年一个。

但願上天降禍于她这个巫婆！身强力壮的人来到挨克布庄，他們来到这里却遇到了死亡，是她在这兒毁了他們。当他們躺在灵床上奄奄一息准备踏上漫长、絕望、无情和罪恶的旅程时，他們的脑髓宛如海綿，肺叶宛如死灰，精神極度沮丧。

但願上帝降禍于她！許多胜似他們的人原是这般死去的，他們自己也将同样地死去。

可是恐惧的力量并不能长期瘫痪他們。

"地獄里的国王！"他們喊道，"不必再去跟那巫婆訂立用血签署的契約了；她就要死了！巨人克里斯蒂安·保格船长已經背着鉄工場里最重的大鉄鍾出去，他要将它連柄送进那女巫的头顱。她不会再献給你什么人的灵魂了。

"至于你这个长角的家伙，我們会把你放在鉄砧上，用鉗子箝牢，然后开动風箱上的鉄鍾，狠狠地打，看你还敢不敢再去猎取老爷們的灵魂？"

古来人們都知道，魔鬼都是胆小的，这一番关于大鉄鍾的話，他听来很不是滋味。他把克里斯蒂安·保格召回，开始跟客人們談判。

"你們把七个鉄矿拿去吧，老爷們，把少校夫人交給我得啦！"

朱利叶斯师傅听了喊道："你把我們看成像她一样卑鄙嗎？我們願意要挨克布庄和周围的一切；至于少校夫人，那得由你去操心。"

文雅的吕溫裘格說："古斯泰怎么說，古斯泰怎么說？古斯泰应当講一講，讓我們听听他对于这件重要的事有什么看法。"

古斯泰說："你們疯了，老爷們，别受他的愚弄！你們憑什么反对少校夫人？我們的灵魂由他去吧，可是我决不能許可大家

忘恩負义，作出像无賴汉叛徒一类的行径。她供养我这些年，我現在不能背弃她。”

“对呀，古斯泰，你要是乐意，可以下地獄，我們却宁可在埃克布当主人。”

“你們都是瘋啦，还是喝酒喝昏啦？你們相信这是眞的？相信这东西眞是恶魔？你們难道看不出这是个徹头徹尾的騙局？”

“嘖，嘖，嘖，”那恶魔叫道，“他还不知道不久就要輪到他了，还算在埃克布住了七年呢。他不知道自己处在何等险恶的境地。”

“滚开吧，你这家伙，是我亲自帮你鑽进壁爐去的。”

“那算得了什么，难道这样一来我这个恶魔就要打折扣了嗎？是，是，古斯泰·貝林，这事你是參与了的。在她調理之下，你确实长进了不少。”

“是她救了我，”古斯泰說，“沒有她，我还不知怎样了呢？”

“难道她糊里糊塗一点沒有算計就留你在埃克布庄住下？你是有才能的，你能引誘旁人落进罗网来。有一次你試着想离开她，自己賺錢度日，你向她要了一所草屋，自己做工。可是她却每天領了一群标致的女孩从你門前經过，后来有一次是瑪丽安娜·辛克莱，于是，古斯泰·貝林，你便把鏟子和圍裙拋在一旁，又回来做食客。”

“那所房子就在大路旁，你这笨虫。”

“对，对，当然，草房是在大路旁。后来，你又到鮑格庄去給亨利·杜納当家庭教师，差一点当上了伯爵夫人瑪尔塔的女婿。是誰透露消息告訴年輕的愛芭·杜納說你不过是个被革职的牧师，这才回絕了你？古斯泰·貝林，那是少校夫人，因为她要你回去。”

"这有什么了不起！"古斯泰說，"爱芭·杜納不久就死了，我反正得不到她。"

那魔鬼走到他面前，从牙縫里挤出声音說："死了！是的，她是死了。为了你而自杀了，知道嗎？可是他們一直向你隐瞞着。"

"看来你这魔鬼还不太坏。"古斯泰說。

"都是少校夫人安排的，我告訴你，她要你回到单身汉的客房去。"

古斯泰放声大笑。

他猛一声喊："你这魔鬼还不算太坏。我們何不跟你訂个契約。我敢說只要你肯，你一定能給我們把那七处产业弄到手。"

"你們不再反抗命运，这是件好事。"

客人們放心地舒了一口气。他們早已养成習慣，沒有古斯泰·貝林就什么事也做不成。要是他不同意这样安排，一切都是徒然。而穷途末路的老爷們一下子得到七处产业，确实不是件小事。

"不过大家要記住，"古斯泰說，"我們之所以要下这七处矿場，是为了拯救我們的灵魂，而不是去当鉄工場主人，把鉄砂看成我們的財产，錙銖必較。我們仍旧是老爷，既不能变成皺皮剝縮的羊皮紙，也不能变成爱錢如命的守財奴。"

"智慧的語言。"那魔鬼接口說。

"因此，如果你願意把七个矿場給我們一年，我們可以接受；不过你記住，这一年中，只要我們做出任何有愧老爷身份的事，任何入情入理，任何有用或者不够丈夫气概的事，你就可以在一年終了时把我們十二个人都带走，那七个矿場也随你去給誰。"

魔鬼得意洋洋地搓搓双手。

古斯泰接着往下說："可是，如果一年之中我們的行为始終切合老爷身份，那末，这一年你将得不到我們或者少校夫人的任何报酬，而且今后永远不得再拿埃克布庄去和人訂契約。"

魔鬼說："这太难了，亲爱的古斯泰，呵，我一定得有一个灵魂，只要一个小小的、可怜的灵魂。把少校夫人給我吧！你們何必袒护少校夫人呢？"

古斯泰咆哮道："我們不用这种貨色与人交易，如果你非要一个人不可，你可以把福尔斯的辛特拉姆拿去；我可以担保他已經准备停当。"

"行，行，他也可以，"魔鬼說，眼睛一眨也沒眨，"食客老爷們或者辛特拉姆，他們可以一个抵一个。今年收成不坏。"

于是，在魔鬼的黑紙上，用他的鵝毛笔，蘸着古斯泰小拇指上的鮮血，写下了一张契約。

訂完契約，客人們欢喜得手舞足蹈。这一年中，整个世界属于他們，而以后呢？总会有办法的。

他們把椅子推到一边，在黑色的地板中間立着的大銅壶四周围成一圈，团团轉地狂舞起来。那魔鬼站在圈子中間又蹦又跳，終于一跤摔在銅壶旁边，他伸手把壶拉过来，就着壶嘴喝酒。

貝倫克虏齐一骨溜躺在他身边，接着古斯泰也躺下了；于是，一个接一个，大家都躺下，围成一圈，把銅壶围在中央，一递一口地喝。末了，不知誰推了一把，把銅壶碰翻，又燙又粘的酒洒了众人一身。

他們賭咒詛誓地爬起来，这时，魔鬼已經不見了；可是他那黃金般的諾言却像皇冠一样閃耀在客人們的头頂上。

第三章 聖誕节

聖誕节那天，少校夫人在埃克布庄举行盛大的宴会。

預备招待五十位宾客的餐桌上，她高踞着女主人的席位，雍容华貴，光彩夺目；她的羊皮短外套、条紋花羊毛裙和陶土烟嘴都不見了，身上是綣綣縴縴的綢袍子，光胳臂上带着沉甸甸的金飾物，潔白的頸項上挂着凉嗖嗖的珍珠。

食客們在何处？躺在鉄工場黑地板上、从亮晶晶的銅壶里勺酒为埃克布庄的新主人祝飲的人們又在何处？

屋角里壁爐旁孤另另的一张桌上，围坐着食客老爷們；今天，大餐桌上沒有他們的席位。給他們的菜餚迟酒又不足；沒有美女向他們眉挑目語，也沒人听古斯泰的笑談。

可是食客們却像养馴的野禽，喂飽的猛獸。头天夜里，他們只睡了一个鐘头就被喚醒来举着火把披星戴月去作晨禱。看到聖誕蜡烛、听到聖誕頌歌，他們像孩童一样嬉笑顏开。昨天晚上鉄工場里的一切就像一个噩梦似地被遺忘了。

埃克布庄的少校夫人威風不可一世，有誰胆敢抬起手碰她一下？誰胆敢說出証明她有罪的詞句？自然不会是那些多年来吃她的面包、受她庇蔭的老爷們。她要把他們安置在哪兒就安置在哪兒，她高兴时还可以关起門不接納他們，而他們却无力飞出她的威势。上帝对他們的靈魂慈悲点吧！离开埃克布庄，他們是不能生活的。

大餐桌上人們尽情狂欢：那里閃耀着瑪丽安娜·辛克莱迷人的眼睛，那里响着杜納伯爵夫人喜悦的低笑。

可是食客老爷們悶悶不乐。讓他們和其他客人坐在一桌，豈不是輕而易举的事？难道說食客就不配跟上等人交往？为什么偏将他們安置在卑賤的地位？

少校夫人怡然自得地坐在鮑格庄的伯爵大人和勃洛教区牧师两人中間。食客們低垂着脑袋，像一群害羞的孩子，可是在他們心中，昨夜的思想、他們的憤怒、魔鬼的諾言，正在一点点醒来。

逗趣的俏皮話和風流韵事的传聞，像靦覥的宾客一样，也来参加壁爐旁的宴会了。朱利叶斯师傅指着刚端到大餐桌上去的一大盘烤松鷄要大个兒克里斯蒂安·保格船长相信这盘菜一定不够所有宾客传一圈。可是沒人凑他的趣。

“一定传不了一周，”他說，“我知道一共有多少只松鷄，可是他們有办法对付过去，克里斯蒂安船长，他們給我們这小桌上的客人准备了一批烤烏鴉。”

貝倫克虏齐上校听了，只把藏在大鬍子下面的嘴唇十分輕微地动了一动，古斯泰呢，他一整天都像在策划着要置什么人于死地。

“食客嘛，什么菜都好。”他說。

最后，滿滿一盘肥嫩的烤松鷄送上了小桌。

克里斯蒂安船长勃然大怒，誰不知道他生来痛恨烏鴉——这些长翅膀的哇哇哇的丑东西？

他恨極了烏鴉。去年秋天，为了乘它們在田里吃麦粒时走近去射击，他穿起一件女人的长袍，还在头上包了一方布，因此传为众人的笑柄。年年春天他总要到空曠的田野上去寻找烏鴉群集的地方，把它們弄死；到了夏天，他就找到它們的窝巢，把那些吱吱叫的沒长羽毛的幼鳥掏出来，或者把即将孵化的鳥蛋砸

碎。

这时他一把抓住那一盘松鷄。

“你以为我認不出它們嗎？”他对僕人嚷道。“你以为我一定要听見它們的叫声才認得出来它們嗎？把烏鴉給克里斯蒂安·保格吃，你們不害臊嗎？”

說着，他拿起盘中的松鷄，一只只向着对面的墙上擲去。

“不害臊，不害臊！”他反复地說，声音在大厅里迴蕩，“給克里斯蒂安·保格吃烏鴉！不害臊！”

他將松鷄一只接一只颼颼颼地朝对面墙上扔去，就像他往常將那些嗷嗷待哺的小烏鴉擲在峭壁上一般。

松鷄在墙上碰得七零八落，跌落到地板上，油汁四濺。

单身汉客房里一片欢声。

这时，少校夫人憤怒的声音震动了他們的耳膜。

“攆他出去！”她对僕人們喊道。

誰也不敢上前去碰他，他終究还是克里斯蒂安·保格，那力大无比的船长。

“攆他出去！”

克里斯蒂安听到了这命令，更加怒不可遏，他轉向少校夫人，好像一头野熊打倒了一个敌人，又掉轉头来迎接新的进击。他跨开大步，登登登地穿过大厅，朝馬蹄形的餐桌走去，隔着餐桌站在她面前。

“攆他出去！”少校夫人再一次命令。

盛怒之下，他皱着眉头，握紧双拳，像神話中的巨人一样魁伟，一样有力，誰也不敢碰他。宾客們僕人們都只有打战的份兒，沒人敢靠近去。憤怒夺去了他的理智，这种时候誰敢碰他？

他站在少校夫人对面恶狠狠地对她嚷道：“我把烏鴉扔到墙

艛上，这样做是有理由的。”

“滚出去，船长！”

“不害臊，你这妇人！把烏鴉給克里斯蒂安·保格吃！如果我做得对，我应当把你跟你的那七个該下地獄的……”

“住嘴，克里斯蒂安·保格，不准賭咒，这里只有我才能賭咒。”

“难道我怕你？巫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七处矿場是什么来头？”

“不要說了，船长！”

“阿尔特林基尔死时把七处矿場送給你丈夫，因为你是他的情妇。”

“你别說了吧！”

“因为你是一个忠实的好妻子，瑪格丽特·薩姆齐留斯。少校装糊塗，接受了这七处矿場，交給你去經营。这一切都是魔鬼安排下的，今天你的末日可来臨了。”

少校夫人頹然坐下，面色蒼白，周身打战；她用一种陌生的低沉的声音承認：

“是的，这是我的末日，而且是你一手造成，克里斯蒂安·保格。”

听見她的話音，克里斯蒂安船长打了一个冷战，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眼眶里涌出悔恨的热泪。

他喊道：“我醉了，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么話，我什么也沒說。四十年来，我始終是一条家犬，一个奴僕，家犬和奴僕，别的什么也不是。瑪格丽特·賽尔辛是我侍候了一輩子的主人，我不会說她坏話，对于美丽的瑪格丽特·賽尔辛我能有什么坏話可說！我是替她守門的狗，是替她負重的奴僕，任她打罵，任她

踢蹴，我都默默承受。我爱慕她四十年了，我怎么能說她的坏話？"

他双膝跪下，求她寬恕，因为她坐在桌子另一边，他便膝行着繞过桌子到她面前，弯下头去吻她的衣裙，泪水沾濕了面前的地板。这委实是幅动人的景象。

离少校夫人不远，坐着一位矮小而結实的男子，一头蓬松的乱髮，細长的眼睛，翘起的下巴，看来活像一头熊。这人一向沉默寡言，独居一隅，不問世事，这就是薩姆齐留斯少校。

他听見克里斯蒂安船长那一番控訴的言詞，霍地站了起来，少校夫人跟着也站起来，接着，五十名宾客也都离开了座位。男客們惊惶失措，女客們看見情形严重，竟吓哭了。克里斯蒂安船长依然跪在少校夫人脚下，吻她的衣裙，泪水沾潤了地板。

少校慢慢地握紧两只毛茸茸的拳头，举起胳臂。

少校夫人先开口說話，她的声音显得陌生而軟弱。

她說："你偸走了我，你像个賊一样走来把我偸走。我家里的人用拳头用飢餓用責駡逼我嫁給你做妻子，我这样对待你是你罪有应得。"

少校把拳头握得更紧，他的妻子倒退几步，接着說道：

"鰻鱺只要有一口气也要在刀下扭两扭，做妻子的心里委屈，就会去寻相好的。难道你現在要为二十年前發生的事打我？你难道忘了当时他住在埃克布庄，我們住在斯茄庄？你难道忘了他怎样帮助貧困中的我們？我們乘的是他的馬車，喝的是他的酒，我們有什么事瞞过你？他的僕人不就是我們的僕人？你的口袋里沒有装他的金幣？你难道沒有接受这七处矿場？当时你受下了这笔財产半个字兒沒說；要动手应該是那时候动手，伯恩特·薩姆齐留斯，应該在那时候动手。"

少校轉过脸来，打量了一下所有在場的人。从他們的脸色上，他看出他們都同意少校夫人的話，他們都相信是因为他沒有声张所以才得到了那七处矿場。

“我从来不知道这回事！”他跺着地板說。

“現在知道也不迟，”她用一种尖刻的声音嚷道，“我豈不曾担心你会在听到这件事以前就死去？現在讓你知道也好，这样我就可以在你面前，在我的主人和獄卒面前傾訴一切。你現在可以明白，尽管你把我从他那里偷走了，我終归还屬于他。是你毁了我，我現在全都告訴你。”

往日的愛情使她的声音激昂，使她的眼神閃閃發光。虽然她丈夫举着胳臂站在她面前，虽然在周围五十个人的脸上她看出了惊愕和輕蔑，虽然她感觉到自己的权势即将告終，可是，能够在大庭广众間把自己最甜蜜的往事說出来，她感到說不出的痛快。

“他才是个男子，一个真正的男子，我沒有見过第二个像他的人。你算得了什么？竟然想使我們两人分开！我的幸福，我的财产，都是他的賜予，祝他的灵魂安息吧！”

她說完后，少校把举起的膀子落下，可是沒有打在她身上，他現在知道应当怎样懲罰她了。

“滾开！”他喊道，“离开我的家！”

少校夫人一动不动地站着。

食客老爷們脸色蒼白，面面相覷。这一切都和魔鬼預言的一样，他們現在知道这就是沒有訂新契約的后果。如果真有这事，那末，二十年来，她把食客們一个个送进地獄，他們自己也命定要走上同样的旅途，这些也都是真的了。天哪，这个女巫！

“滾出去！”少校又喊道，“到大路上討飯去！你不能再享受

他的财富，也不能再生活在他的土地上。埃克布庄已經沒有女主人。只要你踏进我家一步，我就杀了你。”

“你要把我从自己家里撵出去？”

“你沒有家。埃克布是我的。”

少校夫人感到一切都已絕望。她退到大門边，少校紧跟着她。

她悲声說道：“你是我生命中的灾难，今天你还要把我逼上这一条路嗎？”

“出去，出去！”

她倚着門柱，接着又用双手抱住門柱，把脸凑近它。她想起了她的母亲，喃喃地自語：

“‘你不認我，但願别人也不認你，讓大路成为你的家，草堆成为你的床！’这一切都实現了。”

勃洛教区善心的老牧师和孟克拉德的法官走上前来安慰薩姆齐留斯少校。他們对他說，最好不要去翻那些旧賬，过去的事过去算了，要宽恕，要不念旧恶。

他将他們老弱的手掌从肩膀上推开。就像刚才的克里斯蒂安·保格一样，他也不容人靠近。

他喊道：“这不是什么老賬，在今天以前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曾有机会懲罰这淫妇。”

听了这話，少校夫人抬起头来，重新获得了勇气。

“要我出去，你得先出去。你以为我会向你屈服？”說着，她从門边走回来。

少校不回答，注視着她的每一个动作，准备在沒有更好的办法报复时就动手打她。

“我的好老爷們，”她高声說，“帮我把这个人綁起来抬出去，

讓他清醒清醒。在我不得不向他屈服之前，請你們想一想，記住！他是誰、我又是誰！我經管着埃克布庄大大小小一切事情，他不过整日里閑坐着喂熊罢了。好朋友！好邻居！帮帮我吧。如果我不再在这兒，灾祸就会沒有尽头了。农夫是靠着在我的树林里打柴运鉄砂过活的，烧炭工人是靠着替我烧炭过活的，伐木工人是靠着替我砍伐木材过活的；給我們带来繁荣的这些工作都是我安排的，鉄匠、机器匠、木匠都靠着侍候我度日。你們想这个人能安排各种工作嗎？告訴你們，把我赶走，飢餓就会接踵而来。"

于是，又有許多人抬起手来帮助少校夫人；許多双柔弱的劝説的手扶在少校的肩膀上。

"不，"他説，"你們走开，誰敢为一个淫妇申辯？告訴你們，如果她不自动走出去，我就要把她抱起来抛去喂我的熊。"

听了这些話，抬起的手又都放下了。

現在，只剩下最后的一步，她轉身向着食客們。

"你們会允許別人把我从自己家里撵出去嗎？我可曾任你們冻毙在冬天的風雪里？我可曾吝惜过我的啤酒和甜醇的白兰地？我可曾因为供給了你們衣食而向你們要錢，要你們做工？你們豈不曾像母亲身旁的孩子一样安全地在我脚边游戏？我的大厅不是沒有見識过舞会，你們哪一天不把欢乐和哄笑当面包？这个人是我生命中的灾祸，老爷們，別讓他把我从家里撵出去！別讓我成为路边的乞丐！"

少校夫人説这番話的当兒，古斯泰·貝林悄悄地溜到坐在大桌旁的一位黑髮美人身边。

"安娜，五年前你常到鲍格庄去，"他説，"你能不能告訴我，少校夫人有沒有对愛芭·杜納説过我是个被革职的牧师？"

"帮帮她吧，古斯泰！"女郎仅仅这样回答。

"你知道，我一定先要知道是不是她使我变成了一个凶手。"

"哦，古斯泰，多么可怕的想法！帮帮她吧，古斯泰！"

"你不肯回答，我明白了。这样說来，辛特拉姆的話是实在的了。"古斯泰說完便回到食客們中間。他沒有給少校夫人一絲一毫帮助。

唉，要是她沒有給食客老爷們在爐边另外安置一张桌子，那該多好！食客們心中，又想起了昨夜的情景，他們也象少校一样怒容滿面。

他們冷酷无情地站着，絲毫不为她的祈祷所动。

眼前这一切，还不足以証实昨夜的事件？

"这明明是因为她的契約滿期了沒有重訂。"一个人低声說。

"滚到地獄里去吧，女巫，"另一个人喊道。"按道理我們該把你赶出門去。"

这时，稳重的埃伯哈特大叔向食客們喊道："笨虫，你們看不出那是辛特拉姆嗎？"

朱利叶斯答道："我們当然看得出，我們早就知道了，可是那又怎样？难道他的話就不作数了。誰不知道辛特拉姆是給魔鬼当差的，他們两个人一条心腸。"

于是大家打趣說："去吧，埃伯哈脫，去帮帮她，你不怕下地獄，你可以去。"

古斯泰·貝林仍旧站着，一言不發，一动不动。

单身汉客房里有威脅，有低語，有爭吵，可是从这里她得不到一点帮助。

她只得再退回門旁，把两只拳头盖在眼睛上。

"你不認我，但願別人也不認你，"她伤心已極，喊道，"讓大路成为你的家，草堆成为你的床！"

她一只手扶着門上的鎖环，一只手指向天空。

"你們这些袖手旁观看着我倒下来的人，須知道，你們自己的末日也不远了！你們将要流散到四方，你們的家园将会荒蕪。沒有我的支持，你們誰还站得住？迈尔柯亚·辛克莱，你有一双狠毒的手，你老婆也尝过它的味道，你小心点兒吧！勃洛布的牧师，你的懲罰也快来了！烏加拉太太，当心你的家，貧穷就要找上門来了！至于你們这几位少女——伊利莎白·杜納，瑪丽安娜·辛克莱，安娜·斯塔恩霍克——不要以为只有我才会被人从家里攆出去。食客們，注意吧，大地上就要掀起風暴，将你們席卷而去；你們的日子将尽，已經屈指可数了。我并不为自己悲嘆，却是为你們，風暴将要从你們头上扫过，我既然倒了，誰还站得住？想起那些可怜的人們，我的心就难过得要流血，我走了，誰給他們工作呢？"

她把大門拉开；这时，克里斯蒂安船长抬起头来說道：

"瑪格丽特·賽尔辛，你还要我在你脚下跪多久？你难道不肯寬恕我，讓我好站起来为你战斗？"

少校夫人內心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她知道，如果寬恕了他，他就会站起来去向她丈夫挑战，一个忠貞不渝地爱慕了她四十年的人就会变成杀人的凶手。

"一定要我来寬恕嗎？"她說，"克里斯蒂安·保格，难道我的不幸不是你一手造成的？去，去和客人們一同欢庆你的功績吧。"

她走了，走得这样平靜，留下的是恐惧和沮丧，她失敗了，可是这失敗却无伤于她的高貴。

她沒有屈辱自己；年老时回想青年时代的恋情，引起的不是儒弱的伤悼而是驕傲；她抛弃了一切，但并不为此悲嘆啜泣；而对着一只口袋、一根拐杖的乞討生涯，她也并不畏避。她只是怜惜呂汶湖畔那些可怜的农民和莫名一文、无憂无虑的逍遥的食客們，——是她收容和照顧着他們。

所有的人都背弃了她，她却有勇气拒絕最后一个朋友，只为了不讓他变成杀人的凶手。她真是一个意志坚强，敢作敢为的女人；像她这样的女人并不是常常能遇到的。

第二天，少校便从埃克布庄迁居到和这个大庄子相邻的斯茹庄。

阿尔特林基尔在将七处产业遺贈給少校时，在遺囑中明确地规定不得将任何一处出售或饋贈他人，少校死后，少校的夫人和她的子嗣則成为全部财产的承継人。他旣然无法把这笔可憎恶的遺产揮霍一光，便把它全权交付給食客們，他覺得这样处置会給埃克布庄和其他七处产业带来最大的損害。

这时，四邻的人們誰也不再怀疑辛特拉姆是給魔鬼当差的，旣然他所答应的事都已絲毫不爽地实现，食客們也就相信他們和魔鬼訂的契約必需严格实行，在这一年中，他絕对不能做一件入情入理、有用或者不够丈夫气概的事；他們也深信少校夫人是个意在毁灭他們的蛇蝎心腸的女巫。

只有老哲学家埃伯哈脫認为他們这种想法荒謬不經。可是有誰理会他？埃伯哈脫大叔是个大哲学家，說什么他也不相信有魔鬼，即使讓他自己躺在地獄的炼火之中，所有的魔鬼站在他面前向他獰笑，他也会一口咬定說沒有魔鬼——因为不可能有。

古斯泰·貝林怎么想，他沒有对任何人說。不过可以断定，他絕不会感激少校夫人收容他在埃克布庄当一名食客；愛芭·

杜納的自杀在他良心上造成的罪疚使他觉得还不如死了的好。

他沒有举起手向少校夫人报复，可是他也沒有——也不可能——援助她。食客們掌握了大权，随意支配一切，聖誕节已經来到，正是飲宴作乐的好时光，大家兴高采烈，即使悲痛压在古斯泰·貝林的心头，他也沒有摆在脸上，或者在言談之間流露出来。

第四章 詩人古斯泰·貝林

聖誕节到了，鮑格庄要举行一次盛大的舞会。

在約摸六十年前的那时，鮑格庄的主人杜納伯爵是一位新婚不久的青年；伯爵夫人又年輕又美丽。那天，这古老的宅子将要大大热閙一番。

埃克布庄上那一年住着的客人們都得到了請帖，可是只有大家称他詩人的古斯泰·貝林願意前去。

鮑格庄和埃克布庄都在呂汶湖畔，鮑格庄屬斯瓦茲茹教区，埃克布庄屬勃洛教区，两个庄院隔湖相望；可是遇到湖面不能通行的季节，从这一个庄到那一个庄却要走十一、二哩路。

老人們讓古斯泰·貝林这个乞丐穿戴得像个王子似的去过节，仿佛在他身上关系着一个王国的荣誉。

他穿着一件釘有銅鈕扣的新上衣，装飾着整齐的縐领，脚上是一双雪亮的浅口皮鞋。外面套一件上等海狸皮大氅，鬈曲的黄头髮上压着一頂貂皮帽。他們給他在雪橇里鋪了一张鑲着銀脚爪的熊皮，还把馬棚里最名貴的一匹黑馬唐·璜牵了出来。

容貌俊秀，机智过人的古斯泰經过这一番富丽豪华的打扮，

更显得使人目眩神迷。他拉过系着缨絡的繮繩，向他的大白狗丹克里特打了一个唿哨，便欢天喜地的出發了。

这天是星期日，他在午前很早的时候动身，駛过勃洛教区的教堂时，听到了風琴的声音。他順着森林中僻静的道路向鮑格庄前进，打算在那里停留吃午飯。

鮑格庄的主人烏加拉上尉并不富有，飢餓是这所茅屋的常客；可是主人对他依然笑語相迎，他跟旁的客人一样，常常受到歌声和紙牌的款待，临走时也跟他們一样恋恋不舍。

总管鮑格庄一切的烏丽加·狄尔納大娘站在台阶上欢迎古斯泰·貝林，还向他行了个屈膝礼，她那垂在布滿皺紋的黃脸上面的一圈圈假髮鬈兒也高兴得直跳舞。她領古斯泰走进飯厅，随即开始向他講述这家人家的情形，以及他們衰敗了的家运。

她說，鮑格庄的日子眞拮据，穷困已經逼到門口。要不是費迪南跟几位小姐乘着狄蘭拖的雪橇到孟克勒得去向人借来一些薪柴的話，午飯时他們就只好光吃牛肉羹了。

上尉呢，又到树林里去了，多半会带回一头老野兎来；用那么多牛油去燒它可眞不上算。他这还算是給家里打的野味哩！話又說回来，野兎子倒也罢了，就怕他弄一头倒楣的狐狸来；上帝制造的生物中数它最糟，死的活的都沒用。

上尉夫人呢，对呀，还沒起床哩。她躺在床上看小說，这是她的老規矩。像她这种天使般的人才，生来就不是做工的。

不，工作，那是像烏丽加·狄尔納大娘那样又老又丑的人的事，讓他們日夜操劳来維持这个摇摇欲墜的家业吧。唉！有时候眞不容易呀！說实話，整整一冬，家里除了腌熊肉外什么别的肉都沒有。她并不指望拿大工錢——她从来沒有見到过什么大工錢——不过，等到她不能再以工作来換取食物的时候，他們倒

也不至于把她赶到大路上去；这家人家还算把女用人当人看待，不久以后，只要他們买得起一口棺材，也会給烏丽加大娘安排一个过得去的葬礼。

“可是誰知道将来会怎样呢？”她說着揉了揉她那双总像是噙着泪水的眼睛。“我們欠了狠心的辛特拉姆一笔債，他随时可以把我們的一切都拿去。固然，費迪南已經跟有錢的安娜·斯塔恩霍克訂了婚約；可是，她却有点兒……有点兒厭倦費迪南了。我們会落个什么下場呢？我們的三头牛、九匹馬，我們那些长不出东西的旱地，我們那几位只知道天天参加跳舞会的娇小姐，还有我們那位毫无男子气概的費迪南都会怎么样呢？天可怜見这家人家，什么事都摆場面，就是沒有一个人会工作，将来会落到怎么个下場呢？”

說到这兒，开飯的时候到了，一家人都会聚在一起。家里的小主人，好心的費迪南跟那几位活泼的女兒也借到蘑菜回来了。上尉在冰窟窿里洗过澡，又在树林里蹓了一个灣回来，显得神采勃發。他推开窗子放进更多的空气，同时用一只有力的手握住古斯泰的手。上尉夫人穿着綢袍子，伸出那只被寬花边复盖着的白皙的手給古斯泰吻。

大家兴高采烈地招呼古斯泰，說着各式各样的俏皮話，他們喜气洋洋地問他：

“埃克布庄的人都好嗎？你們那天国里的情形怎样？”

“牛奶蜂蜜遍地流，”他答道，“我們掏空了矿山中的鉄砂，在地窖里貯存了美酒，土地里生长的黃金，我們用来給生活中的痛苦鍍金，树林中出产的木材，我們砍下来做滾木球的槽和避暑的小木屋。”

听了他的答話，上尉夫人长嘆一声，微微一笑，輕輕吐出了

两个字：

“詩人！”

“我曾經为了許多罪过而負疚，”古斯泰答道，“可是还不曾写过一行詩哩。”

“沒写过一行詩，你也还是个詩人，古斯泰，你必須接受这个称号；你生命中的詩篇比所有詩人写下的詩篇还要多。”

于是她用慈母般温柔的語調談起他的荒废了的生命，她說：“我还能活着看見你成为一个眞正的男子汉吧。”

听到一位温柔的夫人、一位忠实的朋友、一位有着豪情胜概的多情心腸的女子这样勉励他，他心头浮起了一絲甜意。

他們一面吃着牛肉羹、蓴菜和煎苹果餅，喝着聖誕节的啤酒，一面有說有笑，古斯泰說起少校和少校夫人以及勃洛布的牧师的事，引得他們一时笑一时哭；正在他們快吃完的当兒，忽然听見門外雪橇鈴兒丁丁当当，紧接着，那狠毒的辛特拉姆走了进来。

从他那光秃秃的脑袋到他那双又大又平的脚板，渾身上下，无一处不露出躊躇滿志的模样；他甩着两条长胳臂，一脸怪相。一看就知道他带来了坏消息。

果然，他問道：“你們可曾听說？斯瓦兹茹教区的教堂里今天公布了安娜·斯塔恩霍克和富有的达尔貝格即将結婚的預告。[①] 她自然已經把跟費迪南訂婚的事丢在脑后了。”

他們又是惊訝又是伤心，他的話一个字也沒听进去。

他們仿佛看見，为了償付这位狠心的債主，这个家已經被掠夺一空；心爱的馬匹卖掉了，上尉夫人带来的那套旧家具也变卖

---

① 基督教風俗，婚礼举行前三星期，在教堂公布結婚的預告，以防有人提出异議。

了。再不会有那种一个宴会接着一个宴会，一个舞会接着一个舞会的欢乐生活了。墙上又会挂上腌熊肉；家里的年輕人都要到外面世界上去为陌生人作工。

上尉夫人搂着她的兒子，讓他享受着一种永不熄灭的情意的撫慰。

可是——在他們中間有那不肯屈服的古斯泰·貝林，他坐在那兒，脑子里盘算着各种各样的計划。

他喊道："听着，現在还不到伤心的时候哩。这一切都是斯瓦兹茹教区牧师的妻子安排下的；安娜这一向就住在教区牧师家里，所以牧师的妻子能摆布她，劝誘她抛弃費迪南嫁給达尔貝格那老家伙。可是他們的婚礼現在还沒有举行，将来也永远不会举行。我正要到鮑格庄去，会在那兒見到安娜；我要跟她好好談一談；讓她离开牧师的家，离开她的未婚夫。我今天夜里就把她带到这兒来，到那时候，达尔貝格那个老家伙就别想在她身上得到什么好处了。"

事情就这样安排定了。古斯泰独自动身到鮑格庄去；几位愛热鬧的小姐沒跟他同去，只是热情地祝他圓滿归来。老达尔貝格的好事眼看就要不成，辛特拉姆开心極了，决意留在博加庄上等候古斯泰带着那不忠实的女郎回来；他一时冲动，竟把烏丽加大娘送給他的綠格子呢上衣披在古斯泰身上。

上尉夫人走到門前台阶上，手里拿着三本紅皮面子的小書。

她对已經坐上雪橇的古斯泰·貝林說："拿去吧，如果你失敗了，就把这几本書留下，这是斯台尔夫人[①]写的'柯林'，我不願意它們讓人拿去拍卖。"

---

① 斯台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 1766—1817)，法国作家。

“我一定会成功的。”

“啊，古斯泰，古斯泰，”她摸着他的沒有戴帽子的头說，“你是最坚强的人，也是最軟弱的。你能保持多少时候不忘記我們这几个可怜人的幸福全在你手里呢？”

那匹黑馬唐·璜重又拖着古斯泰·貝林飞奔上路，后面紧跟着白狗丹克里特；古斯泰感到像一个少年气盛的征服者，心里充满了冒险的喜悦。

路过斯瓦兹茹教区牧师的住宅时，他拐进去請求讓安娜·斯塔恩畢克乘他的雪橇到舞会去；这个請求被允許了。

誰不願意乘黑馬唐·璜拉的雪橇？现在坐在雪橇里的是个美丽而有主見的女孩子。

两个年輕人开头都一声不响，后来还是她鼓起勇气开始和他交談。

“你听說牧师今天在教堂宣讀了什么事嗎？”

“他說你是呂汶湖和克拉河之間最美丽的姑娘，是嗎？”

“你眞傻，这是誰都知道的。我是說他宣讀了我跟老达尔貝格的結婚預告。”

“早知是这样，我决不允許你坐进我的雪橇，我自己也决不会坐在这里。我絕对不会願意替你赶車。”

驕傲的女财主回答道：

“古斯泰·貝林，沒有你我一样到得了那里。”

“安娜，可惜的是，”古斯泰沉思地說，“你爹媽都去世了。你是自己的主人，沒有人来管束你。”

“更可惜的是这些話你沒有早說，不然我就会去乘旁人的雪橇了。”

“牧师的妻子跟我一样想法，都覺得应当有人代替你爹的位

置，不然她也不会出主意把你跟这样一头老牲口套在一起。”

“这并不是她的主意。”

“嗳唷，上帝救救我！——难道这个好人是你自己选中的？”

“他娶我可不是为我的錢。”

“哦不，这班老家伙追求的只是蓝眼珠和紅面頰，他們做这类事的时候眞是最可人意的了。”

“古斯泰，你怎么不害臊？”

“記住，以后你可再也不准跟年輕人一塊兒玩了；不准跳舞，不准玩紙牌，你应当安守本分坐在沙發角落里——也許你打算陪老家伙玩克立貝其[1]吧？”

这以后，直到他們駛上鮑格庄前的陡坡，誰也沒有講話。

“謝謝你送我！短时期里我不会再要你送我了，古斯泰·貝林。”

“謝謝你的諾言。我知道有人会因为今天送你去参加舞会而感到遺憾。”

驕傲的美人走进举行舞会的房間，望望聚集在那里的客人，心里很不自在。

她一眼看見，在那頎长的、长着金头髮的古斯泰·貝林身旁，站着又矮又小、禿脑袋的达尔貝格。她恨不能把他們两人一齐赶出这間屋子。

她的未婚夫走上前来想邀她跳舞，她不等他开口，就用惊訝的声調回答他：

“你想跳舞嗎？可从来沒見你跳过舞呀！”

姑娘們都围攏来祝她幸福。

---

① 克立貝其(Cribbage)，一种牌戏。

“别自找麻烦了，姑娘們。你們該不会相信有人能愛上老达尔貝格吧。只是他有錢，我也有錢，两个人能配成一双。”

老太太們也走近来，捏着她的白皙的手，說什么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安娜回答道：“去恭喜牧师的妻子吧，她为这事比我自己还高兴哩。”

那愉快的騎士古斯泰·貝林站在一旁，他的輕松的笑声和幽雅的談吐彷彿是在灰黯的命运之网上洒满了一片金砂，受到大家衷心的欢迎。今天晚上的他完全不像安娜以前見过的他，他不再是一个被放逐的无家可归的丑角，倒像是一个金枝玉叶的皇帝。

为了促使她思索她把自己的美貌和财产交托給一个老家伙这种行为有多么不恰当，他联合了其余的青年人一同对付她，故意不去邀她跳舞，讓她空坐了十支舞曲。

安娜气得几乎要冒火。

奏起第十一支舞曲时，才有一个人来邀請她同舞，可是这是全場最穷最微不足道的人，誰也不願意同他跳舞。

“沒有面包，只好把面包屑拿来了。”她說。

后来玩游戏，輪到安娜受罰时，姑娘們把浅黃色的腦袋凑到一塊兒商量了一陣，要罰安娜吻一吻她最亲爱的人；大家笑嘻嘻地等待看这驕傲的美女怎样和老达尔貝格接吻。

安娜带着怒容顫巍巍地站起来，說：

“罰我打一下我所最不喜欢的人不也一样嗎？”

話还刚刚說完，古斯泰面頰上已經热热地挨了她有力的一下。他滿面耕紅，但是控制着自己沒有發作，只是抓住她的手，捏住了一秒鐘，压低声音說：

"半小时以后在楼下紅色起坐間里等我。"

在他那双蔚蓝色的眼睛逼視下，她仿佛受到一陣有魔法的波浪包圍，她覚得只能服从他。

她用驕傲而憤怒的言語迎接他。

"我跟誰結婚与你有什么关系？"

他現在还不能平心靜气地跟她談話，而且他覺得現在最好不提費迪南。

"我覺得讓你空坐十支舞曲并不能算过分严厉的处罰；难道你背弃了自己的誓言还想不受处罰？如果由一个比我高尚的人来判决你，可能更加严厉呢。"

"我什么时候得罪了你和他們其余的人，你們为什么不讓我安靜。你們这样与我为难，无非是眼紅我的財产。我乾脆把它們全扔到呂汶湖里去，誰願意要自己去撈好了。"

她气得哽哽咽咽，用两手捣住眼睛。

这一来打动了古斯泰的詩人的心，他为自己的卤莽羞愧，改用婉和的声調說：

"哦，孩子，孩子，寬恕我吧！寬恕可怜的古斯泰·貝林吧！你知道，沒有人理会我这个无足輕重的人說的話做的事。沒有人因为我的憤怒而哭泣，正像沒有人因为被蚊子咬了而哭泣。可是我却疯狂到妄想阻止我們最美丽最富有的姑娘嫁給一个老人。現在我只是伤了你的心。"

他在她身旁的沙發上坐下，輕輕地把胳臂去圍抱她的腰肢，溫柔地撫慰她，扶着她，拉她起来。

她并不躲避，反而更加靠攏他，伸出胳臂摟着他的頸項，把美丽的头顱倚在他肩膀上嗚咽起来。

啊，詩人，你是最坚强，也是最軟弱的人，你的頸項难道是白皙的胳臂憩息的地方嗎？

“如果我早知道，”她喃喃地說，“我絕不会答应那老头兒。今夜我一直注意着你，誰也比不上你。”

古斯泰从蒼白的嘴唇里挤出一个字：“費迪南……”

她用一个吻打断了他。

“他算不了什么；除了你，誰也无所謂。我将永远忠实于你。”

“可我是古斯泰·貝林，”他怏怏地說，“你不能嫁給我。”

“你是我心爱的人，是最高貴的人。你不必做什么伟大的事，不必是什么伟大的人，你生来就是皇帝。”

爱情使她显得更加美丽，更加溫柔，詩人的血液沸騰了，他把安娜抱在怀中。

“如果你願意把自己交給我，就不能再在牧师家住下去。我今夜送你到埃克布庄去；在那里，我会保护你，直到我們举行婚礼以后。”

那是一次不顧一切的夜游。他們浸沉在爱情中，任憑唐·璜信步馳騁。滑板的声音像是那些被他們欺騙的人在哀訴；他們毫不理会，古斯泰低头向倚在他怀里的安娜低語道：

“哪里有比偷来的欢乐更甜蜜的幸福？”

只要他們相爱，教堂里的婚礼預告算得了什么？更不必去理会人們的憤怒。古斯泰相信的是命运，命运主宰了他們，誰也违抗不了命运。

即使天上的繁星是为了安娜和老达尔貝格的婚礼而点燃的蜡烛，即使唐·璜脖子上的鈴兒是教堂里召喚人們去出席婚礼的鐘声，安娜也依然会跟着古斯泰·貝林逃走。这就是命运的

力量。

他們駛过了牧师住宅，又駛过了孟克勒特，現在他們离鮑格庄仅只三哩，离埃克布庄也不过六哩路。大路切着树林的边緣，右面，是阴森森的山崗，左面，是狹长的白茫茫的山谷。

突然，丹克里特飞也似的追了上来，它奔跑得如此迅疾，四条腿仿佛平貼在地面上。它一面像惊破了胆似的嗥叫着，一面跳进雪橇躲在安娜脚下。

唐·璜頓了一頓，接着也飞奔起来。

古斯泰·貝林喊道："狼！"

一条长长的灰色的綫在矮树丛前移动，看上去至少有十二只。

安娜并不畏惧。命运給这一天安排下多少奇遇，决不会讓这一个夜晚虛度过去。飞馳在皎潔的雪地上，向人們、向野兽挑战——这就是生活。

古斯泰咒駡了一声，俯身向前，重重地在唐·璜背上抽了一鞭。

"你害怕了嗎？"他問道，"它們想在大路轉弯的地方截住我們。"

唐·璜像是跟那群森林中的野兽竞賽似地奔馳着，这时候，丹克里特也發出表示憤怒和恐惧的尖嗥。他們几乎和狼群同时到达大路轉弯的地方，古斯泰揮起皮鞭把跑在最前面的一头狼打了回去。

"嗳，唐·璜，我的孩子，如果沒有我們的拖累，要擺脫这十二头狼在你是何其容易。"

他們把那件綠上衣系在雪橇后面；最初狼群吃了一惊，退后了几步。可是它們很快就不再害怕，重新追赶上来，其中有一只

大张着嘴，拖着一条长舌头，呼哧呼哧地一直追到了雪橇后边。古斯秦只好拿起斯达尔夫人的“柯林”，朝它嘴里一抛。

乘狼群把这件战利品撕成粉碎的片刻之間，他們稍微喘了一口气，可是很快地，狼群又赶上来扯住了那件綠上衣，他們可以感觉到狼群的拖力，也可以听到它們的喘息。他們知道在到达博加庄以前不会經过有人居住的地方，可是古斯秦觉得讓他去和那些受他欺騙的人見面，却比死亡还要可怕。可是他也知道馬总有疲倦的时候，那时候他們又将会怎样呢？

森林边上的博加庄院已經在望，窗戶里透露出烛光，这些蜡烛是为誰点燃的，古斯秦很清楚。

来到了有人迹的地方，狼群不敢再靠近，于是，古斯秦繞过了博加庄，沒有停息。可是，当他来到大路重新进入森林的地方，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堆灰色的东西——原来狼群在等待着他。

“不能再往前了，我們回牧师家去吧，就說是乘着滿天星斗出去兜風来着。”

他們掉轉馬头，霎时間，雪橇前后已經围滿了狼。灰幢幢的影子在他們旁边擦过，血盆似的口里閃鑠着利牙的白光，綠眼珠在暗夜中炯炯發亮。狼群發着飢餓的、渴望人血的呼号，迫不及待地想扑上来用尖利的牙鋒撕裂那鮮嫩的人肉。有几头狼已經向唐•璜扑上来，吊在鞍毯上。安娜坐在雪橇上面，忖度着人們是否会在爪印紛沓血痕斑斑的雪地上寻到他們的断肢残臂。

“我們能不能从死里逃生，就看这一下，”她說着俯身揪住丹克里特的頸子。

“别——这沒有用，狼群今夜出猎的目标并不是这一条狗。”

这时，古斯秦已經把雪橇赶进博加庄的院落。狼群一直追逐他們到台阶旁边，古斯秦揮响皮鞭才把它們驅开。

古斯泰一面停住雪橇一面說："安娜，上帝不同意我和你……，你要鎮定一些，如果你眞是我心目中的那种女人，那你就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屋里的人們听到了雪橇鈴声，都拥到門外来。

"他来了，她也来了！伟大的古斯泰·貝林！"他們异口同声喊着，一个个搶上去拥抱新来的客人。

夜已深，旅客們經历了一次险恶万状的行程，惊魂稍定，需要休息。大家不再多問。最要紧的是安娜已經回来了。

一切都很順利。仅仅損失了那本"柯林"和烏丽加大娘心愛的礼物，那件綠格子呢上衣。

一屋子人都已睡靜。古斯泰爬起来，穿上衣裳，偸偸走到外面。他悄悄地从馬厩里牽出唐·璜，套上雪橇，正要动身。这时，安娜·斯塔恩霍克出現在門口。

她說："我听見了你的脚步声，所以也起来了。现在我們一塊兒走吧。"

古斯泰上前握住她的手。

"你还不明白嘛？这是不可能的，上帝不允許这事。你仔細听我跟你說。今天吃午飯时，我在这兒看到了你的失信带給他們的痛苦，因此，我才到鮑格庄去，想把你带回来交給費廸南。誰知道我这个一向不成器的人，这一次又背弃了他，私自带着你跑了，唉，我这一辈子是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了。这所宅子里有位老太太相信我还会成为一个眞正的男子汉，我却背弃了她；这所宅子里还有一位可怜的老妇人情願忍飢挨冻，只求能在朋友家里度过她的余生，我却忍心讓那狠毒的辛特拉姗把她弄回家去。你是如此美丽，犯罪是如此甜蜜，古斯泰·貝林又是如此經不起引誘，

天啊，为什么我的遭遇这样悲惨？我明明知道这所宅子里的人多么热爱他們的家园，刚才我却忍心看着它被人搶劫。爱情使你显得如此甜蜜，教我忘記了一切。可是，安娜，現在我看到了他們的欢乐，我再也不能带你走，不能。你或許能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可是我不能留住你。嗳，我心爱的，它在冥冥之中播弄我們的情欲，我們不能不在它执法如山的手掌下低头。答应我，从今以后你願意肩負起落在你身上的重任。他們这些人都要依靠你，你說，說你願意和他們在一起，做他們的依仗、他們的助手。假使你真心爱我，願意減輕我深重的悲哀，就答应我！我心爱的，你的心有这样大的力量征服自己嗎？你能微笑着这样做嗎？"

在近乎忘情的喜悅中，她接受了这种犧牲。

"我将遵照你的願望——在微笑中奉献自己。"

"而且不恨我的朋友們？"

她苦笑一下說：

"我永远爱你，也永远爱他們。"

"我現在才真正了解你，要离开你是多么难啊！"

"永别了，古斯泰，去吧，上帝保佑你！我的爱情不会引誘你犯罪。"

她轉身走进門去。他跟上一步。

"你会很快就忘記我嗎？"

"去吧，古斯泰！我們都是凡人。"

他一側身倒在雪橇里，这一次，却是她回轉来。

"你想到那群狼沒有？"

"我正在想着它們，可是它們已經尽了它們的职責。今天晚上，它們不能再从我这兒获得什么了。"

他又一次向安娜伸出双臂，这时唐·璜却不肯再等，径自出發了。他沒有去抓起繮繩，只是向后一靠，目光凝望着安娜。然后，他就倚在座位上无可奈何地失声痛哭。

“幸福已經被我抓住，我却把她从我身旁赶走了；是我亲自赶走了她。为什么我不把她留住呢？”

啊，古斯泰·貝林，你是坚强的，可也是最軟弱的人。

第五章 卡丘却舞

战馬，战馬，拴在牧場上的老友，你可記得你的青春时代？

轉战沙場的日子，你可还能忆及？你縱蹄飞馳，宛如添了羽翼，鬃毛披揚，宛如火舌的跳蕩，血珠汗沫浸潤着你那烏黑的腰背。套上了黃金的鞍轡，你雷鳴似地在大地上欢跃奔騰，一往直前。啊，当年的你是那样雄姿英發！

暮色蒼茫，籠罩着食客們居住的房屋。大房間里靠墙立着客人們朱紅的箱篋，屋角里衣鈎上挂的是他們过节时才穿的衣裳；只有爐火一閃一閃地照亮了白的墙和遮住臥床的黃条紋布幔。客房不是豪华的寓所——不是苏丹王的后宮，沒有堆滿靠垫的长沙發，也沒有軟綿綿的枕头。

可是，在薄暮中，传出了列里亚克龙納的提琴声，他一遍又一遍地奏着一支卡丘却舞曲。①

剪断他的琴弦！折断他的弓子！他为何偏要奏这支該詛咒的舞曲？他为何偏挑奥內克劳少尉痛風病發作躺在床上动弹不

① 一种西班牙舞蹈，流行在安达魯西亚一带。

了的时候来奏这支舞曲呢？不，他若不肯停止。就把他的琴夺来摔到墙上。

我的乐师，卡丘却舞曲是給我們享受的嗎，客房里吱吱嘎嘎的地板，几面油污烟熏的窄墻，低得压到头頂的天花板，难道是跳卡丘却舞的地方？你这样奏琴，会有报应的。

我們这些食客配跳卡丘却舞嗎？屋外，風雪正在怒号。你是想指导紛飞的雪花合着节拍舞蹈？还是在为風雪的玲瓏的宠兒伴奏？

我的乐师，你有大理石地板的厅堂嗎？有月光嗎？有摩尔式的拱廊嗎？有吉卜賽人蹲在一旁吹風笛搖鈴鼓嗎？有沒有黑眼珠的少女，奔流顫动着热血的身躯？有沒有染着煤灰的小手願意丢开鍋罐拿起响板？有沒有人願意卷起长裙露出赤裸的双脚？如果这一切你都沒有，那就讓你的琴兒休息吧！

客人們一整天踏着几尺厚的积雪出去搜寻狗熊的洞穴，这时正在爐火旁烘烤他們的濕衣裳。你要他們穿着濕得發臭的家織布衣裳跳舞？要他們穿着厚鞋底鉄后跟的长統靴跳舞？要他們拉着狗熊当舞伴？

星光灿烂的夜空，烏油油的髮际簪着朵朵紅玫瑰，她們的意态多情而又大胆，她們的举止粗獷而又文雅；从地上升起的，从天上降落的，在空中浮动的，一切无不充滿甜情蜜意。乐师，这一切你都有嗎？如果沒有，你为何要勾引起我們对这些东西的怀恋？

最残酷的人呀，是想召喚被拴住的战馬去参加征战嗎？卢得格·封·奥內克劳躺在床上，成了痛風病的囚徒。乐师，别勾起甜蜜的記忆来折磨他了。他也曾戴过闊边帽和鮮艳的髮网，他也曾穿过絲絨外套，佩过腰刀。乐师，别再折磨衰老的奥內克劳吧！

可是列里亚克龙納仍旧在奏卡丘却舞曲，反复奏着那首卡丘却舞曲。奥內克劳心头的憂伤有如那爱人目送燕子飞向情人所在的远方，又如那被人追逐的牡鹿路过甘泉。

列里亚克龙納把提琴从下巴底下移开。

“少尉，你还記得罗薩丽·封·貝格尔嗎？”

奥內克劳恶声駡了一句。

“她像烛光一样輕盈，跳舞时像提琴弓子上鑲的鑽石一样使人目眩。你該还記得我們在卡尔斯塔德剧院里看見她，那时候我們都还年輕，你記得吧？”

是的，少尉記起了，她是个小巧和热情奔放的姑娘，像一脉閃动的火花。她会跳卡丘却舞，卡尔斯塔德所有的青年人都跟她学会了捏响板跳卡丘却舞。在省长举行的跳舞会上，少尉跟封·貝格尔小姐还化装西班牙人，跳了一支双人舞。

他跳得像一个在无花果树木兰树下舞蹈的西班牙人——一个眞正的西班牙人。

整个伐姆兰沒有人跳起卡丘却舞来比得上他。只有他跳起卡丘却舞来才眞使人难以忘怀。

可惜，他后来得了痛風病，腿僵了，关节上长了一个个肿瘤。唉，伐姆兰便失去了它最好的舞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舞伴啊，頎长，漂亮，有礼貌。姑娘們称他“漂亮的奥內克劳”，为了跟他跳舞，互相爭得面紅耳赤。

列里亚克龙納又奏起卡丘却舞曲来，还是那首卡丘却舞曲，把奥內克劳带回到逝去的岁月里。

他恍惚覺得自己和罗薩丽·封·貝格尔在化装間里，面对面站着，沒有旁人。他們两都化装成西班牙人，她讓他吻她，可是要他留点兒神，怕他那染黑的髭子。他又恍惚覺得他們倆在

跳舞，就像在无花果树木兰树下一样。他追，她躲；他向她表白心曲，她装出高傲的神气；他伤心了，她又来安慰；終了时，他双膝一跪，伸直两臂，讓她倒在怀里；这时整个大厅里發出了一声滿足的嘆息。

他真像一个十足的西班牙人。

就在音乐終止的一瞬間，他一弯腰，一伸胳臂，脚朝前一滑；姿势如此的优美，簡直像尊大理石像。

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他的腿已經举过床沿；他試着站直，哈了哈腰，抬起手臂，弹着手指，想要像許久以前当他穿着紧得不得不把袜底剪去的皮鞋时那样从地板上滑过去。

"好啊，奥內克步！好啊，列里亚克龙納，琴声使他复活了！"

可是，他一只脚一軟，站立不稳，他将另一只脚蹬了几下，支持不住，只得一侧身倒在床上。

漂亮的少年，你已經老了。

小姐呢？大概也已經老了。

只有在格拉那达梧桐树下跳卡丘却舞的吉卜賽姑娘才永远年輕，像玫瑰花一样永远年輕，每年春季开放新的花朵。

是剪断琴弦的时刻了。

不，列里亚克龙納，繼續拉吧，还是拉那支卡丘却舞曲，不停地拉吧！

你教給了我們：尽管我們身体滞笨，关节僵硬，心情却始終如一，永远是西班牙人。

战馬，战馬！

你說吧，你爱的是那召喚你奔騰的軍号，尽管拴住你的鉄环已經磨碎了你的膝骨。

第六章　埃克布庄的舞会

啊，旧时代的女性！

要形容你們就好比要形容那天上的王国；你們都是美人，永远那么明朗，那么年輕，永远像母亲投在孩子身上的目光那样充满爱意和溫情。你們像幼小的松鼠一样輕巧地倚在丈夫頸子上。你們的声音从不曾因憤怒而發顫，眉心从不曾被愁容弄皺，白皙的手永远那么柔軟細膩。你們是可爱的聖人，是家庭的神庙中受人膜拜的偶像。人們向你們焚香祝祷，爱情的奇迹在你們身上显現，詩歌在你們头頂上織成金光灿烂的光輪。

啊，旧时代的女性，这里講的是你們中有一个把爱情献給了古斯泰·貝林的故事。

鮑格庄开过舞会两星期之后，埃克布庄也开了一次舞会。

那眞是一次盛会！提到这次舞会，老年人也会喜笑顏开，回复了青春。

那时候，少校夫人背着口袋拄着拐杖在四处乞討，少校自己住在斯茹庄，食客們是埃克布庄的主人。斯茹庄上正流行着天花，为了防止天花蔓延，少校不敢来参加跳舞会。

这十二个小时里——从午餐桌上打开第一瓶酒，直到午夜以后許久，小提琴奏出最后一个悲泣的音符，——包含着多少欢乐呀！

啊，这些无比神奇而瑰丽的时光，这美酒佳餚，这迷人的音乐，俏皮的表演，幽美的戏剧小品，都随着年光的流轉，随着那些最热狂的舞蹈逝去了。哪兒还有那样光滑的地板，那样彬彬有

礼的騎士，那样可爱的女性？

啊，旧时代的女性，你們最知道怎样为跳舞会增添光彩。你們在每一个走近的人心中点燃起青春的生命力，激發了他們的热情和才智。用金錢买烛蜡来照亮你們的美色，买好酒来鼓舞你們的兴致，这都是有价值的浪費；为了你們，跳舞跳坏了鞋跟，拉琴拉痠了臂膀，都是值得的。

啊，旧时代的女性，你們手里捏着进天堂去的鑰匙呀。

埃克布庄各个大厅里挤滿了你們这可爱种族中最可爱的人。这里有年輕的杜納伯爵夫人，像其他二十岁的少女一样活潑，一样热衷于跳舞玩游戏；这里有从孟克勒得来的法官的两位美丽的小姐，还有博加庄的頑皮的姑娘們；这里还有安娜·斯塔恩霍克，自从那一夜被狼群追逐以后，更添了一种温婉的迷惘，使她比从前更美丽了一千倍；这里还有許多今天还有人記得，但是不久就会被人遺忘的姑娘；这里还有那美丽的瑪丽安娜·辛克萊。

她是出名美丽的姑娘，曾經游历了全国，到处受到贊美，在宫廷里轟动一时；她无論到哪兒，都有人为她傾倒——現在，她屈尊来到了食客們的舞会。

这时候正是韦姆兰的黃金时代，出現了許多足以自豪的人物。住在这片美丽土地上的幸福的孩子們有許多可以驕傲的，可是当他們談起各种值得夸耀的人和事时，从来不曾遺漏了瑪丽安娜·辛克萊。

韦姆兰到处流传着她在爱情上的战績。

人們談論着那些几乎落到她头上的冠冕，那成千上万拜倒在她裙下的人，还有那些曾經一度吸引了她的战士的宝剑和詩人的桂冠。

而且，容貌不是她唯一的財富，她博学而且俏皮。当时最聰

明的男子都願意和她交談。她不是詩人，可是許多在詩歌中获得了生命的意念却是她种植在她的詩人朋友心灵中的。

在韦姆兰，这熊的故乡，她很少久住；她終年不断地旅行。她父亲，富有的迈尔柯亚·辛克莱，长年住在勃揚尼庄自己家里，却讓瑪丽安娜到大城市大庄院去拜会她高貴的朋友。他最乐意跟旁人談論瑪丽安娜在外如何揮霍，老夫妇俩幸福地在女兒的絢烂的生命照射之下生活着。

她活着，就为了享乐、受人崇拜。她生活在愛情的氛围中——愛情是她白天的太阳，夜間的灯火，愛情是她每日的食粮。

她自己也經常落进情网，簡直可以説是太經常了，可是这种愛情的火沒有一次来得及熔炼出一条能終身束縛她的鎖鏈。

"我在等待那位无敌的人兒哩，"談到愛情时，她常这样說，"他至今还沒有飞越那重重壁垒、道道深沟。来到这兒的人全都这样馴服，既沒有野性不羈的眼瞼，也缺少一顆疯狂的心。我在等待那能够使我变得不像自己的征服者，那时，我将会感到愛情的烈火在心头翻滾，因而在他面前战顫；現在所遇到的愛慕只会引起我清醒的嘲笑。"

有她在場，談話更加热烈，酒也更有生命。她那洋溢的热情激励着提琴的弓子；她的脚一触及地板，馬上使得每一个跳舞的人都覚得更加輕盈，更加甜蜜，更加陶醉；她在戏剧小品中表現的才华，她給喜剧增添的特色，她那两片可愛的嘴唇……

啊，别响，这不是她的过失，她并不是故意的。这一切都由于那阳台，那月光，那綉花的面紗和騎士的服装，还有那歌声。这一对年輕人其实是无辜的。

最初原是一片好心，誰知落到这样悲慘的下場。这一場戏剧小品是那无所不会的朱利叶斯师傅特别为瑪丽安娜安排的，

为的是使她能大大地显露一下她的美色。

戏台設在埃克布庄的大客厅里；一百来个客人坐在那兒观看眼前的一个場面。漆黑的夜幕上孤另另地悬着一弯西班牙的昏黄的月牙兒。唐·璜悄悄地走上塞維尔的街道，在一个蓋滿常春藤的阳台下停住。他改扮成修道士的模样，可是袖管里面露着綉花的袖口，大氅下面也可以看到那閃閃發光的劍鋒。

他高声唱道：

我不願吻美女的紅唇，
也不願高举黄金的酒杯，
　讓泡沫把嘴唇沾湿。
你双頰像玫瑰花瓣的娇嫩，
因了我一瞥，泛起一片聖潔光輝，
你羞涩的目光，把我的眼睛寻追，——
　却不会使我心醉神痴。

啊，姑娘，不要走出你的廻廊，
不要显露你明艳的風采；
有你在一旁，使我胆战心惊！
單袍袈裟已披在我肩上
唯有聖母馬利亚我才崇拜，
安慰要靠水瓶装戴
我逃避塵世，在那里寻求安宁。

他的歌声刚停，瑪丽安娜就出现在阳台上，一身黑天鹅絨衣裳，罩着綉花的面紗。她俯身在栏杆上，緩緩地用調侃的口气唱道：

聖人呀，你为何逗留

在我窗下，在这夜深人靜的时光？

难道是用祈祷安慰我的心灵？

忽然，又换成满腔热情的口吻：

啊，快逃，乘你还来得及逃走！

單袍蓋不住长剑的閃光，

尽管你口中把聖詩在唱，

脚踵上分明是踢馬刺的声音。

听了这話，修道士立刻脫下伪装；古斯泰·貝林穿着金光夺目的騎士服装站在阳台下。他不顧美人兒的警告，攀着柱子，越过栏杆，翻上阳台，在美丽的瑪丽安娜脚前跪下。这一切都是朱利叶斯师傅的安排。

她温柔地向他一笑，伸出手給他吻，一对年輕人凝神相視，消溶在爱情之中。就在这时，幕落下了。

古斯泰·貝林跪在她面前，脸上带着詩人的柔情和軍人的勇武，深陷的眼睛中閃爍着智慧的光輝，像是哀求，也像是抑制。他是既温柔而又刚强，像一盆烈火，却又有摄服你的力量。

幕一起一落，两人始終站在原来的地方。古斯泰的目光凝視着可爱的瑪丽安娜，像是哀求，也像是在克制自己。

掌声停止了，幕靜靜地垂着，再沒有人看見他們。

美丽的瑪丽安娜弯下身去吻古斯泰·貝林；她不知道为什么——只覺得必須这样做。古斯泰伸手捧住她的头，紧紧地摟着她。瑪丽安娜一次又一次地吻着古斯泰。

这都得埋怨那阳台，那月光，那面紗和騎士服装，还有那歌声和掌声。他們并不是有意的。瑪丽安娜抛弃了多少頂几乎落在她头上的冠冕，拒絕了多少傾倒在她脚边的男子，并不是由于她爱古斯泰·貝林；而古斯泰也并未忘怀安娜·斯塔恩霍克。

不；不应該埋怨他們两人，他們誰也不是有意的。

文雅的呂汶衮格——他的眼中带着恐惧，嘴上挂着笑容——是那天管拉幕的。他的头脑已經被太多的痛苦回忆扰乱，他很少关心世界上發生的事，也从来沒有学会妥当地应付这些事。現在他看見古斯泰和瑪丽安娜換了一种姿势，只以为这也是表演的一部分，便又把幕拉了开来。

阳台上的两个人絲毫沒有察覺，猛然間台下又响起了一片掌声。

瑪丽安娜退后一步，想要逃下台去，可是古斯泰紧紧摟住她，悄悄地說：

“别动，他們以为这也是表演的一段呢。”

他感觉到她的身体在战慄，也感觉到在他吻着的嘴唇上，火焰在逐漸熄灭。

“别怕，”他輕輕說，“美丽的嘴唇是有被吻的权利的。”

幕一起一落，他們不能移动；成百对眼睛一次又一次注視他們倆，成百双手一次又一次为他們發出風暴般的掌声。

爱情的幸福呈現在一对俊秀的年輕人身上，原是最美丽的景象。人人都認为他們的接吻不过是舞台上的表演。沒有人猜疑到那西班牙美女的羞怯和騎士的局促。誰也沒想到这一幕并非小品剧中原有的。

終于，瑪丽安娜和古斯泰又单独站在布景后面了。

瑪丽安娜撂开散在額上的头髮。

她說：“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古斯泰撇了撇嘴，伸着两手，說，“当然罗，瑪丽安娜小姐，多丢人哪，去吻古斯泰·貝林，多丢人哪！”

瑪丽安娜忍不住放声大笑。

"誰不知道古斯泰·貝林的魔力是无法抵抗的，我的罪过并不比旁人深。"

于是，他們同意讓这件事含糊过去，免得别人犯疑。

"别人一定不会知道这件事嗎？古斯泰先生？"

"一定不会。食客老爷們能够緘默。我向你担保。"

瑪丽安娜垂下眼瞼，嘴唇上掠过一絲异样的微笑。

"万一有人知道了这件事，人們会怎样想我呢？古斯泰先生？"

"他們什么也不会想，他們知道这并沒有什么特殊的意思。他們会相信我們是进入了角色，所以才順着戏的路子演下去。"

眼光看着地面，嘴上带着同样勉强的笑容，瑪丽安娜还有一个問題：

"还有你自己，你自己是怎样想的？古斯泰先生？"

"我想你准是愛上了我。"他俏皮地回答。

"别这么想，"她笑了一笑說，"果真这样，我只好用短剑刺穿你，讓你知道自己錯了。"

古斯泰說："虽然說女子的吻宝貴，难道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得到瑪丽安娜·辛克萊的一吻？"

从瑪丽安娜眼睛中射出来的犀利的目光像是一支箭。

"我眞恨不得你立刻死掉，古斯泰·貝林，死掉！死掉！"

这些話喚起了蘊藏在詩人血液中的往日的願望。

他嘆息道："但願你这話不只是一句話——但願这些話是埋伏在黑暗中，嗖的一声射出来的箭；但願它們是匕首，是毒藥，但願它們有力量摧毀我这千疮百孔的軀体，解放我的灵魂！"

这时，她却很平靜，露着笑容。

"孩子气！"她說着挽着他的臂膀回到宾客中去。

他們依然穿着表演的服装；回到布景前面时，又一次受到宾客們的喝采，許多人上前祝賀他們，誰也沒有表示任何怀疑。

宾客們繼續跳舞，可是古斯泰却从大厅里溜走了。

他的心被瑪丽安娜的目光刺痛，像是被一柄利劍所伤。她話里的意思，他完全能領会。

爱他是有辱身分的事，被他爱也是有辱身分的事，是更甚于死的一种耻辱。

他再也不想跳舞，再也不想看見这些美丽的女性。

这些美丽的眼睛，这些紅潤的面頰，都不是为他而容光煥發，这些輕盈的脚步，浅浅的笑声都不是为他的；这一点，他十分明白。

是的，她們尽可跟他跳舞，跟他調情，可是誰也不会認真。

詩人走到吸烟室去找老年人作伴，在一张牌桌旁坐下。正巧，勃揚尼庄的有势力的主人也坐在这张牌桌上玩"巴加拉"①；輪到他做庄，面前堆了一大堆銀幣。

大家賭兴正浓，古斯泰的到来更激起了大家的兴致；有人掏出了綠色的鈔票，有势力的迈尔柯亚·辛克萊面前的錢越来越多。

漸漸地，古斯泰面前也堆起了銀幣、鈔票，不多久，他就成了唯一能够和勃揚尼庄的大地主交鋒的对手；又过了一忽兒，迈尔柯亚·辛克萊面前的一大堆錢，都搬到了古斯泰·貝林面前。

玩到末了，迈尔柯亚·辛克萊錢包里一个錢也沒有了，于是，这位地主哈哈笑着說："古斯泰，我的孩子，咱們怎么办呢？我破产了，可是我从不借人家的錢賭；我答应过我妻子。"

---

① 一种紙牌戏，俗称十一点。

办法还是有的。他接着输掉了他的金表和海狸皮外套，又想把馬和雪橇拿来当賭注，正在这时候，辛特拉姆拦住了他。

“下个能贏錢的賭注，”他劝道，“下一个能使你轉运的賭注。”

“天晓得我还有什么东西可賭。”

“迈尔柯亚老兄，賭你心头最紅的血，把你女兒做賭注！”

“你决不敢冒这个险，”古斯泰笑着說，“我不会把这件战利品贏回家去的。”

迈尔柯亚也无法不笑。他絕不能容忍有人在牌桌上提到瑪丽安娜的名字；可是辛特拉姆的想法实在荒唐，使他要怒也怒不起来。把瑪丽安娜做賭注，对，他当然敢冒这个险。

“是这个意思，”他解释說，“只要你得到了她的同意，古斯泰，我就把我对婚礼的祝福作为这一局牌的賭注。”

古斯泰投入了他贏到的全部的錢，这一局牌便开始了。贏家又是古斯泰；辛克莱离开了牌桌。牌运不济，再玩下去也无济于事，这一点他算看清楚了。

夜，悄悄地逝去，已經过了午夜。美女們鮮紅的脸庞逐渐变蒼白了，髮鬟松散，花边也已揉皱。老太太們从沙發里站起身来說，已經在这里度过了十二个小时，該想着回去了。

狂欢舞会接近結束了，列里亚克龙納拿起提琴带头奏起最后一支波尔卡舞曲。馬匹已經站在門前；老太太們披上了大衣和头巾；老年人也围上了格子呢外套，扣好了套鞋。

可是年輕人还舍不得离开舞会，他們穿上了外套，又繼續跳起来，跳得像是疯狂了一般。只要一个青年停止跳舞，丢下他的舞伴，立刻就有人上前把她搶走。

憂心忡忡的古斯泰·貝林也卷入了这狂欢的漩涡。他想用跳舞排遣憂伤和屈辱；想使血管中生的欲望复苏；想跟旁人一样

愉快。他忘了一切地跳，直跳得墙壁在他脑海里打轉，自己也不知在做什么。

他从人群中抓住的这个人是誰？她是这样的輕巧，这样的柔順，他感覚到有一股热情在他們两人身上交流。啊！她就是瑪丽安娜！

古斯泰和瑪丽安娜跳舞的时候，辛特拉姆坐在大門外雪橇上，在他身边站着迈尔柯亚·辛克萊。

这位大地主等待着他的女兒，滿心不高兴，越等越是煩躁。天气十分寒冷，他把穿着厚雪靴的脚重重地在地上頓着，同时双手不住拍着胳膊。

"也許你不应当拿瑪丽安娜做賭注輸給古斯泰。"辛特拉姆說。

"什么意思？"

辛特拉姆先把繮繩理順，把皮鞭高高举起，这才回答：

"接吻那場戏——並不是原来有的。"

不等这位力气大得惊人的地主抬起右臂，使出全付力量捶下去，辛特拉姆已經避开了。他响响地抽了一鞭子，头也不回，赶着馬飞也似地奔馳；迈尔柯亚性情暴躁，打起人来落手很重，这是誰都知道的。

迈尔柯亚回到大厅去寻他的女兒，正好把古斯泰和瑪丽安娜跳舞的情景，看在眼里。

跳着这最后一支波尔卡舞的人們簡直像一群带醉意的疯子。

男男女女，有的臉色灰白，有的却滿面紅光，大厅里烟塵迷漫，烛台上一支支残烛發着幽幽的火光，在这阴森森的废墟中，古斯泰和瑪丽安娜尽情地舞着；他們的外表如此完美，寻不出一

点瑕疵，充沛的活力，典雅的舞姿，显得如此高貴，沉浸在幸福之中。

迈尔柯亚·辛克萊观看了一会，便轉身走开，讓瑪丽安娜仍旧跳她的舞。他砰的一声把門关上，踉踉蹌蹌走下了台阶；他的妻子已經在雪橇里等候，他便坐进雪橇，立刻动身回家。

瑪丽安娜跳完舞，想找她的父母，可是哪兒也找不到他們。

她确定他們已經走了以后，并沒有露出詫异的神色；只是静静地穿上外套，走到院子里。更衣室里别的女客还以为她是乘自己的雪橇来的。

她沒有把自己的情形向任何人說，也不顧脚上还穿着緞鞋，便急急忙忙沿着大路走去。

她紧靠着路边走，所以黑暗中誰也沒有認出是她。他們的雪橇駛过时，几乎把她挤到大路旁高高的雪堆里去，可是誰也想不到这位深夜的行路人会是美丽的瑪丽安娜。

能够在大路中央走的时候，她就开始跑步；等到沒有力气繼續跑时，她就走一陣，再接着跑。象是有一种使人噁心的恐惧在折磨她，逼迫她。

勃揚尼庄离埃克布庄頂多不过两哩。瑪丽安娜很快就到了家門口，可是所有的門全上了鎖，所有的灯全熄灭了，她起初几乎以为自己走錯了路，接着又猜想一定是父亲母亲还沒有回来。

她走上前去，在大門上重重地敲了一次——两次；她抓住門环，用力搖了几下，回声在整个房屋里激蕩，可是沒有人来开門。她放开門环，冰冷的門环撕下了她的沒有带手套的手掌上的皮膚。

迈尔柯亚先赶回家来，就是为了要把自己的独生女兒关在大門外面。

他喝了不少酒，已經醉了，憤怒更加使他疯狂。他恨自己的女兒，因为她竟爱上了古斯泰·貝林。僕人們被他赶进厨房，他的妻子也已經被他关在房中。他狠狠地賭咒發誓，对他們大家說，誰敢放瑪丽安娜进来，他一定把他剁成肉浆。大家都知道他是說得到做得到的。

沒有人見过他像今天这样暴怒；他也从沒有像今天这样痛苦过。假使女兒走到他面前来，他說不定会将她弄死。

他給了她金首飾和綢衣裳，又把学問和机智灌溉她。她曾經是他的驕傲，他的光荣。他为她而驕傲，就像她头上戴着一頂皇冠似的。哦，她是他的女皇，他的女神，他的光荣，美丽而驕傲的瑪丽安娜！她要求的东西，他几时拒絕过？他难道不是常常覺得自己太平凡，不配当她的父亲？啊，瑪丽安娜，瑪丽安娜！

她居然爱上了古斯泰·貝林，还吻了他，他难道不应当恨她？她居然自暴自弃，爱上了这样一个人，他还不应当驅逐她，对她閉上大門？她住到埃克布庄去吧，到邻人家去求庇蔭吧，去睡在雪堆里吧，这一切都已无所謂，她已經跌落在泥潭里了。可爱的瑪丽安娜，花朵已經萎謝，她的生命已經失去光彩。

他躺在床上，听着她敲門的声音。这和他有什么关系？他已經睡着了。門外站着的是个甘願嫁給一个被革职的牧师的女子；他不能收容这样一个女子。假如他当初不是这样爱她，不是这样为她驕傲，現在他也許会放她进来。

固然，他不能拒絕为他們两人祝福，这是他賭輸了的，可是他决不能为她打开大門。啊，瑪丽安娜！

可爱的少女依然站在自己家門外面。前一分鐘，她束手无策，气冲冲地摇着門环；后一分鐘，她却跪倒在地上，捏着血迹斑斑的拳头，恳求饒恕她。

沒有人听見她，沒有人回答她，沒有人来开門。

啊！这是多么可怕？我談起这些事不禁感到毛骨悚然。她从一个舞会归来，曾經是那个舞会上的皇后；她曾經是那样高傲，那样闊綽而幸福；轉眼間被貶落到了无尽的痛苦之中。自己的家閉門不讓她进去，任憑她在寒風中飄零——不是嘲弄，不是鞭笞，也不是詛咒，而是硬着心腸，絲毫不念父女的情分，将她关在門外。

想一想那滿天星斗的寒夜，那籠罩着她的蒼穹；那浩渺的夜，荒凉辽闊的雪原和沉寂的森林。万物皆已睡去，一切都落入了那沒有痛苦的安眠之乡；在这沉睡了的白茫茫的一片中，只有一个有生命的点，而原来遍布在全世界的悲哀、痛苦和恐惧就全都輕輕地向着这唯一的一点聚攏来。上帝呀！在这安眠的冰天雪地中唯有我在受着煎熬！

她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冷酷无情：媽媽会舍不得从床上起来拯救她，亲手撫养她长大的老僕人明明听見了她的叫喊，却不願意为她移动一个手指。她有什么罪过，該受这样的懲罰？

她能在哪兒得到同情，如果不是在这扇門前？即使她是个杀人的凶犯，她也会来敲这扇門，她知道会得到他們的寬恕。即使她潦倒墮落，成了世界上最可怜的人，身上沒有一片完整的布，她也会毫不犹疑地来到这扇門前，也会得到溫暖的欢迎。这扇門通往她的家，門后面只能遇到爱。

爸爸对她的試炼还不够嗎？他們为什么还不开門？

她喊道："爸爸，爸爸！讓我进来！我在哆嗦，我已經冻坏了。这外面多怕人呀！

"媽媽，媽媽！你为我尽了多少力，有多少个夜晚你守着我，

为什么现在你偏偏睡着了？媽媽，媽媽，今夜你醒一醒吧，以后我再不会使你痛苦了。”

她喊完以后，屏住气息，一声不响地等待回答。可是沒有人听見她，沒有人服从她，沒有人回答她。

她絕望地扭着双手，眼眶中却沒有眼泪。

这幢长长的暗洞洞的房子，四門紧閉，窗洞里沒有一絲亮光，在黑夜中，一动不动，显得异常可怖。沒有了家，她会变成什么样呢？她已經打上了不荣誉的烙印，活着一天，将是大地上的牵累，而把烧紅的鉄烫在她肩头上的，就是她的父亲。

她再一次喊道：“爸爸，我会变成什么样呢？邻居們会把我設想得不知有多么坏。”

她失声痛哭，身躯已經冻僵。

天呀！不久以前还处在那样高貴地位的人，怎么会遇到这般悲惨的命运？人是多么容易跌进痛苦的深渊！我們能不对生命表示敬畏？誰能說自己航行在安全的船只里？在我們四周，灾禍就像白浪滔滔的海洋一般汹涌；看，飢餓的波浪舔着船舷，看，疯狂的波浪吞沒了船只。啊，极目了望，哪里有安全的港灣，哪里有坚实的土地，哪里有稳靜的船舶；唯有冥冥不可知的天幕下一片痛苦的海洋。

嘘，别响！大厅里传来了悄悄的脚步声，咳，終于来了。

瑪丽安娜問：“是你嗎，媽媽？”

“是我，我的孩子。”

“能放我进去嗎，現在？”

“你父亲不准讓你进来。”

“我穿着薄薄的鞋子，踩着积雪，从埃克布庄一口气跑回来；站在門外叫喊，敲門，已經一个鐘点，几乎要冻死了。你們为什么

丢下我，自己坐車回家来?”

“孩子，我的孩子，你为什么要吻古斯泰·貝林呢?”

“可是爸爸也看得出这并不表示我喜欢他呀。那只是一时高兴罢了，爸爸难道以为我会嫁給他嗎?”

“瑪丽安娜，到花匠房里去，求他讓你在那兒过夜。你爸爸醉了，今天跟他說是說不明白的。他把我像个犯人似的鎖在房里，我是乘他仿佛睡着的时候偷跑出来的。我要是放你进来，他一定会弄死我。”

“媽媽，媽媽，我有自己的家，为什么要到陌生人家去求宿?你为什么跟爸爸一样硬心腸呢?你怎么能讓我关在門外?你不讓我进来，我就躺在这雪堆里。”

瑪丽安娜的母亲摸着鎖打算开門，正在这时候，楼梯上传来一陣沉重的脚步声，一个沙哑的嗓音向她吆喝着。

瑪丽安娜听到：媽媽跑开了，沙哑的嗓音咒罵了一声，接着——

瑪丽安娜听見一种可怕的声音——那靜悄悄的屋子里每一点声音她都听得很清楚。

她听到拳头打在人身上的声音；像是打在面頰上，又像是用手杖打的；接着听到有人輕輕哼了一声，然后又是一拳。

他在揍媽媽！野蛮的、沒有人性的迈尔柯亚·辛克萊在揍妻子。

瑪丽安娜吓得变了脸色，扑倒在門边，痛苦地抽搐着。她哭了，泪珠落在門檻上，結成了冰。

慈悲！怜憫！开門吧，讓我弯下腰去承受他的拳头！天，他居然揍媽媽，就为了她不願意第二天早晨看到女兒冻毙在雪堆里，就为了她想給自己的孩子安慰！

一夜之間，瑪丽安娜丧失了一切；她曾經以皇后自居，可是現在躺在这里，她不过是掙扎在鞭子下的一个奴隶罢了。

她咬咬牙冷靜地站起来，再一次用血淋淋的手掌敲打着大門，喊道：

“听我講——打我媽媽的人，听着。我要你为这件事掉眼泪，迈尔柯亚·辛克萊，我要你为这件事哭。”

于是，她走开去在雪堆中躺下。她脫掉了大衣，只穿着黑天鵝絨的长袍，讓人在皎潔的雪地上一眼就能看見她。她躺在那里，希望第二天一清早父亲出来巡視时会在这里發現她。她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亲自發現她。

呵，死神，我的蒼白的朋友，是真的嗎，我終究免不了要遇見你？这真是莫大的安慰。我是世界上最卑微的劳动者，你也会来解开我脚上破旧的革履，拿走我手中的鏟子和独輪車，脫下我身上的工作服。你那强壮的双臂将我輕輕安放在饰着花边的灵床上；給我蓋上綿亚麻布的被单。我的脚不再需要鞋子，我的手戴上了雪白的手套，再不会被工作沾污，你将我献給了那甜美的憩息，我将要长眠千載。啊，我的救世主，我是世上最卑微的劳动者，我梦想到你将接受我进入你的王国的那一天，就感到一陣喜悅的震顫。

蒼白的朋友，你尽可以在我身上試驗你的力量，可是我要告訴你，和往日的那些女性搏斗却要难得多呀！她們纖弱的身体里蘊藏着强烈的生命力，冰雪也不能使她們的热血冷却。死神呀，你已經将瑪丽安娜安放在灵床上，自己守在她身旁，仿佛保姆坐在搖籃边催孩子入睡。忠实的老保姆，你知道什么东西对孩子有益；当友伴們的喧鬧和嬉戏惊醒了你的孩子时，你多么不高兴

呀，当食客老爷們把瑪丽安娜从灵床上抱起来，当一个男人把她摟在怀中，热泪从他眼眶里滴落在她面庞上，你是多么懊丧啊！

埃克布庄的宾客都已离去，灯火也已熄灭。只有食客們在客房里围着最后半盆五味酒站着。

然后，古斯泰·贝林当当地敲着酒盆發表了一篇演說，旧时代的女性，这篇演說是頌揚你們的。他說，要形容你們，就好比形容那天上的王国；你們都是美人，永远那么明朗，那么年輕，永远像母亲投在孩子身上的目光那样充满爱意和温情。你們像幼小的松鼠一样輕巧地倚在丈夫頸子上。你們的声音从不曾因憤怒而發顫，眉心从不曾被愁容弄皺，白皙的手永远那么柔軟細膩。你們是可爱的聖人，是家庭的神庙中受人膜拜的偶象。男人匍伏在你們脚下，焚香祝祷；爱情的奇迹在你們身上显現，詩歌在你們头頂上織成金光灿烂的光輪。

醉醺醺的食客們听完他的話，血管里一邃火直涌上来，疯了似的一骨碌全跳了起来——只有埃伯哈脫大叔和懒惰的克里斯多弗沒有参加这場热鬧。食客們来不及地拖出几乘雪橇，套上馬，在寒夜中疾馳而去。他們是去礼贊那些无論怎样崇敬也不嫌过份的人，是去向每一位刚才用明眸和紅顏照亮了埃克布的大厅的人奉献一首情歌。

食客們这場愉快的夜游幷沒有走很远；他們来到了勃揚尼庄，就在她家門的旁边，發現了躺在雪堆中的瑪丽安娜。

看見她的处境，他們气忿得渾身發抖，就像發現了一尊众人崇拜的聖像被人剝掉衣裳礪得稀烂丢在教堂外面一样。

古斯泰举起拳头向着那所暗洞洞的大厦舞了几下，喊道：“你們这些只会恨不会爱的孩子，你們就是那毁害了上帝的極乐

之宫的冰窖!”

貝倫克房齐举起牛角灯籠讓灯光投射在慘白的面庞上。于是食客們看到了瑪丽安娜血迹模糊的双手，冻結在睫毛上的泪珠，他們像老妇人一样哀号，因为她不只是一尊聖潔的神象，而且是一个美丽的女性，曾經把欢乐带給了他們衰老的心情。

古斯泰·貝林扑下去跪在她身旁。

“躺在这兒的是我的新娘，”他說，“几个鐘头以前，她給了我一个定情的吻，而她的父亲也答应为我們祝福。她是躺在这里等待我来和她共享这皎潔的床。”

于是古斯泰·貝林用有力的胳臂抱起这沒有生气的軀体。

他喊道：“带她回埃克布庄去，她現在是我的了。我在雪堆里找到了她，誰也不能把她从我这里夺走。我們不必叫醒房子里的人們，她在这扇門上敲得两手流血，还有什么必要走进这扇門呢?”

大家順从了他的願望。他把瑪丽安娜輕輕放在第一輛雪橇中，在她身旁坐下，貝倫克房齐坐在他背后把住繮繩。

“捏把雪給她擦一擦，古斯泰!”他用命令的口吻說。

她的手脚都冻僵了，可是除此而外并不严重，那顆激蕩的心依然跳动着。她甚至并沒有失去知覚；食客們来了，找到了她，这些她全都知道，只是动弹不了。古斯泰·貝林拿雪替她揉，搓一陣，哭一陣，吻她几下，她只是直挺挺一动不动地躺在雪橇里，可是她心中是多么渴望能抬起一只手撫摩他一下作为回答。

一切經过她全都記得。她直挺挺一动不动地躺着，思想却比任何时候清晰。难道她爱上了古斯泰·貝林?是，她是爱上了他。也許是一刹那的冲动吧?不，多少年了。她把自己跟他、

跟伐姆兰别的人比較。他們都跟孩子一般，盲目地被一时的冲动引着走。他們过着膚浅浮面的生活，从来不去探索自己心灵的深处。可是她見过外面的世界，是别一种人；不管做什么事，她从来沒有失去自我的感覚。如果她爱上了誰，唔，不管她做什么，另外一个她总在一旁冷眼旁观。她渴望着有一种狂热的恋情能把她带进那置一切于度外的境界，現在，这就是了。当她在阳台上吻古斯泰·貝林的一瞬間，她平生第一次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現在，这种恋情又回来了，她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脏的悸动。再过一会兒，她不就能支配她的手了嘛？她想到自己已經无家可归，感到一陣狂喜；現在，不用迟疑，她是古斯泰的了。她多么蠢，把爱情禁錮了这么些年。啊，向爱情投降是多么甜蜜。可是她难道永远不能摆脫这条冰的鎖鏈嗎？从前，她外表像一团烈火，心里却像一块冰；現在正相反，是一顆火一般的心封閉在冰一般的身躯里。

这以后，古斯泰感覚到两条胳臂輕輕地举起来，摟住他的頸子，他感到一股微弱的压力。

他只是感覚到而已，可是瑪丽安娜却以为她是用足以窒息他的拥抱披露了埋藏在心中的爱情。

貝倫克虏齐看到这情景，便放松繮繩讓馬兒順着熟悉的道路信步慢行，自己抬起眼睛凝望着天上的金牛星座。

第七章　旧馬車

亲爱的讀者，如果你們正好在夜里坐着或者躺着讀到这一段——就像我在夜深人靜时写到这里一样——請不要长嘆一声

松一口气，以为食客們把瑪丽安娜带回家来，在大厅旁最好的客房里給她安置了一个舒适的床鋪，这些善良的人就能安睡了。

他們上了床，入了睡乡。亲爱的讀者，如果你或者我早上四点鐘才拖着疲倦的身子睡下，也許可以甜甜地睡到中午，可是他們却沒有这个福气。

我們不要忘記，少校夫人这时正提着要飯的口袋，拄着拐杖四处流浪，我們也不要忘記，当她打算做什么事的时候，她是从来不会替那些精疲力竭的可怜的罪人着想的。这时候，她更不会了，因为她已經决定就在那天夜里要把食客們赶出埃克布庄去。

她曾經高坐在埃克布庄富丽的宝座上，像上帝把明星散布在天空中一样地把幸福散布在大地上，可是这样的时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她失去了家，到处流浪，这时候，埃克布这个大庄院的权力和光荣都落到了食客們的手里；他們守护着这座庄院，就像風守护着灰，三春的驕阳守护着积雪。

有时候，六个或者八个食客駕着一乘四匹馬拉的长雪橇出游，雪橇上装着丁丁冬冬的鈴兒和編成几股的繮繩。如果他們在路上遇見那討飯的少校夫人，他們并不把头扭到一边去。

他們向她伸出拳头，故意把雪橇往斜里一滑，把她挤到路边的雪堆里；猎熊人富煦少校总要规规矩矩地啐三口唾沫，去掉遇見这个妇人所召来的邪气。

他們不同情她。在他們看来，她走在路上就像一个巫婆一样丑恶。如果她遭遇到不幸，他們的悲痛頂多像一个在复活节前夕用銅鈎子射中了飞过的巫婆的猎人罢了。

这些不幸的食客是为了自己的得救才陷害少校夫人。人們为自己的灵魂担心时，常常会硬起心腸，使出最恶毒的手腕来彼此折磨。

深夜里，当食客們歪歪倒倒地离开酒柜走到窗前去观看外面的夜色时，常会看見一个黑影在草地上踱过；他們知道这是少校夫人回来看她心爱的故居，于是客房里响徹了食客們的高声嘲笑，从开着的窗戶里，向她投下无情的冷嘲和热諷。

一天一天，那赤貧的流浪者心中积聚了越来越多的傲慢和冷酷。辛特拉姆在她心里种下了仇恨。即使少校夫人沒有离开埃克布庄，他們所处的境地也不会比現在更危险。死在逃亡中的人比死在战場上的人更多。

少校夫人其实并不十分怨恨食客們。

她如果有权力，她会把他們像淘气的孩子似的用皮鞭抽一頓，然后照旧爱他們，施惠于他們。

可是現在她在为她心爱的田产担心；这些田产現在落在食客們手里，由他們看管，就像狼看管羊群，烏鴉看管春天成熟的谷物。

这种痛苦許多人都尝过。眼看着心爱的家园雕零，美好的田亩荒蕪，她并不是唯一的人。多少人看見童年的家园像一头受伤的家畜向自己了望，多少人看到那里的树木枯萎，小径被衰草掩埋，心里不感到自己犯了罪？他們願意在那些曾經以丰頎的收获自豪，而如今只落得滿目荒蕪的田亩上跪下，哀求它們的饒恕。他們沒有勇气接触可怜的老馬的目光，只得把头扭开；他們怕看放牧归来的牛群，不敢倚在柵門旁。世上最能引起人愁怀的，莫过于憑吊故家的遺迹了。

我一想起驕傲的埃克布庄在食客們手里受到的折磨，就宁願少校夫人的計划得逞，把埃克布庄从他們手中夺回来。

她倒并不想夺回她統治过的王国。

她只有一个念头——把这些好吃懶做的瘋子，这些不务正

业的无赖从她家里攆走，他們走过的路上連野草也不会生长。

她一面到处乞討，依靠别人的布施果腹，一面常常想起她的母亲来；一想到母亲，她的心就絞痛起来——除非有一天母亲收回了她的詛咒，否則她的处境将不会好轉。

既然从来沒有人說起她死了，这老太婆一定还在人間，住在树林中的鉄矿上。九十岁的老人，依然从早到晚操劳，夏天守着牛奶鍋，冬天守着烧炭窑；活一天，做一天，盼望着結束她一生辛勤的那一天的到来。

少校夫人想，母亲所以活这么久，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收回她的詛咒。一个母亲为自己的孩子求到了这样悲慘的命运，是不能死的。

于是，少校夫人想去找她母亲，这样她們两人都能得到休息。她想挣扎着穿过密密的丛林沿着长河回到她童年的家园。

只有到那个时候，她才能休息。許多忠实于她的朋友为她安排了舒适的环境，請她住下，可是她不願意在旁人家中停留。母亲的詛咒压着她；她总是板着脸，带着愠怒的表情，从这一家走到那一家。

在她长途跋涉去寻找母亲之前，她需要把心爱的家安排妥当。她不能就这样离开，把它交給一伙輕薄的敗家子，一无所长的酒徒，一群干不出好事、得了上帝的恩賜也只会糟蹋掉的家伙。

如果她回来时發現家业荒废了，鉄錘沉默了，馬匹挨着餓，佣人都已走散，那时該怎么办？不，她要再一次摆出主人的威風，将他們攆走。

她很清楚她丈夫看見她的家业这样被人揮霍掉，心里是多么得意。可是她也很清楚他的性情，如果她把这一群坐吃山空

的蝗虫赶走，他决打不起精神去另外找一批新的食客来。只要能把这些食客弄走，她的老管家和工头就能按照往常的老規矩料理埃克布庄的事。

接連好几晚，她黝黑的身影掠过黑暗的小径；她悄悄地在村舍里穿进穿出，她到大磨坊里去跟磨坊主人和住在楼下的磨坊工人窃窃私語，她还到漆黑的煤倉里跟鉄匠商量。

他們都發誓願意帮助她。这个大庄院的荣誉不能再交付給这群沒有算盘的食客——就象風守护灰，豺狼守护羊群。

今天晚上，这些懂得寻欢作乐的老爷們跳足了舞，玩够了牌，喝得醉醺醺地倒在床上睡得跟死人一样，就在今天晚上，他們必需离开这里。她讓他們尽量地玩乐；她不但坐在鉄工場里等到舞会結束，她还一直等到食客們夜游归来。她靜悄悄地坐着等待，一直等到有人送信来說客房里最后一盞灯已經熄灭，整个屋子都已睡去。她这才站起来走到外面去。

少校夫人發出命令，要庄上所有的雇工都会集在客房外面，她自己朝正屋走去。她走到正門前，敲了几下，有人开門放她进去。在那里等她的，是勃洛布庄那位牧师的小女兒，这时已經被她訓練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女僕了。

“欢迎你回来，夫人，”女僕亲了亲她的手說。

“把火灭了！”少校夫人說，“你以为我沒有蜡烛就不認識路了嘛？”

她开始在这所寂靜的宅子里巡視一遍，从地窖一直到閣楼，向它們道別。她們两人踮着脚步从这間屋走到那間屋。

少校夫人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往事。女僕跟在女主人后面，不嘆息也不嗚咽，可是眼泪簌簌地直落下来。少校夫人要她把貯放餐巾的小屋和放銀器的柜打开，撫弄着那些細斜紋布的

台布和华贵的銀餐具。她依依不舍地摸弄着貯藏室里堆得高高的枕头。她摸着每一样工具：梭子、紡車輪、綫軸。她把手塞进放香料的匣子，摸到了挂在架子上的牛油蜡烛。

她說："蜡烛很干，应該拿下来放在别处。"

她走到地窖里，小心翼翼地撤开啤酒箱，摸着一行行酒瓶。

她走到食品貯藏間和厨房里；触摸了每一件东西，检查了每一件东西。她伸出手和屋子里每一件东西告别。

最后她走到房間里，看見那些长沙發还在原处；她把手放在冰凉的大理石桌面上，又放在装着描金框子的玻璃鏡上，那框子上雕刻一群舞姿翩翩的仙女。

她說："这房子里什么都有，爱我而把这一切送給我的是个高貴的人。"

不久以前还是舞影翩翩的大客厅里，一排靠背椅整齐地靠墙立着。

她走到鋼琴边，輕柔地按了一下琴鍵。

她說："我在这兒的时候，这里也不缺少欢乐和生趣。"

她又走到前面客房里，这里一片漆黑。少校夫人伸手摸索，触到了女僕的面頰。

"你哭了？"少校夫人問道，她感到自己手上被泪水沾湿了。

少女禁不住哭出声来。

"夫人，"她哭着說，"夫人，他們会把一切都毁了。你为何抛下我們。讓食客們踐踏你的家呢？"

少校夫人拉开窗帘指着院子說：

"是我教你哭，教你訴苦的嗎？你看！院子里都是人；明天，埃克布庄上就一个食客也不剩了。"

那女僕問道："你要回来？"

"我的时候尚未来到，"少校夫人說，"大路是我的家，草堆是我的床。孩子，我不在的时候，你将要替我看守埃克布庄。"

她們繼續向前走，誰也沒想到瑪丽安娜就睡在这間房里。她並沒睡着，她醒着，听見了每一句話，而且領会了这些話的意思。她躺在床上唱出了一首爱情的贊歌。

"你，使我忘記了自己的征服者呀！"她說，"我躺在无边的痛苦中，你却将痛苦变成了欢乐的天堂。門关着，門上的鉄鎖吸住了我的手，撕破了手上的皮膚；在自己家門前，我的泪珠兒結成了冰。听見爸爸的拳头打在媽媽身上，我气得心都麻了，我倒在寒冷徹骨的雪堆里，想在睡眠中忘却我的憤怒，可是你来了。爱情，你这烈火一般的孩子，你来到了一个冻僵的人身边。当我把我的痛苦和这痛苦帶給我的光荣一比，痛苦对我說来簡直算不了什么。我現在一无牽挂，既沒有父亲也沒有母亲，人們相信我是不吉利的，看見我就把头掉开。爱情，是你居心这样安排的，我有什么理由要比我所爱的人站得高？我們要手拉手兒到世界上去流浪。古斯泰·貝林的新娘也是个不名一文的人；是他在雪堆中找到的。我們不会住在雄伟的大厦里，森林边一所小屋就是我們的家。我要帮他看守炭窑，帮他安設陷阱捕捉野兎和松鷄，我要替他煮飯补衣裳。呵，我的爱人，我独自坐在林边等你的时候，心里会怀念也会哀伤；并不是回忆昔日的財富，而是想望你；我思念的，我盼望的，都只有你——你扛着鋤头归来时踩在林中小径上的脚步声，你那欢暢的歌声。呵，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我願意坐着等待你，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躺在床上贊美那位征服了她的心的天神，少校夫人进来时，她沒有一刻合攏眼睛。

少校夫人才一轉身，瑪丽安娜立刻起来穿好衣裳，再一次套

上她的黑天鹅絨袍子和緞鞋，把一条毛毯圍在身上当做披肩，急急地走进外面凛冽的夜里。

二月的夜宁静地籠罩着大地，繁星灼灼，寒气刺骨，仿佛永远沒有尽头。长夜的寒冷和黑暗久久地滞留在大地上，朝暾升起，瑪丽安娜走过的积雪早已消融，夜却还在人間。

瑪丽安娜急急忙忙走出埃克布庄去呼援。这些人从雪堆里救了她，接到家里，而且把心掏給了她，她不能讓人把他們赶走。她要到斯茹庄去找薩姆齐留斯少校，大約一小时以后就能回到这里。

少校夫人和自己的家惜别以后，回到院子里，僕人們都在那里等他，于是斗爭开始了。

她派他們把那幢高聳的楼房圍住，二層楼上便是食客們的有名的住所——寬敞的房間，雪白的墙壁，紅漆衣柜，房間中央摆着一张折叠式大桌子，倒翻在桌面上的白兰地酒中，漂着一张张紙牌，一幅幅黃条紋的帳幔，遮蓋着食客們又寬又大的臥床。

馬房里，食客們的馬匹站在滿滿的食槽前，在梦中回忆着青年时走过的旅程。它們知道，今后再不会离开埃克布庄温暖的馬厩和丰美的秣槽了，回忆往事，感到更加甜蜜。

在一間發霉的旧車庫里，堆积着許多破馬車和旧雪橇，这些車駕，眞說得上是琳琅滿目。

曾經有不少食客在埃克布庄渡过了他們最后的日子，他們的名字已經被世人遺忘，他們在人們心中再也占不了一席地位，可是少校夫人却把他們来到埃克布庄时乘坐的車駕保存着，全都摆在这間旧車庫里。

这些車子仿佛睡着了似地站在这里，一層又一層灰塵厚厚地落在它們身上。

現在，在这个二月的深夜里，少校夫人叫人打开車庫，提着灯籠，举着火把，把目前住在埃克布庄的食客的馬車一輛一輛挑了出来——这里面有貝倫克虏齐的双輪单駕馬車，有奧內克劳的四輪馬車，車上漆着他的紋章，还有把克里斯多弗带到这里来的小雪橇。

这些馬車，有冬季用的，也有夏季用的，少校夫人都不理会，她只要找出他們每人自己的車子。

馬厩里不久前还站在滿滿的秣槽前做梦的馬都已醒来，它們的梦将要变成現实。

你們将重新爬上陡削的山坡，在路旁小店的馬棚里重新尝到發霉的草料，醉醺醺的馬販子的皮鞭又将抽在你們身上，你們又将在平滑似鏡，寸步难行的冰上狂奔。

沒有牙齿的嘴里，套上了嚼鉄，馬匹一个个咯咯地咬嚼着，打着噴嚏，破車座吱吱嘎嘎地响。可怜这些老迈的牲口，本来应当讓它們安靜地睡到生命的末日，这时候却被牵到大家面前；讓人們看到它們僵硬的关节、一瘸一拐的前跤和肿胀的跗节，听到了它們呼哧呼哧的喘息。

馬伕們拼拼凑凑，总算把馬都套上了車，于是走来問少校夫人应該給古斯泰·貝林准备什么車；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坐着少校夫人拖煤的雪橇来到埃克布庄的。

“把唐·璜套在我最好的雪橇上，”她說，“再把鑲銀爪子的那塊熊皮給他鋪上！”馬伕嘟噥了几声，她又說：“記住，只要能把这个人擺脫掉，要我舍弃馬厩里随便哪一匹馬都行。”

好吧，車子、馬匹都醒了，只有食客們还在睡觉。現在，应当把他們弄到冬夜里来了；可是这件事比把那些老馬破車拉出来要危險得多。他們都是身經百战的壮士，会拚着性命来保衛自

己；把他們硬从床上拖出来，放在馬車里运走，不是件容易的事。

少校夫人命令僕人去把堆在屋旁的一垛干草点着，讓火光照进食客們睡着的房間。

她喊着："干草堆是我的，整个埃克布庄全是我的。"

干草堆發出了熊熊的火焰，她又喊道："叫醒他們！"

可是食客們睡在紧閉的門里面。尽管一大群人惊天动地的喊着："起火啦！起火啦！"食客們却依然不曾醒来。

鉄匠举起沉甸甸的大鉄錘，像雷鳴似地砸在門上，可是食客們依然不曾醒来。

人們捏了一个結結实实的雪球，朝窗扔去，穿破窗上的玻璃，飞进房間，打在床前的帷幔上，可是食客們依然不曾醒来。

他們梦到一位可爱的女郎向他們揮手帕，他們梦到落下的幕外面一片掌声，他們梦到了午夜欢宴的笑声和喧嘩。

要想惊醒他們，除非是在他們耳边开炮，除非是在他們头上潑下几勺凉水。

鞠躬、跳舞、賭錢、演戏、唱歌、喝酒，他們早已精疲力尽，睡得像死人一般。

这一場有福的睡眠几乎救了他們。

人們看見他們毫无声息，不禁怀疑这里面暗藏着危险。也許食客們已經去找救兵了？也許他們已經醒来，正站在門窗背后，手指搭在槍机上，随时准备朝第一个走进来的人身上扑下去？

这些人詭計多端，随时准备着搏斗；他們这样一声不發，决不怀好意。誰敢相信他們会讓别人把他們像狗熊一样出其不意地堵在洞窟里？

僕人們一声又一声繼續喊着"起火啦！起火啦！"可是一点

沒有反应。

僕人們只知道發抖，少校夫人抓过一柄斧头，亲手劈开了第一重門。

她跨着大步跑上楼梯，一把推开客房門，对着房里喊道："起火啦！"

她这一声吆喝在食客們耳膜上引起的反应超过了僕人們的喊声。听到了他們一向習慣于服从的这个声音，十二个人在同一瞬間，一骨碌都从床上跳起来；他們看到外面的火光，赶快披上衣裳，三脚两步冲下楼梯到了院里。

鉄匠跟两名强壮的鉄工正站在門外等他們，这一来，食客們可丢了脸。他們刚跨出大門，就一个个被人揪住，翻倒在地上用繩子捆住两只脚，毫不客气地装进为他們准备好的馬車里。

都抓住了，一个也沒逃掉。阴沉的上校貝倫克虏齐已經捆起来抛在車里，魁梧的克里斯蒂安·保格船长，还有哲学家埃伯哈脫也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連人人都害怕的无敌的古斯泰·貝林也沒能逃掉，少校夫人胜利了。

她到底比食客們厉害。

看着他們捆得像一只只火腿似的躺在破馬車里，着实教人可怜。有的垂头丧气，有的横眉怒目，院子里响徹着他們賭咒發誓的声音和无可奈何的怒吼。

少校夫人走到他們每一个人面前，对他們說："你要發誓永远不回到埃克布来。"

"滚开，巫婆！"

她答道："你們要不肯宣誓，我就把你們捆得結結实实地丢在客房里；今天晚上我可是打定了主意要把客房烧得不留一塊

砖头。”

“你不敢！”

“不敢？我难道不是埃克布的主人？啊，你們这些恶棍！以为我不記得你們怎样在大路上对我啐唾沫？我恨不得馬上点起一把火把你們烧得干干凈凈。当时人家把我从家里赶出去，你們可曾举起一个小指头来帮助我？沒有！現在發誓吧！”

固然，她也許并不像她装出来的那样憤怒，可是，她背后站着一大群人，手里都举着斧头，样子实在够可怕的。为了避免更大的不幸，他們不得不依着她發了誓。

少校夫人教人把他們的衣服和箱子从楼上搬下来，又教人解开他們手上的繩索，把繼繩交給他們。

这一切經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間，瑪丽安娜已經到了斯茹庄。

少校一向起得很早；瑪丽安娜到的时候他已經梳洗完畢，穿好衣裳。給狗熊喂过早点；瑪丽安娜在院子里遇到了他。

听了她的报告，他沒有說一个字，径自走到熊圈里，給它們套上籠头，牵出棚来，連忙向埃克布庄出發。

瑪丽安娜远远地跟在他后面。她已經疲累不堪，猛一抬头，看見火光照亮了天空，更是吓得几乎昏过去。

这一夜真是可怕的一夜。有人揍妻子，把自己的女兒关在門外挨冻。又有人打算放火烧死敌人，难道老少校还打算放出狗熊去咬自己的人？

她抖擻精神，赶上少校，一口气跑到埃克布庄去。

她比少校先到一步。她走进院子，从人群中挤进去，挤到圈子中間，跟少校夫人面对面站着，她声嘶力竭地喊道：

“少校……少校带着狗熊来了！”

人群中起了一陣騷乱；目光齐集在少校夫人身上。

"是你去叫他来的。"她对瑪丽安娜說。

"快跑！"这一位用更加悬切的語調說，"看上帝面上，走吧！我不知道少校想干什么，只是他带着狗熊一齐来的。"

所有的人都看着少校夫人，一动不动。

"我感謝你們为我出力，"她鎮靜地对他們說道，"今晚發生的一切事情我是有安排的，你們不会因此受到法律的处分或者引起旁的麻煩。現在回家去吧！我不願意看見我的僕人被杀，也不願意看見他們杀人。走吧！"

人們还在观望。

少校夫人轉过来对瑪丽安娜說："我知道你是在恋爱。你的行为是出于疯狂的爱情。但願你不会有这样的一天，眼看着你的家被人摧残蹧蹋，自己却无能为力。但願你即使在怒气冲冲的时候也永远能支配自己的舌头和双手。"

"孩子們来吧！来，"她轉过去对僕人接着說，"望上帝保佑埃克布庄，我要去找我的母亲了。啊，瑪丽安娜，等你神志清醒以后，等到埃克布庄已經不可收拾，土地在輾轉呻吟的时候，想一想你自己今晚的行为，照顧照顧我的僕人吧！"

說完以后，她就走了，僕人們跟在后面。

等到少校走进院子，已經不見一个人影，只有瑪丽安娜陪着那一长队馬、馬車和雪橇，——一串凄凉的队伍，馬、馬車跟它們的主人都同样引起人們的伤感。他們都在人生的搏斗中历尽了千辛万苦。

瑪丽安娜走上前去解开他們身上的繩索。

他們都閉紧嘴唇，把脸掉过一边去。他們感到从未有过的羞愧。今天晚上的事是一場最大的耻辱。

她看見他們这样，便說："几个鐘头前，我跪在勃揚尼庄的台

阶上时，情形不見得比你們好哩。”

亲爱的讀者，那天晚上以后發生的事——破馬車怎样放回車庫去，馬又是怎样牵回馬棚里去，食客們又怎样回到房子里去，——我就不打算再說了。东方山头上露出了曙光，清澈靜穆的白天来到了。在黑夜的羽翼袒护下，野兽出来行猎，猫头鷹嗚嗚哀鳴，阳光絢烂的白天跟黑夜相比，显得多么幽靜。

我不必多說，食客們回到屋里，把最后一个五味酒盆中的几滴残酒倒进酒杯，一陣狂喜，齐声喊道：

“为少校夫人干一杯！”

啊，她眞是个沒有敌手的女人。他們除了侍候她、膜拜她，还能企望什么呢？

可惜的是，魔鬼把她抓在手里，她的一切努力无非是为了把食客們的灵魂送进地獄。

第八章　葛立泰悬崖的大熊

丛林深处，終年不見阳光，是凶禽猛兽藏身的地方，它們嘴里长着犀利的白牙，光鼻子上一对眼睛，閃着凶险的目光，它們鋒利的脚爪渴望着插进流动着热血的咽喉。

这里住着狼群，夜里出来追赶农夫的雪橇，为了保全丈夫和自己的性命，农妇只好把怀里的孩子拋給它們。

这里还住着山猫——人們在树林里不敢直称它山猫，只敢說“古伯”。誰要是白天提到了它，晚上千万查点一下羊舍的門窗有沒有关紧，不然，它是一定会来的。它的爪子坚硬得像鉄釘，能够一直爬上墙头，挤进最細小的罅縫。“古伯”吃羊时，先

一口咬住羊頸子，把血吸光，然后再把羊身子撕碎；一只吃完又一只。只要那群吓昏了的羊中間还剩下一只有一口气，“古伯”就不会停止它的死亡的舞蹈。

第二天早晨，农夫就会發現所有的羊都被咬断了喉管倒在地上；“古伯”所到的地方，不会留下一条有生命的动物。

那里还有薄暮时出来啼泣的猫头鷹；誰若是学它叫，它就张开翅膀嘩喇喇从树上扑下来，啄掉你的眼珠。它并不是眞正的鳥，而是恶魔。

那里頂可怕的要数狗熊了，它的力气抵得上十二个人，兽性一發作的时候只有銀鑄的弹丸能致它死命。

人們若是在树林中看見它排山倒海地走来，千万别拔脚就跑，也别企圖与它格斗，而应当扑在地上装死。許多小孩总喜欢設想这样的事：自己躺在地上，狗熊趴在自己身上，用爪子把自己拨来拨去，它那热熏熏的鼻息噴在自己脸上，可是自己却一直躺着不动，等到它走开去打算挖个坑把自己埋起来，这才輕手輕脚爬起来，先悄悄地跨出几步，然后一溜烟跑回家去。

可是，万一狗熊不信他們是眞死，一口咬下去……万一这头狗熊餓極了，当时就想飽餐一頓，万一他們刚一挪动，就被狗熊發現，馬上追赶上来。上帝啊！

恐惧是个女巫。她靜坐在丛林的暗影中，向人們唱着迷人的歌，使他們心中充满了恐怖的念头。她携带着致人死命的恐惧，使生命失去了乐趣，壮丽的山川也为之变色。整个大自然变得狡黠阴险，像是一条蛰伏的毒蛇；什么也不足憑信。呂汶湖閃着灩灩的波光，可是不要相信它，它是在引誘你走向毁灭；它每一年都要征收一批溺毙的祭品。森林用宁靜引誘着你，可是不要相信它；森林里遍地是凶猛的禽兽；邪恶的精灵和嗜血如命的

野鬼在这里徘徊不散。

不要信任那淺淺的山澗，日落以后下水走两步就会头昏，也許丧了性命。不要信任那杜鵑，别看它春天唱得高兴，秋天可就变成了一头利爪怒目的老鹰。青苔，石楠，岩石，都是不可信任的。大自然不怀好意，到处都隐藏着与人为敌的力量。沒有一处容你安全地駐足；人这样一种娇弱的族类居然能躲过这些灾害生存下来，眞是可惊訝的。

恐惧是一个女巫。她現在还坐在伐姆兰森林中的暗影里嗎？她还能使壮丽的山川黯然无光嗎？她还能使欢乐的生命索然无味嗎？她的力量曾經是无边的。我很熟悉她，她曾經将一塊冰冷的鉄放进温暖的搖籃里，也曾經将一塊燒紅的煤丢在洗澡盆里，我很熟悉她，因为她的鉄爪曾經压在我心头。

可是你們不要以为我要講什么可怕的故事了。我要講的不过是个古老的故事，說的是葛立泰悬崖的大狗熊；当然，信不信都由你們，打猎的故事本来是不能强要人信的。

巍峨险峻的葛立泰悬崖矗立在呂汶湖畔，大狗熊的巢穴就在这悬崖的景色宜人的峰巔上。

一棵翻倒在地上露出树根的枯松，枝椏間挂滿了一簇簇青苔，这就是它的墻壁和房頂；树枝保护着它，厚厚的积雪替它挡住了寒風。它躺在里面，安安穩穩，从夏末一直睡到第二年初夏。

这样說来，森林中这位渾身长毛的君主是位詩人和梦想家了？它是想在睡眠中渡过冬季严寒的夜晚和乏味的白昼，等待百鳥的鳴囀和潺潺的澗水来喚醒它了？它在睡梦中，会不会梦見长滿蔓越橘的沼澤？那装滿可口的褐色小生物的蚁冢？那綠

油油的山坡上放牧的白羊？幸福的人呀，它是不是也想躲避生命中的严冬？

外面，暴風雪在怒吼，餓得眼睛發紅的豺狼狐狸四处奔窜。为什么唯独狗熊在睡覺？讓它醒来感受一下刺骨的寒風吧，讓它也体会一下在深雪里行走的沉重吧。

它給自己鋪了一张舒适的床；它像神話中的睡美人一样——就像只有爱情能将她唤醒一样，只有春天才能将它唤醒。只有穿过树枝把暖意投在它鼻尖上的一縷阳光，只有沾湿了它的长毛的几滴融雪，才能将它唤醒。无端来惊扰它的人，你們灾祸临头了！

突然，鬧嚷嚷一片喊声、槍声震动了它的耳膜。它抖掉周身的睡意，拨开树枝，瞧了一眼。不是春天在它的巢穴外喧嘩、吼叫，也不是狂風在把松树連根拔起、积雪卷散，而是埃克布庄的食客們，这位森林之王的老朋友。它很記得，有一夜，在尼迦尔特，富煦和貝倫克房齐上校在一間农舍里等它；他們坐在那兒，啜着白兰地酒，不覺瞌睡起来。刚一睡着，它就跳下泥炭鋪的屋頂，掩进牛圈，弄死了一头牛；它正打算把牛拖出来，他們就醒了，举着短刀手槍朝它扑过来，不但搶走了那头牛，还刺瞎了它一只眼睛；它的命总算沒有送掉。

可不是嗎？食客跟它真是老朋友了。它还記得，那年冬天，就在这葛立泰悬崖上，它和它的王后带着孩子們正要冬眠，他們又来了。它記得很清楚，他們来时十分突然。它自己横冲直撞，推倒了面前的一切障碍，算是逃出了性命，只是腿上中了一槍，从此就瘸了。晚上它回到皇宫里；雪地上染紅了王后的血，王子都已被人們带走，带到平原上，在那里长大，变成了人們的朋友和奴隶。

是的，現在大地又在震动，搖落了遮蓋在它的巢穴上的雪塊；現在，食客們的敌人，大狗熊，冲出去了。当心！猎熊的能手富煦，当心！貝倫克虏齐，当心！經历过千万种苦难的古斯泰·貝林！

一切詩人、梦想家、善于談情說爱的英雄，灾难已經臨头！古斯泰·貝林手指扣着槍上的扳机，一动不动，狗熊朝他畢直走过去。他为什么不开槍？他在想什么呢？

他为什么不痛痛快快把子弹射进它寬闊的胸膛去？他的地位太好了，别人都无法瞄中它的胸口。难道他是在接受这位森林之王的檢閱？

不用說，古斯泰是想起了躺在埃克布庄、病情沉重的瑪丽安娜，所以才这样呆呆站着；她的病就是那天夜里在雪地里受了寒引起的。

他想念着她；她也是这片被仇恨和詛咒籠罩着的大地上一个牺牲者。他想到自己也在追踪，也在行凶，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大狗熊越走越近，一只眼瞎了——是食客的刀戳瞎的，一条腿瘸了——是食客的槍打伤的，毛茸茸的身軀，恶狠狠的神情，孤单单独自一个——妻子已經被人們杀害，孩子也已被人們带走。古斯泰眼睛看着它，心里想着它的处境——一头可怜的、受尽迫害的野兽，它的一切都已被人們夺走，只剩下了自己的一条命，这仅有的一点，他不忍再将它夺走。

他想："讓它弄死我吧，我不能开槍。"

大狗熊搖搖擺擺朝他走来，他却像被檢閱的士兵一样一动不动地站着。那森林之王一直走到他面前，他举起槍，向旁边挪了一步。

大狗熊看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继續前进，鑽进森林里，在人一般高的雪堆里冲开一条路，滚下一片陡削的山坡逃走了。其余的人本来都扳开了保险举着槍等待古斯泰·貝林开槍，这时劈劈拍拍一齐向着狗熊的背影射击。

可是晚了；狗熊已經冲破他們的包围逃走了。富翔大声咒駡，貝倫克房齐賭神發誓，可是古斯泰只是縱声大笑。

他們怎能要求他这样一个乐天的人去伤害上帝創造的生物？

葛立泰悬崖的大狗熊就这样逃出了性命，农夫們很快就發現，它已經从冬眠中醒来。它的本事比别的狗熊都大；不費一点力气就能捣碎农夫們的低矮、像地窖一样的牛棚，掩埋得再巧妙的陷阱它也知道繞开。

不久，吕汶湖上游的农家就被它騷扰得毫无办法。一封又一封信来到埃克布，恳求食客們前去将狗熊打死。

二月里整整一个月，食客們日日夜夜在吕汶湖上游搜索狗熊的踪迹，可是它总是躲避他們。难道它学会了狐狸的狡猾和豺狼的迅疾？他們埋伏在这里等它，它就到隔壁一个农庄上去搶劫，他們到森林中去追它，它又到冰冻的湖面上追赶駕着雪橇赶路的农夫。它变成了一个最胆大的强盗；居然鑽进倉庫去打开主妇装着蜂蜜的罐头，还咬死了农夫套在雪橇上的馬匹。

漸漸地，他們明白了这是一头什么狗熊，为什么古斯泰不肯开槍射它。說起来可怕得叫人难以置信——这不是一头普通的狗熊。如果不在槍里装进一粒銀鑄的子弹，誰也别想打死它。这粒用銀子和鑄鐘的銅溶炼成的子弹，必須是在一个星期四傍晚，新月初升的时候，在教堂鐘楼上鑄成，——而且不能讓牧师、教堂执事或者任何人知道这粒子弹能把狗熊打死。这样一粒子弹

是不容易得到的。

在埃克布庄上，有一个人为这件事比旁人更伤心。很容易猜到，这人就是猎熊的能手安得斯·富煦。沒有能把蔦立來悬崖的狗熊打死，他气得不想吃飯也不想睡覚。最后，他也明白了：只有銀鑄的子弹能打死这头狗熊。

严峻的富煦少校长得并不漂亮，身材笨重，又紅又大的臉孔，面頰上的肉垂下来像是两个口袋，下巴下面也是一叠叠肥肉。肥厚的嘴唇上留着一小撮硬得像刷子的髭髭，一头乱蓬蓬又黑又浓的头髮。他不爱說話，吃起东西来却狼吞虎咽。女人看見他不会张开双臂露出温和的笑容迎接他，他也不会用温和的目光回答她們。人們簡直不敢相信他会容忍任何一个女人；一切与恋爱和热情有关的事，他完全不能理解。

一个星期四傍晚，太阳落山后一两小时，两指寬的新月徘徊在地平綫上，富煦少校离开了埃克布庄，沒有向任何人說起他要上哪里去。他在行猎袋里装着火石、鉄块和鑄子弹的模型，背上槍，向勃洛教区的教堂走去，他是想去試試自己的运气。

教堂坐落在呂汶湖北湖和南湖間的峡口东岸，富煦少校必須經过一道桥才能到达那里。他朝着教堂走去，一面专心地思索着。勃洛布山上的房屋在清澈的夜空上画出了分明的輪廓，可是他沒有向那个方向看，他只是低着头，想着怎样才能不讓人知道就把教堂的鑰匙拿到手。

他来到桥边，忽然听見不知什么人一声絕望的叫喊，他不得不抬起头来。

那时候，在勃洛教堂当風琴师的是个名叫費伯的矮个兒德国人；他是个瘦弱的人，头脑也不清楚。而教堂执事的揚·拉森

却是个粗犷的农人；很穷，因为物洛布的牧师骗去了别人遗留給他的一笔值五百零六塊錢的遺产。

琴师有个妹妹，是个娇小柔弱的姑娘，执事想要娶她，可是琴师不同意，两人因此意見不合。这一天傍晚，执事看見琴师走到桥上，便走上前去，一把揪住他的肩膀，把他高高举起在桥沿外面，恐吓他說，如果不答应把妹妹嫁給他，就要把他丢在下面的峽口里。那个小德国人偏不肯讓步，一面掙扎一面不住口地喊着"不"，尽管他看見自己身子底下漆黑的湖水在雪白的两岸間奔流。

"不，不，"他喊道，"不，不！"

如果不是富煦少校正在这时来到桥边，眞不知教堂执事盛怒之下会不会把他扔进凛冽的黝黑的湖水里去。执事看見富煦少校，吃了一惊，赶快把費伯放回桥上，一溜烟跑掉了。

費伯一把摟住富煦少校，感謝他的救命之恩，可是少校把他推开說，沒有什么值得感謝的。少校对德国人也沒有好感，在波美拉尼亚①战争中，他的軍队駐扎在魯根島上的普特布斯，在那些日子里，他几乎餓死。

費伯打算向獄吏夏林控訴执事想謀害他，少校冷冷地說，在这兒乡下，控告也无用，杀一个德国人，算不了什么。

費伯这才稍微平静下来，請少校跟他回家，尝一尝他家的香腸和自己釀的啤酒。

少校猜想琴师不会沒有教堂門的鑰匙，便跟着琴师爬上山坡；物洛教区的教堂就在山頂上，牧师、琴师和执事的住宅都挨着教堂。

"請原諒，"費伯一面領着少校走进屋去，一面說，"房里今天乱得很，我妹妹跟我刚办完一件小事，我們杀了一只公鷄。"

“真他媽的！”少校大声喊道。

费伯的妹妹那个小姑娘捧着几个装啤酒的土罐，刚从外面回来。嗯，我們大家都知道，少校从来不会用温柔的眼光打量女性，可是这个带着小帽子、衣服上装飾着花边的小姑娘，給人的印象如此明快，使他不由自主地用含着笑意的眼光盯着她。金黃色的髮絲軟軟地盖在額际，自己織的土布衣裳，那么称身，干净得照花人的眼睛，紅噴噴的小圓脸，一双小手忙忙碌碌，显得那么能干，他不禁想道，如果倒回二十五年，他看見这样一个小姑娘，一定会走上前去向她求婚。

她有着玫瑰色的晶瑩的肌膚、美丽的脸庞、干净利落的举止，可是两眼却哭得紅紅的。也許正是这一双眼睛引起了少校的怜悯。

男人們坐下来吃喝的时候，她在屋里穿进穿出。一会兒，来到她哥哥面前，行了个屈膝礼，問道：

“你說牛棚里的牛該怎样安置呢？”

“把第十二号放在左边栏里，十一号放在右边栏里，别讓它們打架。”

少校听了，惊訝地問道：“你有那么多牛嗎？”

事实上，琴师只有两头母牛，可是他把它們叫做第十一和第十二，这样說起来好听些。

接着，费伯又对少校說，牛棚正在翻修，所以那两头母牛一早就牵出去，傍晚才回到牛棚里。

一会兒，小姑娘又走到哥哥面前，屈了屈膝，說木匠想知道牛棚应当盖多高。

① 波美拉尼亚，波兰北部地名，濒波罗的海。

“照牛的高度，”琴师說，“照牛的高度。”

富煦少校覺得他回答得俏皮；两人說說笑笑，少校問琴师他妹妹眼眶为什么那么紅，琴师回說，是哭的，因为他不同意她跟那一文不名的穷执事結婚；他既沒有得到誰的遺产，还背着一身債，他决不能答应这門亲事。

富煦少校陷入了沉思，一面信手灌下一杯又一杯啤酒，拈起一根又一根香腸放进嘴里。小費伯看到这样的酒量和胃口，詫异得說不出話来。少校越是吃得多，喝得多，头脑越是清醒，主意越是坚定。他要为小姑娘費伯做点什么的决心也越肯定。

他一面喝一面把眼睛盯牢挂在門鈕上的一把大鑰匙。那琴师在一旁只得陪着他把自己釀的啤酒一杯一杯喝下去，等到他实在支持不住，伏在桌上發出鼾声，少校馬上跳起来，把鑰匙搶在手里，戴上帽子，匆匆忙忙地跑出門去。

一分鐘以后，我們看見少校摸摸索索爬上教堂鐘楼的楼梯，手里举着他那小小的牛角灯籠。最后，他来到了挂鐘的房間，大大小小的鐘都向他张着喉嚨。他用鎚刀从鐘上磨下几片碎銅，正打算从猎袋里拿出鑄子弹的模子和融銅的小杓，这时，他突然發覺忘記了最要紧的东西——他沒有带銀子。要使子弹有力量，就必須就地在鐘楼上鑄炼。一切都已准备好，是星期四的傍晚，天空中有一弯新月，而且誰也不知道他在这兒，可是现在他却一点兒办法也沒有。他向着那寂靜的夜狠狠地咒罵了一声，声音撞在鐘上，激起一片嗡嗡的回响。

这时，他忽然听見下面教堂里有綷綷縩縩的声音，又仿佛听見楼梯上有脚步声。不錯，的确，有人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上楼梯来了。

富煦少校剛才站在那兒肆无忌憚地咒罵，把鐘震动嗡嗡發

响，这会兒变得小心起来。他怀疑这人是来帮助他鑄造子弹的，但是他是誰呢？脚步声越来越近。不管他是誰，反正是在向着鐘楼走来。

富煦少校連忙悄悄地爬上交錯的横梁，把灯籠吹灭。他并不怕誰，只是一讓人看見他在这里，这一切就都不灵驗了。他刚躲好，新来的那人的头就出現在楼梯口了。

少校認識他；他就是那吝啬的勃洛布教区牧师，是个財迷心窍的人，总要把錢藏在别人最料想不到的地方。他这时拿着一叠鈔票，打算藏在鐘楼里。他匆匆地走来，掀起一塊地板，把鈔票放进去，又匆匆地走了，沒想到会有人看見。

少校也不迟緩；牧师一走，他就从藏身的地方跳出来，去掀起那塊地板。啊，錢眞多！一捆捆鈔票，中間夹杂着一个个装满銀幣的棕色的皮袋。少校从里面拿出了足够鑄炼的銀幣，其余的沒有去动。

他再回到地面上时，槍里已經装上了那顆銀子弹。命运今晚給他安排了什么，他很想知道；大家都說，星期四晚上是神奇的。他朝着琴师家走去——費伯家的牛棚破旧得比露天好不了多少，如果狗熊知道这情形……

这是什么！他分明看見一个又黑又大的影子穿过田野，向着木棚走去；一定是那头狗熊。他举起槍，貼着面頰，正要开槍——突然間，改变了主意。

在黑暗中，那姑娘的紅眼眶又出現在他眼前；他想，他能給教堂执事和姑娘帮点兒忙，当然，要他决定不亲手去打死那头狗熊，并不是很容易的。他后来对人說，世界上恐怕沒有比这再困难的事了。可是，那姑娘太可爱了，他不能不这么办。

他跑到执事家里，把执事叫醒，不管他只穿着一点兒衣服，

一把拖着他往屋外跑；他对执事説，大狗熊正在費伯的木棚外轉来轉去，要他赶快去打。

"你要是能把狗熊打死，他一定会同意你娶他的妹妹，"他説，"因为那时候你就是个有名的人了。这不是头普通的熊，要能把它打死，即使是全国最了不起的人，也会認为是一种光荣。"

他把自己的槍塞在执事手里，槍里装着那顆在星期四傍晚的新月下，在教堂塔楼上用銀子和鑄鐘的銅溶炼成的子弹。想到打死那伟大的从林之王、葛立泰悬崖的老狗熊的将是别人而不是自己，他不禁妒嫉得發抖。

执事举起槍来瞄准——天知道他是怎么瞄准的，好像他的目标不是平地上走着的一头狗熊，而是天空中徘徊在北極星四周的那顆大熊星。槍声一响，山搖地动，連葛立泰悬崖上也听得清清楚楚。

不管他是怎样瞄准的，狗熊却倒下了。这就是用那顆銀子弹射击的結果。即使你向天上的北斗星瞄准，槍弹也能穿过狗熊的心脏。

人們从四面八方的田舍里拥出来，不知發生了什么事；从来沒有听見过这样响的槍声，也从来沒有一声槍响惊醒过这样多沉睡的回声。执事受到大家的贊揚，人們实在給那头狗熊騷扰够了。

矮个兒費伯也出来了，可是富煦少校的希望却落了空。尽管执事救了他的牛，尽管他站在那里受着众人的贊揚，那矮小的琴师却既不替他高兴，也不向他表示謝意；也沒有把他看成一个英雄，当作妹夫，张开双臂来欢迎。

琴师这般不識时务，气得站在一旁的少校咬牙切齿不住地跺脚。这个貪心不足气量狭小的小家伙，他眞想給他説説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一张嘴，就結結巴巴，一个字也說不完全。他越想越气——他把杀死大狗熊的荣誉讓給了别人，可是什么也沒有換得。

他无法理解：一个人做了这样了不起的事，为什么还不配赢得世界上最高傲的新娘。

执事和几个年輕人打算就动手剥狗熊的皮，都到磨石旁磨刀去了；其余的人也各自回家睡觉，只剩下富煦少校一人站在那头死熊旁边。

他回到教堂前，把鑰匙放进鎖孔，登上狹窄的、曲曲折折的扶梯，惊醒了在那里打盹的鴿子，又一次来到鐘楼上。

过了一会兒，年輕人在少校的指导下动手剥熊皮，这时候，在熊嘴里發現了一叠五百个力克斯[①]一张的鈔票。誰也說不上这錢是从哪兒来的，可是，当然罗，这是一头有魔法的熊；而熊既然是执事打死的，錢自然也該給他。

这件事传开以后，連矮个兒費伯也明白执事做了一件多么光荣的事；他当着大家宣布願意执事做他的妹婿。

星期五那天，安德斯·富煦少校在执事家里参加了他为庆祝这給他带来幸福的一槍而举行的宴会，又在乐师家里吃过了訂婚的晚宴，在傍晚时分起程回埃克布庄去。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归途；他并不为敌人的死感到欢欣，执事送他的那张名貴的熊皮也沒有給他带来愉快。

也許有人以为他伤心是因为那娇小玲瓏的姑娘跟旁人去了。不，他才不会为这种事伤心呢。最伤他心的是，那森林中的一只眼的老王如今死了，而打死它的那顆銀子弹却不是他發射的。

---

① 北欧等國通用的一种紙幣。

他怀着这样的心情，走进食客們的房間，默默地把那张熊皮抛給围坐在爐火前的食客。关于这次出猎，他一个字也沒提，只在很久以后，他們才从他嘴里听到这件事的前后經过。他也沒有泄露勃洛布庄的牧师藏金的地方，至于牧师自己，也許根本就沒有發覚少了錢。

食客們拿着那塊皮子反复端詳。

“好一张皮子，”貝倫克虏齐說，“我很想知道这家伙为什么冬眠沒完就跑出来——呵，也許你是在洞里打着它的吧？”

“不，在勃洛教区里。”

“論个子，确实比不上葛立泰悬崖上的那头熊，”古斯泰說，“可也不能不說是头好样的野兽。”

“这熊眞不小，”凱文許勒說，“要不是它有两只眼睛，我眞以为你把那老家伙結果了呢；你看它眼圈上沒有伤疤也沒有發炎，不可能是那头老狗熊。”

富煦駡了自己一声蠢貨，阴郁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居然显得有些可爱。那头大狗熊到底沒有死在别人的子弹下。

“上帝呀，你眞慈悲！”他合着手說。

第九章　勃揚尼庄的拍卖

我們年輕人听見老年人講的故事常常不免怀疑。“在你們生命中灿烂的春天里，每天晚上都举行跳舞会嗎？”我們会这樣問他們，“那时候生活就像一部讀不完的传奇，是嗎？”

“在那些日子里，女孩子都那么美丽可爱嗎？每次宴会以后，她們之中总有一个跟着古斯泰·貝林逃走，是嗎？”

这时候，老人們就会把他們那可尊敬的头摇一摇，跟你講起那呼呼呼飞滾的紡車輪，那搭搭地跳动的梭子，厨房里大大小小的事，还会講那劈劈拍拍地打在地面上的連枷和森林里用斧子砍出来的小路；可是不多一会，他們就会回到那古老的题目上。雪橇来到門前，馬兒拉着一車欢笑的青年人飞也似地穿过密密的丛林；然后是狂舞，是琴弦的顫动。沿着呂汶湖长长的湖岸，在隆隆的雷声伴奏下，展开了一場惊险万状的疯狂的角逐。这場角逐的吼声传到了很远的地方。森林摇摇摆摆站立不稳，各种毁灭性的力量都出来横冲直撞。野火吐着血紅的舌头，洪水冲走了田原上的作物，飢餓的野兽在农庄里奔窜，在輕疾的馬蹄践踏下，一切幽靜的幸福生活都化成了塵埃。行列所經过的地方，在男子的头脑里煽起了疯狂的火焰，把妇女們吓得脸色蒼白从家里逃出去。

我們年輕人听到这里便会坐着不响，詫异、疑惧、却又感到幸运。

"什么样的人啊！"我們心里想，"我們再也不会看到这样的人了。"

"那时候的人做什么事难道不想一想嗎？"我們又問。

"他們当然想过的。"老人們回答。

"一定不是像我們这么想的。"我們坚持自己的看法。

可是老人們不懂我們的意思。

我們所想的，是那个已經控制了我們的、叫作"自覚"的怪物。我們一想到它，就仿佛看見它那对寒光逼人的眼睛和那又长又弯的手指，它坐在人們心灵中最幽暗的角落里，把整个人生拆成一片一片，就像老妇人拆开一小塊綢布或毛織品一样。

弯曲、僵硬的长手指一点一点地拆着，最后我們整个人都成

了一堆破布片；我們最高尙的激情，我們的許多創見，我們所做过說过的一切，都經过它的檢査和考察，拆成一小片一小片，于是它用冰冷的眼光打量着，蠕动着沒有牙齿的嘴，格格格地嘲笑，輕輕說道：

“看吧，是破布片，不过是些破布片罢了。”

那时候的人中間，也曾經有一个人把她的心灵展开在那怪物冰冷的眼光下。它坐在她的心里，察看着她一切行为的动机，对善和恶都表示輕蔑，它一切都了解，但是不对任何一件事加以責备，它检驗着，挑揀着，一片一片拆着，用不停的嘲笑使得人們的感情和理智都麻木了。

美丽的瑪丽安娜心中就有这样一个能內省的怪物。她每走一步路、每說一句話，都可以感觉到它冰冷的目光和它的嘲笑。她的生命像是一出戏，自己不过是这出戏的观众。她不再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她既不痛苦，也不欢悦，甚至也不爱；她扮演着一个叫瑪丽安娜·辛克萊的美人的角色，而“自覚”就睁大了那寒光逼人的眼睛坐在一旁观看她的表演，忙忙碌碌地拆着。

她已經分成两半。那蒼白的一半无动于衷地冷笑着观看那另一半的所作所为；那怪物把她的生命拆成一片一片，再也不說一声同情或怜憫。

可是，在她懂得了生命的丰富含义的那个晚上，那蒼白的寻根究底的旁观者在哪兒？当清醒的瑪丽安娜在一百双目光注視下吻着古斯泰·貝林的时候，当她在激情冲动下投身在雪堆中等待死亡的时候，它在哪兒？那时候，冰冷的眼光什么也看不見了，輕蔑的笑容也失去了威力，因为爱情在她心头汹涌。惊险万状的疯狂的角逐在她耳中隆隆地轟鳴。在那恐怖的一夜中，她是一个完整的人。

啊，你这个会自嘲的怪物，当瑪丽安娜克服了極大的困难举起冻僵的臂膀搭在古斯泰的頸項上时，你跟老貝倫克房齐一样，也只得把目光从地面上移向天空的星星。

还有那一夜，你也无能为力。她在唱着爱情的欢歌时，你死了，她赶到斯茹庄去寻找少校时，你也死了，当她看到树林上空一片血紅的火光时，你也死了。

因为，那暴風雨中的巨鳥，那具有魔力的爱情，已經像一群神鷹一样来到这里。它們带着燃烧着的双翼和鋼鉄的爪子扑到你这个冷眼旁观的怪物身上；它們用爪子掐住你的頸子，把你扔到那无人知晓的地方。你已經死了，已經完全被摧毀了。

可是，現在它們又急急地向前去了——最聪明的人也无法預料它們的去向，最敏銳的人也无法跟踪它們；于是那个叫做"自覚"的怪物又从无人知晓的深渊中走出来，又一次控制了瑪丽安娜的心灵。

二月整个月里，瑪丽安娜臥病在埃克布庄——她到斯茹庄去找少校时，染上了天花。病魔在她已經受了寒冻而疲累不堪的时候抓住了她，来势很凶，几乎夺去了她的生命，經过了一个月才脫离险境。現在，她依然很軟弱，容貌完全毀了，再不会有人叫她美丽的瑪丽安娜了。

这情形，暫时还只有瑪丽安娜自己和她的护士两人知道。食客們都不知道。因为病室里有天花菌，誰也不准进来。

內省的力量还有比在靜臥疗养期間的漫长的鐘点里，更活跃的嗎？这怪物坐在那兒，瞪着一双冷冰冰的眼睛，用瘦骨嶙峋的僵硬的手指拆着，拆着。如果仔細看一看，就会發現，在它背后还坐着另一个更蒼白的怪物，也在那里瞪着眼冷笑，在这第二个怪物背后，一个接着一个，还有无穷的怪物，它們你笑我，我笑

你，在嘲笑全世界。

瑪丽安娜躺在床上，透过这一双双冷冰冰的眼光观看自己，这时候，一切与生俱来的感情都死去了。

她睡在那里扮演一个病人的角色；她睡在那里扮演着一个不幸的、在恋爱中的、渴望着复仇的角色。

这些角色都是她自己，可是这仍然是一出戏。在这一双冰冷的目光逼视之下，一切都变成了一出虛幻的戏，可是逼視着这一双冰冷的眼睛的，还有另外一双、两双，以至于无穷双冰冷的眼睛。

生命的活力已經离开了她。憤怒和柔情都只給了她一夜的力量，以后就消散了。

她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真的爱古斯泰·貝林。她多么想再見見他，来証实他有沒有力量打破她的自我。

病魔束縛着她的日子里，她脑海中只有一个清晰的思想：她担心别人知道她的病情。她不想再見到父母；她知道，父亲一听說她的病情，必定会懺悔，可是她不想再和父亲恢复感情。因此，她命令护士，对她父母和其余一切人，只准說是她每次回到家乡就会犯的眼病这次又發作了，她只好坐在光綫弱的房間里。她不准护士告訴别人她真实的病情，她不准食客到卡尔斯塔德去請医生。她虽然得了天花，可是很輕，埃克布庄葯箱里的葯品已經足够救活她了。

她从来沒有想到死；她只是躺着等待病体复原，好跟古斯泰一同到牧师那里去公布結婚的預告。

如今，病好了，热度也退了，她又变得冷靜而清醒。她仿佛覺得，在这充滿了傻子的世界上，她是唯一的聪明人。她既沒有爱，也沒有恨。她理解她的父亲，理解一切人。既然理解了，就

不会恨。

她听說迈尔柯亚·辛克莱打算在勃揚尼庄举行一次拍卖，然后带着他的財产离开这里，不讓她从他手里得到一点遺产。有人說，他要破坏得尽可能的徹底；他先拍卖家具和用品，再卖牲口和农具，最后再把住宅和田地一起卖掉。然后，他就把錢装在一个口袋里沉入吕汶湖底。貧困，混乱，破坏将是她得到的遺产。瑪丽安娜听到这些，只是微微一笑，表示同意；他的脾气就是这样，他不能不这样做。

她不懂自己怎么竟会对爱情唱出那支伟大的贊歌。她跟旁人一样，梦想在一所茅屋里找到爱情，可是现在这个梦本身都变得无法理解了。

她嘆了一口气，渴慕着重新变成原来的她。她对这种无尽期的演戏早已厭倦了。她从来不曾有过强烈的感情，美丽只給她带来悲哀，陌生人的傾慕只会使她震惊。

啊！只要有一秒鐘把自我忘記。一个动作、一句話、一个行为，只要沒有人在一旁記載。

病室經过消毒以后，有一天，瑪丽安娜穿好衣服躺在沙發上，命人去請古斯泰·貝林来。可是别人回答她說：他到勃揚尼庄的拍卖会上去了。

在勃揚尼庄，确实有一場盛大的拍卖。这是一个古老而闊綽的世家。許多人从很远赶来出席这次拍卖会。

迈尔柯亚·辛克莱把宅子里大大小小一切东西全部堆在大客厅里。成千上万件，东一堆，西一堆，从地板上一直堆得碰到天花板。

他自己像审判日降临大地摧毁一切的恶魔一样，走遍了整

个宅子，把它要拍卖的东西拉到这里来。厨房里的东西——黑鍋子、木凳、錫蜡盘、銅炊，他一样沒有动，因为这些东西沒有一件使他想起瑪丽安娜；可是能逃过他的憤怒的，也就只有这么几样东西。

他冲进瑪丽安娜的房間，把每一件东西都抛出来。她装玩偶的屋子、她的書架、他給她做的小椅子，她的首飾和衣裳，她的沙發和床，一样也不留。

他从这一間屋走到那一間屋，把一切看不順眼的东西都拉下来，一大把一大把拖到举行拍卖的大厅里。沙發和大理石板压得他喘不过气，可是他仍旧不停地搬运。他一把拉开碗橱門，把整套銀餐具拿了出来。去它的吧！瑪丽安娜曾經碰过。他抱着一大捧雪白的斜紋布和細麻布的桌布——上面綉着五指寬的花边，这是多年辛勤手工的成果——一起扔在貨堆上。去它們的！瑪丽安娜不配享受这些东西。他抱着一大堆瓷器，顫顫巍地在房間里穿进穿出，也不怕一不小心会把成打盘子摔破，他又一把抓起上面燒着手繪的家徽的茶杯。去它們的吧！誰願意就拿去用吧！他从閣楼上捧着山一样高的一大叠褥子搖搖晃晃走下楼来：柔軟的枕头和靠垫，人躺在上面就像躺在波浪里一样。去它們的吧！瑪丽安娜在上面睡过。

他用憤怒的眼光打量着那些古老的熟悉的家具。哪一张椅子她沒有坐过？哪一张沙發她沒有倚过？哪一张画她沒有观賞过？哪一支燭台沒有照亮过她？哪一面鏡子沒有反映过她的身材和容貌？他把捏紧的拳头阴郁地对这充滿回忆的世界摸了几下。他恨不得掄起一柄錘子，照准它們冲过去，把一切都打得粉碎。

可是，他覺得，把它們都拍卖出去，是个更痛快的报复。把

它們交給陌生人！讓它們在农夫的茅屋里染污，讓它們受到漫不經心的新主人的照顧。他不是看見过嗎？——农夫家里摆着从拍卖場上买来的遍体鱗伤的家具，和他女兒一样蒙羞受辱。丢它們的吧！讓它們破旧得露出了芯子，剝落了金漆，带着折断的腿，骯脏的靠背站在那里想念从前的家吧！讓它們去到天涯海角，誰也找不到它們，誰也无法再將它們收集在一处。

拍卖开始的时候，客厅里有一半面积已經被他乱七八糟地堆滿了各种东西。

客厅正中横放着一条长柜台。主持拍卖的人站在柜台后面把东西一样样举起来；記录員坐在旁边記录买主出的价錢。迈尔柯亚・辛克萊也带着一桶白兰地坐在这兒。客厅的另外一半、大厅以及院子里都挤滿了买主，喊喊喳喳，有說有笑。买主們一个紧接一个喊出价錢，拍卖进行得十分热鬧。酒桶旁边，坐着半醉半疯的迈尔柯亚・辛克萊；背后乱七八糟堆着他的財产。一蓬乱草般的头髮下面是一张通紅的面孔，布滿血絲的眼睛里冒出怒火，眼珠轉来轉去。他又喊又笑，兴致从来沒有这么高；看見誰出的价錢好，他就把他叫到面前，敬他一杯。

古斯泰・貝林也夹杂在人丛中看着他；他是混在一群群买主中間走进来的，一直在躲避着迈尔柯亚・辛克萊的視綫。迈尔柯亚的这付神情促使他深思，他的心停止了跳动，仿佛看見了不幸的預兆。

他很想知道，这时候瑪丽安娜的媽媽究竟在哪里？好像被命运驅使着似的，他身不由己地走出去寻找古斯妲娃・辛克萊。

他穿过了許多道門才把她找到。她丈夫最討厭、最不能忍受女人的哭訴。他知道，她看見她这些宝貝的家具什物遭到这样的命运，一定要号啕大哭，而这是他最討厭的。美丽的女兒已

經失去了，而她竟还会对着几条床单桌布掉泪，这只能使他更加生气。于是，他捏紧拳头，逼着她穿过一間間房間，走出宅子，走进厨房，一直把她逼到储藏間里。

她再也沒有地方可退縮了。看着她蜷縮在梯子背后，等待着他的沉重的拳头——也許是死亡—— 他哈哈大笑了几声。他讓她耽在那兒，把門鎖上，把鑰匙塞在自己口袋里。拍卖进行的时候，她可以坐在这里。她不会挨餓，他的身边可以不再听到她的哀号。

古斯泰·貝林从厨房和飯厅間的通道走过来时，她依然坐在那里，囚禁在自己的儲藏間里。他从墙上高处的窗口里看見她的脸孔；原来她爬在梯子上，从她的囚室里向外看。

古斯泰問："你在那兒做什么？"

她低低地說："他把我关在这里。"

"你丈夫嗎？"

"是的。我以为他打算弄死我，古斯泰，你听着，你去把飯厅里的鑰匙拿来，然后从厨房里走进来，打开儲藏室的門，放我出去。飯厅的鑰匙能开这个門。"

古斯泰按照她的話做了，几分鐘以后，那矮小的女人已經站在空蕩蕩的厨房里了。

古斯泰說："你早就該叫女佣人拿飯厅的鑰匙把門打开。"

"怎么，你要我把这个秘密告訴她們？那我的儲藏室里就不会有片刻安靜了。而且，我正好乘这个机会把上面一層柜子整理整理。眞的，也該整理了，我眞不相信自己怎么会把那么多破破烂烂的废物堆在那里。"

古斯泰說："你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是呀，可不是眞多。只要我一不照看，紡車輪和梭子就难

会出岔子。如果——"

說到这里，她突然停住，把眼角上的泪珠抹掉。

"我的上帝，我还在这兒說什么！"她說道，"别人跟我說，再也沒有什么需要我照看了，他把我們所有的一切都卖掉了。"

"这是真的，真可怕。"古斯泰說。

"古斯泰，你記得客厅里那面大穿衣鏡嗎？真是件好东西，那玻璃是整塊的，鏡面上沒有絲毫斑点。是我母亲給我的，可是他現在要拿去拍卖了。"

"他發疯了。"

"也只能这样說。不疯也好不了多少。他非要弄到我們都跟少校夫人一样到大路上去討飯是不肯罢休的。"

古斯泰說："决不会弄到那个地步的。"

"会的，古斯泰。少校夫人离开埃克布庄时，就預言过我們的灾难，現在可真的来了。她不会讓他出卖勃楊尼庄的。你想，他自己的瓷器，从他家里带来的画着家徽的杯子，都卖掉了。少校夫人决不会允許这样的事發生。"

"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古斯泰問道。

"呵，只因为瑪丽安娜沒有回来。他等了又等，他整天在大路上走来走去等候她回来。他想她想疯了，可是我什么也不敢說。"

"瑪丽安娜还以为他仍旧生她的气呢。"

"她才不这样想呢。她很理解他；可是她驕傲，不願意先讓步。他們两个人个性都刚强極了，把我放在他們之間……"

"你当然知道瑪丽安娜快要和我結婚了？"

"天啊，古斯泰，她决不会的。她这样講不过是为了激怒他。她一向娇生慣养，不会嫁給一个穷人，而且她的高傲也不允許她

这样做。回去对她說，她再不回来，她的财产就一个錢也剩不下了。他会把一切全都扔掉，我知道，什么也換不回来。"

古斯泰認眞生她的气了。她坐在厨房的大桌子上，心里却只想着她的鏡子和瓷器。

"你应当感到羞愧！"他喊道，"你把自己的女兒推到雪堆里，現在你又認为她所以不回来只不过是耍脾气。你以为她跟你們一样，为了怕失去遺产，就肯抛弃自己心上的人。"

"亲爱的古斯泰，你千万别也生我的气。我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些什么。我是想尽办法要給瑪丽安娜开門的，可是他把我拖开了。这里的人都說我什么都不懂。古斯泰，只要你能使瑪丽安娜幸福，我决不会舍不得她。古斯泰，使一个女人幸福，可并不容易啊。"

古斯泰看了她一眼，他怎么能提高喉嚨对这样一个受人恐吓欺压的好心腸的女人發脾气！

于是，他把声音放軟，說："你沒有向我打听瑪丽安娜怎样了。"

她放声大哭起来。

"我要是問你，你不会生气嗎？"她說，"我一直都在想問你。你想，我只知道她还活着，这些日子，我就沒有从她那兒得到一点消息，甚至我給她送衣服去的时候也沒有。我还以为你跟她商量好要把她的情形瞞着我呢？"

古斯泰不忍再往下听。他是个野性难馴的人，甚至是沒有理性的——上帝有时候要派狼群追逐他才能使他服从——可是这个老妇人的眼泪和哭訴却比狼嗥还要教人不忍。他把眞相告訴了她。

"瑪丽安娜一直在生病，"他說，"她染上了天花。今天她打

算起来在沙發上靠一靠。我从第一夜以后就沒有跟她見过面。"

古斯姐娃太太听了他的話，一下子从桌子上滑到地下，沒有再多說一个字，就跑去找她丈夫，留下古斯泰独自站在那兒。

拍卖厅里的人看見她走到他身旁，急促地在他身边說了几句話。他們又看見他的脸色变得更紅，他那只扶着酒桶塞的手轉了一下，白兰地流了滿地。

大家都覺得，古斯姐娃带来了極其重要的消息，拍卖馬上就要停止了。主持拍卖的人手中的木錘不再敲击，記录員的笔停住了，也沒有人再喊价錢。

迈尔柯亚·辛克莱从沉思中醒过来。

"喂，"他喊道，"出了什么事?"

拍卖厅里又恢复了刚才的热鬧。

古斯姐娃太太哭着回到厨房里，古斯泰还坐在那里。

"沒有用，"她說，"我以为他听說瑪丽安娜在生病，一定会停止拍卖；可是他却讓拍卖繼續下去。他心里是願意的，可是他怕面上不好看。"

古斯泰聳聳肩膀离开了她。

在大厅里，他遇見了辛特拉姆。

"这是一場好戏，"辛特拉姆搓着手称贊，"你真是一位大师，古斯泰，这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过一会还有好戏呢，"古斯泰低声說，"勃洛布庄的牧师来了，带着整整一霎欉錢。有人說他打算把勃揚尼庄整个买下来，当場付現款。辛特拉姆，我倒想看看那时迈尔柯亚·辛克莱該怎么办。"

辛特拉姆聳起肩膀嘿嘿地偷偷笑了一陣。于是他又挤进拍卖厅，一直走到迈尔柯亚·辛克莱面前。

"辛特拉姆，你想喝酒，就得先喊个价錢。"

辛特拉姆更上前一步。

"今天，你跟往常一样好运气，"他說，"有一个人带着一雪橇錢到这里来了。他打算把勃揚尼庄里里外外整个兒买下来。他要許多人替他买，暂时他还不想自己出面。"

"你干脆說出来这人是誰吧；这样，我为了答謝你，就会給你一杯酒喝。"

辛特拉姆端起酒杯，退后一两步，才回答道：

"有人說是勃洛布庄的牧师，迈尔柯亚。"

勃洛布庄的牧师决不是迈尔柯亚·辛克萊最好的朋友。他們之間的冤仇是終身难解的。有許多故事說他在暗夜里躲在牧师要經过的路旁等他，还有故事說他把那老奸巨滑，压榨农民的家伙狠狠地揍了不止一頓。

辛特拉姆幸而退后了一两步，可是他并沒有完全躲过迈尔柯亚的憤怒，他眉心上挨了一只酒杯，整个酒桶压在他脚上。可是接着出现的一个場面，却使他久久不能忘怀。

"勃洛布庄的牧师想要我的宅子嗎？"迈尔柯亚·辛克萊喊道，"你們是站在这里替勃洛布的牧师买我的东西嗎？啊，你們真不害羞！你們应該放明白点！"

他抓起一支烛台，一把墨水壶，朝着人丛中擲过去。

压在他那可怜的心上的怨忿終于全部發泄出来了。他像一头猛兽似地吼叫，向站在四周的人搖晃着拳头，順手抓起随便什么东西就向他們扔过去。白兰地杯子和酒瓶滿屋子乱飞。在盛怒之下，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拍卖完了！"他喊道，"滾出去！只要我活着，勃洛布的牧师就别妄想得到勃揚尼庄。出去！我叫你們替勃洛布牧师买东

西！”

他又朝主持拍卖的商人和記录員扑过去，他們連忙躲开了，慌乱中推翻了柜台，于是，猛虎一般的辛克莱又朝着一群和平的买主扑过去。

一二百个人，为了躲避一个人，都挤向一个門口，爭先恐后，乱作一团。迈尔柯亚站定，連声喊着“滾出去！”他一边咒駡他們，一边不时举起一把椅子，追上前去，像鏈子似地朝着人丛舞来舞去。

他把人群攆出大厅，这才站住。等最后一个买主走出去以后，他就回到客厅里，把門鎖上，順手拖过一床草垫，几个枕头，在这一堆混乱之中倒头大睡，一直睡到第二天清晨。

古斯泰回到家里，就听說瑪丽安娜想跟他談一談；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他也早就想找个机会和她談一談。

他來到瑪丽安娜躺着的光綫很暗的房間，不得不在門口停了一会；他看不清楚瑪丽安娜躺在哪里。

“别再往前了，古斯泰，”她对他說，“再靠近我也許有危险呢。”

可是古斯泰已經三脚两步跨上楼梯，因为兴奋和渴慕而顫抖着。传染病算得了什么？能看見她就是最大的幸福。

他的心上人，她是多么美丽！誰还有这般柔軟的髮絲，这般明朗晶瑩的面庞。許多和諧而精致的綫条勾出了她的面容。

他想起她那两道弯弯的醒目的眉毛，好像百合花瓣上的筋脉；她那端正的鼻梁；她那像微波般蕩漾的嘴唇；她那橢圓的面頰；还有那最完美的綫条构成的下巴。

他又想到她那玫瑰色的肌膚，想起她那金黃色的髮絲和烏

黑的双眉相对照下产生的奇异的力量；想起了她那双閃爍的眼睛，和那鑲在澄澈的眼白上的碧藍的瞳人。

他的心上人，她是多么美丽！他想到她那顆蘊藏在高傲的外表下的温暖的心。在她美丽的容貌和傲慢的言詞下，隐藏着能牺牲自我奉献一切的力量。只要能看見她，就是莫大的幸福。

她以为他会在門口站住，可是他已經三脚两步跨上楼梯。他像一陣狂風，穿过房間，跪倒在她的床头。

他到她这兒来，是来看她，来吻她，也是来向她告别。

他爱她，而且决不可能有一天会不爱她，可是他的心已經受慣了打击。啊！他到哪里去找一株沒有依傍、沒有根的玫瑰，能由他摘下来称为自己的？即使她是被家里赶出来的，在路旁冻得半死被他找到的，他也沒有权利留住她。

什么时候，他的爱情才能展开嗓子唱出一曲高昂嘹亮、听不出一个不諧和音的歌？什么时候，他才能找到一片沒有别人羡慕，沒有别人会因为得不到而懊丧的土地，然后在上面建筑起一所幸福的宮殿？

向她告别的話，他也已經想好。

“你家里發生了异常不幸的事，”他預备这样說，“想到这件事，我的心都碎了。你一定要回家去，使你父亲恢复理智。你媽媽現在随时都可能遇到死亡的威胁。你一定要回去，亲爱的。”

这些話就在他嘴唇边，却始終沒有說出来。

他在她床头跪下来，双手捧着她的脸，凑到自己的嘴边；于是，他說不出話了。他的心砰砰地跳着，几乎要冲破他的胸膛。

天花践踏了她那姣好的脸庞。她的皮膚已經变得很粗糙，而且滿是疤痕，面頰上再也不会呈現出紅暈，太阳穴上再也看不見那柔和的淡青色的血管，眉毛脫落了，水汪汪的眼白变成了

黄色。

一切都已雕零。明快的輪廓变得笨拙而粗糙。

不止一个人为了瑪丽安娜·辛克萊的失去的美丽哀悼。整个伐姆兰——这里的人对容貌比任何其他地方的人更为珍視——人們都为她失去了娇艳的脸色、明亮的眼神和金絲般的头髮而悲嘆。这些乐天的人現在都十分伤心，仿佛故乡光荣的皇冠上失去了一枚宝石，又仿佛他們自己光荣的生命中沾上了一个污点。

可是，在她失去她的美丽以后第一个看見她的男人，却并沒有被痛苦压倒。

他心里翻騰着不能用言語形容的感情。他注視着她，心里感到越来越温暖。愛情像春天的山泉，越涨越高。愛情，像火热的波浪在他心头汹涌澎湃，充塞了他整个身躯，升上他的眼眶化作泪水；变成了他嘴唇上的嘆息，使他的双手、他的整个身躯都不停地顫抖。

他要愛她，保衛她，使她不受到任何伤害。

他宁願做她的奴僕，她的領路人！

經过患难的火的洗礼的愛情才是堅貞的愛情。他不能向瑪丽安娜道别，更不能劝她去跟她父亲和好。他不能离开她——他今天还活着，完全是由于她。为了她，他不惜去犯最不能寬恕的罪恶。

他說不出一个完整的字，只是一面嗚咽一面吻她，直到最后老护士覺得已經是应該領他出去的时候。

他走以后，瑪丽安娜靜臥着回味他的感情。“能这样被人愛是多好啊！”她想。

是的，能这样被人愛是好的，可是她自己怎样？有什么感覚

呢？沒有，什么感觉也沒有。

难道她的爱情死了？还是躲避到什么地方去了？她的心灵的孩子，它能隐藏在哪兒呢？

爱情还活着嗎？它是不是蜷缩在心中最暗的角落里，在那双冰冷的眼光逼視下冻僵了？在那惨白的嘲笑下發抖？被那瘦骨嶙峋的手指扼得透不过气来？

"咳，我的爱情，"她嘆息着說，"我心灵的孩子！你还活着嗎？还是已經死了，跟我的美丽一样死了？"

第二天一清早，迈尔柯亚·辛克萊就进去找他的妻子。

他說："古斯妲娃，照顧一下，把家里的秩序恢复过来。我去領瑪丽安娜回来。"

她回答："是，迈尔柯亚，亲爱的，我一定使一切回到原来的样子。"

他們两人和解了。

一小时以后，他已經在奔向埃克布庄的途中。

迈尔柯亚·辛克萊披着他最好的皮大衣，蓋着他最好的毛毯坐在敞篷的雪橇里，高貴、慈祥，簡直找不出比他更可爱的老人了。他的头髮軟軟地搭在头上，脸色蒼白，眼珠深陷在眼窝里。

二月的天空，万里无云，一片光明。地面上的积雪閃閃灼灼，就像少女听見第一支华尔滋舞曲时，眼睛里閃出的光芒。赤楊树伸出褐紅色的枝椏，衬着晴空，織成一幅雅致的花边，有些枝椏上結着的冰柱，正好像花边上的縫子。

那一天显得异常的瑰丽，充滿了节日的气象，馬兒高揚着头踢着前蹄，馬夫把鞭子甩得一片价响，洋溢着生命的喜悅。

雪橇走了不久，就在埃克布庄前高高的台阶前站住。

佣人从房子里走出来。

迈尔柯亚問他："你的主人在哪兒？"

"都到葛立泰悬崖打大狗熊去了。"

"都去了？"

"是的，老爷，都去了。不会打猎的人为了那頓野餐，也都去了。"

这回答引起迈尔柯亚一陣大笑，笑声迴蕩在空靜的院落里，他給了那佣人一个克朗。

"去跟我女兒說我来領她回家。她不必担心天冷，我是坐着大雪橇来的，还带了一件狼皮大衣来給她穿。"

"請进来吧，老爷。"

"不进去了，我坐在这兒很好。"

佣人走了进去，迈尔柯亚开始等待。

这一天他的心情極好，任何事也不会激怒他，他想着也許需要多等一会兒，說不定瑪丽安娜还沒有起来哩。他到四周看看把这一段时間消磨过去。

屋檐上垂着一条冰柱，阳光想融化它，可是它却总跟阳光捣乱。阳光从冰柱的上端着手，融化了一滴水，想讓这滴水順着冰柱流下来，滴在地面上。可是这滴水走不到半路，就又冻住了。阳光一次又一次地尝試，都失敗了。后来，一滴小小的但是有冒險精神的水珠終于到达了冰柱的尖端，閃閃爍爍地發着亮光；到底达到了它的目的——搭的一声落在地上。

迈尔柯亚看到这兒，哈哈大笑。"你还不算傻呀！"他对阳光說。

院落里靜悄悄地，空无一人。大屋子里也毫无声息，可是他并不焦急，他知道女人要花許多时間才能准备停当。

他在鴿舍前坐下来观看。鴿舍門上有一道鉄柵。整个冬天，为了怕老鷹把鴿子吃光，它們都被关在鴿舍里，不时有一只鴿子来到門边，把雪白的头从鉄栅里鑽出来。

"它在等待春天哩，"迈尔柯亚·辛克萊說，"它还得耐着性子多等一会兒。"

鴿子好像每隔一定的时候就出来一次，于是他掏出表来，捏在手中，跟着它計算；果然，每隔三分鐘，它就出来一次。

"不，我的小朋友，"他說，"你以为春天只要三分鐘就会来到嗎？你得学会等待。"

他自己也需要等待，可是他的时間很充裕。

那两匹馬起先不耐煩地用蹄子打着地上的雪，以后站得困倦了，就向太阳眨眼睛，最后把头靠在一起睡着了。

馬夫端端正正坐在車座上，手里捏着馬鞭和韁繩，脸朝着太阳，也睡着了，而且还發出很响的鼾声。

迈尔柯亚可沒有睡。他从来沒有像現在这样不想睡，而且他在等待着的时候，心情的愉快也是以前少有的。瑪丽安娜病了，不能早一点回家，現在她可以回家了。当然，她一定会回家，一切又会像原来一样好。

她一定得相信他并不生她的气。他亲自坐着两匹馬拉的大雪橇来到这里。

他很有把握，四周又有这么多事物来分散他的注意力，等待算得了什么？

这时，看門的那只大狗来了，它輕輕踮着脚尖，眼睛看着地面，尾巴慢慢地摇着，好像是出来办一桩最无关紧要的事。突然，它發疯似地在雪地里挖起来；这老家伙一定把偷来的什么东西藏在这兒了。它正打算背着人偷偷地享用这一份食物，一抬

头，吓了一跳——在它面前站着一对喜鹊。

"你这个老贼！"两只喜鹊正颜厉色地說，"我們是警察。放下你手里的贓物！"

"呸！小点兒声音！我是这里的管家……"

"好一个管家。"它們冷笑着說。

狗朝着它們扑上去，喜鹊不慌不忙搧着翅膀飞走了，狗又跳又叫地在后面追逐它們。可是它正追逐着其中一只的时候，另一只却飞回来，飞进狗掏出来的洞穴里，去啄那塊肉，只是沒法把肉叼走。狗跑回来，一下把肉搶走，捧在两只爪子里啃，喜鹊又飞到它面前，喊喊喳喳駡它。它一面吃，一面恶狠狠地瞪着眼望它們，实在鬧得太凶时，它就跳起来撵它們几步。

太阳漸漸移近西面的山巔。迈尔柯亚看了看表，已經三点鐘了，可是他的太太在十二点鐘就把午飯准备好了！

就在这时，佣人出来說瑪丽安娜小姐想跟他談一談。

迈尔柯亚把狼皮大衣搭在手臂上，兴致勃勃地跨上台阶。

瑪丽安娜听見他沉重的脚步踏在楼梯上，可是，直到这时候，她还沒有决定跟不跟他一同回去。她只知道应当結束这个漫长的等待。

她本来希望食客們回来；可是他們沒有回来，因此她只得想办法結束迈尔柯亚的等待。她再忍受不下去了。

她原以为他等了五分鐘以后就会怒气冲冲地轉身回家，不然也会冲进門来，或者放火把房子烧掉。

可是他却一直安靜地坐在那兒，面带笑容地等待着。她对他既不爱也不恨，可是她內心有一个声音警告她不要再讓自己回到他的手中；况且，她不能对古斯泰·貝林失信。

只要他打一个盹，只要他說一句話，只要他表現一絲不耐

烦，只要他透露出一縷怀疑，只要他把大雪橇赶到树蔭底下……可是他却一直那样耐心，那样有信心。

他相信只要他等待，她就会来，他的信心不容别人怀疑。

她的头發胀，每一根神經都在跳动。只要她还知道他坐在那兒，她就不能平靜。仿佛他的意志会进来把她捆住拖下楼去。

因此，她决定至少要跟他談一談。

在他进来之前，她叫人把所有的窗帘都挑起来，找一个地方坐下，使自己的脸完全暴露在亮光下。

她要讓他經受一种考驗；可是迈尔柯亚那天委实和平常不同。

迈尔柯亚第一眼看到瑪丽安娜的时候，沒有露出惊訝的样子，也沒有任何表示，好像完全沒有看出她有什么改变。他十分珍視她的美貌，这一点瑪丽安娜是知道的；可是他沒有流露一点难受的神色，他極力控制自己，不刺痛她，这一点使她非常感动。她开始了解为什么母亲会不顧一切地爱他。

他毫不迟疑；他既不責备她，也沒給自己找什么借口。

"讓我把狼皮給你披上；这狼皮一点不凉，我一直把它放在膝盖上暖着。"

他还不放心，又走到爐前把皮子对着火烘了一会。

然后，他将她从沙發上扶起，替她披上大衣，在头上蒙上围巾，又把两端从腋下繞到背后挽了一个結。

她自己一无主意，听憑他摆布。讓别人替你安排一切，不需要自己作任何决定，这有多么好！尤其是像她这样生命已經被拆成一片一片、沒有自己的理智和感情的人。

迈尔柯亚将她抱起来，放在雪橇里，把篷子拉好，将她身子四周的皮衣塞紧，然后駕着雪橇离开埃克布庄。

她閉上眼睛，發出一声半是喜悅，半是懊丧的嘆息。她現在把生命，眞正的生命，抛在后面了，可是这对于她似乎也算不了什么大的变动，她本来就不会生活，只会扮演生活中的角色。

几天以后，她母亲安排她跟古斯泰見了一次面。她乘着丈夫要走到很远的地方去照看木材的机会，派人去把古斯泰召来，領他进去見瑪丽安娜。

古斯泰走到房門外；他旣不施礼，也不說話，只是像个执拗的孩子似地站在門旁，两眼望着地面。

"古斯泰，是你！"瑪丽安娜坐在安乐椅里喊道，用含着几分笑意的目光打量他。

"是的，这是我的名字。"

"到这兒来，到我跟前来，古斯泰！"

他迟迟疑疑地走到她身边，眼睛仍旧看着地面。

"再靠近些！跪在这兒！"

"我的上帝，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他喊道，可是仍旧服从了。

"古斯泰，我是想对你說，我認为，我最好还是回来。"

"但願他們不会再把你赶到雪堆里去。"

"啊，古斯泰，你不再爱我了？你是嫌我太丑？"

他把她的脸挽下来吻着，只是脸上依然冷冰冰的。

她几乎觉得有点可笑。如果他偏要嫉妒她的父母，那有什么办法呢？这有什么不可以？她覺得想办法再贏得他的心是件有趣的事，虽然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想留住他，可是她却这样做了。她記得是他一度将她从自我中解放出来，只要他能够再做到这一点。

于是她开始用热情的話語来打动他；她說，她并不是想永远拋弃他，可是他們应当暫时在表面上断絕关系。他当然也知道，她父亲为这事几乎要疯了，她母亲的生命日夜受到威胁。她要他理解，她的回来是出于被迫。

听了她的話，他的憤怒也变作了語言。她不必再花費心血了，他不能再当她的玩物，她既然回家来了，就是已經拋弃了他，他也不能再爱她。前天他出猎回来，發觉她沒有留下一封信、一句話就走了，他的血馬上凉了，伤心得几乎死去。他不能爱一个給过他痛苦的人，更何况她从来沒有爱过他。她是个喜欢卖弄風情的女人，她不过是需要在她停留在乡間的时候有个男人拥抱她吻她罢了。

他以为她一向就允許青年人拥抱她，是嗎？

当然，他就是这样想的，女人并不像她們外表那样神聖，徹头徹尾的自私和風騷！如果她能知道当时他打猎回来以后的感觉——他好像从冰水里捞起来的一样，这种痛苦将終生伴随着他，永远不会忘怀，他也永远不会再是原来的他。

她企圖向他說明一切經过，要他相信她仍旧忠实于他。其实，这有什么关系，他已經不爱她了，已經看透她的心——她自私，她并不爱他，沒有留下一句話就离开了他。

他反来复去的这样說，她却觉得这出戏委实有趣。她太熟悉他的憤怒了，所以无法生气，而且她也觉不出他們之間感情上有严重的裂痕。可是，漸漸地她却有些担心起来，难道在他身上确实發生了变化，使得他不能再爱她了嗎？

"古斯泰，"她說，"我到斯茄庄去找少校，难道也算自私嗎？我明知那里有天花，而且，穿着緞鞋在冰冷的雪地里走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

"爱情是靠爱情养活的，而不是靠帮忙做这一类事。"

"你是說，从此我們就是路人了，是嗎，古斯泰？"

"这正是我的願望。"

"你太容易变心了，古斯泰·貝林。"

"人們常这样責备我。"

他是冷冰冰的，无法使他的心热起来；而她比他还要冷，"自我"坐在一旁嘲笑着她的装出来的爱情。

"古斯泰，"她說，尽最后一次努力，"我从来沒有存心要欺騙你，虽然你覺得我欺騙了你。我懇求你原諒我。"

"我不能原諒你。"

她知道，只要能表出眞实的感情，就能贏得他的心，因此她試着扮演一个热情奔放的角色。那冰冷的眼光在一旁嘲笑她，可是她仍旧努力尝試；她不願意失去他。

"别走，古斯泰！别这样生着气离开我！想一想我已經变得多么丑，再不会有人爱我了！"

"我也一样不会爱你。"古斯泰說，"你的心必需学会習慣受人的打击，就像我的心一样。"

"古斯泰，我从来沒有爱过别人，只是爱你，原諒我吧，不要抛弃我！你是唯一能把我从'自我'中拯救出来的人。"

他把她推开。

"这不是实話，"他不动声色地冷冷地說，"我不知道你要求我的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你在說謊。你很有錢，不会缺少求婚者的。"

說完，他就走了。

等到他把門在背后关上以后，瑪丽安娜的心就完全被懊悔和痛苦控制了。

爱情，她心灵的孩子，原来被那双冰冷的眼睛逼得躲在一个角落里，她是多么渴望它能回来呀；现在它回来了，可是已經太迟。

瑪丽安娜內心确定古斯泰·貝林已經抛弃了她，这时候，她身体上感到一陣剧烈的痛楚，几乎暈厥过去。她把手掌压在胸口，一連几小时靜坐在那兒，一动不动，与一种无泪可流的悲哀搏斗着。

这时候，痛苦的是她自己，不是一个与她无关的人或者一个演員，而是她自己。为什么父亲要使他們分离？她的爱情并沒有死去，只是她在病体虛弱的时候沒有充分感到它的力量。

上帝，上帝啊，她再醒来时已經太迟，他已經去了！

而他是那唯一的，能征服她的心的人。她能够忍受他的一切行为；他的鉄石心腸和憤怒的話只能使她更自卑地献上爱情；如果他动手打她，她也会像狗一样爬到他身边，吻他的手。

她不知道怎样才能解除这种鈍痛。

她抓起一张紙一支笔不停地写起来；先写下她的爱情和懊悔，接着就向他哀求，如果不能再爱她，就請他怜憫她。她写下的可說是一首詩。

写完以后，她想，只要他看到这封信，就不能不相信她真的爱着他。她又为什么不将写下的东西送給他呢？明天一定送去，她深信这封信能将他带回来。

第二天一整天，她都在痛苦和矛盾之中。她看着自己写的东西，觉得十分愚蠢，毫无价值；旣不合音节也沒有押韵，只能說是散文，这种詩只能換来他的嘲笑。

这种想法激起了她的自傲。旣然他已經不認为她值得依恋，自已却还乞求他的爱情，豈不是更大的耻辱？

有时候她冷静地想一想，也会觉得，能够和古斯泰断絕关系，由此而避免許多随着这种关系而来的难堪，她应当高兴才对。

可是，她的心遭受的打击实在太大，感情到底战胜了。在她發现自己还在爱着他的第三天，她把那首詩装进一个信封，信封上写上了古斯泰·貝林的名字。但是，这封信始終沒有發出；在她能够找到一个可靠的使者之前，她又听到了一些关于古斯泰·貝林的消息，使她理解到，要想贏回他的心，现在已經太迟了。

如果及时把詩送去，或許可能贏回他的心，而沒有及时把詩送出，这是她終身的恨事。她的全部悔恨凝聚成一句話："如果我沒有耽擱，如果我沒有耽擱这么些天……"她相信，他也許已經回到她身边了，通过这些詩的字句，她也許已經获得了幸福的生活，至少已經領悟了人生的真諦。

然而，憂伤的作用却和爱情一样，使她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人，能够用全付力量去做一件善良的事——当然，也可能去做一件不好的事。奔放的感情掙脫了冷酷的"自我"束縛，充斥了她的整个心灵。尽管她已經說不上美丽，却仍旧有許多人爱她。

可是，人們都說，她始終不能忘怀古斯泰·貝林，就像人們悼念自己荒废了的生命一样地悼念他。

她的那篇不像样的詩，有一个时候传誦很广，现在却早已沒有人提起，但是我希望你們讀完以后能多想一想。如果这首詩当初送了出去的話，誰知道它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呢？这首詩里洋溢着真实的感情，也許会把他带回到她身边来的。

这首詩形式虽然不合規律，可是却相当动人，相当深切。誰也不会希望它换成另一个形式，禁錮在韵律的鐐銬中，可是，当你想起也許就是因为它形式不够完美，她才沒有及时送出去，却又不禁为它悲嘆。

我請求你們讀它，愛它。写下它的是一个在苦难中的人。

孩子，从前你爱过，从今以后
再不会重尝爱情的欢乐！
一陣感情的風暴卷过你的心头，
欢呼吧，你已經得到安息！
再不会欢乐忘情，振翼高飞，
欢呼吧，你已經得到安息！
再不会墜入痛苦的深淵，
永远不会。

孩子，从前你爱过，从今以后
你的心再不会被爱情的烈焰灼伤。
仿佛是田野上一片萎黄的枯草，
瞬息間亮起了一蓬火光；
烏烟滾滾，火星四濺，
惊散了天空中喳喳的飞鳥。
讓它們回来吧！你的火已經熄灭！
而且永远不会重新燃燒。

孩子，从前你爱过，从今以后
你再听不到爱情的甜言蜜語。
你年輕的心，仿佛是个疲倦的頑童，
坐在学校里的硬板凳上，无精打彩，
却想望着欢乐自由的天地。
可惜是一首被人遗忘的歌，再无人記起，
也永远无人歌唱。

孩子，一切都已結束！
同时結束了爱情与欢乐。
你所爱的人，他教会你在天空中展翅翱翔，
当洪水淹沒了村庄，
他給了你安全和舒适的家。
只有他握着开啓你心扉的鑰匙，
可惜他已經离去。

我只求你一件事，我的爱人，
只求你別叫我承担你的怨憤。
可怜人的心是一切物件中最娇嫩的，
若再是想着自己曾給旁人痛苦，
这痛苦教人如何繼續生活？

爱人呀，你若是要我死，
不必給我毒葯、匕首或繩索！
你只要說一声，命令我离开
葱翠的大地和生命的王国，
我就自己走进坟墓。

你給了我爱情，給了我生命中的生命，
現在你收回了你的賜予，我已經完全明白。
請別再把你的怨憤給我！
啊，請你記住，我仍旧留恋生命！
可是背負着怨憤的重担，那我就只有死路一条。

第十章　年輕的伯爵夫人

年輕的伯爵夫人每天早晨睡到十点鐘才醒，早餐时要吃新鮮面包。她刺綉，她念詩；但是她根本不知道織布和做菜。这位年輕的伯爵夫人被宠坏了。

但是年輕的伯爵夫人是高兴而愉快的，而且把她的快乐传染給每一个人，每一件东西。誰都願意原諒她的晏起和新鮮面包，因为她对旁人非常慷慨仁慈，对每个人都很友爱。

伯爵夫人的父亲是一个瑞典貴族，他終身住在意大利；景色的秀丽和秀丽景色中的一个美丽姑娘，把他留在那里了。亨利克·杜納伯爵在意大利旅行的时候，曾在这位貴族的家里受过招待，認識了他的几位女兒，就跟其中的一位結了婚，带她一同回到了瑞典。

这位新娘一向是說瑞典話的，而且从小受到热爱祖国的教育，她到了这个狗熊出沒的地方，感到很快乐。她在呂汶湖岸上欢乐的舞会中那么愉快地飞旋，誰看見了都会相信她是一向住在这里的。做一个伯爵夫人是什么意思，她很少懂得。在这个快乐的年輕女人身上，沒有威势，沒有古板，也沒有謙遜的尊严。

最喜欢这位年輕的伯爵夫人的，还是那些老人。很奇怪，她怎么会贏得老人們的喜爱。他們在一次舞会上看見她的时候，可以肯定，他們全体，包括孟克拉德的法官，勃洛的牧师，迈尔柯亚·辛克莱，以及傅加的上尉，都十拿九稳地对自己的老伴說，倒回去三、四十年，他要是看見这个年輕的伯爵夫人的話……

“对了，那时候她还沒有生呢。”老太太們說。

于是下次她們見面时，就跟年輕的伯爵夫人开玩笑，因为她把老人們的心夺走了。

老太太們以一种有些焦虑的心情来看她。瑪尔塔伯爵夫人的例子，她們記得很清楚。她初到鲍格庄来的时候，也是那么愉快、善良、可爱；但是后来她就变成了一个爱好虛荣、追求享乐的輕佻女人，滿脑子除了寻欢作乐外，沒有别的。“假使她有个丈夫催着她不停地工作就好啦！”老太太們說，“假使她能够学会織布就好啦！”因为織布是一切东西的安慰；它吞下了一切其他兴趣，曾經拯救了許多妇女。

年輕的伯爵夫人要想成为一个好主妇。她除了做一个幸福的妻子，住在一个舒适的家庭里外，不知道别的；她常常参加舞会，坐在老年人旁边。

“亨利克要我学着做一个能干的主妇，”她說，“就像他母亲那样。教我怎样織布吧！”

这时候，老年人都深深地嘆了口气；首先，是因为亨利克伯爵居然認为他的母亲是一个好主妇；其次，是因为把这么复杂的事情教会这个年輕无知的人的困难。只要跟她說說什么綜絖，什么通綫具，什么經綫，什么緯綫等等，就会使她头痛。

看見年輕的伯爵夫人的人，沒有一个不奇怪为什么她会嫁給愚蠢的亨利克伯爵的。愚蠢的人不管住在哪兒，总是叫人惋惜；而那个愚蠢的人住在伐姆兰，就更叫人惋惜。

亨利克伯爵刚过二十岁，他所做的愚蠢事就已經風聞于世了。大家都談論着几年前，他在一个滑雪会上款待安娜·斯塔恩霍克的情形。

“你真漂亮，安娜。”他說。

“你說什么呀，亨利克！”

“你是伐姆兰最最漂亮的姑娘。”

“我当然不是。”

“至少是滑雪会上最最漂亮的。”

“唉，亨利克，也不是啊。”

“那么，你是这架雪橇上最最漂亮的，这你不能否認了吧。”

是的，她不能否認了。

因为亨利克伯爵并不是一个美男子，他的丑陋就和他的愚蠢相等。人家說他那瘦削的脖子上的脑袋，是几百年来家里遺传下来的，因此，到了这最后一个繼承者身上，脑筋就不管用了。

“十分明显，他自己沒有脑袋，”人家說，“他的脑袋是从父亲那里借来的。他不敢把它低下来，怕丢了它——他已經脸色發黄，布滿皺紋了。这个脑袋是他祖父和父亲都用过的，否則为什么头髮会这么稀少，嘴唇会这么沒有血色，下巴頦会这么尖？”

他的周圍經常有些爱嘲弄人的人，鼓动他說些愚蠢的話，他們就听着，到处传布，还要添油加醋。

幸亏他自己并不注意到这点。他无論做什么，总是严肃而庄重的；他的举动很古板，身子总是挺得畢直，掉轉头时必定連身子一起轉过去。

不多几年前，他曾到孟克拉德去拜訪法官。他騎着馬，戴着高礼帽，穿着黄褲子和光亮的皮靴，身子僵直而高傲地在馬鞍上坐着。他一路来的时候，一切都很好，可是他騎馬回去时，有一根低垂的樺树枝碰掉了他的帽子。他跨下馬来，戴好帽子，再从这根树枝下騎馬过去。树枝又碰掉了他的帽子；这样一連碰掉了四次。

最后法官走出来对他說：“下一次你为什么不从树枝的另一边过去呢？”

于是这第五次他才安全地过去了。

然而不管他那老年人的脑袋怎么样，年輕的伯爵夫人还是很爱他。在罗馬看見他的时候，她当然不知道他在本国有这么一个愚蠢的名声。在罗馬，他身上还有点兒年輕人的荣誉感，而且，他們两个人又是在那么传奇式的境況下相遇的。你应該听伯爵夫人講講当时亨利克伯爵为什么不得不带她逃走的。神甫們主教們听說她要放弃母亲的信仰，改奉新教，都恼怒得發狂一样。所有的人都議論紛紛，軒然大嘩。她父亲的住宅被包圍了；亨利克被暴徒們追逐着。她的母亲和姊妹都懇求她取消了这門亲事。但是她的父亲却动了怒，說这些意大利暴徒怎么竟敢阻拦他把女兒嫁給他看中的人。他就命令亨利克伯爵带她逃走。因此，旣然他們不可能在家里結婚而不被人發觉，亨利克和她就偷偷地从小街暗巷里溜到了瑞典領事館。等她一放弃天主教信仰，改奉了新教，他們立刻結了婚，坐上一輛快速的旅行馬車，往北而行。“你瞧，沒有时間举行結婚預告了；这簡直是不可能的，”年輕的伯爵夫人常常这样說，“当然，不在一座庄丽的教堂里，而在一个領事館里結婚，这是很不光采的，然而我們要不这样，亨利克就要得不到我了。在那里，个个人都是那么激烈，我的爸爸媽媽，还有神甫和主教，全都是那么激烈。因此，一切都得那么秘密地干；如果人家看見我們从家里溜出来，准会把我們两人都杀死的——目的就只为了拯救我的灵魂；当然，亨利克的灵魂是已經无可救葯了。”

年輕的伯爵夫人爱她的丈夫，自从他們回到鮑格来，过着更安靜的生活后，一直如此。她爱他古老家族的光荣，爱他著名的祖先。她喜欢看見有她在場，他那古板的举动就会軟化；对她說話，他的嗓音就会变得温柔。况且，她是他的妻子，他照顧她，溺

愛她。年輕的伯爵夫人不能够想像，一个結婚的妇女能不爱自己的丈夫。

在某些地方，他是符合她对于一个男子的理想的。他公正，喜欢誠实；他从不食言。她認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貴族。

三月十八日，獄吏夏林过生日，許多人駕着雪橇到勃洛布山崗来。那一天，东面来的，西面来的，認識的，不認識的，被邀請的，未被邀請的，所有的人都到獄吏家里来了；所有的人都受到欢迎；主人准备了大量的食物和美酒，舞厅里容納得下七个教区来的舞客。

年輕的伯爵夫人也来了，就像她往常参加一切舞会和宴会那样。

但是她一路来的时候，心里并不快乐；她仿佛有一种預感，觉得要輪到自己被拖进冒险的漩渦里去了。

路上，她坐在雪橇里，望着西沉的太阳；天色清朗，几片輕淡的浮云，也沒有鑲上金色的边。寒冷的急風，刮来了蒼白、灰暗的暮色，沉沉地压到田野上。

年輕的伯爵夫人看見了白天和黑夜怎样在搏斗，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怎样在这場恶斗之前滿怀恐惧。馬匹載着最后一馱东西，加快脚步，赶回归宿。伐木者急忙走出森林，轉回家去；姑娘們也离开了田地。野兽都在森林边上嗥叫。人們所热爱的白天，被征服了。

天色逐漸暗淡，色彩逐漸消失。她只看見寒冷和丑恶。她所希望的，她所喜爱的，她所干过的一切，她覚得似乎也都被薄暮灰白色的光所包住了。跟整个自然一样，这也是她疲劳、消沉、和无能为力的时刻。

她想到了她自己的心，現在滿披着嬉戏的愉悅，沉浸在紫气

金光之中；她想到了这顆心，也許有一天会消失它的力量，不能再照亮她的世界。

“啊，衰萎啊，我的心的衰萎啊！”她自言自語地說，“你是那窒息的灰白的薄暮女神。有一天你会来支配我的灵魂。那时候，我会發現，生活也許真的就是那样丑恶而灰色；那时候，我的头髮会变成銀白，我的腰背弯曲，我的头脑麻木。”

在这同时，雪橇轉弯，进入獄吏住宅的大門，年輕的伯爵夫人抬头一望，她的目光落到側屋的一个装着鉄栅的窗戶上，落到窗戶后面一张猙獰可怕，瞪目而視的脸上。

这张脸，就是埃克布的少校夫人。这个年輕女人一看見她，就明白自己今天晚上的欢乐完全被破坏了。

一个人沒有亲眼看見痛苦，只听人說說，愉快的心情是不会受影响的；然而如果面对面地看着邪恶、凶残、可怕的灾祸，他就很难保持輕松的心情了。

伯爵夫人当然知道獄吏夏林已經把少校夫人关进了监獄，等着对她那天晚上举行盛大舞会时袭击埃克布庄的罪行进行审訊。但是她决沒有想到她会被拘留在獄吏家里，离舞厅那么近，誰都可以看得見她的屋子，她也一定可以听得見跳舞的音乐和鬧哄哄的人声。这个念头消除了她所有的兴致。

年輕的伯爵夫人跳了华尔兹，又跳四組舞；跳了小步舞，又跳对对舞；可是她每跳了一次舞，就偷偷地溜去看側屋的那个窗戶。那个窗戶里点着一盞灯，她可以看見少校夫人在屋子里来回走着；仿佛从来不休息，只是来回来回走着。

伯爵夫人覺得跳舞毫无兴趣，她只想着少校夫人在獄室里来回来回地走，像籠子里关的野兽一样。她奇怪为什么其他的人还能够跳舞。她可以肯定，他們之中有許多人也知道少校夫

人就在附近，也像她这样的感动，然而还是沒有人流露出来。

她朝外面看的次数越多，她的脚就愈沉重，笑声哽在她的喉嚨里。

她在擦去窗玻璃上的水汽，往外张望的时候，獄吏的妻子注意到她，向她走来。

“多么悲惨！啊，眞是多么痛苦！”她低声对伯爵夫人說。

“我覚得今天晚上簡直不能跳舞了。”伯爵夫人低声回答她。

“她被关在那里，而我們在这里跳舞，我事先是不答应的，”夏林太太回答說，“她被捕后，一直押在卡尔斯塔德。现在因为不久就要开庭审訊，所以今天才把她带到这里来的。我們不能把她放到法院里簡陋的獄室里去，因此，就讓她待在側屋的織布房里了。如果今天沒有那么多的人来，伯爵夫人，她应該待在我的起居室里。你不大知道她，但是她确是曾經像一个母亲和王后那样地对待我們大家的。現在她在这么巨大的痛苦中，而我們还在这里跳舞，她将作何感想呢。幸好大家都不知道她就关在那兒。”

“她本来就不应該被逮捕。”年輕的伯爵夫人严厉地說。

“对了，这是实在話，伯爵夫人，为了避免更大的祸事，可也沒有别的办法。她放火燒了自己的干草堆，赶跑了食客們，誰也沒有怪她；只是少校到处追索着她，要不是把她关进监獄，天知道他会拿她怎样。夏林因为逮捕了少校夫人，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满，伯爵夫人。甚至在卡尔斯塔德，人家也討厭他，就为了他对埃克布發生的一切事情，沒有裝做不看見；不过他还是照他認为最好的办法去做。”

“那么現在她大概就要判罪了吧？”伯爵夫人說。

“哦，不，伯爵夫人，她不会被判罪的。她就要被开释。这些

天来，也够她受了；她快要疯了。你可以懂得，像这样一个高傲的妇女，被人当作罪犯看待，她怎么受得了！我想最好还是允許她自由。她也許自己能逃走的。"

"放她走吧。"伯爵夫人說。

"誰都可以放她，就是獄吏和獄吏的妻子不能，"夏林太太附耳說，"我們得看守着她。特别是今天晚上，她有那么多朋友在这里，所以派了两个人坐在門外，看守她；門上了閂，落了鎖，誰都不能进去。但是如果有人把她放出来，伯爵夫人，夏林和我一定都是很高兴的。"

"我能放她出来嗎？"年輕的伯爵夫人說。夏林太太急忙抓住了她的手腕，領她走了出去。她們到了門厅，各披上一件斗篷，就匆匆走过院子。

"甚至她会不会跟我們說話，这也难說，"獄吏的妻子說，"然而她可以知道，我們并不曾忘了她。"

她們走进側屋的第一間房間，那里坐着两个人，看守着上閂的門。她們沒有受到拦阻，就走进少校夫人的房間里。那是一間放滿織机和其他工具的大屋子，这是主要用来做織布房的，但是窗戶上有棚栏，門上有沉重的鎖，因此必要时可以用来做牢房。

少校夫人一点沒有注意她們，还是繼續来回走着。

这些天来，她正在走一条长路。她别的什么不知道，只知道她要走一百二十哩路，去看她的母亲；她的母亲住在奧尔佛达尔森林里，正在等她。她沒有时間休息；她必須要去；她匆忙得決不能停留；她的母亲已經九十多岁，不久就要死了。

她一尺一尺地量着地板，現在正把尺加成丈，把丈再加成半哩和一哩。

她要走的路似乎又长又难行，但是她不敢休息。她涉过深深的流水；她一路走，一路听着头上树木的簌簌声；晚上，她在芬兰人的茅屋、烧炭人的木屋里歇脚；要是走了許多哩路沒有人烟，她就得折下树枝做一个鋪，在傾倒的松树根下休息。

最后，她終于到了目的地，一百二十哩路走完了，森林到了尽头，一座紅屋子聳立在白雪复盖的田野上。克拉河在旁边流过，形成了一連串小瀑布，激起白色的泡沫和淙淙的水声。听見这个熟悉的声音，她知道家到了。她的母亲，看見她像她多年前預言的那样一路乞討而来，就会出来迎接她。

这时候，少校夫人总是抬起头来，望望周围，看見紧閉着的門，就明白了自己身在何处。

于是她奇怪自己是不是要疯了；她坐下来，一面休息，一面思索。但是过了一会，她又重新出發了，計算着每一尺每一丈，每半哩每一哩，在芬兰人的茅屋里休息一忽兒，这样日夜不睡，一直等到走完了一百二十哩路。

在她被关进牢房以来，她几乎根本沒有睡过。

这两个前来看她的女人痛心地望着她。

年輕的伯爵夫人永远忘不了她那来回走着的模样。事后她时常在梦中看見她，就嘴上带着呻吟，眼里滿含着泪惊醒过来。

这个老妇人变得十分可怜。她的头髮那么稀零，短头髮从狹窄的髮带里伸出来。她的脸松弛而干瘪，衣服破烂不整。虽然这样，她却还保留着高貴的仪态，因此，她不但激起人們的同情，也使人們不得不尊敬她。

伯爵夫人記得最清楚的，却是她的眼睛；眼窝深陷，眼珠縮进，完全失去了理智的光芒，几乎立刻就会發黑，可是眼珠深处，却閃爍着狂野的火花；使人看了不禁渾身战栗，害怕这个老妇人

会猛地向人扑去，张牙就咬，伸手就抓。

她們待了好一会兒，少校夫人才驀地在年輕的伯爵夫人面前站住，目光严厉地望着她。伯爵夫人不禁退后一步，抓住了夏林太太的胳膊。

少校夫人的脸容旣有生命，又有表情；她的眼睛滿现智慧，望着外面的世界。

“哦，不；哦，不；”她微笑着說，“还不至于那么糟吧，我亲爱的年輕夫人。”

她請她們坐下，自己也坐了下来。她有一种老式的庄严气派，这是在埃克布庄宴会上以及卡尔斯塔德省長官邸的盛大舞会上大家都熟知的。她們忘記了她身上的破衣，忘記了周围的牢房，只看見这位佤姆兰最富有最驕傲的女人。

“我亲爱的伯爵夫人，”她說，“怎么你不去跳舞，而来拜訪一个孤独的老妇人？你真是太好啦。”

伊利莎白伯爵夫人不能回答，她感动得哽住了喉嚨。夏林太太代她回答，說她想起了少校夫人，就无法再跳舞了。

“亲爱的夏林太太，”少校夫人說，“难道我竟然打扰了年輕人的寻欢作乐了嗎？你不必为我哭，我亲爱的年輕伯爵夫人，”她接着說，“我是一个邪恶的老妇人，一切都是咎由自取。毆打自己的母亲，你总認为是不对的吧？”

“是的，不过……”

少校夫人打断了她，一面伸手把前額鬈曲稀疏的白髮掠向后去。

“孩子，孩子，”她說，“你怎么能跟那个愚笨的亨利克·杜納結婚呢？”

“我爱他。”

“我明白这是怎么会事，我明白这是怎么会事，”少校夫人説，“你不过是这么一个善心的孩子。你为痛苦的人而哭，你为快乐的人而笑。誰第一个对你説：‘我爱你。’你就不得不答应他。是的，就是这样。現在你回去跳舞吧，我亲爱的年輕伯爵夫人。去快快活活地跳舞！你沒有一处不好的地方。”

“可是我要替你想想办法。”

“孩子，”少校夫人严肃地説，“一个住在埃克布庄的老妇人把天上的風捉住了，可是她現在自己被捉，風就自由了；大地上扫过一陣暴風，这有什么奇怪？

“我已經老了，从前看見过暴風，伯爵夫人，我知道，我知道掌执雷霆的上帝的暴風要来了。有时候它刮过广袤的王国，有时候它刮过偏僻的小村。它扫蕩大的，也扫蕩小的。看着上帝的暴風席地卷来，眞是壮观。

“大地上将要遍布愁苦；小鳥的巢将要从树枝上傾复下来；松树頂端鷂鷹的窝将会轟地一声摇落墮地；甚至山岩里的兀鷹老窠，也会被風用龙舌拉出来。

“我們覺得我們自己一切都好，但却并不如此。上帝的暴風是需要的。我明白这点，我不抱怨。我只願回到我母亲那里去。”

她突然往后一靠。

“去吧，年輕女人，”她説，“我沒有时間了。我得走了。去吧，去找那些在暴風烏云中奔馳的人！”

説完，她重新上路走了。她的脸容松弛，她的目光收縮。伯爵夫人和夏林太太只得离开了她。

她們一回到跳舞的人群中，年輕的伯爵夫人就一直向古斯泰·貝林走去。

“少校夫人要我問候你，”她說，“她在等你去把她放出牢房。”

“那就讓她繼續等下去吧，伯爵夫人。”

“哦，帮助她吧，貝林先生！”

古斯泰阴沉地瞪眼望着前面。“不，”他說，“为什么我要帮助她？我欠了她什么啦？她对我所做的一切，結果是毁了我。”

“但是，貝林先生……”

“要是她根本不存在，”他气忿地說，“我現在早已躺在那边森林里了。因为她使我当了一名埃克布庄的食客，我就有义务来为她冒生命之险嗎？难道你覺得这个职业真是光荣之至嗎？”

年輕的伯爵夫人沒有回答，轉身就走，她生气了。

她回到原来的地方，想着这些食客，越想越恼恨。今天晚上，他們是带着喇叭提琴来的，他們想讓弓弦磨擦琴弦，一直磨到馬尾断了为止，一点也不想想这种寻欢作乐的乐声会不会传到囚犯的凄凉的牢房里去。他們到这里来跳舞，是准备把鞋子都跳破的，一点也不記得他們年老的庇护者会在迷蒙的玻璃窗上看見他們飞旋的身影。唉，这个世界是多么灰色，多么丑恶啊！唉，烦恼和痛苦已經在年輕伯爵夫人灵魂上投上了一个怎么样的阴影啊！

过了一会兒，古斯泰来請她跳舞。

她直截地拒絕了。

“你不願意跟我跳舞嗎，伯爵夫人？”他問，脸变得通紅。

“不跟你跳，也不跟任何其他埃克布庄的食客跳。”她說。

“我們都沒有这个面子？”

“这不是面子，貝林先生。可是跟那些忘恩負义的人跳舞，并不能使我愉快。”

古斯泰已經旋轉脚跟走了。

这个場面許多人都看見听見了。大家都認为伯爵夫人做得对。食客們的忘恩負义，冷酷无情，激起了普遍的憤慨。

然而在这些日子里，古斯泰·貝林比森林里的野兽还要危险。自从他打猎回家，發現瑪丽安娜出走以后，他的心就变成了一个疼痛的伤口。他渴望着給誰做一件血腥的坏事，把悲哀和痛苦远远地散布开去。

假使她願意这样，他自己对自己說，那么就讓她如願吧。不过她是逃不掉的；这位年輕的伯爵夫人觉得被人拐走，是有趣的事，現在讓她再好好地尝尝这个滋味吧。他向来不反对冒险。为了一个女人，他已經悲痛了八天，这是够长的了。他招呼貝倫克虏齐那个上校，克里斯蒂安·保格那个大力的船长，还有慢吞吞的克里斯多弗老弟，逢到疯狂的冒险他是从不躊躇的；跟他們商議他要怎样来为食客們被損害的名誉复仇。

舞会結束了，一长串雪橇駛进院子里来。男人們在穿上他們的皮外衣。妇女們在更衣室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东西里面寻找自己的外衣围巾等等。

年輕的伯爵夫人急于要离开这个可恨的舞会，她比所有其他女客都先穿戴齐全，正微笑地站在房間中央，望着这副杂乱景象，这时候，門打开了，古斯泰·貝林出現在門口。

这間更衣室，男人是不准进来的。年老的夫人們站着，漂亮的帽子已經摘掉，露出了一头稀疏的白髮；年輕的姑娘已經把外衣下的裙子翻起，免得一路回家的时候把浆硬的褶边弄坏。

但是古斯泰·貝林毫不理会妇女們惊怒的喊声，冲到伯爵夫人面前，把她抱住。

他把她抱在臂弯里，带着她冲出屋子，到了門厅，走出台阶。

受惊的妇女們的尖声喊叫并不能阻挡他。她們急忙追出来，只見他抱着伯爵夫人，跳进了一輛雪橇。

她們听見馬夫啪的一声揮起鞭子，看見馬匹拔脚前奔。她們認識这个馬夫：就是貝倫克虏齐；她們也認識这匹馬：就是唐·璜。她們非常为伯爵夫人的命运担憂，就紛紛喚叫自己的丈夫。

男人們免得浪費时間，什么也不問，就急忙坐上雪橇；伯爵在前，大队随后，一路追赶这个掠夺者了。

然而这个掠夺者却躺在雪橇里，紧紧地抱住了年輕的伯爵夫人。他忘掉了一切憂伤，冒险的沉醉的快乐，使他發狂；他提高嗓子，大声地唱着一支爱情和玫瑰的歌。

他紧紧地摟着她，但是她并不企圖掙脫开；她的脸蒼白而古板，貼在他的胸前。

啊，一个男子，当一张蒼白无助的脸紧挨着自己的脸，当他看見平日遮掩住瑩潔如玉的前額的美髮被推到一旁，看見淘气的灰眼珠被沉重的眼瞼盖住，他会怎么做呢？

一个男子，当他看見一双櫻唇在他的注視之下逐漸失色，他会怎么做呢？

亲吻！当然，把嘴凑上去吻这失色的櫻唇，这紧閉的眼睛，这潔白的額头。

这样，这年輕女人就醒了。她像弯曲的弹簧一样向后掙脫开去。他不得不以全身的力量跟她掙扎，免得她从雪橇里跳出去；最后他压服了她，讓她躺在雪橇的角落里，战栗着。

"瞧，"古斯泰完全平靜无事地对貝倫克虏齐說，"今年冬天，唐·璜和我載走的人，伯爵夫人是第三个了。別的人都抱住了我的脖子亲吻，她却旣不願意被我吻，也不願意跟我跳舞。你能了解这些妇女嗎，貝倫克虏齐？"

古斯泰駕着雪橇离开屋子，妇女們尖声喊叫，男人們賭神罰咒，雪橇响起鈴声，鞭子噼啪作响，正在喧鬧叫嚷，乱成一团，那两个看守少校妻子的人听了，非常詫异。

“發生什么事啦？”他們想，“他們为什么叫嚷？”

門突然开了，有人对他們嚷道：

“她走啦。他駕着雪橇把她带走啦。”

他們就冲了出去，發狂似地奔跑，也不看看是少校夫人还是什么别人逃走了。他們很运气，坐上一輛飞快的雪橇；他們还沒有發現他們追赶的究竟是誰，就已經跑了不知多少路了。

然而保格和克里斯多弗老弟却悄悄地走到門前，打坏鎖，开門讓少校夫人出来。

“你自由了。”他們說。

她走出牢房；他們两个人像通条一样站得畢直，站在門的两边，瞧都不瞧她一眼。

“門外有你一輛雪橇和一匹馬。”

她走到外面，跨上雪橇，駕着走了。沒有人隨她去，誰也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

唐·璜飞快地奔馳着，駛下勃洛布山崗，駛向呂汶湖冻結的湖面。这驕傲的駿馬四蹄如飞，强烈的刺骨的寒風在他們耳旁呼嘯，橇鈴玎璫作响，天空上星星月亮撒下銀光，大地上的积雪一片蓝白色，晶瑩得閃爍發亮。

古斯泰覺得自己詩兴大發。

“貝倫克房齐，”他說，“这就是生活。唐·璜带着这个年輕女人向前飞奔，时間也正是这样带着我們这些人向前飞奔。你是那不顧一切駕御着人們登上旅途的人，我是那束縛了意志的欲望，而她是毫无办法地被拉着走，不断地越陷越深。”

“别說話了！”貝倫克虏齐喊，“他們追来啦。”

他揚起鞭子，呼呼地抽了一下，策使唐·璜更疯狂地快跑。

“从前有一次是猥，現在是雪橇里有了掠获物，”古斯泰喊，“唐·璜，我的孩子，想像你自己是一只年輕的麋鹿吧。从灌木林中冲过去，从沼澤中涉水过去，从山巔上跳下，跳进清澈的湖里，勇敢地抬起头游过去，鑽进茂密松林中能拯救你的浓蔭里！跳吧，唐·璜！像一只年輕的麋鹿那样地跳吧！”

这場疯狂的竞賽，使他狂热的心里充滿了快乐。追赶者的叫喊声，对他是一支胜利的歌曲。他覚得伯爵夫人的身体害怕得在發抖；他听見她的牙齿在打战；于是他狂热的心里充滿了更多的快乐。

突然，他把紧抱着她的鉄一般的胳膊放松了；他站在雪橇上，揮舞着帽子。

“我是古斯泰·貝林，”他喊，“一万个热吻，一万三千封情書的主人！古斯泰·貝林万岁！誰敢来抓他，就来吧！”

一会兒，他又对伯爵夫人附耳低語：

“这雪橇駛得不美妙嗎？这路程走得不神气嗎？呂汶湖远处是伐納湖，伐納湖远处是大海，到处伸展着一片无边无际的潔瑩的蓝黑色冰地，远处只見一个光輝灿烂的世界。冻結的冰轟轟地振动，我們后面是尖厉的喊叫，我們头上是飞射的流星，我們前面是玎璫作响的鈴声！前进！一直向前进！你願意試試这种行程嗎，年輕漂亮的夫人？”

他已經放开了她，所以她就粗暴地把他推开。他却忽然跪倒在她的脚下。

“我是一个坏蛋，一个坏蛋。你切勿对我生气，伯爵夫人。你站在那兒，那么驕傲，那么漂亮，决不曾想到一个食客的手会

来碰你。天地都爱你，你就不应当再讓那些被天地所蔑視的人增加負担了。”

他拉住她的手，举到自己脸前。

“但願你明白，”他說，“做一个被人摒弃的人是什么滋味。一个人在干什么事情时，他并不停下来自己想想。不，他并不想的。”

同时，他注意到她的双手是赤裸的，什么也沒有戴，他就从口袋里抽出一双大皮手套，替她戴上。

他忽然变得非常平静了，坐在雪橇里离开她尽可能远的地方。

“你不用害怕，”他說，“你不看見我們在向哪里駛去嗎？你得明白，我們一点不敢伤害你。”

她原来几乎吓得發昏了，这时候才看見他們已經駛过湖面，唐·璜正在掙扎着爬上陡削的山崗，奔向鮑格。

他們把馬匹停在堡宅的台阶前面，讓年輕的伯爵夫人在自己家門口下了雪橇。

当她身旁围住了殷勤的僕役，她重新又有了勇气，恢复了鎮靜。

“看着馬，安徒生！”她对馬夫說，“这两位送我回家来的先生要进屋去坐一会；伯爵馬上就会来到。”

“遵命，伯爵夫人，”古斯泰說，立刻跨下雪橇。貝倫克虏齐毫不犹豫地把繮繩拋給馬夫。年輕的伯爵夫人就在前面引路，把他們讓进大厅，心里隐不住一陣恶意的快乐。

伯爵夫人料想，这两位食客听見說要等她丈夫回来，一定会就疑不敢进来的。

他們也許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严厉而正直的人。他們这些

用强力抓住她，逼迫她同坐雪橇的人，是不会害怕他的責問的。她渴望着听到他禁止他們今后再踏进她的家門来。

她願意看到他召来全体僕人，把食客們指給他們看，吩咐今后永远不准这些人走进鮑格的門。她也願意听着他表示对他們的藐視，不仅为了对她做的这件事，而且还有对他們自己的庇护者——少校的年老妻子的行为。

他，这个对她总是温柔关注的人，会升起正义的怒火，来对付虐待她的人的。爱情会使他的言辞增加火力。他，这个把她当一种更精巧的材料做成的生物那样看待着保护着的人，是不能忍受这些粗暴的男人，像猛禽扑麻雀那样扑向她来的。她的心因为切望报复而發热了。

然而貝倫克虏齐却毫不畏惧地走进飯厅，走到火边；这爐火是伯爵夫人出去跳舞回家时总要生着的。

古斯泰留在門旁暗处，默不作声地看着僕人們替伯爵夫人脱外衣。他这样坐着望着这个年輕女人时，他心里一陣欢悦，这是許多年来沒有过的。他仿佛看見一个啓示一样，清晰地看出她有一个最最美丽的灵魂，虽然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發現的。

这个灵魂現在还被束縛着，沉睡着，但是有一天它会显露出来的。他發現她身上隐藏着一切純潔、温柔和单純，心里十分高兴。他几乎准备对她放声大笑了，因为她看来那么气忿，站在那里，两頰绯紅，双眉紧鎖。

“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多么温柔，多么善良。”他想。

她那表露在外的那一面性格，永远不会使她內在的人格得到充分的發揮的，他想。然而从这个时候起，古斯泰·貝林必需要做她的奴僕，就像誰都必需要侍候一切美丽的神似的东西那样。是的，他刚才对她这样强暴，并沒有什么可抱憾的。要是她

不是那么害怕，要是她不曾那么憤怒地推开他，要是他沒有感到她在暴力下那么战栗，他永远不会明白她內心里隐藏着一个这样美好高貴的灵魂的。

这一点，从前他不曾想到过。她只知道寻欢作乐，而且她又和那个愚蠢的亨利克伯爵結了婚。

是的，現在他要做她的奴隶，一直到死；忠心的狗和奴隶，像保格船长常說的那样，如此而已。

古斯泰·貝林坐在門旁，合着双手，像在做礼拜。自从他第一次覚得灵感在他心里燃燒的那一天起，他还从沒有覚得自己的灵魂有这样的神聖过。他一动不动，甚至杜納伯爵带着一大群人，一路把食客們的这个疯狂行动咒駡着，抱怨着，走了进来，他也沒有动。

他讓貝倫克房齐来迎受这場風暴。貝倫克房齐經历过許多冒险；現在他懶洋洋地、平靜地站在爐边，一只脚擱在爐挡上，胳膊肘撑着膝头，手托着脸頰，望着这群激动的人。

"这算什么意思？"矮小的伯爵对他怒吼道。

"这意思是，"他說，"只要世界上存在着女人，就有傻瓜应着笛声去跳舞。"

年輕伯爵的脸变得通紅。

"我問这是什么意思！"他又說。

"我也問这个，"貝倫克房齐譏誚說，"我問亨利克·杜納的伯爵夫人不肯和古斯泰·貝林跳舞，是什么意思。"

伯爵轉身疑問地对着他的妻子看看。

"我不能，亨利克，"她喊道，"我不能跟他，也不能跟他們哪一个跳舞。我想起了被他們关进牢房里受苦的少校夫人。"

矮小的伯爵把僵硬的身子挺了挺直，抬起了他那老人似的

脑袋。

"我們食客，"貝倫克虜齐說，"不允許任何人来侮辱我們。她不願意跟我們跳舞，就得跟我們兜風。現在伯爵夫人回来了，沒有受到什么損伤，那么这件事也就可以完了。"

"不行，"伯爵說，"不能完。我妻子的行为有我負責。現在我問，我的妻子旣然侮辱了古斯泰・貝林，他为什么不向我来要求答复？"

貝倫克虜齐微微一笑。

"我在問你。"伯爵又說。

"人家要剝狐狸的皮的时候，用不着先得到它的同意。"貝倫克虜齐說。

伯爵把自己的手按在狹窄的胸口上。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嚷道，"我能够給我的僕役判罪，为什么我不能給我妻子判罪？食客們沒有权利裁判她。他們給她的責罰，我全部取消。它根本不存在，你們明白嗎，先生們，根本不存在。"

伯爵用尖銳的假嗓子嚷着这些話。貝倫克虜齐迅速地向周围的人們望了一眼，所有在場的人——辛特拉姆，但尼尔・本狄克斯，达尔貝格，以及所有其他随着进来的人——沒有一个不站在那里笑他这样俏皮地挖苦了愚蠢的亨利克・杜納。

年輕的伯爵夫人起初不明白。这些都不作数，那么算什么呢？她的忿怒，她柔弱的身体被食客緊緊的拥抱，狂野的歌，狂野的話，狂野的吻，难道就不存在了嗎？难道那个灰色薄暮女神統治着的夜晚，就从来沒有过嗎？

"可是，亨利克……"

"住口！"他說。他就挺起身子責駡起她来。"你这个人眞該

死；你是个女人，怎么自作主张，想做男人的裁判。”他説，“你这个人真該死；你是我的妻子，怎么敢侮辱我相熟的朋友。食客們把少校夫人关进牢房，与你什么相干？他們做得不对嗎？你永远不会明白，一个男子听説一个女人不貞，他是怎样忿怒到心底深处。你跟这样一个女人站在一边，是不是也想走这条邪路？”

“可是，亨利克……”

她像个孩子那样放声大哭，伸出双臂，来抵挡这陣怒駡。她以前从来不曾听过这种粗暴的話。她在这些冷酷的男子中間正感到束手无策，而她唯一的保护者却也反过来反对她了。她的心永远不会再有力量来使世界快活了。

“可是，亨利克，你应該保护我啊。”

現在古斯泰·貝林注意起来了，可惜已經太迟。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願她一切都好，可是他不敢插身到他們夫妻中間去。

“古斯泰，貝林在哪里？”伯爵問。

“在这里。”古斯泰說。他可怜地企圖把这件事变成一場玩笑。“你刚才演説了一番，我想，伯爵，而我却睡着了。我看，还是讓我們回家去，你們大家也可以睡了，你覺得怎么样？”

“古斯泰·貝林，旣然我的夫人拒絕跟你跳舞，我命令她吻你的手，向你賠罪。”

“我亲爱的亨利克伯爵，”古斯泰微笑着說，“这并不是一只适合給年輕妇女来吻的手；昨天它杀了一只麋鹿，沾了血腥，今天它和一个燒炭人打架，染了烟煤。你已經下了一个旣高貴又高尚的判决辞，这就够滿意了。走吧，貝倫克房齐！”

伯爵拦住了他的路。

“別走，”他說，“我的妻子必須服从我。我願意讓我的伯爵

夫人明白，自作主张会遭到什么結果。”

古斯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伯爵夫人脸色惨白，但她却一动不动。

“去啊。”伯爵說。

“亨利克，我不能够。”

“你能够的，”伯爵严厉地說，“你能够的。我知道你要怎样。你要逼着我去跟这个人决斗，就为了你一时不喜欢他。好，要是你不向他賠罪，我就要这样做了。你們女人就爱人家为了你們去死。你已經做了錯事，还不願意賠罪，因此，必須由我来做，我要跟他决斗，伯爵夫人；几个鐘头之后，我就变成一个血肉模糊的尸体了。”

她长久地对他看了一会。她看見了他的本来面目——愚蠢，懦怯，装出了一副驕傲虚荣的架子，真是一个最最可怜的人。

“請安靜，”她說，变得像冰一样冷淡，“我会做的。”

可是现在古斯泰·貝林簡直不知怎么才好了。

“不要，伯爵夫人！你不要这样！你不过是一个孩子，一个可怜的純潔的孩子，而你却要吻我的手。你有这么一个潔白美丽的灵魂。我以后决不再接近你。啊，决不！我給一切善良无瑕的东西带来毁灭和死亡。你不能接触我。我看見你就战栗，就像火遇到水一样。你不要这样！”

他把手放到背后。

“对我都一样，貝林先生。对我一切都不再有什么关系。我請求你原諒；我請求你讓我吻你的手。”

古斯泰还是把手藏在背后，一面向門口走近。

“要是你不接受我妻子提出的賠罪，古斯泰·貝林，我就必須跟你决斗，并且，我也必須給她一个更严厉的处罰。”

伯爵夫人耸了耸肩膀。“他胆怯得快疯了，”她低声說，“讓我吻吧！我受些屈辱沒有什么关系。而且这也是你原来就要这样的。”

“我要这样的嗎？你以为我是要这样的嗎？好吧，假使我沒有手可以吻，你就会明白我并不是要这样的了。”他嚷道。

他跑到爐前，伸出双手，放进火里。火焰把它們卷住，皮膚縮攏来，指甲嗶喇作声。然而在同一瞬間，貝倫克勞齐抱住了他的脖子，把他往地板上摔去。他絆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去。他坐着，几乎为了这样一个无聊的举动而脸紅。她会不会認为他是为了夸口而这样做的呢？在这間挤滿人的屋子里做这种事，看来一定是荒唐得可笑。这是一点危险都沒有的。

他还沒有站起来，伯爵夫人就在他身边跪下了。她抓住了他的一双熏黑燙紅的手，对它們看着。

“我要吻它們，吻它們，”她叫着，“趁它們还不曾發肿作痛！”她看見烤焦的皮膚底下升起了水肿，她的眼泪就像断線的珍珠那样掉下来。

在她看来，他就彷彿是一种不知名的光荣的啓示。这样的事情竟然会在这塵世間發生，而且竟然会为的是她！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敢作敢为，做好事做坏事同样能干；这是一个做大事业的，說話有力的，办事麻利的人！一个英雄，一个用不同材料制成的英雄！他易于被一时的任性，一时的意气所制，狂野而可怕；但他却具有超絕的力量，无所畏惧。

这个晚上，她一直郁郁不乐，因为她看見的祇是痛苦、残暴和懦怯。现在她把这一切都忘掉了；这位年輕的伯爵夫人重新又高兴起来，感到了生活的乐趣。薄暮的女神已經被征服；年輕的伯爵夫人看見世界上滿是光明和华采。

同一天晚上在客房里。

他們責备着咒駡着古斯泰·貝林。老人們都要睡覺，但是不可能；他不讓他們休息。他們拉攏了床帐，灭掉了灯火还是沒有用，他还是不停地談着。

他讓他們知道这位年輕的伯爵夫人是怎样的一位天使，他又怎样地敬佩她。他要侍候她，崇拜她。他很高兴所有的人都摒弃他，他就可以把整个生命献身来侍候她了。当然，她是輕視他的，但是他只要像条狗一样地躺在她脚下，他就满足了。

他們曾否看見过呂汶湖里的一个小島？他們曾否看見过它的南部，那里是嵯峨的悬岩，陡峭地聳立在水面上？他們曾否看見过它的北部，那里它形成一道斜坡，緩緩地沉入海中；那里有許多狹仄的浅滩，上面长着高大的松树，繞入水中，形成了一些最最奇妙的小湖？在那险峻的悬岩上，还残留着一座古老的維京堡垒的地方，他要为年輕的伯爵夫人盖一座宮殿，一座象牙的宮殿。悬岩上要凿出寬闊的台阶，一直通到海边，讓挂滿旗帜的船只可以停泊。这座宮殿要有光亮的大厅，要有鍍金尖頂的高塔。它将是一个适合于年輕的伯爵夫人居住的地方；鮑格的那所旧木头房子根本不值得她跨进去。

他这样談了一会，起先是一个人打起鼾来，然后另一个人开始在黃条子的床帐里面呼呼發声。可是他們大多数人还是在咒駡他抱怨他，責备他的愚笨。

"朋友們，"于是他严肃地說："我看見綠色的大地上布滿了人們的創造，或者人們的創造的废墟。金字塔沉重地压着地面；巴比塔高高地聳向空中；美丽的庙宇和灰色的堡垒已經傾圮，成为废墟。但是大凡人手所建造的东西，有什么不曾傾圮，而且不会傾圮的呢？啊，朋友們，抛掉你們那泥刀和水泥吧！把你們那

泥水匠的围身盖在头上，躺下来建筑梦中的光辉宫殿吧！石头和泥土盖成的庙宇对于灵魂有什么用呢？学着来建筑梦幻和想象中的永恒的宫殿吧！”

他說着，就哈哈大笑，上床睡了。

不久，伯爵夫人听說少校夫人被释放了，她就請食客們吃了一頓飯。

从此以后，就开始了她和古斯泰·貝林之間的长久的友誼。

第十一章　鬼的故事

今天的孩子們！

我沒有新的故事对你們講，只是些古老的，記忆模糊的故事。我的故事，有的是在育嬰室里听来的，在那里，孩子們围着白髮蒼蒼的老奶媽坐在矮凳上；有的是在农舍里听来的，在那里，农夫們坐在爐火前有說有笑，一面从頸項上挂着的皮鞘里抽出刀来把牛油抹在又厚又軟的面包上，他們的湿衣服蒸發出水汽；还有的是在大厅里听来的，在那里，老人們坐在安乐椅上，端着一杯冒热气的威士忌酒，兴致勃勃地跟我們講从前的事。

听了老奶媽或者农人或者老人的故事以后，小孩子在冬天傍晚站在窗前，看見地平綫上的云朵，就会以为是食客老爷們来了，看見天上的星星，就会以为是鮑格庄上点起了蜡烛，听見隔壁响起紡車的声音，就以为是烏丽加·狄尔納大娘在紡綫。孩子們脑海里尽是过去年代的人物，他們傾慕这些人物，为这些人物而生活。

如果要一个心里充满了这一类故事的孩子穿过黑暗的閣樓

到儲藏室去取一塊麻布或者几片餅干，他的小腿就会發抖，就会沒命地从楼梯上飞奔下来，穿过通道来到厨房里。在黑洞洞的高楼上，他不由得要想起福尔斯的那位跟魔鬼有来往的恶厂主。

辛特拉姆的骨灰已經在斯瓦兹茹教区墓园里长眠多年，可是沒有人相信墓碑上写的那句話——說他的灵魂已經被上帝召回了。

他还活着的时候，每逢星期天下雨，整个下午长得叫人不耐煩的时候，总会有一輛由两匹烏黑的馬拉着的、沉重的馬車来到他門前。車里走出一位服飾考究而不刺目的紳士，陪着主人玩紙牌、擲骰子，打發那单調、乏味、枯燥的漫长的时間。他們常常玩到深夜，第二天清晨，客人离开时，总要給主人留下些只会使人痛苦的礼品。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們走路的时候，总有鬼魂为他們开道，人們只要看到幽灵出現，就知道他們来了，辛特拉姆在世时，就是这样一个人。人們听見馬車駛进院子，鞭子劈拉劈拉地响，台阶上有人說話，房門一开一关。人和狗都被这些嘈杂的声音惊醒，可是其实却什么人也沒有，这一切不过是些幻象，宣告着辛特拉姆这一类人的来临。

喔，这些被幽灵看中的人是多么可怕！当年辛特拉姆在世时，福尔斯出現过一条多么吓人的大黑狗！它两眼閃閃，發出怕人的光，一条鮮血淋淋的长舌头，一喘一喘地从咽喉里搭拉出来。一天晚上，男佣人在厨房里刚吃过晚飯，它忽然跑来用脚爪抓厨房的門。女僕們吓得尖声喊叫；个子最高力气最大的男佣人从火爐里抽出一根燃燒着的木柴，一把将門拉开，把木柴朝它张着的嘴里一塞。那狗鬼哭神号地掉头就跑，火苗夹着浓烟从它喉嚨里噴出来，火星围繞着它飞舞，它印在路上的脚迹也像火一样。

还有一件可怕的事，辛特拉姆每次出外归来，拉車的牲口总跟出去时不一样。出去时是两匹馬，夜里回来时却往往变成了两头黑水牛。住在路旁的人們，在他經过时，看見过天幕上衬出的一对黑黑的大牛角，也听見过牛的吼声。牛蹄和車輪接触干燥的石子路时，迸發出一道道火星，也不止一次使人魂飞魄散。

像这样，孩子們穿过又大又黑的閣楼时小腿还能不打哆嗦？如果有个可怕的东西，如果那个我們不敢說出它名字的东西，忽然从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走了出来……誰敢說它一定不会来。它并不是只在坏人面前才現出原形。烏丽加·狄尔納大娘就看見过它，安娜·斯塔恩霍克也看見过它。

朋友們，孩子們，你們跳舞，你們欢笑；我眞心誠意地劝告你們，跳舞时要当心，欢笑时要有分寸。因为，如果你們的舞鞋不是踏在坚硬的地板上，而是踏在一顆脆弱的心上的話，就会引起无限的不幸；而且也会有人因为你們那銀鈴般的縱情的笑而伤心絕望。

这是眞的；青年人的脚步在烏丽加·狄尔納大娘的心上确实踏得太重了；青年人的笑声在她耳膜上也响得太肆无忌憚了；不然她就不会抵挡不了那一陣突然袭来的願望，而渴望着得到一个已婚妇女的名位。她居然最后接受了那坏蛋辛特拉姆早已向她表示的爱情，拋下博加庄上的老朋友和熟稔的工作，拋下那整天为粮食担心的生活，到福尔斯庄去当女主人去了。

这件婚事进行得又快又热鬧；辛特拉姆在聖誕节前后提出求婚，到二月里，他們就結婚了。那一年，安娜·斯塔恩霍克也住在烏加拉上尉家里，正好接替了烏丽加大娘的位置；烏丽加大娘問心无愧地把工作交給她，自己去享受体面的婚后生活。

問心无愧，可是幷不見得就不会后悔。她来到的幷不是一处賞心悅目的地方；空蕩蕩的大房間充滿了使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每当夜色降臨，她就会害怕得渾身發抖。她想家想得要死。

最难过的是那些好像永远过不完的漫长的星期天下午，各种恐怖的念头一个接一个在她脑海中映現，也仿佛永远沒有尽了。

于是，三月里有一个星期天，辛特拉姆沒有从教堂里回来吃午飯，她便走到三層楼上的客厅里，在鋼琴前坐下来。这架白色琴盖上画着一个牧女和一个吹笛人的鋼琴，是她从父母家里带来的，現在成了她唯一的安慰。她能够向它訴說自己的心事；它也能了解。

你知道她弹的是什么曲子？是一首波尔卡舞曲。她这样一个心碎了的人，却弹出这样一首舞曲，眞教人詫异，却又不能不寄与同情。

这是她記得的唯一的曲子，在她的手指因为使用扫帚和切肉刀而变得僵硬之前，她学会了这首波尔卡舞曲；这些音符一直粘在她手指上，沒有忘去，她的記忆里一首别的曲子也沒有——沒有一首葬礼进行曲，沒有一首热情的朔拿大，連一首凄凉的民歌也沒有，只有这首波尔卡。

每逢她有心事要跟鋼琴訴說时，她就弹这首波尔卡。想哭的时候弹它，想笑的时候也弹它，結婚的时候弹它，第一次走进自己的家时弹它，而現在，也弹它。

陈旧的琴弦懂得她的心事：她不快乐，很不快乐。

一个过路的旅客听見这首抑揚的波尔卡，一定以为辛特拉姆在为邻居朋友举行舞会，琴声多么欢暢，多么大胆、愉快。以前在博加庄时，她曾經弹着这首曲子，把飢餓驅逐出去，把欢愉

迎接进来；听到这首曲子，每个人都会站起来跳舞。它使人們掙脫了束縛着关节的風湿病的鎖鏈，它能把八十岁的食客引到舞池中来。这首舞曲是多么欢暢，全世界都会兴高采烈地随着它跳舞——可是烏丽加老大娘却在哭泣。辛特拉姆这里尽是些愁眉不展沒有好脸的佣人和性情残暴的野兽。她渴望見到朋友的笑脸。輕快的波尔卡传达的就是这种无可奈何的渴望。

人們不容易記得她是辛特拉姆夫人，往往仍旧称她狄尔納大娘。虛荣心引誘她去追求体面的結婚生活，換来的是痛苦，她要用波尔卡来表达这种痛苦的心情。

烏丽加大娘用力地弹着，仿佛要将琴弦弹断似的。她有多少心事要由琴声来表达："貧穷的农夫的哀号，操劳过度的佃农的詛咒，傲慢的僕人的冷笑，最后，还有她自己的耻辱——作为一个坏人的妻子的耻辱。

古斯泰·貝林曾經領着杜納伯爵夫人随着这首舞曲跳过舞。瑪丽安娜·辛克萊也曾經在它的伴奏下跟許多傾慕她的人跳过舞，埃克布庄的少校夫人当阿尔特林基尔在世时，也曾按着它的拍子跳舞。她現在想象他們一对一对，年輕美丽，旋轉着舞过去，一条欢乐的泉流把她和他們連接在一起，是她的波尔卡使他們容光煥發，眼瞳里閃爍着光芒。可是这一些都已告别了她，讓波尔卡舞曲响着吧——有无数的往事，无数甜蜜的往事需要回忆！

她想用琴声来抑止心头的痛苦。她看到那头大黑狗，又听到佣人們悄悄地在談論那两头大黑牛，她的心都要炸裂了。她一遍又一遍地弹着波尔卡，想依靠它来抑止心头的痛苦。

不一会，她感覺丈夫回来了，她听見他走进房間，在一把搖椅上坐下，她熟悉那搖椅在松木地板上發出的声音，所以連头也

沒有回一回。

她弹琴的时候，搖椅一直不停地在搖，漸漸地，她不再听見自己的琴声，耳朵里充滿了搖椅的声音。

可怜的烏丽加大娘，孤独、痛苦、无助，仿佛一个人迷失在敌人的国家里，沒有一个朋友可以傾訴心事，沒有一个人来安慰她，只有一架破旧的鋼琴，用一首波尔卡舞曲回答她的訴說。

这就像是葬仪中有人大笑，教堂中有人高唱飲酒歌。

搖椅繼續在搖，她忽然听出琴声在嘲笑她的痛苦，她突然停止在一个音符上，站起来轉身朝向那张搖椅。

再过一分鐘，她已經昏倒在地上。坐在搖椅里的不是她丈夫，而是另外一个——小孩子不敢給它起名字，他們如果在一間沒有人的閣楼里遇見它，至少会吓得失去知覺。

誰的心灵要是給古怪的传說占領过，就永远擺脫不了它們的統治。外面，晚風在咆哮，枯萎的树枝抽打着阳台上的柱子，阴沉的天空复盖着綿亘不断的山巒；深夜里我独自坐着在写，面对着一盞孤灯，几扇窗戶下着窗帘。我虽然已經年老，应当比較懂事，可是我背上仍然覺得凉嗖嗖地，像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一样；我不时把眼光从手中的工作上抬起来，为的是好确定沒有人走进来藏身在屋角里；我不时望一望外面的阳台，怕会有一个黑色的头从屋檐上偷看。夜深人静，万籟俱寂，这种恐惧的感覺就来陪伴着我，寸步不离；恐怖的压力越来越重，最后我不得不拋开手里的笔，鑽到被子里，把毛毯拉起来蒙着眼睛。

我幼年时最感到惊訝的，就是烏丽加·狄尔納大娘經历了那天下午的事，居然还能活下去。要是我的話，决做不到。

亲爱的朋友們，我祝福你們永远看不到老人的眼泪；我祝福

你們，当一个灰白的头依在你胸前乞求援助时，或者当一双老迈的手握着你的手默默地祈祷时，你們不至于束手无策。我祝福你們永远不会看見老人們悲哀而自己无力給他們安慰。

青年人有什么苦悶？他們有力量，有希望。可是老年人的啜泣，却能給青年人很大的痛楚；当你們幼小时一向撫养照顧你們的人，現在孤苦伶仃地向你們哭訴，你們又会多么伤心。

安娜·斯塔恩霍克坐在那兒听着烏丽加大娘的訴苦，想不出一点搭救她的方法。

老妇人抽抽搭搭地哭着，目光迟滞失神；她不停地訴說着，有时候前言不接后語，仿佛她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些什么。脸上数不清的皺紋比平常更加显著，垂在眼睛前的假鬈髮也被泪水浸直了，瘦长的身軀，因为哭泣而不停地抽动。

安娜不能讓她无休止地哭訴下去，她犹疑了許久，最后决定把烏丽加大娘带回博加庄去。固然，她是辛特拉姆的妻子，可是她决不能再住在福尔斯庄；繼續和丈夫住在一起，她迟早会發疯。安娜·斯塔恩霍克决定把烏丽加大娘带走。

听見安娜的这个决定，那可怜的人是多么高兴，同时又多么害怕。她无論如何沒有勇气离开自己的丈夫和家。他也許会派那头大黑狗来追赶她。

安娜·斯塔恩霍克軟哄硬逼，終于說服了她，半小时以后，两人并排坐在一輛雪橇里。安娜自己握着繮繩，拉車的是狄薩。这时是三月底，路上很不好走，烏丽加大娘重又坐在熟悉的雪橇里，拉雪橇的还是那匹在鮑格庄服务的时間跟她差不多长久的忠实的馬，她精神又振作起来。

她天性本来乐观，她們駛近阿維斯托普时，她就不再哭泣；經过霍克堡时，她已經喜笑顏开；来到孟克布时，她竟开始講起

年輕时跟随着伯爵夫人住在斯万尼哥摩的种种事情。

在孟克布以北，人烟稀少的地带，她們駕着雪橇爬上一段陡峭而崎嶇的道路。道路好像有意要去游覽一下每一座小山，它盘旋迂迴地爬上山巔，然后从山頂上一泻而下，接着又匆匆地跨过平坦的山谷，奔向另外一座小山。

她們正从維斯脫拉托普山上下来的时候，烏丽加大娘突然停止了說話，一把揪住安娜的手臂，呆呆地凝視着路旁一只大黑狗。

"你看！"她說。

大黑狗回身向树林中跑，安娜只看見它的背影。

"往前赶，"烏丽加說，"尽量快！辛特拉姆馬上就会知道我逃走了。"

安娜跟她說，这种担心都是沒有理由的，可是烏丽加无論如何不信。

"你看吧，过一会兒我們就会听見他的雪橇鈴声。不等我們爬上第二个山头，就会听見的。"

果然，他們刚登上埃洛夫山頂，狄薩正吐着舌头喘气，后面就传来了雪橇的鈴声。

烏丽加大娘惊慌失措，又像刚才在福尔斯庄的客厅里那样抽抽搐搐地哭泣号叫起来。安娜把鞭子抽了一下，想叫狄薩快跑，狄薩却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目光里含着无限的惊訝，似乎在对她說："我还要你来教我拉雪橇嗎？"它已經在这条路上来往了二十年，每一塊石头，每一道桥，每一所大門，每一座小山，它都熟悉。

这时候，鈴声越来越近了。

"就是他，就是他！我听得出他的鈴声。"烏丽加大娘哭號

道。

声音越来越近，时而在大路右面，时而在左面，有时候像是很远，有时候却又近得簡直就在耳边，安娜不由得回过头去，看看辛特拉姆的馬头是不是伸进了她的雪橇，可是什么人也不見，好像就只是鈴声在追逐他們。

我們参加了跳舞会，晚上回家时，一路上鈴声总像在唱歌，这次的鈴声也一样；它們唱着，説着，你問我答，連树林也来和它們交談。

討厭的鈴声激怒了安娜·斯塔恩霍克，她宁願那追赶的人再走近一些，讓她看看辛特拉姆本人和他那匹枣紅馬。

"我听着那鈴声眞难过。"她說。

鈴声拾起了她的話，"我难过，我难过，"它們唱着，用各种不同的調子唱着："我难过，我难过，我难过……。"

不久以前，她曾經被狼群追赶着在这同一条路上飞馳。她看見它們张着大嘴，牙齿在黑暗中閃閃發亮；她当时也想过，自己的躯体不久就要被这群野兽撕成一片一片了；可是她并不害怕。她的生活从来沒有像那一夜那样有意义。那天晚上替她拉車的是两匹矫捷的馬，那天晚上和她分享冒险的乐趣的是个英俊强壮的人。

这一次呢，拉車的是一匹老馬，她的旅伴也是一个毫无主意，只会發抖的老妇人。她感到沒有任何依靠，几乎要哭出来，她不知道怎样才能躲避那刺耳的可怕的鈴声。

于是她停住雪橇，跨到地面上，这事应該結束了；她何必逃避？倒像她畏惧那不値得一提的恶人似的。

最后，她終于在那越来越浓的暮色中看見了一个馬头，接着又看見了馬的全身，最后，整个雪橇也出現了，雪橇里坐着辛特

拉姆。

可是，她却有一种印象，那雪橇、那馬、那赶馬的人，仿佛不是沿着大路走来的，而像是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把它們放在那兒，冲破朦朧的夜色突然来到她眼前。

安娜把繮繩往烏丽加手里一抛，迎着辛特拉姆走上前去。

他也讓馬停住。

“巧啊，巧啊，”他說，“再巧也沒有了！亲爱的斯塔恩霍克小姐，把我的旅伴移到你的雪橇里去吧；他今晚要到博加庄去，可是我得赶快回家。”

“你的旅伴在哪兒？”

辛特拉姆掀开毯子，露出雪橇底座里睡着的一个人給安娜看。“他有点醉了，”他說，“可是沒什么关系，他反正睡着了。况且，他还是你的老朋友哩；那人就是古斯泰·貝林。”

安娜一陣顫栗。

“好吧，我再跟你說，”辛特拉姆継續說下去，“姑娘抛弃了她心爱的男人，就是把他卖給了魔鬼。我就是这样落到魔鬼手里的。人們总以为自己做得对；当然罗，接受人家的爱情，那就是罪恶，拒絕才是行善。”

“我不懂你的意思。你說的是什么事？”安娜不安地問。

“安娜小姐，我是說你不应当讓古斯泰·貝林离开你。”

“是上帝要我这样做的。”

“对，对，就是这么一回事；接受人家的爱情，那就是罪恶，拒絕才是行善。好上帝可不喜欢看見人幸福美滿，所以派狼去追逐他們。安娜小姐，如果这件事不是上帝做的呢？难道就不可能是我把我的小灰羊从杜佛尔山上叫下来，讓它們去追逐一对年青男女？想一想，也許狼是我派去的，因为我不願意失去一个

已經到手的人！”

“你千万别引誘我对这件事起疑心，”安娜軟弱地說，“那我就要迷路了。”

“看这兒，”辛特拉姆弯身看着沉睡的古斯泰·貝林說，“看看他的小指头。这个伤口至今还在。我們签約时在这兒放的血；他是我的了，血有一种奇异的力量。他是我的，只有愛情能使他重获自由；如果讓我占有他，我能够把他变成一个出色的人物。”

安娜·斯塔恩霍克感到自己被一种魔法攫住了，她掙扎着想要擇开它。这一切全都是瘋話；当然沒有人能签个約就把灵魂出賣給恶魔。可是她感到无力約束自己的思路；暮色沉沉，纏繞着她，树木阴沉地板着脸竪立在四周，一声不响。这一瞬間里充滿了难以打破的恐怖。

辛特拉姆接着往下說：“也許你以为古斯泰·貝林身上已經剩不了多少值得破坏的东西了。别这样想！他虐待过农人嗎？他騙过穷朋友的錢嗎？他賭博时作过弊嗎？安娜小姐，他跟結过婚的夫人恋愛过嗎？”

“你簡直是个恶魔！”

“我們交換一下吧。你把古斯泰·貝林拿去，跟他結婚，把他留着，把財产都送給鲍格庄的那些人。我可以把他出讓給你，因为他是我的。你应当明白那天晚上追逐你們的狼群不是上帝派来的，跟我交換吧！”

“你要我拿什么跟你交換呢？”

辛特拉姆嘿嘿地一笑。

“我——我要什么嗎？唉，我的要求不多。我只要你雪橇里那个老女人，安娜小姐。”

"恶魔，撒旦，"安娜喊道，"滚开！你要我出卖一个把一切交給我的老朋友嗎？你要我把她交給你，任憑你把她折磨得發疯嗎？"

"慢点，慢点，慢点，安娜小姐，靜一靜！你且想一想你該怎么办。一面是一个漂亮的年輕人，另一面是个風烛残年的老妇人。两个之中一定有一个归我。你說把誰給我吧？"

安娜哈哈大笑。

"怎么，你以为我們能站在这兒，把人們的灵魂拿来交換，就像人們在勃洛布庄交換馬匹一样？"

"正是如此。不过，假使你願意，我們也可以換一个方式。我們可以为斯塔恩霍克一家的荣誉着想。"

說完这句話，他就提高声音向依旧坐在安娜的雪橇里的妻子叫喊。使安娜不胜恐怖的是，她居然馬上服从他的命令，从雪橇里爬出来，战战兢兢地走到他面前。

"看，看，看！多听話的老婆，"辛特拉姆說，"你可拦不住她听从丈夫的召喚。現在，我該把古斯泰从雪橇里抱出来留在这里——永远留在这里，安娜小姐，誰願意要他，就把他撿走吧。"

他弯腰去抱古斯泰；安娜俯身向前，两眼逼視着他，發出一种好像野兽憤怒时的咆哮：

"看上帝的面上，回家去吧！你难道不知道誰坐在你家客厅的搖椅上等你？你居然敢教他等你？"

这句話对他發生的影响，可說是安娜那天許多可怕的遭遇的最高峰。他一把抓起繮繩，掉轉雪橇，往回家的路上赶去，一面捶着馬背，一面大声喊叫，赶着它飞奔下山；滑板和馬蹄在三月的浅雪上爆發出一道道火花。

安娜·斯塔恩霍克和烏丽加·狄尔納孤单单地站在大路中

間，两人都一言不發。烏丽加看着安娜的失神的眼光打战，安娜面对这可怜的老人什么話也說不出；为了她，她牺牲了自己的爱人。

她想哭，可是哭不出来，她想狂喊一声，想在地上打滚，把沙土和雪塊揉在头髮里。

以前，她拒絕了旁人的愛情曾經感到快乐，現在，却感到痛苦了。旣然已經把爱人的灵魂送給了魔鬼，何必再珍惜自己的愛情？她們就这样一言不發地繼續向博加庄前进；她們来到了博加庄，大厅的門已为她們打开，这时候，安娜·斯塔恩霍克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昏倒了。辛特拉姆跟古斯泰·貝林正坐在大厅里談笑，桌上摆着杯盘酒瓶；他們至少已經在这兒一小时了。

安娜·斯塔恩霍克昏倒了，烏丽加大娘却神色不动地站着。她在大路上追踪她們而来的那个人身上，早就看出了破綻。

这以后，上尉夫妇和辛特拉姆商量，讓烏丽加大娘仍旧住到博加庄来，辛特拉姆欣然同意了。

“我并不想把她逼瘋。”他說。

我并不希望你們有誰相信这些古老的传說，它們只是些虛构的故事罢了。可是心灵所感受的苦痛——使它禁不住哀号，就像辛特拉姆家中的地板被摇椅压得哀号一般；还有耳膜上不停地响着的問題——就像在孤寂的森林中繚繞着安娜·斯塔恩霍克的雪橇鈴；这一切难道都是虛构的嗎？

啊，但願它們是虛构的故事！

第十二章　爱芭·杜納的故事

呂汶湖东岸景色最秀而宜人的地方，湖浪拍打着平坦的湖岸，鲍格庄就雄踞在这里；来到这里的人可要小心呵！

从这里俯瞰呂汶湖，是全湖最幽美的景色。这湖是我梦寐难忘的湖；除非你从鲍格庄上看見过晨雾从平滑的湖面上消褪，或者从那充滿回忆的藍室里看見过湖水里返照出殷紅的落日，你才能說眞正認識了它的美丽。

可是我还要說，別到那兒去！

也許你会情不自禁地想在这所凄凉的宅第定居下来；也許你会买下这片美好的土地；如果你是个有錢而快乐的青年人，說不定你会把这兒当作你和你年輕的妻子的新居。

不，还是不要看到这里的美丽景色的好，住在鲍格庄的人，从来沒有得到过幸福。尽管你有錢，尽管你快乐，只要你迁居到这里，不久，这里的被泪水浸透了的地板，就也会吸收你的眼泪，这里那些会向你訴說許多人的呻吟的墙，也就会拾起你的嘆息。

无情的噩运籠罩着这秀丽的地方，仿佛不幸被埋葬在这里，却不肯在坟墓里安息，不断从墓穴里走出来恐吓活着的人。如果我是鲍格庄的主人，我一定要挖开各处的土搜寻，花园里、地窖里、地板底下、还有平原上肥沃的土堆，我都要翻遍；找到这女巫那具讓虫子吃空的尸身以后，我就把她安葬在斯瓦兹茹教堂的神聖的墓园里。落葬时，我决不吝惜敲鐘人的几个小錢，要他为她把鐘敲得响些，长久些；我还要給牧师和司事送些重礼，要他們格外卖力地講几句話，唱几首聖歌，以求她就此能永远

安眠。

倘若这一切都无补于事，那我就挑一个月黑風高的晚上，点着它的木墙，讓大火毁灭了它，这样，就再不会有人被吸引到这座籠罩着不幸的宅第里来居住。以后，誰也不准走近这塊被詛咒的土地，只有那被烟熏得漆黑怕人的大烟囱依旧竪立在残存的地基上，讓教堂塔楼上的穴鳥到这里来做窝。

可是，当我看見火焰盖过了屋頂，被火光照紅了的浓烟夹着星星点点的火花从这所古老宅第的窗戶里卷出来，我仍然不免要为它哀哭。在劈劈拍拍的爆裂声中，在火焰的怒吼声中，我仿佛听到許多无家可归的記忆在号泣；在火焰尖端的蓝光里，我仿佛看見那些不安的幽灵在浮动。我想起了，痛苦也有美化的力量，不幸也是一种装飾，我哭了，仿佛一座敬奉古老的神祇的殿堂注定要消灭。

唉，何必去預料这些不幸的事？鮑格庄依然在滿園蒼松围拥中，驕傲地倚在山頂上；残雪未完全消融的田地閃爍在三月溫暖的阳光下；宅子里依然可以听見年輕的伯爵夫人伊利莎白的愉快的笑声。

每个星期天，她都要到离鮑格庄不远的斯瓦兹茄教堂去，在那里邀集一些朋友回来吃午飯。常来的客人有孟克拉德的法官一家，博加庄的烏加拉一家，有时候，竟也有辛特拉姆。如果碰巧古斯泰·貝林也在斯瓦兹茄教区，在呂汶湖冰封的湖面上游蕩，她也会請他来。她为什么不能邀請古斯泰·貝林呢？

也許她还不知道，村里人已經飞短流长，私底下說古斯泰·貝林常常到东岸来是为了看她。也許他也来跟辛特拉姆喝酒玩紙牌，但是人們不去注意这些；人人都知道他的身子是鉄打的，可是談到他的心，那可就难說了。誰也不相信他能看見一双晶

瑩的眼睛，或是雪白的前額上垂着一卷卷髮鬈，而不动心。

年輕的伯爵夫人待他很好，可是这并沒有什么不可理解，她对誰都很好。她常常把衣衫襤褸的小乞丐抱在身上，在大路上遇見什么可怜的老人，她也常要車夫停住，讓那可怜的行路人坐到她雪橇里来。

古斯泰常常坐在小小的蓝室里，讀詩給她听；从这里望出去，秀丽的湖色尽在眼底。这其实也无妨。他并沒有忘記她是伯爵夫人，而自己不过是个无家可归的浪子；只是他很願意陪伴一个自己尊敬而崇拜的人。要說他会爱上她，不如說他会爱上希巴王后。

他只要求她允許自己像一个僮僕侍候女主人那样地侍候她：替她扎冰鞋、替她遞絲綫、替她駕雪橇。他們之間根本談不到爱情；像他这样的人，只要能讓他痴心地、天眞地崇拜一个人，也就感到很幸福了。

年輕的伯爵，性情严肃，不爱說話，古斯泰却会笑会玩，年輕的伯爵夫人正需要这样一个友伴。看見她的人，誰也不会怀疑她心里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爱情。她所想的——只是跳舞，跳舞和寻欢作乐。她眞希望大地是一片平阳，沒有石塊，沒有山，沒有海洋，好讓她到处跳舞；她願意穿着小巧玲瓏的薄底緞鞋，从搖籃里一直跳到走进坟墓为止。

可是，流言蜚語对于年青女人是不很仁慈的。

有客人在鮑格庄吃飯的时候，一吃完午飯后，男人們总到伯爵房里去抽烟、午睡；老太太們坐在客厅里，安乐椅上，白髮蒼蒼的头枕在椅背上；伯爵夫人却乘机和安娜·斯塔恩霍克躲到蓝色里去交換說不完的私房話。

安娜·斯塔恩霍克把烏丽加·狄尔納老大娘接回鮑格庄以

后的那个星期天，两人又一同坐在蓝室里。

世界上沒有人比这少女更不快乐的了。她已經失去了愉快的心情，也不再用满不在乎的傲慢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事物和一切想过份靠近她的人。那天傍晚时分，从暮靄中显现出来的一切魔法又已經消隐在暮靄之中；只給她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印象，是的，这个印象对于她的心灵是一剂毒药。

“如果真的不是上帝派来的，”她常常低声对自己說，“如果不是上帝派来的狠群？”

她要求得到一点启示，她希望奇迹出現；她在天空中地面上滿眼搜寻，可是天空里幷沒有伸出一个手指来給她指示道路。

这时候她和伯爵夫人幷肩坐在蓝室里，目光突然落在伯爵夫人的白皙的小手里握着的一束地錢上。仿佛一道閃电照亮了她的心，她知道这些花生长在哪里，她知道这束花是誰采集的。

她不必問就知道；在四月初的乡間，除了埃克布庄山坡上的赤楊园里，还有什么地方盛开着地錢呢？

她目不轉睛地看着那一束星星一样的小蓝花；这些活泼的小花吸引着每个人的心；它們是一群先知，人們贊揚它們不仅因为它們自身美丽，也因为它們是先驅者，預报着百花怒放的消息。她一面看着这束花，心中不禁卷起一陣憤怒的風暴，像雷声一样惊天动地，像閃电一样使人头昏目眩。她想：“杜納伯爵夫人有什么权利把这一束从埃克布庄岸边采来的地錢握在手里？”

他們都是魔鬼：辛特拉姆、伯爵夫人，人人都想引誘古斯泰·貝林去犯罪。可是她会保护他，保护他抵御一切引誘；即使要她付出心脏里的鲜血，她也在所不惜。

她一定要想法子在她們离开这間小小的蓝室之前把这束花从伯爵夫人手里夺过来，丢在地上，用脚踩得稀烂。

她这样想着，跟那束星星般的小蓝花展开了一場搏斗。客厅里，老太太們把白髮蒼蒼的头靠在椅背上，高枕无憂；伯爵房間里，男客們在安詳地吸烟；只有小小的蓝室里，正在进行一場你死我活的搏斗。

啊，那些不把手去触摸宝剑的人，那些知道靜靜等待、自己能毫不动心地听憑上帝指示的人，他們是多么好啊！不安分的心常常会走錯路，居心叵測只会加重痛苦。

可是安娜相信她終于看見天空中出現了一个指头。

“安娜，”伯爵夫人說，“給我講个故事。”

“什么样的故事？”

“喏，”伯爵夫人用白皙的手指弄着花束說，“你还不知道几樁关于爱情、关于恋爱的事嗎？”

“我的确不懂得爱情。”

“你胡說！这里有沒有个地方叫埃克布——住滿了食客？”

“有的，”安娜說，“是有个地方叫埃克布，那里住着一群人，他們吸尽了大地的精髓，他們妨碍人們严肅地工作，他們引誘年輕人，将有才能的人带上歪路。你要我跟你談他們？你想要听他們的恋爱故事？”

“是的，我喜欢这些食客。”

于是安娜·斯塔恩霍克开始对她講，她的句子很短，像一首古老的贊美詩，因为她心中奔騰着的感情使她几乎說不出話来；每一个字里都顫动着勉强压制住的痛苦。伯爵夫人津津有味地听她講，同时却又感到恐惧。

“食客們懂得什么叫爱情？食客們懂得什么叫忠誠？今天一个情妇，明天又换一个；东面一个，西面又一个；今天一个伯爵夫人，他們不嫌高貴，明天一个要飯的，他們也不嫌低賤。世界上

再沒有比他們的心更能包容一切的了。唉，誰要是愛上了一个食客，那可是够悲慘的。他醉倒在路旁时，要她出去寻找；他在牌桌上把她童年时的家輸掉时，她只能一声不响地看着；他去纏着旁的女人时，她也不能不忍受。喔，伊利莎白，如果是个潔身自好的女人，就会拒絕跟食客跳舞；如果他送給她一束花，她就应該随手拋在地上踩碎；如果她不幸爱上了他，与其跟他結婚，还不如死哩。食客里还有一个人，是个被革职的牧师；是因为酗酒才被革除教职的。他醉了，甚至把教堂里行聖餐用的酒也喝了。你听見过說起这个人嗎？”

“沒有。”

“他被革职以后，就成了一个乞丐，到处流浪。酒癮發作时像个疯子，为了买白兰地，他甚至会偸窃。”

“他叫什么名字？”

“他現在已經不在埃克布了。少校夫人收留了他，給他穿得像像样样的，又說服了你的婆婆杜納伯爵夫人，讓他当你的丈夫、年輕的伯爵亨利克的家庭教师。”

“可他是个被革职的牧师呀！”

“喔，他很年輕，身强力壮，而且也很聪明，只要他不喝酒，就沒有什么妨碍。老伯爵夫人瑪尔塔并不斤斤計較这些；邻近的牧师都为这事不跟她来往，她只是一笑置之。当然，她不讓他对孩子們提起自己过去的生活，不然，小伯爵就会瞧不起他，而伯爵小姐，爱芭·杜納——她是最聖潔的——决不会容忍他。

“于是他来到了鮑格庄。他总是紧挨着門旁，坐在椅座的边沿上；吃飯时从来不說一个字；一有客人来，他就一溜烟地跑到花园里去。

“花園里有一条幽靜的小径，他常在那里遇到爱芭·杜納。

老伯爵死后，伯爵夫人常在鲍格庄举行宴会，大厅里总是灯火輝煌，可是伯爵小姐却不喜欢这些。她羞涩，温柔，虽然十七岁了，却依然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她长得很美，樱色的眼珠，淡紅的、带着病容的面頰，細长瘦弱的身躯微微有些向前傾。她会把她的小手悄悄地塞在你手里，輕輕地压一下你的手心。她那张小嘴是最严肃、最不爱說話的，她的声音低而甜，吐字緩慢清晰，沒有那种震耳的青春气息和热情——她的柔弱的声調很像一个疲倦的乐师弹奏的最后一个音符。

“她和旁人不一样。她走路时脚步又輕又軟，仿佛是个受人追踪的逃亡者。她总是垂着眼瞼，沉湎在內心的世界里，不容外界的人和事来干扰她。她从很小就不关心塵世上的一切。

“她小的时候，祖母常給她講故事；一天晚上，两人坐在壁爐前，所有的故事都已講完，小女孩却仍旧把手放在老祖母的衣服上，輕輕地搔着，那綢衣料發出一种可笑的像是小鳥叫的声音。她这个举动的意思就是請求；有一类孩子，从来不肯用言語說出自己的要求，她也是一个这样的孩子。

“于是老太太便跟她講約旦地方的一个男孩子的故事；这男孩子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君王。他出生的时候，天上地下充滿了天使的贊歌；天上的明星領着东方的皇帝，把黃金和香料献給他；老翁老妇都預言他要創立伟大的业績。这小孩长大以后，智慧和容貌都不是旁的孩子所能比拟的。十二岁的时候，他的智慧已經超过祭司长和律法师了。

“接着，老太太便跟她講述有世界以来最美丽的一个故事：就是那男孩跟凡人生活在一起时的故事——这些有罪的人竟不承認他是他們的君王。

“老太太对女孩子說，男孩子长大成人了，还像小时候一样，

注定要創立伟大的业迹。

“世上一切生物都爱护他，为他服役，只有人类不爱他。魚类自动投到他张的网里，面包自动装满了他的籃子，清水顺从他的意志，变成了酒。

“可是人們沒有給他戴金皇冠，也沒有給他做金碧輝煌的宝座。他的四周沒有毕恭毕敬的朝臣，人們讓他像个乞丐似的在稠人广众間流浪。

“可是，这伟大的君王还是以善待人，他給人們治病，使盲者复明，死者复生。

“‘可是，’老祖母說，‘人們却不要这伟大的君王当他們的皇帝。

“‘他們派兵来追捕他，把他关进监獄里；为了侮辱他，他們給他戴上一頂皇冠，把一支王笏塞在他手里，給他套上一件綢袍子，讓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走到刑場上去。喔，我的孩子，这个好君王是喜欢高山的，他时常在夜里爬到山頂上去和住在天堂里的神交談，白天，他时常坐在山坡上，对听众講話。可是現在人們却領他上山去，要把他釘在十字架上。他們用釘子釘穿了他的手足，把好君王吊在十字架上，好像他是个强盗或是做坏事的人。

“‘人們嘲笑他。只有他的母亲和朋友才因为他沒有成为皇帝就要死去而哭泣。

“‘喔，那些沒有生命的东西又是如何的为他的死而悲悼！

“‘太阳失去了光輝，山巒为他战栗，庙里的幕帷突然撕成两半，坟墓裂开，把死者放出来向他致哀。’

“小女孩把脑袋靠在老祖母膝盖上，抽搐着，好像她的心已經碎了。

"'别哭了，小乖乖；好君王后来也从坟墓里走出来，回到天堂里他父亲那兒去了。'

"'祖母，'小女孩抽抽搭搭地説，'他到底得到了一个王国沒有？'

"'他現在在天堂里坐在上帝的右面。'

"可是这話并不能使她安心。她感到无限悲痛，泣不成声；只有孩子才能像这样地痛哭。

"'为什么人們要这样虐待他？为什么有人允許人們这样虐待他？'

"老祖母看到她这样伤心，几乎有些惊惶。

"'不，祖母，跟我説这故事你講得不对！告訴我这故事不是这样結束的；告訴我人們沒有虐待好君王，告訴我他在世界上得到了一个王国，說吧！'

"她两臂摟着老祖母，泪汪汪地恳求她。

"'孩子，孩子，'老祖母安慰地説，'有的人相信他还会回到世界上来，那时候，世界就屬于他，由他来統治了。秀丽的大地将会成为一个荣耀的王国，将会存在一千年。那时候，猛兽会变成家畜；小孩能在毒蛇的巢穴旁游戏，狗熊和母牛能在一起覓食。誰也不再去伤害或残杀邻人；长矛弯成了鐮刀，宝劍鍛成了犁杖，世界屬于善良的人，普天之下，都是欢乐幸福。'

"于是小女孩的泪痕斑斑的脸上現出了笑容。

"'那时候，好君王会得到一座宝座嗎？'

"'会的，一个黄金的宝座。'

"'还有侍从、大臣、还有一頂金皇冠？'

"'都会有的。'

"'他很快就会来嗎，祖母？'

“‘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我能坐在他脚旁的矮凳上嗎？’

“‘可以的。’

“‘祖母，我真高兴極了。’小女孩說。

“多少个冬天，多少个傍晚，她們两人坐在壁爐前，講着好君王和他的王国的故事。小女孩日日夜夜梦見那将要在世界上存在一千年的王国。她用尽自己所想到的最美丽的东西来装飾它，永远不感到疲倦。

“爱芭·杜納从来不敢把心事对别人說；可是从那一个晚上以后，她就把生命献給了上帝的王国，她活着就是为了等待好君王的来臨。

“当落日染紅了西方的天际，她就設想他有一天会从那里出現，蒙着一陣柔和的光华，背后跟着成千上万的天使，他会和她并肩走在一起，允許她触摸他的长袍的衣角。

“她还常常想起那些蒙着面幕的虔誠的妇女，她們的目光永远望着地面，她們把自己关閉在灰暗幽靜的修道院里，在暗洞洞的小房間里，日夜冥想着那从灵魂里显現出来的光采夺目的圣迹。

“她就这样一天天成长起来；也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她在花园里那条幽靜的小径上遇見了新来的家庭教师。

“我不願意把他說得过分的坏。我宁可相信他是真心爱这孩子的。这孩子一向喜欢一个人散步，她心里的話从来不对人說，可是教师却很快就成了她散步时的伴侣。我想，当他走在这文靜的女孩子身边时，心灵一定又重新长出了翅膀，我想他一定感到自己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善良、純真而有礼貌。

“可是，如果他真心爱她，他为什么忘記了爱情是他所能給

她的最坏的礼物？他是被世界摒弃的人，他还想要求什么？当他走在伯爵小姐身边时，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当她把心里最秘密的梦想泄露給他时，这位被革职的牧师是怎样想的呢？他曾經喝醉过，以后有机会还会喝醉，当他走在这位梦想着天堂里的新郎的姑娘身边时，他想要求什么呢？他为什么不远远地避开她？既然他已經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使爱芭·杜納能光明正大地和他相爱，那他就不应当再回到从前的善良、純真而有礼貌的自己，再在松林里散步，他倒不如去四处流浪，乞討偸窃。

“别以为他的外貌也像个酒鬼一样难看，蒼白的脸，血紅的眼睛。不，他始終是个很潇洒的人，心灵和肉体都十分完整，俊美。他的举止像个皇帝，身体像是鉄打的，无論多么狂野的生活也伤害不了他。”

“他还活着嗎？”伯爵夫人問。

“喔，不，他現在多半已經死了。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安娜·斯塔恩霍克这样回答年輕伯爵夫人时，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顫动了一下。她这时想道，她决不能告訴伯爵夫人她所說的这人是誰；她还是讓她以为这人已經死了的好。

“那时候他还很年輕，”她接着講下去，“生命的欢悅还在他心中燃烧，他有天賦的口才，还有一顆烈火般的心。

“一天傍晚，他向爱芭·杜納披露了他的爱慕。爱芭·杜納沒有回答，只是把那年冬天晚上她祖母給她講的故事告訴了他，向他描繪了自己所梦想的国土。她要求他發誓，一定要当一个上帝的福音的传播者，成为一个为上帝鋪路的人，使他早日降临到世界上来。

“他該怎么办呢？他是个被革职的牧师。她要求他走的道

路，是一切道路中对他关門关得最緊的。可是他不敢把眞相对她說。他硬不下心来伤害他所爱的这个温柔的小姑娘。她的一切要求他都答应了。

"这事以后，語言就是多余的了。她将来要做他的妻子，这几乎是已經决定了的事。这种爱情里沒有亲吻和拥抱，他甚至不敢靠近她。她敏感得像一朵最娇嫩的花。只是她有时把棕色的眼珠从地面上移开，瞅着他的眼睛。月明風清的晚上，他們坐在廊沿下，她会輕輕地走到他身旁，那时候，他就会不声不响地吻她的头髮。

"当然，你知道，他忘記了过去，也忘記了将来，这就是他的罪过。他自己的貧賤，是忘記不了的；他应該时常这样想：有一天，当她必需在他与那万古千秋的荣耀的君王之間抉擇的时候，在她心里会掀起一个爱情与爱情、人世与天堂的搏斗，而这場搏斗是她所受不住的。

"夏天过去了，以后是秋天和冬天。春天来到的时候，冰化了，爱芭·杜納也病倒了。山谷里积雪正在消融，山坡上山洪爆發，湖冰也已开始解冻，无論是雪橇还是馬車，都已經无法通行。

"杜納伯爵夫人命人去請个医生，可是，最近也要到卡尔斯塔德才有医生。她的命令沒有人肯服从，恳求也好，威胁也好，沒有一个佣人肯去，她跪倒在車夫面前，可是車夫拒絕了。她为女兒伤心得几乎要發疯了——伯爵夫人瑪尔塔高兴或者伤心的时候就控制不了自己。

"爱芭·杜納得的是肺炎，生命危在旦夕，可是沒人去請医生。

"于是那位家庭教师赶着車子到卡尔斯塔德去了，在当时道路的情形下作这样一次旅行等于拿生命当兒戏。他駕車涉过一

道道湍急的山涧，駛过被車輪压弯了的薄冰，有时候他要把冰敲碎，使馬有落蹄的地方，有时候又要从路上的泥坑里把馬拖出来。有人說，医生本来不肯跟他来，是他拿着手槍，逼着医生上路的。

"他回到家里，伯爵夫人馬上扑倒在他脚下，'一切都拿去吧！'她說，'你要什么，你想什么，只管說吧——我的女兒，我的田地，我的財产……'

"'我要你的女兒，'家庭教师說，"

說到这里，安娜·斯塔恩霍克突然停住了。

"后来怎么样？后来怎么样？"伊利莎白伯爵夫人問道。

"現在只說到这兒就够了。"安娜回答。世上有一种人，常年生活在优柔寡断的痛苦中，安娜現在就是这样。整整一个礼拜以来，她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这一分鐘觉得是正确的事，下一分鐘却又覚得是錯誤，她現在十分懊悔这故事是自己开的头。

"我几乎以为你是想欺騙我了，安娜。你难道不知道，我必需听到这个故事的結尾。"

"其实沒有許多可以說的了。爱芭·杜納面临着內心的搏斗，爱情与爱情，天堂与人世的搏斗。

"伯爵夫人瑪尔塔把年青的教师为了她而冒險到卡尔斯塔德去的事告訴了爱芭·杜納，对她說，为了酬謝他，巳經答应他的求婚。

"爱芭这时巳經复原，穿好衣裳倚在沙發上，依然蒼白无力，話比以前更少了。

"她听見母亲这样講，抬起棕色的眼珠，用責难的眼光看着母亲，說：

"'媽媽，你把我給了一个被革职的牧师，一个放弃了侍奉上

帝的义务、做过乞丐小偷的人，是不是？'

"'孩子，这是誰跟你說的？我以为你一点都不知道哩。'

"'我听見了来拜訪你的客人們說的話，就是我刚得病的那一天。'

"'但是，孩子，你要記住，是他救了你的生命！'

"'我記得他欺騙过我。他早应当把自已的身世告訴我。'

"'他对我說过你爱他。'

"'我已經不爱他了，我不能爱一个欺騙过我的人。'

"'他是怎样欺騙你的？'

"'媽媽，我对你說你也不会理解。'

"她不願意把她梦想的王国对母亲講，她所爱的人必需和他一同使这个王国实現。

"'爱芭，'伯爵夫人說，'你若是真心爱他，就应当和他結婚，不必再去追究他的过去。杜納伯爵小姐的丈夫有足够的錢和足够的威势，足以原諒他年青时做过的一切傻事。'

"'我并不想追究他年青时的傻事，媽媽；我不能嫁給他，因为他永远不能成为我希望他成为的那样的人。'

"'爱芭，請你記住我已經亲口答应了他！'

"女兒的脸色变得像死人一样蒼白。

"'媽媽，我告訴你，你要我嫁給他，就是要我背弃上帝。'

"'我决定这样做是为了你的幸福，'伯爵夫人說，'我相信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生活会得到幸福。你已經使他做了聖人才能做的事。我决定不計較他的家世，忘記他的貧賤，就是为了使你有机会提高他的地位。我認为我这样做得对。你知道我一向瞧不起那种門第之見。'

"伯爵夫人說完，就离开了，那女孩子又在沙發上靜靜地躺

了一会。她内心在搏斗，天堂和人世，爱情和爱情在搏斗；最后，还是她童年时的爱情战胜了。她躺在沙發上，看着西方天边一抹絢烂的夕照，她相信这就是好君王在向她致意，既然她不能活在世界上而忠实于他，那就只有死了。既然她母亲要她委身給一个永远不能成为好君王的仆人的人，她也沒有别的办法了。

“她走到窗前，打开窗扇，讓傍晚的湿冷的空气吹在她軟弱的病体上。

“要死是很容易的。这样，病势一定会轉凶，事实也果然如此。

“只有我知道她的死是自杀，伊利莎白。我發現她倒在窗前，嘴里喃喃地發着囈語。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天中，她常要我守在她床边。

“她臨終时，我也在她身边；那是一个傍晚，她彷彿看見有人从落日的万道金光里走出来迎接她，她伸出双臂朝向西方的晚霞，嘴唇上挂着笑容，就这样停止了呼吸。她还要我把她的遺言带給她所爱的人；她要我請他寬恕她不能做他的妻子，那好君王不允許这样的事。

“可是我終究不敢对那人說爱芭·杜納是他害死的；我不敢讓他承担这般深重的痛苦。可是，他騙取了她的爱情，难道不应該承当謀害她的罪名嗎？你說她是不是他害死的，伊利莎白？”

杜納伯爵夫人早已不再撫弄手里那束蓝色的小花，现在她站起身来，那束花从她袍子上落到了地上。

“安娜，你騙我。你說这是很久以前的事，那男人已經死了多年。可是我知道爱芭·杜納死了不过五年，而且你說这一切經过你都在場，可是你并不老呀。告訴我这人是誰！”

安娜·斯塔恩霍克笑了一声。

“你要我講一个恋愛故事，現在你已經听見了，而且还为它哭，为它难过。”

“你說这故事不是真事？”

“都是我編出来的，从头至尾。”

“你太坏了，安娜。”

“可不是嗎，我也不是很幸福的哩。算来，老太太們已經醒了，男客們也要到起坐間来了，我們去找他們吧！”

走到門旁，古斯泰·貝林拦住了她，他正是来找少女們的。

“請你們稍微忍耐一下，”他笑着說，“我只会折磨你們十分鐘；你們一定得听一听我写的詩。”

他告訴她們說，夜来他做了一个梦，醒来还記得十分清楚；他梦見自己写了一首詩。大家一向称他“詩人”，其实他并配不上这个称号，这一次，他却在半夜里起来，半醒半睡地果真写了一首詩。第二天早晨，他在書桌上發現了这首完整的詩，他簡直不能相信是自己写的，現在讓他念給女客們听听吧。他念道：

月出东方，带来了一天里最美好的辰光，
碧空万里，浩翰千仞高，
廊沿上，月色如水，树影婆娑，
老老少少，坐在寬闊的台阶上，
我們全都靜悄悄地，一言不發，
讓感情奔放，乘这良辰美景，
唱出最古老的心曲。

木犀花飘送着芬香，
幽暗的矮树丛悄悄地投影在带露的青草上

啊，夜的阴影到处游荡，
　木犀花散發出浓香，
誰能收斂感情的奔放。

玫瑰彫落了最后一片花瓣，
虽然并不是風向它索取的獻礼。
是呀——我們想——我們的生命也将这样逝去，
像一个微弱的声音消失在太空中，
像秋日里飄零的黄叶，沒有一声嘆息。
死亡是生命的賞賜，我們靜靜地迎接它
就像玫瑰謝落了最后一片花瓣。

蝙蝠撲扑着翅膀繞飞在我們身边，
在月光下时而出现，时而不見，
触發了郁聚在我心头的疑問。

这疑問誰也不能解答，
这疑問是一种悠久而沉重的痛苦：
“啊，我們将往何处去，将在什么道路上漫游，
当我們不再踏在大地綠原上的时候？”
难道沒有人願为我們的神魂引路？
宁可給繞飞在我們身边的蝙蝠作向导。

她把头倚在我肩上，滿头柔軟的髮絲，
我的心上人低声对我說：
“別相信灵魂会飞向遙远的地方，

我死以后，别以为我离你很远，
我那无归宿的幽魂将会躲进爱人的心房，
我将会来居住在你的心上。"

喔，什么样的悲哀，痛苦压碎了我的心。
难道她，她就会死去？难道这是她最后一个夜晚？
我压在她鬓波上的是最后一个吻？

一年、一年、多少年过去了。在静静的深夜里
我多少次回来坐在从前的地方。
月光照耀下阳台上满地浓阴，
我战栗地想起：唯有她知道我在这里吻了我心上的
人兒多少回，
也是她使我的泪珠閃爍着晶瑩的光辉，
滴落在爱人的鬓上。
唉，痛苦的往事！悲哀的是：
我有罪的心竟成了她的家。
他心中禁錮了一顆純潔天眞的心，
还有什么懲罰他不应該承受？

"古斯泰，"安娜抑制着哽咽在喉头的痛苦，装出輕松的神态說，"有人終身写詩，不做旁的事，可是許多人說，你生活中的詩比他們一生写的詩还要多，但是你知道嗎？你最好还是用自己的方式写詩。这首詩不过是梦中的囈語。"

"你是在挖苦我。"

"到这兒来念这样的詩——死啊，痛苦啊，你不害羞嗎？"

可是古斯泰并不在听她的話，他的目光停在年輕伯爵夫人

身上。年輕的伯爵夫人直挺挺地坐着，一动不动，好像一尊石像，他以为她要昏倒了。

她用尽力量，說出了一个字。

“走！”她說。

“讓誰走？讓我走嗎？”

“讓牧师走，”她断断續續地說。

“伊利莎白，靜一靜！”

“喝醉酒的牧师应当离开我的家！”

“安娜，安娜，”古斯泰問道，“她是什么意思？”

“你最好走开。”

“为什么要我走？这一切都是什么意思？”

“安娜，”伊利莎白伯爵夫人說，“告訴他，告訴他！”

“不，伯爵夫人，你自己說吧。”

伯爵夫人抿紧嘴唇，压制住心头的感情。

“貝林先生，”她走到他面前說，“你有一种很巧妙的方法使别人忘記你的身份，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我刚才听到了爱芭·杜納的事，她的死，是由于發現自己爱上了一个不值得爱的人。听了你的詩，我才知道你就是这个人。我不明白，一个人有这样的过去，怎么还敢走到体面的女人面前来。我不明白，貝林先生，我的意思淸楚嗎？”

“是的，很淸楚，伯爵夫人，我只想为自己辯护一句。我一直相信，关于我的一切，你是知道的。我从沒有企圖隐瞞什么，可是，把自己生活中最辛酸的事，到大路上去喊給别人听，并不是件愉快的事。”

他走了。

在同一分鐘里，杜納伯爵夫人把那一束星星一样的小蓝花

踩碎了。

“你已經做了我希望你做的事，”安娜·斯塔恩霍克严肃地对伯爵夫人說，“可是我們的友誼也完結了。你不必希望我原諒你对他的残酷。你羞辱了他，伤害了他，把他撵了出去，而我——我要跟他一同流亡；如果必須的話，我会跟他一同上絞架。我会照顧他，保护他。你已經做了我希望你做的事，可是我决不能原諒你。”

“可是，安娜！安娜！”

“你以为我向你訴說这一切的时候，心里是很愉快的嗎？你不知道，我是坐在这里，把自己的心从胸膛里掏出来，撕成一片一片。”

“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为什么？因为我不希望他去做别人的妻子的情夫。”

第十三章　瑪利小姐

我头上有一片嗡嗡的声音，一定是一只黄蜂，我还聞到扑鼻的香味。我毫不怀疑，这是茉沃刺那、是薄荷，是山楂、是紫丁香，是复活节的百合花。在一个灰色的秋天的傍晚，在城市中心，能有这样的感觉，真是太神妙不过的了。我只要一想到那一片幸福的小天地，就仿佛立刻被嗡嗡声和香味包围了，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种满鮮花、围着篱笆的小花园里。花园四角里栽种紫丁香的花壇旁，有几张木凳子，五星或者心形的花圃四周，有一条条鋪着白色細沙的小径。这座小花园的三面，是静穆无声的森林。

第四面，是一所灰色的小屋子。

我心目中的这所小花园，是六十年以前，斯瓦兹茄一位名叫莫利烏斯的老太太的；她是靠織毛毯和給农夫們烧飯謀生的。

莫利烏斯太太当时是个很能干的人；她有三个活泼勤劳的女兒，在路边有一所小屋，柜子底里藏着不少金幣；她还有許多条嶄新的網圈巾和不少张直靠背的椅子。她的一双手样样会做，这尤其对于一个需要用自己的手艺换取面包的人是十分有用的。可是她所有的东西中最好的还是那小花園，整个夏天，这花園給了她无穷的快乐。

莫利烏斯太太的小房子里，有一位房客，是个近四十岁的干瘦的老处女，住在山形墙后面一間小閣楼里。瑪利小姐——人們都这样称呼她——对許多事有自己的看法，这原是一般習慣独居、对于眼睛看到的事总喜欢仔細想一想的人通常的情形。

瑪利小姐認为，在这充滿痛苦的世界上，爱情是一切坏事的根源。

每天晚上临睡以前，她总要双手合十，把晚祷詞念一遍。当她說完"我們在天的父"和"上帝保佑我們"以后，在結束祷告时，她总要祈求上帝保佑她不要为爱情所牵惹。

"爱情只会带来痛苦，"她說，"我又穷又老又丑。不，千万不要讓我爱上誰！"

一天复一天，她坐在莫利烏斯太太的小房子的閣樓上，編織窗帘和桌布，然后把这些东西卖給农人和紳士，她出卖編織物换来的錢，巳經足够买一所小房子了。

她所向往的，是在斯瓦兹茄教堂对面的小山坡上置一所小房子。至于爱情，她是永远不会要的。

夏天傍晚，提琴手坐在十字路口栅栏上，琴声陣陣传来，青

年人跳着波尔卡舞，大路上塵土飞揚，这时候，瑪利小姐宁可多走些路，从森林里繞道，免得听見看見他們。

聖誕节第二天，常常有五六个农家的新娘到莫利烏斯太太这里来，莫利烏斯太太和几个女兒就替她們装新，用花冠和番石榴花，綢制的高帽子、玻璃串珠，用华丽的絲綉囊、用一束束假玫瑰花装飾她們，給她們穿上波紋綢做的花朵鑲边的裙子。这时候，瑪利小姐就躲在自己的閣楼上，免得看到她們在爱情的荣耀中，装扮得漂漂亮亮的。

她知道爱情所作下的許多坏事，这些坏事她都能説出来。她奇怪的是，爱情居然还敢在世界上露面，失恋的人們的呻吟，为爱情而犯罪的人們的詛咒，被爱情束縛在仇恨的鎖鏈下的人們的哀号，居然沒有把它吓走。她奇怪的是，負着这般的痛苦和羞愧，爱情的翅膀还能輕巧地載着它高飞，而沒有跌进那无名的深淵。

当然，她和一般人一样，也有过年輕的时候，可是她从来沒有恋爱过；她从来沒有讓自己接受跳舞和拥抱的引誘。她母亲的六弦琴挂在閣楼上，琴弦松散，蓋滿了塵土；她从来沒有在琴弦上撥弄什么爱情的歌曲。

她母亲的薔薇花插在窗台上，她从来不給它澆水。花是爱情的孩子，她不爱花。花枝上繞滿了蜘蛛网，花蕾从来不会开放。

这时候，斯瓦兹茹教区的教民們要在教堂里装一架風琴。这是在食客們掌权前一年的夏天。来了一个装風琴的工人，也寄住在莫利烏斯太太家里。

年輕的風琴工人对自己的职业十分內行，这是不容怀疑的。他也是个爱热鬧的風流少年，眼睛里閃爍着阳光。他跟每一个

人，老的少的，穷的富的，都能友善地寒暄。

晚上，他下工回来，就替莫利烏斯太太握着綫团，在薔薇园里跟姑娘們一起工作。然后，他或是背誦"阿克賽尔"①，或者唱"弗里蒂奥夫"②。瑪利小姐的綫团一掉到地上，他就去替她拣起来，她的鐘坏了，他就替她修理。

他参加舞会，总要跟在場的每一个女性，从最老的到最年輕的，都跳过一次舞，才肯离开。他要是遭遇到什么不痛快的事，就会在他遇見的第一个女性身边坐下，把心事向她傾訴。他是一般女性在梦中幻想的那种男人。倒不是說他向哪一位姑娘表白过爱情，但是，当他在莫利烏斯太太的有尖屋頂的房子里住了几星期之后，所有的女孩子就全都爱上了他，可怜的瑪利小姐也發現自己无数次的祷告都前功尽弃了。

这眞是又可喜又可悲的时刻。傍晚时分，总有一个面容蒼白的人坐在丁香花壇旁梦想；在楼上小屋子里，瑪利小姐拿起配上了新弦的琴，弹起她媽媽教給她的古老的情歌。

年輕的風琴工人像往常一样无憂无虑，兴致勃勃，滿脸堆笑，侍候那些为他憔悴的女性；当他去工作的时候，她們就为着爭夺他而互相賭气。最后，他要离别的一天終于来到了。

馬車停在門前，他的行囊已經捆在馬車背后，年輕人已經向大家告了别。他吻过了莫利烏斯太太的手，又把那些哭哭啼啼的姑娘摟在怀里吻过了她們的面頰。他在这灰色的小房子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现在必須离去，自己也禁不住眼眶湿潤起

① 阿克賽尔(Axel)是瑞典詩人埃薩依亚斯·泰格納(Esaias Tegner 1782—1846)，所写的一首长詩。

② 弗里蒂奥夫(Frithiof)是泰格納写的一首长詩，歌頌十三、四世紀冰島传説中的英雄弗里蒂奥夫。

来。最后，他向四处望了望，寻找瑪利小姐。

她穿上了自己最好的一套衣裳，从狭窄的樓梯上走下来。一根寬寬的綠綢带，把六弦琴系在她的頸脖上，手里捏着一束淡紅色的薔薇；今年，她母亲的薔薇花开放了。她在那年輕人面前停住，撥着琴弦唱道：——

你将远离我們而去。啊，我們欢迎你回来！
听着我友情的歌声，我在向你召喚。
祝你幸福，但願你永不相忘，有一个眞心爱你的朋友，
在伐姆兰林中等待你！

唱完这支歌，她便把薔薇花塞进他的鈕扣孔里，然后上前去端端正正地在他嘴唇上吻了一下。是的，在他嘴唇上吻了一下，然后，这老女人就一溜烟跑上閣樓的扶梯，不見了。

爱情向她复仇，使她当着大家的面出了丑，可是她却不再抱怨爱情；她再不会把六弦琴放在一边，再不会忘記給她媽媽的薔薇花澆水了。

她学会了珍惜爱情，連同爱情的一切痛苦、一切眼泪和渴慕。

“痛苦的爱情，总比沒有爱情的幸福好。”她說。

日子就这样过去。埃克布的少校夫人被赶了出来，食客們得了势。还有一件事，我們先前已講过：有一个星期天下午，古斯泰·貝林对鮑格庄的伯爵夫人高声朗讀了一首詩，于是她就禁止他再在她家里露面。

有人說，古斯泰·貝林走出大門，把房門带上，就看見一連好几輛雪橇开到鮑格庄前停住了。他对第一輛雪橇里坐的一位瘦小的女人看了一眼。当时他的心情是阴暗的，可是他一看見

了她，心情却更加阴暗。他赶快走开了，以免被她認出，可是他心中已經充满了不幸的預感。难道刚才在屋里的交談引来了这个女人？真是祸不单行。

僕人們从屋里一拥而出，围巾、皮衣都抛在一边。来的是誰呢？站在雪橇中的瘦小的女人是誰呢？喔，真的就是她，就是那远近聞名的伯爵夫人瑪尔塔·杜納！

她是最会寻欢作乐也是最胡鬧的女人。"欢乐"遵奉她作女王，讓她高高地坐在宝座上。游戏和笑声是她的臣民，她用音乐，跳舞和冒险当賭注，来换取生命的彩票。

她已經将近五十岁了，可是她像許多聪明人一样，从不去計算年龄，"誰的脚不打算再跳舞，誰的嘴不打算再發出笑声，"她說，"那他就是老了，只有他才知道年龄是多么沉重的負担，我可不知道。"

在她年輕的时代，"欢乐"也不是永远坐在宝座上不受到任何攪扰的。可是，越是变化无常，却越能使欢乐增添乐趣。"欢乐"——这长着蝴蝶翅膀的皇帝今天下午在斯德哥尔摩皇宫里宫嬪們的房里喝茶，明天又在巴黎跳舞。他訪問了拿破仑的軍营，又登上了蔚蓝色的地中海上納尔逊的艦队。他参观了維也納的議会，又在那次著名的大战的前夕，冒着生命的危险参加了布魯塞尔的舞会。

只要有"欢乐"的地方，就有瑪尔塔·杜納的踪影，她是中选的皇后。瑪尔塔伯爵夫人在世界上忙忙碌碌，跳舞、玩牌，恶作剧。她什么沒有見过？什么沒有享受过？她在宝座上跳过舞，拿皇太子的命运作賭注玩埃加脫①，她的一句笑話引起过一

① 一种牌戏。

場恶战。她的生命从来就充滿了欢乐和胡鬧，今后也将如此。她的肢体不至于老得跳不动舞，她的心也永不会失去恋爱的能力。她何曾对化装舞会、对喜剧、笑談和哀怨的民歌表示过厭倦？

有时候，当"欢乐"在外面的世界上无法居住的时候，她就坐着馬車回到呂汶湖畔的庄子上来，正像神聖同盟① 的时候，王公和宮廷突然变得十分乏味时一样。也就是这时候，她想到聘請吉斯泰·貝林来給她兒子当家庭教师。她一向喜欢到这里来，"欢乐"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比任何地方更加愉快的王国。这里有歌、有牌局、有喜欢冒险的男人和放蕩美丽的女人。在这里，跳舞会和月光下在海面上举行的水上宴会、乘着雪橇到黑暗的森林中去游玩、各种惊人的冒险、愛情的痛苦和憂伤，这一切，都使她絲毫不会有不足的感覚。

可是，女兒死了以后，她就再不到鮑格庄来。她已經五年不来这里，这一次，她是到这里来看看她的兒媳在松林、狗熊和雪堆里生活得怎样。她覚得她有責任来看看乏味呆板的兒子是不是已經把兒媳折磨够了。她打算像一个温柔的天使一般給家里帶来平靜。她的四十只箱子里装着阳光和幸福，"愉快"是她的侍女，"恶作剧"是她的馬車夫，"游戏"是她的同伴。

她走上台阶，亲人們张开双臂迎接她。一層樓上她原来住的那間屋子已經为她收拾出来。她的佣人，她的女伴、侍女、四十只皮箱、三十只帽匣、手袋、围巾、皮大衣，一样一样都拿了进来。到处显得忙忙碌碌的，門不断地开关，楼梯上人来人往，于是大家都知道伯爵夫人瑪尔塔回家来了。

---

① 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1815年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魯士三国在梅特涅主持下签訂的反动盟約，旨在压迫当时的革命运动。

虽然还只是四月，冰还没有消融，这天傍晚却像是春天，而且是一个迷人的春天的傍晚。瑪利小姐坐在自己房里，打开了窗戶，一面撥弄着六弦琴，一面唱歌。

她全付精神沉浸在琴声和回忆里，竟沒有听到一輛馬車从大路上馳来，停在小屋前面。馬車里坐着伯爵夫人瑪尔塔；她看見瑪利小姐怀抱着一把琴坐在窗前，两眼望着天空，嘴里哼着早已被人遺忘了的情歌，覺得十分有趣。

最后，伯爵夫人跨出馬車，走进小屋；一群女孩子正坐在那里作工。伯爵夫人从来不是盛气凌人的，她曾經受到革命的風的吹拂，胸膛里有着新鮮的气息。

她常常說，身为伯爵夫人，这并不是她的过錯，可是她願意尽一切可能按照自己喜爱的方式生活。在宮廷舞会上，或者在农家婚礼上，她都同样地高兴。要是沒有別的观众，她就表演給侍女們看；她随便在什么地方出現，她那美丽的小脸，和那蓬蓬勃勃的活气，就会把欢乐带給人們。

她向莫利烏斯太太定購了一条毛毯，又把那些女孩子贊許了一番。她环顧了一下薔薇花园，向大家講述旅途上遇到的趣事——她总遇到各种趣事。最后，她顫巍巍地登上那窄小陡削得怕人的扶梯，到擱楼上去找瑪利小姐。

她向瑪利小姐买了許多窗帘。不在每一扇窗戶上挂上瑪利小姐編織的窗帘，不在每张桌子上鋪上瑪利小姐編織的桌布，她是无法生活的。

她借了瑪利小姐的琴，歌唱欢乐和爱情。她对瑪利小姐講述各种故事，把她引进了外面熙熙攘攘的繁华世界。伯爵夫人的笑声像音乐，花園里冻僵了的小鳥听見了，也唱起歌来。伯爵

夫人的脸，現在已經不能說是美丽的了——脂粉毁坏了她的容貌，而且嘴角上挂着一絲嚣靡的表情；可是瑪利小姐却覺得她是个絕色的美女，她不明白，那面小小的鏡子，一旦在光潤的鏡面上抓住了她的容貌，居然还会肯听任它消失。

临走的时候，她吻了瑪利小姐一下，請她到鮑格庄来。

瑪利小姐的心，这时像聖誕节时的燕窠一样空虛。她虽然是自由的，却像一个被释放的老奴隶一样，嘆息着渴望得到一付鎖鏈。

于是，瑪利小姐又經历了一个可喜又可悲的时期，不过这个时期并不长，只有一个星期。

伯爵夫人不断派人来請她到鮑格庄去。她为瑪利小姐演出了一幕喜剧，还把自己每一位情夫的事都講給她听，瑪利小姐从来沒有像这样痛快地笑过。她們成为最好的好朋友。不久，关于年輕的風琴工人的事，以及离別时的情景，伯爵夫人就全都知道了。傍晚时候，她讓瑪利小姐坐在蓝室的窗台上，把六弦琴上的綢带套在她頸子上，要她唱情歌。伯爵夫人坐在一旁看着她，那老小姐的干瘦的身影和絲毫不美的小头映在殷紅的傍晚的天幕上；于是伯爵夫人說，可怜的老瑪利眞像中世紀时一个在恋爱中的姑娘。所有这些歌，都是歌唱多情的牧羊郎和狠心的牧羊女的；而瑪利小姐的歌喉又是世界上最刺耳的歌喉。不难想像，这样一出喜剧能使伯爵夫人多么高兴。

鮑格庄上举行了一次宴会；伯爵的媽媽回来了，这原是很自然的事。这一天和往常一样热鬧。客人不多，只請了本教区的一些人。

飯厅就在楼下，吃完飯以后，不知怎么的，客人們沒有上楼，都来坐在飯厅旁边伯爵夫人的房間里。伯爵夫人拿起瑪利小姐

的琴，开始对客人們唱歌。她原是个很風趣的人，能够随便摹仿别人；这时，她忽然想要摹仿瑪利小姐，于是她两眼朝天空一翻，拉直嗓子，用尖利的童音唱起来。

“别这样！别这样！伯爵夫人！”瑪利小姐恳求道。

可是伯爵夫人正在得意地欣賞自己的表演，在座的人沒有一个忍得住不笑，虽然他們也都覺得这太使瑪利小姐难堪了。

伯爵夫人从盛香料的瓶子里抓出一把枯萎的薔薇花瓣，像演悲剧一样地走到瑪利小姐面前，用一往情深的歌声唱道：

你将远离我們而去。啊，我們欢迎你回来！

听着我友情的歌声，我在向你召喚。

祝你幸福，但願你永不相忘，有一个眞心爱你的朋友，

在伐姆兰林中等待你！”

接着，她就将薔薇花瓣洒了瑪利小姐一头。大家哈哈大笑，瑪利小姐气得几乎要發狂，脸上的表情，恨不得把伯爵夫人的眼珠挖出来。

“你是个坏女人，瑪尔塔·杜納，”她說，“正經的女人不应当跟你說話。”

瑪尔塔伯爵夫人也生气了。

“出去！小姐！”她說，“你的傻相我已經看够了。”

“是的，我要走，”瑪利小姐說，“可是，走以前，你必須把鋪在这里的桌布和窗帘的錢付給我。”

“这一堆破烂，”伯爵夫人喊道，“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你还要錢？拿走好了！我再也不想看見这些东西！馬上給我拿走！”

伯爵夫人气得忘了一切，她順手把桌布丢在瑪利小姐面前，接着又去拉窗帘。

第二天，年輕的伯爵夫人恳求婆婆跟瑪利小姐講和；伯爵夫

一口回絕，她对瑪利小姐已經厭倦了。

于是伊利莎白伯爵夫人买下了瑪利小姐編織的全套窗帘，挂在樓上的房間里。瑪利小姐也覺得已經得到了补償。

媳妇对于瑪利小姐編織的窗帘的爱好，成了瑪尔塔伯爵夫人取笑的材料。她也能把憤怒埋藏在心里——几年以后依然保持新鮮。她也是个得天独厚的人。

第 二 部

第一章 克里斯多弗老弟

食客們的房里有一个人，是只老猛禽。这个人总坐在爐火旁的角落里，照管着火，防它熄灭。他看来襤褸而灰白；一根細长的头頸，从一个蓬乱的皮領子里伸出来，小小的脑袋可怜地搭拉着，上面长着一个大鼻子和一双深陷的眼睛。不論冬夏，这只老猛禽总穿着皮大氅。

从前，他是那群追随着大皇帝① 縱横欧洲的人物中的一員，但是当时他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头衔，現在誰也說不上来。在韦姆兰，人家只知道他参加过那些伟大战役，在惊天动地的搏斗中爬上了有权有势的地位，到一八一五年以后，从一个不感恩的祖国逃了出来。他在瑞典王太子那里找到了一个避难所，王太子就劝他到遙远的韦姆兰来隐居。

这样，这个声誉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栗的人，現在就很乐于不讓任何人知道他那可怕的姓名了。

他曾經向王太子保証，不离开韦姆兰，也不讓人知道他是

① 指拿破仑。

誰。王太子写了一封私信給少校，把他送到埃克布庄，竭力推荐一番。因此，客房才开門容納了他。

起初，人家很奇怪，这个用化名隐瞞了身份的人是誰，然而慢慢地他变成为一个食客了；所有的人都叫他克里斯多弗老弟，誰也不知道他究竟怎么会得到这个名字的。

但是对一只猛禽説来，住在籠子里是不相宜的。誰都明白，他所習慣的是另一种生活，而不是整天栖着，等看守来喂它东西吃。战斗的刺激和死亡的危险曾使他的血液沸騰，現在昏沉的平靜使他厭恶。

当然，沒有一个食客是一只眞正的馴順的小鳥，但是他們的血液都不像克里斯多弗老弟那么火热。猎熊是唯一能使他活跃起来的事情，猎熊或者一个女人，一个单身女人。

十年以前，他第一次看見瑪尔塔伯爵夫人时，他曾回复了生命；那时候，她已經是一个寡妇——一个像战爭那样变化多端，像危险那样蠱惑誘人的女人，一个惹惊的大胆的尤物；然而他爱她。

現在，他坐在那兒，年龄越来越老，头髮也灰白了，沒有能够向她求婚，娶到了她。他已經五年沒有看見她了。他逐漸地枯萎、死亡，像关在籠子里的老鷹那样。他一年比一年地干癟、蜷縮；他在他的皮大衣里越埋越深，离爐火也越来越近。

这一天早晨，他就这样地坐着，蜷褸，灰白，發着抖。晚上，复活节的槍声将要放起，复活节的女巫也要燒掉。所有的客人都出去了，然而他还坐在爐火旁的角落里。

啊，克里斯多弗老弟，克里斯多弗老弟，你难道不知道嗎？
迷人的春天，她已經微笑着来到了。
大自然从沉睡中惊醒，蔚蓝的天空中，长着蝴蝶翅膀的精灵

在翻滚狂舞；他們的脸在云端里閃耀，密集得像蔷薇树上的雪花。

大地，伟大的母亲，开始苏醒。她从春洪的沐浴中和春雨的灌注中站起来，像个孩子那样地喧跳蹦鬧。

但是克里斯多弗老弟还是坐着，什么也不明白。他的指节僵硬了的手托着头，梦想着槍林弹雨，梦想着战場上的光荣。

誰都可怜这个孤独的老战士。他坐在爐火边，沒有祖国，沒有人民；他永远听不到故乡的語言，他的归宿就是勃洛墓地里的一坏黃土。他，一只老鷹，生来就要残杀，就要酷虐，这難道是他的錯么？

啊，克里斯多弗老弟，你已經在客房里枯坐着梦想得够长久了！起来，来喝泡沫滿溢的生活之酒吧！你要知道，克里斯多弗老弟，今天少校收到了一封信，一封王家的御書，上面蓋着瑞典王室的鈐記。等你讀了这封信，老鷹，你看起来就大不相同了。你抬起了头，你的眼睛重又明亮起来。你看見籠子的門开了，你可以舒展你那久藏的双翼了。

克里斯多弗老弟翻箱倒籠，把小心地保藏着的綉金縀制服拉了出来，穿在身上，把羽毛飘拂的帽子戴在头上；不一会兒，他就騎上白色駿馬，离开埃克布庄而去。

比起在爐火旁坐着發抖的生活来，这完全是另一种；现在他也看見春天来临了。

他在馬鞍上挺直了身子，策馬飞驰；皮鑲边的軍服飘动着，帽子上的羽毛飞舞着。他像大地本身一样，从漫长的冬季里醒了过来，又变得年輕了。古老的黃金未曾失去它的光澤。这个勇敢的战士歪戴着帽子，脸容十分高傲。

这是一場奇妙的跑馬。当他騎馬跑过时，小溪从地面下涌出，花朵馬上开放。成群的小鳥在这个释放的囚徒周圍唱着叫着。整个大自然分享着他的快乐。

他像一个胜利者。"春天"騎着一片浮云，跑在前面。一群老战友，老同袍，跑在克里斯多弗老弟身旁；"幸福"，踮起脚尖在馬鞍上站着；"光荣"，騎着它那庄严的战馬；还有"爱情"，一匹暴烈的阿拉伯馬馱着它。奇妙的跑馬，奇妙的騎者。一只鶫鳥叫唤着他：

"克里斯多弗老弟，克里斯多弗老弟，你騎馬到哪里去？你騎馬到哪里去？"

"到鮑格去求婚，到鮑格去求婚。"克里斯多弗老弟回答說。

"别到鮑格去，别到鮑格去！还是做单身汉好，无憂无慮。"鶫鳥在他后面尖叫着。

但是他不听这个警告。他騎着馬，越过一座座山岭，最后到了那里。他从馬背上跳下来，被引去見伯爵夫人。

一切进行得很順利。伯爵夫人对他很优待。克里斯多弗老弟覺得很肯定，她不会拒絕改姓他的光荣的姓，不会拒絕到他宮殿里来做主妇。他坐在那里，拖延着給她看那封皇家的信的狂喜时刻。他乐于这样等待着。

她談着談着，談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来讓他高兴。一切都使他發笑，一切都使他愉快。然而，他們正好坐在伊利莎白伯爵夫人挂起瑪利小姐的窗帘的一間屋子里，于是伯爵夫人就談起它們的故事来，并且尽力談得輕松有趣。

"瞧，"最后她說，"瞧我有多坏。現在这些窗帘就挂在这里，使我可以每一天每一点鐘想到我犯的罪。这是一个无可比拟的悔过。啊，这些可怕的針織的窗帘啊！"

这个伟大的战士，克里斯多弗老弟，用火热的眼睛望着她。

“我，也是又老又穷，”他說，“我在爐边坐了十年，渴想着我的情人。伯爵夫人，你也覚得这个可笑嗎？”

“啊，这是另一回事！”伯爵夫人叫着說。

“上帝夺去了我的幸福和我的祖国，迫使我依靠别人生活，”克里斯多弗老弟誠恳地說，“我已經学会了怎样尊重貧穷。”

“你啊，也这么說嗎！”伯爵夫人合起了双手，叫着，“人們都变得多么有德行了啊！”

“是的，”他說，“你要知道，伯爵夫人，如果将来有一天，上帝还給我金錢与权力，我要好好地利用它們，决不拿来和这样一个庸俗的女人，这样一个塗脂抹粉、无情无义的嘲笑貧穷的猴子共享。”

“你会做得不錯的，克里斯多弗老弟。”

于是克里斯多弗老弟大踏步地走出了房間，騎上馬又回到了埃克布庄；但是精灵們不再跟随他，鵪鳥也不再叫他，他也不再看得見微笑着的春天了。

他回到埃克布庄，刚好在举火要烧复活节的女巫的时候。这个女巫是用干草扎的一个巨大的假人，一塊破布当作脸，上面用木炭画着眼睛，鼻子和嘴巴，身上穿着破烂的旧衣服。她的头顕里挂着装油的牛角，旁边放着长柄的耙子和扫帚。她已經准备好到地獄去的旅行了。

富煦少校把他的槍装上子弹，对着天空連連地放。一堆干柴点着了火，女巫放了上去，一会兒便旺盛地燃烧起来。客人們尽力按照古老的可靠的習俗，来摧毁邪恶的魔力。

克里斯多弗老弟站在那里，脸色阴沉地看着。突然他从袖口里把那封尊貴的御書抽了出来，抛进火里。天知道他轉的是什

么念头。也許他想像火堆里燒的就是瑪尔塔伯爵夫人她自己；也許他認为那个女人，拆穿了親，不过是破布和干草做的，所以世界上再也沒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价值了。

他又回进客房里，生起爐子，脫掉制服。他重新在爐火边坐下来，一天天地越来越罹褸，越来越灰白。他一步一步地向死亡的路上走去，像被囚的老鷹一样。

他不再是一个囚徒；但是他不想再利用他的自由。世界对他敞开着大門；战場，荣誉，生活，等待着他，但是他不再有力量伸展翅膀飞翔。

第二章　生活的道路

人們在这个世界上所走的道路，是漫长而劳累的。

这是經过沙漠的道路；这是穿过沼澤的道路；这是越过山岭的道路。

为什么允許那么多不幸毫无阻拦地横行，最后才消失到沙漠中，沉沒到沼澤里，或下降到山岭上去？采花的孩子在哪里？神話故事里脚下长玫瑰的小公主們在哪里？那些要在漫长劳累的道路上撒花的人又在哪里？

古斯泰·貝林决定要結婚了。他在寻找一个貴賤得配得上他这个疯狂的牧师的新娘。

美丽而門弟高貴的女人曾經爱上过他，但是她們不会爭着要和他結婚。流浪者祗能在流浪者中間选择。

他要挑誰呢，他要找誰呢？

有时候，有一个貧穷的姑娘从远处山上的小村里到埃克布

庄来卖扫帚。那个小村又穷又苦，有很多人还不能通晓事理，而这个卖扫帚的姑娘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她长得美丽。她的一头浓密的烏髮編成粗粗的辮子，头上几乎盘不下；她的脸庞纖細而圓潤，鼻子挺直，也不太大，配着一双碧蓝的眼珠。她是那种憂郁的聖母类型的女人，就是狹长的呂汶湖沿岸漂亮姑娘們中間还找得到的那种。

这样，古斯泰就找到了他的情人；一个半傻的卖扫帚姑娘刚好配給一个疯狂的牧师做妻子，沒有更合适的了。

他祗要到卡尔斯塔德去买了結婚戒指来，大家又可以在呂汶湖岸边快乐一天了。古斯泰·貝林和卖扫帚的姑娘締結婚約的时候，古斯泰·貝林和卖扫帚的姑娘举行結婚典礼的时候，讓人家来笑他吧！讓大家来笑吧！他还有比这更高兴的想头么？

流浪者难道就不能随流浪者自己的意願——或是發怒，或是悲哀，或是不幸——么？假使他倒下了，假使他毁灭了，又有什么关系呢？有誰会来拉住他？有誰会伸出手帮助他？或者給他喝一点清凉的水？采花的孩子在哪里？神話故事里的小公主們在哪里？那些要在崎嶇的道路上撒花的人又在哪里？

不，不，鮑格的那位年輕温文的伯爵夫人不会来阻扰古斯泰·貝林的計划的。她一定会想到她的名誉，想到她丈夫的震怒，想到她婆婆的怨恨；她一定不会采取任何手段来拦住他的。

在斯瓦兹茄教堂里举行长长的礼拜仪式的时候，她一定低垂着头，合着双手，祗是为他祈祷。在失眠的夜晚，她就能为他哭泣，为他悲伤；但是她沒有花来撒在流浪者的路上，也沒有一滴水来給口渴的人喝。她不会伸出手把他从悬崖边上拉回来。

古斯泰·貝林并不想讓他挑中的新娘穿上綢緞，戴起首飾。他讓她带着扫帚，像她看慣的那样，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然

而等到他把当地体面的男男女女都請到埃克布庄的一个盛大宴会上，他就要宣布他的婚約。他要把她从厨房里叫出来，就像她刚从长途跋涉回来的样子，滿身塵土，也許衣服破烂，也許头髮散乱；她的眼睛狂热，嘴里說着一連串乱七八糟的話。于是他要問那些客人，是不是他挑了个相配的新娘；是不是一个疯狂的牧师应該为这样一个可爱的情人，这样一个聖母般的臉庞，这样一对碧蓝梦幻的眼睛而驕傲。

他打算事先不讓任何人知道，但是他沒有保守住秘密；知道这件事的人中間，就有年輕的杜納伯爵夫人。

她有什么办法来阻止他呢？今天就是訂婚的日子，現在已經十一点鐘了。伯爵夫人站在蓝室的窗口，望着北方。她的眼睛因为含着泪水而模糊了，她却以为她看得見埃克布庄；看得見那幢三層楼的大房子，三排明亮的窗戶閃耀着光；她想着香檳酒怎样傾注到酒杯中，祝飲的呼声怎样热鬧，古斯泰·貝林又怎样宣布他和卖扫帚姑娘的婚約。

假使她就在他身边，能够很輕柔地把手放在他胳膊上，或者友善地看他一眼，难道他不从这条罪恶的路上回过头来么？她的一句話旣然已經驅使他做了这样一件自暴自弃的事，現在她再說一句是不是就足以阻止他了呢？

想到他要对那个貧困的半痴的姑娘所犯的罪恶，她不禁战栗起来。他对那个不幸的小东西所犯的罪恶——她将会被迫着去爱他，也許不过是为了一天的恶作剧而已——使她战栗。在他生命上束縛住的这个难堪的重累，也許会經常消耗着他精神上的上进的力量——于是他自己对自己所犯的罪，使她战栗得更厉害了。

錯处主要在于她。她說了一句譴責的話，将他驅使到邪路

上去了。她，这个生来为施福、为慰安的人，为什么还要在罪人的荆棘冠上再加上一根刺呢？

是的，現在她知道她該怎么做。她要在雪橇上駕上黑馬，越过呂汶湖，赶到埃克布庄去，站在古斯泰·貝林面前，对他說，她并沒有輕視他，她把他从家里赶走时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說的是什么。但是，不！她决不能做这样的事；她会感到羞耻，不敢說一句話。現在她已經是有夫之妇，一切要小心。如果做了这样的事，会引起一場什么样的閑話。然而如果她不做，他又会怎么样呢？

她一定得去。

不过她想起来，这个計划是办不到的。今年冰上已不能通行車馬，因为冰正在融化，已經从岸边裂开。冰坼裂着，軋軋地响，看来可怕；水从隙縫中骨骨地冒上来，有的地方已經成了些黑水潭；别的地方，冰还是耀眼的白色。地面大部分由于融雪而成了肮脏的灰色，上面的道路看来像一条条黑色的长綫。

她怎么能够想到上那兒去呢？她的婆婆，瑪尔塔老伯爵夫人，絕不会允許这一件事。整个黃昏，她不得不在起居室里，坐在她旁边，听她講那些津津有味的老故事。

最后黑夜来了；她丈夫不在家，她自由了。

她不能駕馬，她也不敢去叫僕人，但是她的焦急赶着她离开了家。她沒有别的办法可想。

人們在世界上流浪的路是劳累的；但是这条路，在黑夜里，在融化的冰上的情形，要我拿什么来比較呢？这不是采花的孩子所要走的路嗎；不是一条无定的，动搖的，滑溜的路，一条願意改过的人走的路，一条輕捷的脚步、銳利的眼睛和勇敢而热爱的心的路嗎？

伯爵夫人走到埃克布岸边时，已經过了半夜。她在冰上跌倒；她跳过寬闊的裂縫；她急急忙忙走过一脚踩下去就冒出水来的地方；她滑跤，她手脚並用地爬着。

这是一次劳累的流浪；她一路走一路哭泣。她又湿又累；周圍冰上，一片黑暗和寂靜，引起了她許多可怕的念头。

最后，她得在深至脚踝的水中蹚过，跨上岸去。等她到了岸上，她已經沒有勇气再动一动，祇是坐在一塊石头上，因为疲劳和无援而哭泣。

然而，这个出身高貴的年輕小姐却是一个勇敢的女英雄。在她晴朗明媚的祖国，她从来沒有走过这样的路。現在她多么苦惱，也許就这样在这个可怕的湖边坐着，渾身又累又湿，思念她南方故乡花朵盛开的美丽道路。

啊，对于她这不是一个南方北方的問題。她不是因为思念故乡而哭泣，而是因为她太疲乏了，因为她不能及时赶到。她認为她已經来得太迟。

这时有人沿着湖岸跑来，他們匆匆經过她的身边沒有看見她，但是她却听見了他們的話。

"假使堤壩塌了，鉄工場就完了。"一个人說。"还有磨坊、工場和鉄匠的屋子。"另一个人接口說。

于是她有了新的勇气，站起来，随着他們走去。

埃克布的磨坊和鉄工場座落在勃奥克肯河边的一个狹仄的地角上，河水就在它前面滔滔地流过。上游一个强大的瀑布把河水激成白色，咆哮着向地角冲来，因此，为了保护土地，地角前面修筑了一道高大的拦河壩。但是現在，堤壩已經老了，食客們正当着权；他們整天祇想着跳舞，沒有一个人肯費点功夫去看

看，流水、寒冷和时間怎样侵蝕了这道古老的石头堤壩。

春天的山洪一来，堤壩就开始搖搖欲动了。

埃克布的那个瀑布像一座巨大的花崗石梯子，河水从上面猛冲下来；它們被飞快的速度所昏眩，互相推挤着同时往下飞扑。它們忿怒地升起来，互相撞击，水花四濺，又突然落下去，扑向一塊岩石，一根木头；于是又升起来，又落下去，一次又一次地；噴着泡沫，嘶叫着，咆哮着。

現在，这些狂暴的河水被春天的气息所陶醉，被新得到的自由冲昏了头脑，向这道古老的石墻猛力撞击着。它們奔騰而来，嘶嘶地响着，高高地扑上墻去，然后又退下来，好像碰痛了它們的白头。它們把木头当作撞角；它們推挤着，碰撞着，冲向这道可怜的墻。突然，正当它們像听到有人喊了一声：“当心！”而猛退下来的时候，一塊大石从堤壩上崩落，随着它們滾下，轟的一声沉到河水里去了。

为什么狂暴的河水任其施虐而沒有遇到任何阻止呢？所有埃克布的人都死光了嗎？

不，这里有足够多的人在——有一个狂乱、困惑、束手无策的人群。夜是一片漆黑，他們誰也看不見誰，看不見往哪里走。瀑布高声咆哮着，冰塊的破裂和木头的撞击，合成了極大的喧鬧；他們听不見自己說話的声音。他們弄不清情况，想不出办法，覚得末日已經到来了。堤壩在顫动着；鉄工場、磨坊，以及他們自己的可爱的簡陋的屋子，都在危险之中。

一个消息接一个消息送到庄屋里去給那些食客。

他們还有这个心情来想到鉄工場或者磨坊嗎？一百多个客人在寬敞的大厅里聚集着，爽扫帚的姑娘在厨房里等待着，时間已經到了。香檳酒在杯子里泛着泡沫；朱利叶斯站起来要講話。

埃克布所有的老冒险家都高兴地等着那个即将在大家眼前出现的千古奇事。

在外面冰上，年輕的杜納伯爵夫人走过了一条可怕而危险的道路，为了要对古斯泰·貝林低声說一句警告的話。瀑布下面，河水冲击着那道堤壩——埃克布的光荣和力量，但在这个寬敞的大厅里，却祗洋溢着欢乐和焦灼的期待；燭光明亮，杯中酒滿，沒有一个人想到外面烏黑、風暴的春夜發生了什么事。

現在，时間到了。古斯泰站起来，走出去带他的情人进来。他穿过大厅的时候，在敞开的大門前停住了，望着外面漆黑的黑夜——他听見了，他听見了！

他听見鐘在响，瀑布在怒号。他听見冰塊破裂的轟声，木头撞击的巨声，还有反叛的河水的冲袭威吓声。

他急忙向黑夜中跑去，忘掉了一切。讓里面的人举着酒杯站着，直到世界的末日吧；他根本不管他們。卖扫帚的姑娘可以等待，朱利叶斯的話可以咽回肚子里去。这天晚上也不再有交換戒指的仪式，也不再有使人目瞪口呆的奇事在这群时髦人物眼前出現了。

現在河水真的在为它們的自由而搏斗了，因为古斯泰·貝林已經来到，人們有了一个領袖。惊悸的心得到了勇气；一場激烈的斗爭开始了。

听，他怎样地召喚着群众；他發出命令，使所有的人都动起手来。

“我們一定要有光，首先是要有光；磨坊主的那只羊角灯是不够的。看見那儿堆树枝么？把它們搬到峭壁上去，点起火来。这是妇女和孩子干的事。不过要快；快快堆起一大堆引火柴来，讓它燒！这样就可以照着我們工作；就可以老远就看得見，讓更

多的人来帮助我們。当心别讓它灭了！搬干草，搬树枝，把火燒上天吧！"

"来，来，男人們，你們的工作在这兒。这是木料，这是木板；做一个临时的水壩，我們可以把它沉在快塌的墙前面。快，干得快；把它做得又結实又牢靠！准备好石塊和沙包，和它一起沉下去！快！揮起斧子来！干呀！干呀！"

"年輕人都在哪兒？拿起木杆，拿起鈎篙，跑出来，到斗爭的最前面去！年輕人，到堤壩上去，到河水前面去！抵住它們的进攻，削弱它們的进攻，击退它們的进攻！堤壩在它們的进攻之下已在拆裂了。把木头和冰塊推开；如果沒有别的办法，你們就跳下去，用手把松动的石塊按住；用鋼鉄的爪子把它們抓住，把它們卡住。到堤上去，孩子們！我們要为每一寸土地斗爭！"

古斯泰自己站在堤壩最远的尽头，渾身噴濺着浪花；堤身在他脚下搖动，河水轟响着，猛冲着，但是他的狂放的心在危險中，在憂慮中，在斗爭中却充滿了喜悅。他笑着，他和他周圍同在堤壩上的青年們开玩笑；他从来沒有过这样快乐的一夜。

搶救的工作很快地进行；火堆燃燒着，斧声响着，堤壩坚持着。

其余的食客和百多个客人都到瀑布这里来了。远远近近的人們也都跑着来了。大家都在工作：有的在弄火，有的在做臨时堤壩，有的在搖动震栗的石墻上裝沙包。

現在，临时堤壩已經做好了，就要沉到即将倒塌的分水壩前面去。石塊和沙包已經准备好，船鈎和繩子也已經准备好，使它不致被水冲走，使胜利終于屬于人民，也使可畏的河水重又就范。

刚好就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之前，古斯泰看見一个女人，坐

在河边的一块石头上。柴堆的火光照亮了她坐着的地方；她坐着，凝望着河水。在夜雾与浪花中，他不能够清晰地看到她，可是他的眼睛不停地轉向她那边。他一次又一次地看她，覺得这个女人似乎給他带来了一个特殊的使命。

在这几百个忙碌地工作着的人們中間，她是唯一靜坐着不动的人。他的眼睛离不开她，别的东西都不在他的眼里了。

她坐在远处的水边，河水直冲到她脚下，水花飞溅到她身上；她一定渾身湿了。她的衣服是黑的，一条黑圍巾包在头上；她坐着，身子縮在一起，双手捧着面頰，固执地凝望着堤壩上的他。虽然他沒能把她的脸看得分明，但是他覺得那双凝望的眼睛在吸引他，在呼喚他；他的思想完全被这个坐在白沫飞濺的河水旁边的女人占据了。

“这是呂汶湖里的水妖，她从河水中出来，誘惑我走向灭亡。”他想，“她坐在那兒，呼喚，呼喚。我得去赶她走。”

这些白沫飞濺的河水，在他看来，就是这个黑衣女妖的头髮；这是她驅使着它們向前，引导着它們向他进攻。

“眞的，我必須去赶她走。”他說。

他抓起一根鈎篙，奔上岸来，急忙向那个女人跑去。

他离开崗位，走下堤壩，驅赶水妖去了。他覺得，在这个激动的当口，自己好像在和水底下的邪恶势力作斗爭一样。他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信仰的是什么，但是他必須要把那个黑东西从岸边的石头上赶走。

啊，古斯泰，为什么在那决定性的时刻你的崗位空着呢？他們把临时堤壩抬来了；一长列人排在拦河壩上，他們准备好繩子、石塊和沙包，要把它沉下去，固定在那个地方；他們准备着，他們等待着，他們傾听着。他們的領袖在哪里？沒有人来指揮

了嗎?

沒有了，古斯泰·貝林正在追赶水妖，他的声音沉默了，他不再指揮任何人了。

因此，这个临时堤壩就当他不在的时候沉了下去。河水一退，它就被沉进水里，然后放下石塊和沙包。但是，沒有一个領袖，工作怎样进行呢；沒有照应，沒有命令。河水又冲上来了，它們以新的狂暴冲向这个新的障碍。它們卷走了沙包，拉扯着繩子，松动了石塊；它們成功了，成功了。它們威吓着，它們欢悅着，把整个临时堤壩举在它們强壮的肩膀上；撕着它，拖着它，把它置于它們的支配之下。于是这个可怜的防御物脫开了，随着河水一起冲下呂汶湖去。这道搖晃着的无用的石墻重又受到了猛烈的冲击。

可是古斯泰正在追赶水妖。他揮动着鈎篙向她跑来时她已經看見了他。她吃了一惊，看来好像她是要跳下水去，但是她改变了主意，回头向岸上就跑。

"水妖!"古斯泰叫着，揮动着鈎篙。她跑进了接骨木丛中，被树枝纏住，停住脚步。

于是古斯泰拋开了鈎篙，走上前来，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这么晚你还在外面，伊利莎白伯爵夫人。"他說。

"随我去，貝林先生，讓我回家!"

他立刻服从了，轉身离开了她。

然而，她不但是一个門第高貴的夫人，而且实在是一个仁慈的小妇人；她不忍使人陷于失望的絕境。同时，她也是那个采花的孩子，她的籃子里經常有足够的玫瑰，来装飾最荒凉的道路。因此，她后悔了；她追上去，拉住他的手。

"我是来，"她結結巴巴地說，"我是来——啊，貝林先生，你

不會那么做嗎？說吧，你不會那么做！你在我后面追赶我，我多害怕喲！然而我要我的人就是你。我要請求你别把那天我說的話放在心上，还像往常那样地来看我。”

“你怎么到这里来的，伯爵夫人？”

她激动地笑着。“我知道我可能来得太迟，但是我不願意讓任何人知道我来了。此外，你明白，現在冰上已不可能走雪橇了。”

“你是从湖上涉着水过来的嗎，伯爵夫人？”

“是的，是的，当然是的；不过，貝林先生，告訴我，你訂了婚沒有？你明白，我但願你还沒有。这是那么坏，你看，而且我覺得这一切都是我的錯。你不应該把我說的一句話看得那么重。我是个外乡人，可是我知道此地的風俗習慣。貝林先生，自从你不再来之后，鮑格庄是多么无聊而煩悶啊。”

古斯泰·貝林站在潮湿的接骨木丛中，站在潮湿的地上，在他看来，好像什么人把一大堆一大堆的玫瑰拋在他身上。玫瑰花堆得齐他的双膝，他的眼前閃耀着它們在黑暗中發出的光，他急切地吸飲着它們的芬芳。

“你做了那件事沒有？”她重又問。

他一定要下决心来回答她的这个問題，讓她不再焦急，虽然这焦急使他感到極大的愉快。他覺得身上發热，眼前發亮，因为他想起了她經过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她身上是多么湿，她又是多么冷，多么害怕，她的嗓子又是哭得多么吵啞。

“沒有，”他說，“我沒有訂婚。”

于是她又拿起他的手，拍着它。“我真高兴，我真高兴。”她說着，声音因为啜泣而發抖。

現在，詩人的道路上已經有足够多的花朵了，一切黑暗的、

邪恶的、可恨的东西，都从心上消失了。

"你是多么好，你是多么好啊！"他說。

他們身旁，河水还在冲击这个圣埃克布的光荣和驕傲——堤壩。人們沒有了領袖，沒有人把勇气和希望灌注到他們心里；堤壩冲破了，河水越过了它，胜利地向磨坊和鉄工場所在的地角冲去。沒有人再想来阻挡河水，也沒有人再想別的，大家只顧搶了自己的財物逃命。

对这两个年輕人說来，古斯泰应該护送伯爵夫人回家，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不能讓她独自留在这个暗黑的夜里，他也不能讓她独自在融化的冰上乱走。他們已經想不到鉄工場那边需要他；他們是那么幸福快乐，因为他們又做了好朋友。

誰都会很容易地相信，这两个年輕人互相怀着热爱，但是誰又能肯定呢？他們一生中感情上的遭遇，只有零星片断落到了我的手里。我完全不知道，或者几乎完全不知道，他們灵魂的深处存在着什么。他們的行为的动机，我也說不清楚。我只知道那天晚上，一个漂亮的年輕女人，不顧她的生命、她的身份、她的名譽、她的健康，把一个可怜的浪子引回到正路上来。我只知道那天晚上，古斯泰·貝林离开了心爱的埃克布瀑布，随她而去。她为了他，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对耻辱的恐惧，对懲罰的恐惧。

在我的想像中，我常常随着他們，在那可怕的晚上，从冰上走过；这个晚上，在他們，却結束得这样美满。他們在冰上游蕩，愉快地閑談着他們分手以后發生的事情；我并不認为他們心里有任何隐瞞或禁忌的东西。

他重又成了她的奴隶，她的侍童；他拜倒在她的脚下，她就是他的女主人。

他們只覺得幸福，只覺得快乐。他們誰也沒有說一个可以

表示爱情的字。

他們踩着水蹚过时就笑；他們找到了路，又迷失了路，他們滑了，跌倒后又爬起来，也笑；他們总是笑。

这个幸福的生活重新又成为一場愉快的游戏，他們就是鬧过意見吵过架的两个孩子。啊，現在大家和好了，又在一起玩耍了，有多好啊！

謠言传来，謠言传去；最后，伯爵夫人晚上在外面游蕩的故事传到了安娜·斯塔恩霍克的耳朵里。

“我看，”她說，“上帝的弓上不止有一根弦，他另有办法。我可以在需要我的地方待着安息。用不着我帮助，他也能把吉斯泰·貝林造就成一个人。”

第三章　懺悔

亲爱的朋友們，如果万一你們在路上遇到一个可怜的不幸的人，一个苦恼的小人物，他把帽子挂在背后，鞋子提在手里，任憑太阳晒他的头，石子刺他的脚，他毫无遮蔽，却自願呼喚毁灭降临到他的头上——那么，你們就在沉默的恐惧中讓他走过吧！这是一个懺悔者，你們明白嗎？——一个去朝拜聖墓的懺悔者。

懺悔者必須穿一件粗布外套，吃清水和干面包度日，即使他是个国王也必須如此。他必須步行，不能騎馬。他必須一路求乞，必須睡在荆棘丛中。他也必須以跪拜来磨坚硬的墓石，以刺鞭来触自己的背。他只有在痛苦中感到甜蜜，只有在悲哀中感到溫存。

年輕的伊利莎白伯爵夫人一度曾經是一个穿着厚重的粗布

外套，踏上苦痛的路的人。她的心在譴責她所犯的罪。她的心渴望着痛苦，就像一个疲乏的人渴望洗一个热水澡一样。她从喜悦堕入痛苦的暗夜中时，把可怕的灾祸带到了自己身上。

她的丈夫，那位有一个衰老的脑袋的年輕伯爵，在埃克布的磨坊和鉄工場被春洪冲毁那晚的第二天早晨，回到鮑格庄家里来了。他还刚刚到，瑪尔塔伯爵夫人就把他叫去，告訴了他一件奇怪事情。

“亨利克，你的妻子昨晚上出去了，去了好几个鐘点。她和一个男人一起回来。我听見他怎样向她道晚安而去。我也知道这个人是誰。她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来我都听見。她是在欺騙你，亨利克。这个虛伪的小东西是在欺騙你；这个把針織的窗帘挂上所有窗戶只想叫我心神不安的小东西。她从来沒有爱过你，我可怜的孩子。她的父亲只要她嫁得好一点；她嫁給你就是讓你来养活她。”

她把事情办得那么好，因此，亨利克伯爵暴怒起来。他願离婚，他願把他妻子送回她父亲的老家去。

“不行，我的朋友，”瑪尔塔伯爵夫人說，“这样一来她就完全放任到邪路上去了。她是被宠坏的，而且也沒有受到好教养。还是讓我来管束她，讓我来引导她到忠順的路上去。”

于是伯爵把他的妻子叫了进来，对她說，今后一切都要服从他的母亲。

这个年輕人对她說了許多气憤的話。他伸出两手，向着天，詛咒它，害得他的名誉被一个无耻女人牽累到污泥中去。他握紧两个拳头，在她脸前摇晃，还問她，她自己認为，像她这样的罪孽，要怎样重的惩罰才抵得过。

她毫不害怕。她觉得自己并沒有做錯。她說她已經得了严

重的感冒，这就是足够的惩罰了。

“伊利莎白，”瑪尔塔伯爵夫人說，“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我們两个人，”年輕的女人回答說，“对于什么时候开玩笑什么时候正經，从来有过一致的意見。”

“不过你应当明白，伊利莎白，沒有一个規距女人在半夜里离开家，和一个人所共知的浪蕩汉在外面乱跑的。”

于是伊利莎白·杜納看到，她的婆婆是要使她身败名裂。她也看到她必須斗爭到底，否則瑪尔塔伯爵夫人就会把一个可怕的不幸拉到她头上来。

“亨利克，”她求道，“别讓你的母亲插到我們中間来！讓我告訴你这是怎么会事。你是公正的，你不会在我背后責备我。讓我把一切都告訴你，你就会明白我只是照你教我的那么做。”

伯爵默默地点头答应，伊利莎白伯爵夫人就告訴他她怎样驅使古斯泰·貝林走上了邪路。她把在蓝室里發生的所有事情都講了出来，还有她自己觉得怎样被良心所逼迫，跑出去救她所錯待了的人。“我沒有判决他的权力，”她說着，“而且我的丈夫亲口教过我，一个人如果要改正錯誤，犧牲一点是应該的。是这样的嗎，亨利克？”

伯爵轉身向着他的母亲。

“母亲对这些話觉得怎么样？”他問。现在，他的小小身体因为尊严而几乎僵直了；他的高而狹的前額也严肃地皺起。

“我，”老伯爵夫人回答，“我說安娜·斯塔恩霍克是一个机伶的姑娘，她把那故事說給伊利莎白听的时候她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

“你总喜欢誤解我的意思，”伯爵說，“我是問你她說的这故事你觉得怎么样。瑪尔塔·杜納伯爵夫人是想劝她的女兒，也

就是我的姊妹，去嫁給一个革职的牧师嗎？”

瑪尔塔伯爵夫人沉默了一会兒。唉，这个亨利克，这么笨，这么愚蠢！现在他完全走错了路子了。她的猎狗反身追赶猎人，倒讓兎子逃走了。然而瑪尔塔·杜納即使有一会兒不能回答，却也不会长久。

“亲爱的朋友，”她聳了聳肩說，“讓一切关于这个倒楣人的老故事停下不講，是有原因的——也就是这同一原因，使我来求你压住一切流言蜚語。很有可能，这个人已經在昨晚上失掉了性命。”

她用一种温和、同情的声調說着，但是她說的話里面沒有一个字是眞的。

“伊利莎白今天起床迟了，因此沒有听說人家已經派人到湖上去寻找貝林先生了。他沒有回埃克布去，他們怕他淹死了。湖面的冰今天早晨已經裂开。瞧，暴風把它刮成了成千个小塊。”

伊利莎白伯爵夫人向外面望了望，湖面几乎完全化开了。

于是她在失望中跪倒在她丈夫面前，懺悔的話从她口中滴出。她曾經想逃过上帝的裁判。她說了謊，她欺騙了人。她用清白的白罩袍把自己遮掩起来。

“責駡我吧，赶我出去吧！我是愛上了他。不用怀疑我是愛上了他！我扯我的头髮，我撕我的衣服，因为我痛苦。我不想保护自己，我要把全部眞相告訴你。我把心中的愛从丈夫那里取回来，給了一个陌生人。啊，我是一个受了禁止的愛的誘惑的人。”

你这个不顾死活的小东西，躺在你的裁判者脚下，把一切都告訴了他們！欢迎，殉道精神！欢迎，声名扫地！欢迎！啊，你将怎样把上天的雷击引到你那年輕的头上来啊！

告訴你的丈夫，当那强大而不可抗拒的痛苦临到你的身上时，你是多么害怕；你心地的悲惨，又怎样使你震栗。你宁願看見坟墓里出来的幽灵，而不願看見自己灵魂里的恶魔。

告訴他們，你怎样覺得自己是不值得双脚踩在这个土地上。你曾經以眼泪和祷告挣扎着。

“啊，上帝，救救我！啊，上帝的兒子，魔鬼的驅除者，救救我！”你曾經这样祷告。

告訴他們，你怎样認为，最好是把一切隐瞞起来；沒有一个人会知道你的悲痛。你認为这是上帝的喜悦，要它这样。你也認为，你要拯救你所愛的那个人，是按照了上帝指示給你的路。你不知道自己的愛情；只知道这个人决不能因为你而沉淪。你知道什么是对的嗎？你知道什么是錯的嗎？只有上帝才知道，而上帝已經对你下了判决。他已經把你心中的偶像击倒，他带領着你走上伟大的治疗道路——懺悔。

告訴他們，你知道隐瞞中找不到拯救。魔鬼才喜愛黑暗。讓你那裁判者的手握住了鞭子！刑罰将会像清凉的香膏一样落到罪恶的創伤上。你的心渴望着痛苦。

把这一切都告訴他們，当你跪在地板上，在剧烈的憂伤中糾絞着双手，絕望的声音狂野地說着，而且想到了刑罰和耻辱还用尖銳的笑声来欢迎；直到最后，你的丈夫抓住了你，把你从地板上拉起来。

“检点检点你的行为，要像一个杜納伯爵夫人的样子，否則我必需請我的母亲懲罰你，只当你是个孩子。”

“随你把我怎么样办吧！”

于是伯爵宣布了他的判决：

“我的母亲替你求情，因此，你可以留在我的家里。但是从

今以后，她命令你，你只有服从。”

看看懺悔者的道路吧！年輕的伯爵夫人变成了最卑賤的僕人。这要多久？啊，要多久？

一顆驕傲的心能够屈服多久？一双焦急的嘴唇能够沉默多久？一只多情的手又能够束縛多久？

屈辱的苦痛是甜蜜的。腰背做了重活而痠痛，可是心却很平静。对于一个只在硬草鋪上睡几个小时的人，睡眠会不召自来。

讓这个老妇人把自己变成一个恶魔，来折磨这个年輕女人吧。她还感謝这么个恩人。因为她心里的邪恶还沒有死掉。每天早晨四点鐘逼着她起床！吩咐这个不熟練的女工在重織布机上做一天不合情理的苦工！这样很好。懺悔者也許沒有足够的力气来按照需要，揮动鞭子。

当春天大洗的节日来临的时候[1]，瑪尔塔伯爵夫人命令她到洗衣房的木桶旁去工作。她亲自跑来监工。“你桶里的水太凉。”她說，就拿来一只鉄壶，把里面的开水倒在她裸露的手臂上。

天气很冷，洗衣服的妇女要在湖边站着，漂清衣服。寒風夹着雨雪，扑打着她們。她們的裙子都湿透了，重得像鉛。

木头洗衣板上的工作是很辛苦的；纖弱的指甲里渗出血来。

但是伊利莎白伯爵夫人并不抱怨叫屈。贊美上帝的慈悲！鞭子的刺节輕柔地落到懺悔者的背上，仿佛玫瑰花叶一样。

这个年輕的女人不久就听說古斯泰·貝林并不曾死。她的

---

[1] 在瑞典乡間，每年春天和秋天大洗两次。——原注。

婆婆这样說，不过是要騙她自己招認罢了。好吧，这有什么关系？瞧上帝的手吧！他已經把罪人引上了贖罪的道路。

她只为一件事情痛心。她的婆婆将来会怎样呢？上帝是为了救她才使她婆婆变得这样硬心腸的。啊，他会寬大地裁判她的。她婆婆所以会这样憤怒，原是为了帮助罪人去贏回上帝的爱。

她却不知道，遍試过各种娛乐的一个灵魂，会在残酷中找到乐趣，这是常有的事。漸漸淡薄的感情，也会在人和动物的痛苦中找到喜悅的源泉。

老伯爵夫人自己，并不感到有任何恶意；她認为她不过是在使一个放蕩的媳妇改邪归正。因此，她有时晚上醒着躺在床上，盘算新的虐待的方法。

有一个傍晚，她在屋里走动，叫伯爵夫人拿一枝蜡燭照着。伯爵夫人把蜡燭捏在手里，沒有拿燭台。

“蜡燭要燒完了。”年輕的女人說。

“蜡燭旣然有个头，就必然要燒着燭台。”瑪尔塔伯爵夫人回答。

他們就繼續走着，直到冒烟的蜡燭芯熄灭在燙焦的手里。

当然，这有点孩子气。然而还有灵魂的酷刑，这比任何肉体的痛苦都更重。瑪尔塔伯爵夫人邀請客人到家里来，讓女主人亲自在自己的桌子上侍候他們。

这是懺悔者的一个重要日子。客人們将要来看着她受辱，看着她不再有資格坐上她丈夫的餐桌。啊，他們要以怎样的輕蔑来冷眼看着她啊！

可是还要坏，事实上还要坏。沒有一个人肯用眼睛看她。桌子上所有的人都沉默地坐着，男男女女同样的沒有精神。

然而她忍受着这一切，像烧紅的煤放在头上一样地忍受着。她的罪是这样可怕嗎？有她在旁边就是耻辱嗎？

于是誘惑来了。安娜·斯塔恩霍克，她从前的好朋友，和孟克拉德的法官，两个人坐位相邻。他們看見她走来，就拉住了她，搶去她手里的盘子，拉过一张椅子，挡住不放她走。

"在这兒坐下，孩子，坐下！"法官說，"你沒有做錯事。"

于是所有的客人都异口同声地宣称，如果她不一起坐下，他們都要走了。事情不能这样；他們不願意听从瑪尔塔·杜納的吩咐，他們不像那个綿羊似的伯爵那样容易被騙。

"唉，好先生們！唉，亲爱的朋友們！不要这样慈悲。你們逼得我把我的罪嚷出来。我是热烈地爱过一个人的。"

"孩子，你不懂得什么是罪。你不明白你自己是多么清白。古斯泰·貝林甚至不知道你喜欢他。回复你在家里应有的地位！你沒有做錯事。"

他們暫时支持了一会她的勇气，而他們自己也突然高兴得像孩子一样。笑声鬧声滿屋子响着。

这些性子急躁而富于同情心的人眞是好人；但是他們还是被誘惑者差遣来的。他們要使她自認为是一个殉道者，要公开地嘲笑瑪尔塔伯爵夫人，只当她是个女巫。然而他們不明白；他們不知道灵魂怎样渴望着潔淨，他們也不知道懺悔者怎样被自己的心驅使着去經受长途跋涉和日晒雨淋之苦。

有时候，瑪尔塔伯爵夫人逼着她一整天靜靜地坐在凸出墙外的窗子前面，把有关那个牧师和浪子——古斯泰·貝林的事情，无穷无尽地講給她听。如果她記不起来了，她就編造；她只希望做到使那个人的名字整天在这年輕女人的耳朵里响。逢到这种日子，这年輕女人最害怕，因为她覺得她的懺悔永远不会完

結；她的愛情不会熄灭；她覺得她自己将要先它而死。她的力量漸漸消失；她常常很不好过。

“你的那位英雄耽誤在哪兒啦？”伯爵夫人譏諷地問，“天天我都盼着他带了那群食客进来。为什么他不用暴力冲进鮑格，把你拥到宝座上，把我和你丈夫捆起来，丢进地牢？他已經忘掉你了嗎？”

她几乎准备要为他辯护，說是她自己禁止他来帮她忙的。然而不行，最好还是沉默，沉默着受苦。

憤怒的火使她一天天地愈来愈憔悴。她不停地發着热病，渴望着死亡。生命的最堅强的力量已被压服。愛情和欢乐不敢再动一动。她已不再害怕痛苦了。

她的丈夫似乎不再管她是不是存在。他几乎整天关在他的屋子里，研究无法看懂的手稿，以及古老的印刷模糊的文章。

他閱讀用羊皮紙写的貴族証明書，上面挂着印在紅火漆上的瑞典国璽，又大又威严，装在一个旋得很光滑的木盒子里。他也审察古老的貴族紋章，白底子上画着百合花，蓝底子上画着格利芬①。这种东西他都懂，解說起来头头是道。他也一遍遍地反复閱讀高貴的杜納伯爵的講演录和行状；在那里面这些伯爵都被比作以色列的英雄和希腊的天神。

这些老古董总是給他很大的乐趣，但是他不肯麻烦自己再去想一想年輕的妻子。

瑪尔塔伯爵夫人曾經說过一句話，杀死了他心中的愛情：“她嫁給你是为了你的錢。”这种事沒有一个男人听見了会受得

---

① 格利芬：神話中半鷹半獅的怪兽。

了的，它扑灭了所有的爱情。现在，这个年轻女人究竟怎么样，对他沒有多大关系。如果他母亲能够引她回到妇道的路上来，那当然更好。亨利克伯爵对他的母亲是很敬佩的。

这件不幸的事經过了一个月。然而这个时期并不是那么狂暴激动，就像把它压縮地写在不多几頁書里看来的那样。伊利涉白伯爵夫人表面上总是那么平靜；只有一次，当她听說古斯泰·貝林快要死了时，感情才克服了她。

然而她的悲痛是那么深，她不可能再保持对她丈夫的爱情了。要不是她的一个老管家有一天晚上对她說了下面的这句話，她也許会讓瑪尔塔伯爵夫人把她折磨死的。

"伯爵夫人，您一定得去和伯爵談一談。"那老管家对她說，"老天爷，您眞是个孩子！您也許自己也不知道会遭遇到什么，伯爵夫人；可是我看得很清楚。"

然而正因为她的丈夫对她怀着这样一种恶毒的猜疑，使她沒有勇气去跟丈夫談。

当天晚上，她悄悄地穿好衣服，走了出去。她穿着一身普通农村姑娘的衣服，手里提着一个小包。她意思是要逃出这个家，永远不再回来。

她的出走不是为了逃避痛苦和磨难，而是她現在相信上帝已經給她指示，說她可以走了，說她必須保持身体的健康和力量。

她并不渡过湖向西走，因为那里住着一个她最热爱的人；她也并不向北走，因为那里有她許多朋友；她也并不向南走，因为她父亲的家，就在那很远很远的南方，她不願意向它走近一步；她却向东走，因为她知道那里她沒有家，沒有亲热的朋友，沒有相熟的人，沒有帮助也沒有安慰。

她也并不是脚步轻快地走着，因为她認为她还沒有平息上帝的責怒。不过她今后要在陌生人中間忍受重罪的負担了，所以她还是滿怀高兴。陌生人用滿不在意的目光看她，就像冰冷的鋼鉄放在肿胀的腿上一样减輕痛苦。

她想这样繼續流浪下去，直到她在森林边上找到一間簡陋的茅屋，那里沒有一个人会認識她。“你們瞧，我做了这种事，我的父母把我赶了出来，”她想这样說，“讓我在这里住下来吧，給我一点食物，直到我能自食其力。我带得有錢。”

于是她在明亮的六月的夜晚走着；因为五月已經在她受苦期間过去了。唉，五月啊，那美丽的五月，暗沉沉的松树林里夹杂着浅綠色的樺树；南風飽孕着暖意又吹到了这里。

啊，五月，亲爱的五月，光耀的五月，你曾否見过一个坐在母亲膝头听講神仙故事的孩子？当这个孩子听到了凶暴的巨册霸，听到了美丽的公主在受苦，他就把头抬起，睁大了眼睛；但是假使母亲講到了幸福和阳光，这孩子就会閉上眼睛，把头埋在母亲怀里沉沉睡去。

你瞧，美丽的五月，我也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别人也許爱听花朵和阳光的故事；但是我却宁願听黑沉沉的夜，充满了幻影和惊险；听狂烈的心所遭遇的辛辣的命运，悲哀的苦痛。

第四章　埃克布送来的鉄

春天来了，韦姆兰各处矿上来的鉄要送到谷胜堡去。

然而在埃克布庄，却沒有鉄可送。秋天缺水，春天又是食客們当了权。

春天，他們当权的时候，烈性的啤酒从勃奥克背瀑布宽闊的岩壁上泡沫飞濺地奔泻而下；长长的吕汶湖中漾溢着的不是湖水，而是白兰地。在他們那时候，沒有鉄送到鉄工場来；鉄匠們卷起了衬衫袖子，拥在爐子前面，用长长的鉄叉烤大塊的肉吃；学徒們則用长鉗子夹着油肥的閹鷄，在煤塊上燒。在那些日子里，他們躺在木匠的工作台上睡觉，在打鉄的鉄砧上玩牌。他們沒有炼一塊鉄。

然而春天一到，谷胜堡的批發商就开始等待埃克布庄的鉄。他們看了看少校夫妇和他們訂的合同，上面写着答应送好几百吨来。

可是那些食客們管什么合同！他們只知道歌舞宴飲，导欢作乐。

斯通納送来了鉄，索尔吉送来了鉄；烏德霍尔姆也送来了，孟克福斯也送来了，其他許多矿上也都送来了。但是埃克布的鉄在哪里？是不是埃克布不再是韦姆兰主要的鉄工場了？是不是沒有人来注意这个老产业的荣誉了？它落到了这輩无所事事的食客手里，眞像灰烬遇到了風一样。

好吧，旣然埃克布鉄工場的錘子在休息，那么其他六个产业一定在工作着，那里一定有足够的甚至更多的鉄。

因此，古斯泰·貝林就出發去和六个矿場的經理商談去了。

他向北走了十哩路，到了洛泰福斯。这是个秀丽的地方，毫无疑問。吕汶湖的上半部分平鋪在它前面，背后緊靠着葛立泰嶢岩；岩頂陡削高聳，看来狂野而空幻，对这座古老的山峰很相称。然而那个鉄工場，却不是像它应該是的那样：平衡輪坏了，而且已經坏了一整年。

“那么，为什么不把它修理好呢？”

"那个木匠，亲爱的朋友，整个地区内唯一的能修理它的那个木匠，正在别的什么地方忙着。我們連一吨鉄都不曾炼。"

"为什么不把木匠叫回来呢？"

"叫回来！难道我們沒有天天去叫他嗎？可是他就是不能够回来；他正在埃克布造滚球場和凉棚。"

他就再往北走，到了勃揚尼达。这也是个美丽的地方；但是鉄，这里有沒有鉄？

沒有，当然沒有。他們沒有煤，他們也沒有能够从埃克布拿到錢来付給燒炭人和搬运夫。整个冬季这里沒有工作。

于是古斯泰折向南方。他到了哈恩，然后到了森林深处的洛甫司塔福斯，但是他在那里也沒有得到好結果。任何地方都沒有鉄，照事实看起来任何地方，似乎都是食客們自己的过失。

因此古斯泰·貝林回到埃克布；食客們脸色阴沉，考虑着儲存的五十吨左右的鉄；他們的头憂郁地低垂着，因为他們听見所有世界上的一切怎样在譏笑埃克布；他們觉得土地因哭泣而震栗，树木用忿怒的姿势威吓他們，甚至野草閑花也都在悲悼埃克布失去的荣誉。

然而为什么那么多废話，为什么那么煩恼？埃克布有的是鉄。

这些鉄就在那里，装在克拉河上的駁船里，准备順流而下，到卡尔斯塔德过磅，轉运到谷胜堡去。因此，埃克布的荣誉是得救了。

但是这事怎么可能呢？埃克布只有五十多吨鉄，其他六个矿場上根本沒有鉄，现在怎么可能会有满載的駁船装着这么巨量的鉄到卡尔斯塔德去过磅呢？是的，最好还是問那些食客。

食客們都在这些沉重而蠢笨的船上；他們要把鉄从埃克布护送到谷胜堡去。他們願意为这些宝貴的鉄做任何事情，決不拒絕，直到把鉄交卸到谷胜堡的碼头上。他們要装船卸船，张帆掌舵。他們做这些事非常合适；克拉河上沒有一个浅滩，伐納湖上沒有一处暗礁，不为他們所熟悉。

如果他們在世界上还爱着什么东西，那就是这些駁船上的鉄。他們把它当作最精巧的玻璃来看待，用布把它蒙起来，不讓有一点兒露在外面。就是这些沉重的灰色鉄塊将要挽救埃克布的荣誉，沒有一个陌生人允許用輕蔑的眼光对它看一眼。

所有的食客都来了，誰也沒有留在家里；埃伯哈脫大叔离开了他的書桌，克里斯多弗老弟走出了他的角落；这是有关埃克布的荣誉的問題，誰也不能縮在后面。

誰都知道在生活中常常会發生像下面就要講到的这种巧事。一个还会覚得奇怪的人一定会想，怎么刚巧在伊利莎白伯爵夫人出發向东流浪的第二天早晨，食客們会把他們的駁船靠在克拉河上的渡船旁边呢。当然，更奇怪的是这个年輕女人在急需的时候却沒有找到帮助。然而事实上却正是这样；她走了一整夜，現在正在通向渡船的大路上走来，这时候，食客們却正想把駁船撑开。他們站着看她和渡船的船夫說話，船夫就解开了船纜。她穿得像一个农村姑娘，他們沒有猜到她是誰；不过他們还是站着凝視着她，因为覚得她有些相熟。她正这样站着和渡船的船夫說話，大路上揚起了一陣塵土，塵土中可以瞥見一輛黃色的大馬車正在駛来。她知道这是从鮑格来的，他們出来找她了，她現在一定会被發現。她坐渡船已經沒有希望逃得掉，她看見唯一的躲藏地方就是食客們的駁船。她就奔上了船，也不看看船上是什么人。她沒有看，总算还好，否則她宁願投到馬蹄

之下而不願逃到这里来的。

她上了船，只是喊着："把我藏起来！把我藏起来！"然后粹了一下，倒在鉄塊堆上。食客們吩咐她安靜，一面急忙把駁船从岸边撑开，进到河道里，向卡尔斯塔德駛去，这时候馬車刚好赶到渡船那里。

馬車里坐着亨利克伯爵和瑪尔塔伯爵夫人。亨利克伯爵跑上前来問渡船的船夫，是否看見了他的夫人。然而亨利克伯爵觉得找一个逃跑的妻子有点不好意思，就只是說：

"有件东西不見了！"

"真的嗎？"船夫說。

"有件东西不見了。我問你，看見什么沒有？"

"你問什么东西？"

"这沒有关系，反正有件东西不見了。我問你，今天你渡了什么过河去沒有？"

他用这个办法，什么也問不出来，于是瑪尔塔伯爵夫人下了車，来和这个人談。不一会兒，她就知道，他們要找的人是在一艘迟緩地洋动着的駁船上。

"駁船上的人是誰？"

"噢，我們叫他們食客。"

"啊，"伯爵夫人說，"那么，亨利克，你的妻子已經有人好好地給看管着了；我們还是直接回家吧。"

駁船上，却并不像瑪尔塔伯爵夫人所想的那么高兴。当那輛黃馬車还看得見的时候，这受惊的年輕女人默默地縮在鉄堆上，一动不动，注視着岸上。

她看着黃馬車駛走后，也許是她首先認出了这些食客。她惊跳起来，仿佛她再要逃走，但是她被站在旁边很近的一个人阻

止了，她微弱地呻吟一声，倒在鉄堆上。

食客們不敢和她說話，也不敢問她任何問題。她看来像一个近乎疯狂的人。

他們那无所用心的头，开始由于實任的重大而变得真正沉重起来。对于他們的未經鍛炼的肩膀，这些鉄已經是沉重的負担，而現在却要他們照顧一个高貴的年輕夫人，她刚从自己的丈夫那里逃出来。

当他們在冬天的舞会上認識这个年輕女人的时候，他們有几个人不禁想起了从前爱过的小妹妹。他們和这个小妹妹玩耍嬉戏，必需要輕婉；和她說話，也学会了当心不說粗話。如果一个陌生男孩子在游戏时追逐得她太野蛮，或者对她唱鄙俗的歌，他就会以无比的憤怒扑向他去，几乎把他揍得半死，因为他的小妹妹决不允許听見任何坏話，受到任何痛苦；他也决不会遭到憤怒和怨恨。

伊利莎白伯爵夫人就像他們全体的一个快活的妹妹。她把她的小手放在他們堅硬的拳头上，就仿佛在說："摸摸我，我是多么細弱；然而你們是我的大哥哥，你們得保护我，不受别人，也不受你們自己的損害。"他們和她相处的一段时期里，就一直像宫廷里的騎士一样。

現在，食客們恐惧地望着她，差不多認不出她了。她又疲倦又瘦削，她的头頸已經不再渾圓，她的脸上毫无血色。她在流浪时一定自己撞了一下，因为她額角上有个小伤口，还在淌血，她那落在前額的鬈曲的淺色头髮，已經粘住在那里。她的衣服由于长久在湿路上行走，弄得很脏；她的鞋也滿是泥浆。食客們有一个可怕的感覚，覚得这是一个陌生人，他們所認識的伊利莎白伯爵夫人决不会有这样熱狂、閃亮的眼睛。他們的可怜的小妹

妹被追迫得几乎要疯狂了。这好像空中降下来一个灵魂，和原有的灵魂爭夺着要支配她那受尽折磨的肉体。

但是，他們用不着为了怎样处置她而煩恼，因为那旧有的思想不一会兒就在她心中覚醒了；誘惑又来了，上帝又要来考驗她。瞧，現在她周围是朋友，她是不是想离开懺悔者的道路？

她站起来，哭着，說她得走了。

食客們安慰她，对她說她是安全的，他們会保护她反抗一切迫害。

可是她只是請求讓她到駁船后面拖着的一条小船里去，划到岸上，繼續她的流浪。

他們却不能讓她走。她会怎么样呢？她最好还是留下和他們在一起。他們不过是些可怜的老头兒，但是他們一定能想出些办法来帮助她。

于是她絞着双手，求他們讓她走。他們也还是不能答应她的懇求；她是这样的劳累疲弱，他們覚得她会在路旁倒毙。

古斯泰·貝林在不远的地方站着，望着水面。也許这个年輕女人不願意看見他。这一点他并不知道，但是他的心里却在微笑，在活动。"沒有人知道她在哪里，"他想，"我們可以带她到埃克布，我們食客們可以把她藏在那里，好好地待她。她将是我們的王后，我們的主妇，然而不能讓任何人知道她在哪里。我們要好好地看着她，好好地看着她。她和我們在一起也許会快乐；所有的老头兒会把她像女兒一样地撫养。"

他从来不敢自問他是不是爱她；不犯罪，她不可能属于他，而他又不願意拖她墮入不幸的深渊；这一点，他是明白的。但是，讓她藏在埃克布，别人对她残酷而我們对她好，讓她享受生活上一切愉快的东西，啊，那真是一个美梦，一个多么幸福的

美梦！

然而他馬上醒了过来，因为这位年輕的伯爵夫人是在極大的痛苦之中，她的話带有絕望的刺人心坎的声調；她在食客們中間跪下，求他們讓她走。

“上帝还不曾原恕我，”她叫道，“讓我走吧！”

古斯泰看見沒有一个人肯听从她；他知道他一定得听从她；他，一个爱她的人，一定得听从她。

他覺得步履艰难，仿佛他的每一个肢体都在反抗他的意志，然而他还是勉力走到她面前，說他願意送她上岸。

她立刻站了起来。他扶她下了小船，向东岸划去。他划到一条小路口靠岸，帮她下船。

“将来你怎么办呢，伯爵夫人？”他問。

她庄严地伸出手指，指向天空。

“如果你需要帮助，伯爵夫人……”

他不能再說下去了，話在喉嚨里哽住，但是她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說：

“我需要你的时候会通知你的。”

“我願意保护你不受一切邪恶的損害。”他說。

她把手伸給他向他告别；他什么話也說不出来，她的手在他手里又冷又軟。

她什么也不感覺到，只覺得有一种內心的声音，迫促她流浪到陌生人中間去；她根本不曾知道現在她离开的，就是她所爱的人。

他就这样讓她走了。自己划回食客們那里去。他一上了船，就疲乏得發抖，仿佛脫了力，要昏过去一样。对他說来，他做了一生中最困难的工作。

这几天里，他鼓起了精神，直到埃克布的名誉得到了挽救。他把鉄送到卡尼克角的过磅处后，他就失去了一切力量和生活的乐趣，很久很久。

在船上的时候，食客們并未注意到他的改变。他拉紧他的每一根神經来保持自己的愉快和优閑，以便挽救埃克布的名誉。如果他們以焦急的脸色和沉重的心情跑到过磅处去，那么他們的冒险怎么会成功呢？

果眞如謠言所說，那次食客們駁船上装的多数是砂子，只有少数是鉄；而且他們把同一的鉄块搬上卡尼克角的过磅处，搬下来又再搬上去，称了好几百吨；如果这些都确是眞的，那也完全可能，因为从埃克布带来的一籃籃一箱箱的酒，使过磅員和他的下屬得到了很好的招待。要知道，这些酒，原是他們在駁船上寻欢作乐用的。

現在誰还知道这事情的眞相呢？假如确是这样，那么古斯泰・貝林当然就沒有功夫来悲伤了。然而这場冒险的乐趣，他却一点也沒有感到；等到一有可能，他就深深地沉溺在絕望的痛苦中。

食客們拿到了过磅証明单，就把鉄装到一条三帆船里。按照習慣，以后就由这条船的船长負責把鉄运到谷胜堡去，伐姆兰的矿主只要拿到驗收过磅証明单，就沒有任何責任了。但是食客們却不願半途而废，他們要把鉄一直送到谷胜堡。

他們在路上遭到了灾禍。夜間起了暴風，船失去了控制，撞在暗礁上，一船宝貴的貨物連船一起沉进了湖底。如果正确地看这件事情，那么丢了鉄又有什么关系？埃克布的名誉已經挽救；这些鉄又都在卡尼克角的过磅处过了磅。甚至少校坐下来，馬馬虎虎写封信給那大城里的商人，沒有收到鉄就不用付款，也

沒有什么分别。因为埃克布有的是錢，何况它的名誉又已得到了挽救。

但是，假使那些港灣和水閘，那些矿坑和炭窑，那些帆船和駁船，都低声流传起一些奇怪的事情；那怎么办？假使森林里都在喃喃怨言說这次航行是一个舞弊行为，那怎么办？假使全伐姆兰都来指明說駁船上的鉄根本不滿五十吨，而且沉船也是故意事前安排好的，那怎么办？这是一个大胆的舞弊行为，食客們的一个眞正的偸天換日的把戏。然而这个老庄园的名誉却并不因这种事情而受到損害。

現在这件事情已經过去很久很久了。也很可能食客們买了鉄，或者在久无人知的倉庫里找到了鉄。这件事情的眞相永远不会水落石出。过磅員也决不会听这些舞弊的流言蜚語，虽然他都知道。

食客們回到家里，就听見新聞。杜納伯爵的婚姻宣布作废了。伯爵差管家到意大利去取婚姻不合法的証据，到夏季末，带回了滿意的报告。这是些什么証据——我也不淸楚。对待这种从前的老故事，必須謹愼从事；它們就像枯萎的玫瑰，靠得太近了，花瓣很容易会落下来。有人說，在意大利举行的結婚仪式不是眞正的神甫主持的。我也不知道，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鮑格的法庭已經宣布，杜納伯爵和伊利莎白·封·楚恩的婚姻是完全无效的。

那个年輕女人却什么也不知道；如果她还活着，她一定在什么偏僻的地方，和农民們生活在一起。

第五章　列里亚克龙納的家

食客中有一个人，我常常提到他，說他是一个大音乐家。这个人身材高大强壮，脑袋很大，长着一头蓬乱的黑髮。当时他肯定还不滿四十岁，但是他脸庞很大，又很丑，举止傲慢，就使他看来見老。他是一个好人，然而很消沉。

一天下午，他挾着小提琴，离开了埃克布。他虽然想永远不回来，却沒有向任何人告别。自从他看見伊利莎白伯爵夫人遭到不幸后，他就厭恶这里的生活。他一直不停地走，走了一整夜；天刚微明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小农庄，名叫洛甫达拉；这个地方是屬于他的。

时間尚早，还沒有人起身。列里亚克龙納在庄屋外面的綠色长凳上坐下，望着他的产业。再也沒有比这里更美丽的地方了；屋前一片緩緩傾斜的草地，上面鋪着浅綠色的細草。这种草地别的地方也从未有过。羊群可以在上面放牧，孩子們游戏时在上面跳跃打滚，但是它总是这样平坦而青翠。鐮刀从未在它上面刈过，但是屋里的女主人至少每星期一次把残枝枯叶从新鮮的綠草上扫去。他望着屋前的細石小路，突然把脚縮了进来。孩子們昨天晚上刚刚把它耙过，这个細致的工作現在被他的一双大脚完全弄糟了。想想那兒栽的东西是怎样生长的吧。栽在周围保护这地方的六株山梣树长得像榉树一般高，像橡树一般枝叶繁茂。这种树真是从来不曾看見过的；它們枝干很粗，长着一層黄色的地衣，幽暗的叶从中伸出一簇簇很大的白色花团，看来很美丽。这使他想起了天空中的繁星。这些树木怎么在这里

生长，确是件奇怪的事。这里还有一株老柳，粗得两个人四条手臂还不能合围。这株树现在已經烂掉，中間空了，打雷的时候又削掉了树尖，但是它沒有死。每年春天，总有一丛綠色的嫩芽从它坼裂的树干上长出来，表示它还活着。还有东边山墙上的一颗山楂，长得像株大树，蔭蔽了整个屋子。屋頂上落满了它的花瓣，变成一片白色；因为山楂已經开花了。还有樺树，一丛一丛地在草地上长着，它們在这里找到了乐园。它們长得各不相同，仿佛要模拟别的树木。有一株像菩提树，叶多干粗，枝椏张得很开；另一株細高而紧凑，像白楊；第三株枝叶低垂，像垂柳。它們各不相同，但都很美丽。

于是他站起来，在屋子周围走着。这里是花园，簡直出奇的美丽，他不禁停下来，深深地吸一口气。苹果树正开花。是的，他当然知道。他在别的庄园里已經見到苹果树开了花，但是沒有一个地方开得像这个花园里这样茂盛；他从小就看見它們这样子开花。他紧合双手，小心地在細石路上走来走去。地下是白的，树上是白的，有的地方点綴着一些粉紅色。他从未見过这样美丽的东西。他熟悉每一株树，就像人們熟悉自己的兄弟姊妹和友伴一样。阿斯特拉罕苹果树几乎是全白的，冬苹果树也一样；赤褐色冬苹果树却是粉紅的，酸苹果树则差不多全是紅色。最好看的是老野苹果树，它那發酸的小果实沒有人能吃，它的花却特别多，在晨光中看来仿佛像个巨大的雪堆。

别忘了现在还是清晨！露水在每一瓣叶子上閃光，一切塵埃都已洗凈。从紧靠着庄园的林木葱郁的山丘后面，射来了清晨的第一道阳光。松树的树梢似乎被它点上了火；苜蓿地里，黑麦和小麦地里，还有刚發芽的燕麦地里，蒙着一層最最輕的淡霧，像一张薄紗；落到地上的影子像月光下一样的清晰。

他站在那兒望着小路之間的大塊菜畦。他知道，女主人和姑娘們在这里干过活。她們挖着，耙着，拔去杂草，翻动泥土，直到它变得又松又細。她們把泥土弄平，边上弄直之后，再用卷尺和木桩标成一行一行，一方一方，然后撒下种籽，把它們划开，直到每行每方都撒遍了。孩子們跟在她們一起，又高兴又着急地要帮忙，虽然在寬闊的菜畦上弯下腰，伸直手臂，对他們說来是很苦的工作。但是他們帮了很大忙，这一点誰都明白。

現在，他們撒下的种籽巳經發芽了。

上帝保佑这些嫩芽！花生和豆子都伸出两瓣厚厚的子叶，那么勇敢地挺立着；胡蘿卜和甜菜也长得那么茁壮！其中最有趣的是荷兰芹的小小的皺縮的叶子，它們刚刚頂起了一点兒泥土，在和生命躲着玩耍。

另外还有一小塊田畦，边上的界綫不那么平整，上面一小方一小方的种得什么都有，就像一张試驗圖；这是孩子們的園地。

列里亚克龙納急忙举起小提琴，夹在頷下，演奏起来。园子边上挡着北風的灌木丛中，鳥兒也开始鳴叫。一切賦有声音的东西都不可能沉默，因为这早晨实在太壮丽了。琴弓几乎是自动地在弦上滑动。

列里亚克龙納一面演奏，一面在小路上来回地走。他想："再也沒有更美丽的地方了。"拿埃克布来和他的洛甫达拉相比，他的家只有两層，上面是茅草屋頂；它座落在森林的边緣，背后是山，前面是谷，毫无特殊之处；既无湖，又无瀑布、花園，但是它却同样的美丽。它是美丽的，因为它是一个美好宁靜的家，这里的生活像流水一样輕松舒暢。一切在别处引起苦恼和怨恨的东西，到了这里就会柔靜地过去。在一个家里，是应該这样的。

屋子里，女主人在一間面向园子的房間里躺着沉睡。她突

然醒来听着，不过沒有动。她躺在那里，微笑地听着。那个奏乐的人越来越近，最后听来仿佛停在她的窗下了。的确，这不是第一次她听見小提琴在她窗下演奏；她的丈夫，每当他們在埃克布做了什么特别狂野的事，就惯于这样地回来。

他站在那兒，坦白一切，請求寬恕。他向她描敍那邪恶的力量，引誘他离开他最亲爱的人——她和孩子們。但是他爱他們。唉，他当然爱他們！

他在演奏的时候，她就从床上起来，穿上衣服；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完全被他的琴声吸引住了。

“引誘我离开你的，不是享受和作乐，”他的琴声說，“也不是爱上了別的女人，也不是为了荣誉，而是生活的誘人的变化：它的甜蜜，它的痛苦，它的丰富，我必須要嚐一嚐。現在我已經嚐够了，現在我已經滿足了，厭煩了。我以后永远不再离开我的家了。原諒我，可怜我吧！”

于是她拉开窗帘，打开窗戶，他就看見了她那溫柔美丽的脸。

她很善良，也很聪明。她的目光，像普照万物的太阳，給人帶来幸福。她指揮着，她照拂着；她在哪兒，那兒的一切就生长繁荣；她的身心充滿福澤。于是他跳上窗台，到她身边，快活得像个年輕恋人。

他抱起她，来到园子里，帶她到苹果树下。他解說給她听，一切是多么美丽；指給她看那些菜畦和孩子們的园地，还有那滑稽的荷兰芹叶子。

孩子們醒来，看見父亲回来了，更是欢喜热鬧。他們把他纏住不放；他一定得看看那些新奇的东西：在溪边砰砰鍾打的小制釘厂，柳树上的鳥窝，和滿池塘的小鰷魚，成千成百地在水面上

游着。

然后，父亲、母亲和孩子們在田野里散步了很久。他要去看看黑麦长得多密，苜蓿长得多好，馬鈴薯是否开始伸出了它們皺縮的叶子。

他也得去看看放牧回来的母牛，看看羊栏馬厩里新添的牲口；还得找鷄蛋，給每匹馬吃糖。

孩子們整天跟在他背后；这一天沒有功課，沒有作业，就只是随着他們的父亲閑逛！

晚上，他为他們演奏波尔卡；一整天，他就是他們的一个好朋友，好游伴，因此，他們在入睡之前，不禁虔誠地祈祷，但願父亲总是和他們住在一起。

他整整住了八天，高兴得像个孩子。但是他不能再待下去了，这种幸福他受不了。埃克布一千倍的坏，然而埃克布却是一切大小事件的中心。啊，在那里有多少可梦想的可作乐的啊！他怎么能住在这个隔开了食客們的作为的地方，隔开了吕汶湖上追逐冒险的地方？

在他自己的庄园上，一切都平静地慣常地过着；一切都在溫柔的女主人的照顧下生长繁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幸福；一切在别处可能引起不和与痛苦的，在这里却毫无怨言困难地过去。一切都合情合理。然而，如果这里的主人却还渴望着到埃克布去做一个食客，那又有什么办法呢？难道抱怨天上的太阳每晚从西方沉下，使大地变黑，会有什么用么？

还有什么比屈从更不能征服？还有什么比忍耐更必然得到胜利？

第六章　杜佛尔的女巫

杜佛尔的女巫在吕汶湖岸边行走。人們都看見过她，弯着背，又矮又小，穿着皮裙子，围着銀片腰带。她为什么跑出狠窟，到人类的世界中来？这个山岭中的老家伙到青青的山谷中来干什么？

她是来行乞的。虽然她很富有，她还是很卑賤，給她东西她也很貪。在山上的岩縫里，她藏着沉重的銀塊；在远处高地的肥美草場上，她牧放金角的黑牛群。她自己还是穿着樺树皮鞋子，沾满了一百年污秽的油膩的皮裙子，到处晃蕩。她烟斗里抽的是干蘚苔，向最最穷的人求乞。这种永不知足，永不感恩的人真是可耻！

她已經老了。她的这张闊脸，那油膩的棕色皮膚，那扁鼻子，那像灰烬里的火炭一样在周围的污垢中閃爍的小眼睛，什么时候有过青春的玫瑰紅采呢？她还是个年輕的姑娘，坐在山边，吹起牛角来应和牧童的情歌，那又是什么时候呢？他已經活了好几百年了。年紀最老的老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开始在乡間游蕩的。甚至他們的父亲年輕的时候就看見她这么老了。到現在，她还沒有死。我，本書的作者，还亲眼看見过她。

她是法力无边的。她不对任何人弯腰；她能召来雹子，她能呼喚雷电，她能誘惑畜群迷路，她能使狠扑向羊群。她能做的好事很少，能做的坏事却很多。最好是客客气气地对待她！假使她向你乞討你唯一的那一只羊，外加一整磅羊毛，为了你的馬不跌倒，你的屋子不着火，你的母牛不害病，你的孩子不夭亡，你就

給她吧。

她决不是一个受人欢迎的客人，但是最好做出笑臉来迎接她！誰知道这个灾祸的使者在山谷里游蕩又該使誰倒楣？她出来不仅仅是为了装滿她那只行乞的口袋；凶兆和她同时出現：吃庄稼的毛虫成群地来了，狐狸和梟鳥在暮色中嗥啼，吐毒液的紅蛇黑蛇爬出森林，一直爬到人家門口。

她能念咒語，能合迷魂葯，能辨認一切的葯草。所有的人看見她都禁不住發抖；然而这个荒野的强壮女兒却在他們中間安詳地走过，他們的害怕反而保护了她。她那一类人的功劳沒有被忘記，她自己的也沒有被忘記。就像猫兒相信自己的爪子，她也相信自己的神威的預言的能力。沒有一个国王对自己的权力像她对自己所統治的恐惧王国那样有把握的。

杜佛尔的女巫在許多村子里浪游，現在她来到了鮑格；一点也不害怕地在庄宅周圍打轉。她很少到厨房門口去；她一来就直接去向阳台的台阶。她的樺树皮大鞋安詳地踩在两边栽花的細石小路上，好像她是在山間小径上走一样。

瑪尔塔伯爵夫人刚好走到台阶上，来欣賞美丽的六月天气。台阶下面，有两个女僕，在到儲藏室去的路上停住了。他們是从熏制房里出来，那里正在熏火腿；她們两人抬着一根木杆，上面挂着刚熏好的火腿。“伯爵夫人，您要不要試一試，聞一聞？”女僕說，“火腿是不是熏透了？”

瑪尔塔伯爵夫人，当时鮑格的女主人，就靠在栏杆上弯下腰，察看火腿。这时候，这个老芬兰女人伸出一只手来，抓住了一只火腿。

这个山岭的女兒是不習慣于懇請和乞求的！花开得盛，人活得好，难道不都是由于她的恩惠么？霜雪、風暴、洪水，她都有

能力使唤，因此，她不需要恳請和乞求。她用手抓住了她要的东西，这东西就屬于她了。

然而，瑪尔塔伯爵夫人却完全不知道这老太婆的力量。

“滚开，老乞妇！”她說。

“給我这火腿。”女巫說。

“她疯啦。”伯爵夫人喊。于是她命令女僕把火腿拿进儲藏室去。

老太婆的眼睛里升起了忿怒和貪婪的火焰。

“給我那只酱色的火腿，”她又說，“否則你就要倒楣。”

“我宁願給喜鵲，也不願給你这样的人。”

一陣暴怒使老太婆战栗起来；她把手里的魔杖伸向天空，發狂地揮动，嘴里念着奇怪的話；她的脸扭曲，头髮直竪，眼睛發亮。

“你自己要被喜鵲吃掉。”她最后这样尖声叫喊。

于是她喃喃地咒駡着，揮动着手杖，走了。她轉身向家里走去；再往南，她就不去了。她已經完成了她的使命；就是为了这使命她才下山来的。

瑪尔塔伯爵夫人还站在台阶上，笑她的这种肆无忌憚的暴怒。但是她脸上的笑容立刻就得消失；因为它們已經来了。她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自己在做梦；然而它們眞的来了，来吃她的喜鵲眞的来了。

几十只喜鵲，成群地从园子里向她猛扑下来，它們伸出爪子准备抓，伸出嘴巴准备啄，一面尖厉地嘶叫着。黑色白色的翅膀在她眼前閃动飞舞。她仿佛神志昏迷了一样，只見所有附近一带的喜鵲，都随在这一群后面赶来；天空中滿是黑白两色的翅膀。在早晨明亮的阳光中，羽毛閃耀着金屬的色澤。这些恶魔

繞着伯爵夫人飞，圈子越来越小，它們的尖嘴和爪子对准着她的脸和手。她只得逃进大厅里，关上了門，身子靠在門上，恐怖地喘着气；而銳叫着的喜鵲还在外面繞圈子飞着。

从此以后，她就隔絕了盛夏的青翠和花香，隔絕了生活的乐趣。她关在房間里，拉上了窗帘；她只有絕望，只有恐怖，只有慌乱，瀕于痴癲。

这个故事看来也許也有点疯狂，但是它必定也是真实的。几百个人会得明白这点，而且証明古老的传說就是如此。

喜鵲栖在栏杆上房頂上；它們坐着，仿佛在等待，只要伯爵夫人一出現，立刻就扑上去。它們在園子里住下，就留在那里。要赶走它們是不可能的；如果开槍打它們也只有更坏，因为打死一只，就飞来十只。有时候它們一大群飞出去覓食，也总留下忠誠的哨崗。假使伯爵夫人露露脸，或者从窗子里向外张望，或者只把窗帘拉开一会兒，或者想到台阶上来——它們就立刻飞回。这一群可怕的东西雷震般地鼓动翅膀，盘旋着冲向屋子，使得伯爵夫人只好逃进最深的房間里去。

她住在紅色起居室对面的卧室里。我常常听人描述，当鮑格被喜鵲围困的恐怖时期，这間卧室是什么个样子。門上窗上挡着沉重的被子，地板上鋪着厚厚的地毯；人們都輕悄地走路，低声地說話。

伯爵夫人心里充滿着極度的恐惧；她的头髮灰白了，她的脸上起了皺紋，她在一个月里老了許多。她不能再硬起心腸来怀疑这可恶的魔法。她在睡梦中突然惊起，狂喊着說喜鵲来吃她了。她整日整日地为这个无法逃避的命运哭泣。她避开人，害怕成群的喜鵲会随着人进来；她总是双手捂着脸默默地坐在椅子里，身子前后摇摆着；她关在屋子里，沮丧而消沉，有时候突然

悲伤地痛哭起来。

沒有人的生活比她更痛苦了。誰能不可怜她？

现在关于她，我沒有什么可說的了，我已經說的也不大好。我的良心似乎在責备我。她年輕的时候是善良的、愉快的，有許多关于她的有趣的故事曾使我的心喜悅，然而已經沒有时間在这里講它們了。

不过事情是如此，虽然那个可怜的流浪者不知道。灵魂总是飢餓的，它不能靠兒戏和玩笑为生；如果它沒有别的食物，它就会像野兽那样，先把别的撕碎，然后吞下自己。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意义。

第七章　仲夏

那是炎热的仲夏，就像我现在写作时这样。这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就在这个季节，辛特拉姆，福尔斯的邪恶的鉄矿主，憂愁而焦急起来。他怨恨朝日东升、黑暗消灭、阳光普照的白天。他痛恶树上长的繁茂枝叶，和复被着大地的万紫千紅的毯子。

这是万物爭妍的时候。尘土飞扬的灰色的路，两旁也开滿了花朵：有黃色紫色的仲夏之花，如野荷兰芹，如紫菀花。

当漫山遍野都是仲夏的娇艳；当勃洛教区教堂的鐘声振动了天气，远扬至福尔斯；当安息日无可言諭的宁靜統治着大地，这个人就怒气上冲。他認为上帝和凡人都竟敢忘掉了他的存在，于是他决定也上教堂去。那些喜欢夏天的人应該看看他，辛特拉姆，这个热爱沒有早晨的黑夜、沒有复活的死亡、沒有春天的冬天的人。

他穿上狼皮大衣，戴上粗毛皮手套，把紅馬駕上一架雪橇，馬頸圈上挂上小鈴。这付装备，仿佛是在零下三十度的天气；他就出發上教堂去了。他相信，滑板在地面上磨擦，是由于严寒；馬背上的白沫，是凝結的白霜；他自己并不覺得热；寒气从他身上流出，就像热气从太阳放出一样。

他在勃洛教区北面辽闊的平原上跑过。沿路附近有許多富有的大村庄，还有大片的麦田，上面飞鳴着許多云雀。我从未听見过像这里田野上的云雀那么唱得美的。我常常奇怪，他怎么能充耳不聞这上百上千的歌唱家。

他駕着雪橇，一路从許多东西旁边跑过；这些东西，如果他看一眼，就准会發怒。他会看見家家戶戶門口，插着两根弯曲下垂的樺枝；从开着的窗戶里，他会看見屋內天花板和墙壁上也装飾着鮮花綠叶。一点兒大的乞兒，手里也拿着一束百合花在路上走；每一个农村妇女的头巾上，都綴着一个小花束。

每家人家的院子里，都有五月柱①，上面还繞着枯萎的花朵和干黃的枝叶；夏夜总有人围着它快活地跳舞，四周的草都踏平了。

呂汶湖上，挤滿着木排。片片小小的白帆，在阳光下招展，虽然沒有風吹它們；桅頂上都挂着一个綠色的花环。

四面八方通往勃洛去的路上，都有信徒們在走着。妇女們尤其漂亮，穿着特地为这一天而做的浅色夏装。所有的人都穿着最好的衣服。

对于这个安靜的日子，对于几天工作后的休息，对于風和日丽的天气，对于即将到来的丰收，对于路旁正在成熟發紅的草

---

① 五月柱，五月間竪在庭院里的木柱，上面繞着花和枝叶，晚上，年輕人就围柱跳舞。

薇，人們不由得不感到滿心的欢喜。他們注意到周围宁靜的气氛，云雀的歌唱，都說："很明显，这是上帝的日子。"

辛特拉姆駕着雪橇走着，他一面咒駡，一面鞭打着飞跑的馬匹。沙土在滑板下軋軋地响，尖厉的鈴声掩沒了教堂的鐘声。他的額头在皮帽下恼怒地皺起。

上教堂去的人們战栗着，以为真的看見了魔鬼。他們甚至在今天这个夏季的节日，也沒有忘記邪恶和寒冷。在世界上流浪的人們，他們的命运真是悲苦啊。

站在教堂蔭下或坐在墓地墻上，等待着弥撒开始的人們，都安靜地惊訝地看着他直奔教堂門口而来。这个美丽的日子在他們心里充满了愉快，因为他們在人間的路上走着，享受着生存的乐趣。现在，他們看見了辛特拉姆，奇怪的灾禍的預兆临到他們头上来了。

辛特拉姆走进教堂，坐在他的座位上，把手套抛在长凳上，因此，滿教堂都听見了他那縫在狼皮上的狼爪子的格格声。有几个坐在前面长凳上的妇女，看見了这付毛毵毵的样子，暈了过去，被人扶出了教堂。

但是沒有人敢把辛特拉姆赶出去。他扰乱了人們的弥撒，然而人們那么怕他，誰也沒有胆量命令他离开教堂。

年老的牧师白白地在講这个夏天的愉快节日，沒有人听他的。人們只是在想邪恶和寒冷，在想这个恶毒的鉄矿主向他們宣布的奇怪灾禍。

弥撒完畢，人們看着他走上物洛教堂所在的山坡。他俯瞰着物洛布湖峽，然后他的眼睛沿着湖峽把副主教的住宅和西岸三个凸出在呂汶湖里的地角扫視了一下。他們看見他握紧拳头，对着湖峽和它那青葱的湖岸揮摇着。然后他的目光更往南，

轉向吕汶湖南端的霧气迷蒙的湖岸，它仿佛把湖拦住了一样；又轉向北面，飞越好几里路，經过葛立泰悬崖到勃揚尼达，湖的另一头。他又向西望，向东望，两边都是綿延的山脉，围住了山谷，这时他又握紧了拳头。所有的人都覺得他的右手里握着一把雷霆，他就会在狂喜中向平靜的田野抛去，尽可能地散布痛苦和死亡。因为现在，他的心已經習慣于邪恶，他除了痛苦外不再有其他乐趣。逐步逐步地他使自己爱上了一切丑恶与悲慘的东西。他已經比最疯狂的人更疯狂，但却沒有人明白这一点。

那天以后，奇怪的謠言到处流传。有人說，教堂执事关閉教堂大門时，折断了鑰匙，因为有一张卷得很紧的紙塞在鑰匙孔里。他把这张紙給了副主教。就像人們所想的，这张紙是另一个世界的一个东西的来信。

人們都窃窃私語，信里写的是什么。副主教已經把信燒了，但在燒这个魔鬼的废話的时候，教堂执事也在場。这封信是黑底上写的發亮的紅字，教堂执事不由得讀了一下。上面說——据有人講——辛特拉姆要使勃洛教堂尖塔上望得見的田野全都荒蕪；他要看見教堂周围长起森林来，看見狗熊和狐狸在人的屋子里居住。田地要无人耕种，四邻听不見鷄鳴狗吠。他要使每一个人都毁灭，来侍奉他的主人。这就是他的願望。

人們沉默地絕望地展望将来；他們知道他的力量是伟大的，他痛恨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他要看見山谷成为一片荒野，他会使用鼠疫、飢荒、或战爭，来驅逐一切热爱带来愉快的幸福劳动的人們。

第八章　音乐女神

古斯泰·貝林帮助年輕的伯爵夫人逃走之后，什么也不能使他高兴起来，于是食客們决定請善良的音乐女神协助。这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女神，她安慰了許多不幸的人。

因此，七月里的一个傍晚，他們把埃克布庄的大起居室的門打开，拉起百叶窗，阳光和空气都流泻进来；这是快要落山的又大又紅的夕阳之光，和凉爽、温暖、带露的空气。

家具上的条子布套子已經取去，鋼琴盖也已經打开，威尼斯大吊灯上的网也已經拿掉。白色大理石桌面下的金色格利芬又在閃着金光；大鏡子上面雕刻着跳姿翩翩的女神；錦緞上的彩色花朵在夕阳的余輝中光采灿然。人們摘下玫瑰，拿了进来；整个房間里瀰漫着馥郁的花香。这里面有許多不知名的奇异品种，是从外国移到埃克布来的。有一种黃玫瑰，脉絡里有紅色的血液，像人身上的一样；有一种卷边花瓣的乳白玫瑰；有一种粉紅玫瑰，花瓣很闊，边上如清水一般，无色透明；还有一种带黑色阴影的深紅色玫瑰。这些来自远方、使可爱的妇女們賞心悅目的阿尔特林基尔的玫瑰，他們都拿了进来。

乐譜和乐譜架都已摆好，还有銅管乐器和各种各样大小的弦乐器。現在，善良的音乐女神要来統治埃克布，要来安慰古斯泰·貝林了。

音乐女神挑选了海頓的牛津交响乐，而且已經讓食客們練習过。朱利叶斯指揮，其他的人各自演奏一种乐器。所有的食客都会演奏——否則就不能当食客。

等到一切准备齐全，就把古斯泰叫了来。他还是軟弱而消沉，但是这美丽的房間和他即将要听到的音乐使他很高兴。誰都知道，对于在憂愁痛苦中的人，音乐女神是最好的同伴。她愉快而頑皮，像个孩子。她热烈而迷人，像个年輕女人。她善良而聪明，像个过了一生好日子的老人。

于是食客們开始演奏，那么柔和，那么輕妙而悅耳。

演奏得很好，演奏得非常之好。他們用这些靜止的音符迷住了音乐女神自己。亲爱的音乐女神，展开你的魔术外套，把古斯泰·貝林带到他經常在那里的快乐之乡去吧。

唉，古斯泰·貝林就在那里坐着，蒼白而沮丧。老人們必須要使他高兴起来，仿佛他是个孩子似的。在韦姆兰将不再有乐趣了。

我知道老人們为什么爱他。我知道一个冬天的晚上会有多么漫长；在那些孤单的农舍里，憂郁又会怎样侵蝕灵魂。我很明白，他若一来，大家会感到怎么样。

啊，想一想吧，一个星期日下午，工作已經放开，头脑里却什么也沒有！想一想吧，一陣頑强的北風，把寒气刮进屋子——这陣寒气即使生了火也赶不掉！想一想吧，只有一枝牛油蜡烛，还得繼續不停地剪烛花！想一想吧，厨房里念"詩篇"的单調的声音！

于是，鈴声一路响来，門洞里双脚急忙跺掉雪的声音，古斯泰·貝林走进屋来。他笑着鬧着。他是生命，他是热力。他打开鋼琴盖，弹奏得使他們惊奇这些旧鍵子会發出这样的声音。他会唱一切歌，会弹一切曲子。他使家里所有的人都快活。他从来不冷淡，从来不疲倦。悲伤的人看見了他，就忘了自己的悲伤。啊，他有多么好的一顆心啊！他对弱者和穷人，是多么的慈

悲和同情啊！而且他又是那么一个天才！是的，你应該听听老人們是怎样談到他的。

然而现在，正当他們在演奏的时候，他却哭了起来。他想到生活是如此痛苦；他把手捂住脸痛哭。食客們狼狽不堪。这不是柔和的慰人心灵的眼泪，就像音乐女神慣常所召来的那样。他像一个絕望的人一样地在啜泣。食客們束手无策，只得把乐器放下。

甚至热爱古斯泰·貝林的音乐女神，也几乎失去了勇气；但是这时候，她想起了食客中她还有一个得力的选手。

这个人就是在混浊的河水中失去了未婚妻的文雅的吕汶褒格；他比别的人更崇敬古斯泰·貝林。他悄悄地走到鋼琴边。

客房里，吕汶褒格有一张大木板桌子，他在上面画了一排琴鍵，安了一个乐譜架。他能够一連几个鐘头坐在它前面，讓手指在黑色白色的鍵子上飞跳。他在这上面練習音阶，練習練習曲，也弹奏他的貝多芬。除了貝多芬外，他不弹奏任何别的东西。

然而这个老人家只是在木板桌子上弹，从来不敢去碰一碰真的乐器；他对鋼琴抱着一种尊敬的畏惧。他被它引誘，但更使他害怕。这架走音的乐器，不知被人敲了多少支波尔卡，对他却是一件聖物，他从来不敢去碰一碰它。想想这个有許多弦的奇异东西吧，它会使伟大音乐家的作品获得生命呢！他只要把耳朵对着它，听它輕輕地演奏行板和詼諧曲。然而他始終沒有在这样一个东西上弹奏过。他永远不会有足够的錢来自己买另一架琴，而这一架他又从来不敢去弹，少校夫人也并不是那么願意替他打开盖子。

他听見过波尔卡和华尔滋是怎样在它上面弹奏出来的。然而对这种庸俗的音乐，这架高貴的乐器只能發出杂乱的抱怨的

声音。对了，如果貝多芬来了，它就会發出眞正的清曉的声音来。

现在，他認为他和貝多芬的时刻已經到来；他要鼓起勇气，碰一碰这件聖物，用催眠的和声来使他年輕的主人高兴。

他坐下来，开始弹奏。他很激动，而且沒有把握。他摸索了几个音节，企圖弹出正确的节拍来；然后皺了皺眉头，又試了一次，于是他把手捂住脸，哭了起来。

是的，这是痛苦的事。聖物并不神聖。并沒有清曉的純淨的音調藏在里面梦想；也沒有强力的雷震，也沒有激蕩的暴風。沒有一个天上下来的无休止的曲調留在里面。这不过是一架古老而陈旧的鋼琴罢了。

这时候，音乐女神給了上校一个暗示。他就拉了路斯德，两个人一起到客房去抬呂汶褒格那张画着琴鍵的桌子。

"瞧这兒，呂汶褒格，"他們回来时，貝倫克虏齐說，"这是你的鋼琴。弹給古斯泰听！"

于是呂汶褒格停止了哭泣，坐下来弹奏貝多芬給他的郁悶的年輕朋友听。现在，他一定会重新高兴起来了。

老人的头脑里，响着最神聖的乐曲声。他只是想，古斯泰一定听見，他弹奏得多么美。他不再有什么困难；他非常流利地弹着急奏和顫音。他眞願意讓主人自己也来听听。

他弹得越久，就越是神往。他在神秘的境界里，清晰地听到了每一个音符。他坐在那里，听着最奇妙的曲調，热誠和感情逐渐在脑中升起。毫无疑問，古斯泰也听見，而且得到了安慰。

古斯泰坐着，看着他。起先，他对这种愚弄很气忿，但是逐渐地他的情緒柔和下来。这个老人家，当他坐在那里享受着他的貝多芬时，他是无可抗拒的。

于是古斯泰开始想，这个人，現在这样温文尔雅，无牵无挂，以前也曾經陷入痛苦中；也失掉了他所最亲爱的她。現在他坐在木板桌子前，笑逐顏开，高兴非凡；他的幸福已經完滿得不需要再添任何一点东西了。

他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什么，古斯泰，”他对自己說，“你不能再忍受再受苦了嗎？你，这个終生在貧困中鍛炼过来的人；你，这个被森林里每一株树，草地上每一茎草教訓过要順从忍耐的人；你，这个在冬天严寒夏天短暂的土地上长大的人——难道你忘了怎样来忍受了嗎？”

啊，古斯泰！一个男子，他必須以勇敢的心，微笑的脸，来接受生活賜給他的一切，否則他就不是男子。如果你失去了你最亲爱的东西，那么尽管惋惜吧，讓悔恨撕裂你的要害吧，但是你要拿出男子的气概来。使你的目光充滿欢悅吧！用愉快的言談来和朋友們相处吧！

生活是冷酷的，大自然是冷酷的。然而两者都給予勇气和乐观作为它們冷酷的补償，否則就沒有人能堅持得住了。

勇气和乐观！它們仿佛是生活的首要义务。你以前从来沒有失去这些义务，那么現在也不应該失去。

难道你比坐在木头鋼琴前的吕汶褒格更坏嗎？比其他的食客更坏嗎？你已經知道得很清楚，他們誰也沒有逃脫过痛苦！

于是古斯泰看着他們。啊，这样的一場表演啊！他們都如此严肃地坐着，听着这个誰也听不見的音乐。

吕汶褒格驀地被一陣愉快的笑声从梦中惊醒。他把手从琴鍵上抬起，似乎在狂喜中那样听着。这是古斯泰·貝林从前的笑声，他的快乐的、善良的、有感染力的笑声。这是老人一生中所听到的最最甜蜜的音乐。

"我不是說过，貝多芬会帮助你嗎，古斯泰？"他喊叫起来，"現在你回复到你原来的模样了。"

善良的音乐女神就这样地治愈了古斯泰·貝林的憂郁病。

第九章　勃洛布的牧师

埃洛斯[1]，全能的神，你很明白，一个从你权力下脫逃开的人，看来往往是这样的：一切团結人类的温柔感情，仿佛都已在他心里死亡；疯狂伸出利爪，扑向这个不幸的人。这时候，你带着你那全副力量来到，于是这顆枯萎的心就像那位伟大聖者的木杖一样，开出花朵来[2]。

再也沒有比勃洛布的牧师更卑賤的人了，再也沒有像他这样被同类的人以惡毒和无情划分得更清楚的人了。他的屋子冬天沒有火；他坐的是一只沒有油漆的凳子，穿的是破衣，吃的是硬面包；一个乞丐走进他的門就会使他狂怒。他卖掉了干草，讓馬在厩里挨餓；他的牛啃路旁的枯草和墻上的蘚苔。在大路上老远，就可以听見他那飢餓的羊的咩咩叫声。农民們把自己的狗都不要吃的食物丢給他，把穷人都不要穿的衣服送給他。他伸出手来乞討，弯着背来道謝。他向有錢的人討来，轉手放債給穷人。他看見一个錢，他的心就会因渴望而痛苦，直至得到它放进口袋为止。如果誰在該償付他的欠款的日子沒有把事情办好，

---

[1] 埃洛斯(Eros)，希腊神話中的爱神。

[2] 伟大聖者，指湯豪瑟(Tannhäuser)，据传說，他本系十三世紀时的宮廷歌手，陷入肉体欲望之地維納斯堡，后得聖母之助，解脫出来，求教皇贖罪，教皇非得要他的木杖开花才給他贖罪，后来木杖果然开了花。

那就有他的罪受了!

他很迟才結婚，然而像他这样的人还是不結婚的好。他的妻子，操劳过度，精疲力尽，死了。他的女兒出去帮外人做工。他老了，但是年岁并不曾使他的掙扎放松。疯狂的貪心从未离开过他。

八月初一个睛朗的日子，一輛駕着四匹馬的沉重的馬車，駛上勃洛布山岡来。馬車里坐着一位娇弱的老夫人，带着車夫、跟班和使女，气派很大。她是来会勃洛布的牧师的；她在年輕的时候，曾經爱上过他。

那时候，他在她父亲家里当家庭教师；他們互相热爱着，虽然后来她的驕傲的家庭拆散了他們。現在她旅行到勃洛布来，在离开世界以前再見他一面；再見一見她年輕时的爱人，这是她生活中最后的一件事了。

她坐在寬大的馬車里，梦想着。她坐着車，不是上勃洛布山岡上的一个穷教区来，而是一路到公园里一条蔭凉的树木浓密的林蔭路上去。她的爱人就等在那里。她看見他了；他年輕，他能够吻她，能够爱她。現在，当她知道她立刻会看見他时，他的形象就在她眼前清晰地显現出来。他是多么英俊，多么英俊！他能够崇拜，他能够燃烧，他使她全身充滿了狂喜。

現在，她脸色發黃，枯萎而衰老了。也許他不会認識这个六十岁的她了吧。但是她不是来被他看的，而是来看他的，来看她年輕时候的爱人的。他的一生沒有被时間所摧残，他还是那么年輕，漂亮，热情。

她是从老远的地方来的，因此，关于勃洛布的牧师的事，她什么也沒有听説。

馬車轔轔地駛上山坡，山頂上的牧师住宅已远远在望。

“为了上帝的爱，”路旁一个乞丐哀叫着，“給我这可怜的人一个銅子吧！”

这位高貴的夫人給他一枚銀幣，問他勃洛布的牧师住宅在哪里。

“牧师住宅就在你前面，”他説，“但是牧师不在家，那里一个人也沒有。”

这位娇小的夫人似乎突然衰老了。清凉的林蔭路消失了，她的爱人不在那里。她怎么能想得到，过了这么四十年，却發現他不在那里呢？

那么仁慈的夫人您到牧师住宅去有什么事呢？

她是来拜訪牧师的，他們从前是老朋友。

四十个年头和四百里路阻隔着他們。她每走近十里路就拋去了一年憂愁和回忆的重負，因此，現在她到了牧师住宅門前，她又成为一个二十岁的姑娘了，沒有心事也沒有后悔。

“牧师下午回家。”他説。仁慈的夫人最好先到勃洛布旅館去，等一会兒再来。乞丐可以担保，牧师下午就会在家。

过了一会，載着这位娇小而衰老的夫人的沉重馬車，駛下山崗，到了旅館。那个乞丐站在那里目送着她，渾身發抖；他覺得他应該跪下来，亲吻馬車留下的車轍。

当天中午，勃洛布的牧师刚刮好鬍子，洗过脸，穿着扣子晶亮的鞋，絲袜，带着皺边褶領，站在勃洛的副主教太太面前。

“一位漂亮的夫人，”他説，“伯爵的女兒。你想，像我这样的穷人，能請她到我家里来嗎？我的地板脏得發黑，我的起居室里沒有家具，飯厅里的天花板潮湿而且長了綠霉。帮帮我忙吧！記着，她是一个高貴伯爵的女兒！”

“就説你不在家得啦！”

“我的亲爱的太太，她是走了四百里路来看我这个可怜的人的。她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沒有床給她睡；我連給她僕人睡的床都沒有！”

“那么，讓她下次再来。”

“老天爷！你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嗎？我宁願舍弃我所有的一切，所有我辛辛苦苦、勤勤恳恳积聚起来的一切，而不願讓她在我家里得不到招待就走。上次我看見她，她还刚二十岁，現在已經过了四十年啦！如果用得着錢，这兒有的是；但需要的不光是錢啊。”

哦，埃洛斯，女人們都爱你。她們願意走一百步来供奉你，而不願走一步来供奉别的神。

勃洛的副主教住宅里，房間都空了，厨房也空了，伙食房也空了。一輛輛大車装滿着东西，拉到牧师住宅去。副主教做了聖餐式回家来，会發現房間都空了；他在厨房門口关照开晚飯，也会發現里面一个人也沒有。沒有晚飯，沒有太太，沒有使女！怎么办呢？

这是埃洛斯要这样做的。

午后不久，那輛沉重的馬車又轔轔地駛上勃洛布的山崗。娇小的夫人在里面坐着，正在想，如果現在她真的是去迎接她生活中唯一的乐事的話，会不会有新的不幸發生。

馬車駛进了牧师住宅，有一个人走过来了，这是他。他把她扶下馬車，紧抱在怀里；他的手臂还是那么强壮；她被他那么热烈地拥抱着，就好像从前，四十年前一样。她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还是那么充滿热情，还好像从前它們只看見过二十五个寒暑时一样。

一陣感情的風暴袭过她的全身——从来沒有这样热烈。她

記起有一次，他曾經抱着她踏着台阶走上阳台。她相信她的爱这許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但是她已經忘記被强壮的手臂拥抱是什么滋味，凝視一双年青热情的眼睛又是怎么回事了。

她沒有看見他已經老了；她只看見他的眼睛。

她沒有看見脏得發黑的地板，發霉的天花板；她只看見他的充滿热情的眼睛。在这个时刻，勃洛布的牧师是一个魁梧而英俊的男子。他看着她的时候，他就变得漂亮了。

她听見了他說話的声音，那清亮有力的声音，听来似在撫慰。他只有对她这样說話。为什么他要到副主教住宅去借家具来放在他空洞的房間里呢？为什么要借食物，要借使女呢？这位年老的夫人决不会缺少什么；她听見了他的声音，看見了他的眼睛。

她从来、从来沒有这样幸福快乐过。

她知道他結过婚，但是她記不得了。她怎么可能記起这样一件事情呢？現在她才二十，他二十五。这个微笑着的青年，将来他会变成卑賤的勃洛布牧师么？穷人的啼哭，被騙者的詛咒，无礼的嘲弄，恶意的漫画，鄙視的冷笑，这一切都还沒有为他而存在。他的心只燃燒着冰清玉潔的爱情。这个高傲的青年决不会爱黃金爱得爬在垃圾堆里去找，向过路的人乞討，甚至忍受耻辱，忍受卑賤，忍受寒冷，忍受飢餓地去获得它。他会为了这个倒楣的黃金而折磨他的妻子，而使他的孩子挨餓嗎？这是不可能的。他决不会这样的。他跟别人一样，是个善良的人；他不是一个妖魔。

他年輕时的爱人不会和一个受人輕視的坏蛋在一起走；这个坏蛋而且竟敢从事一种根本不相配的职业！

啊，挨洛斯，别在这天晚上！这天晚上他不是勃洛布的牧师，

第二天也不是，第三天也不是。

第三天她走了。

这是一个什么梦啊，一个什么美丽的梦啊！三天之中沒有一片阴云！

她微笑着一路回家，回到她的住宅和她的回忆中去。她永远沒有再听見他的名字；她也从来沒有探聞过他。她要永远做着这个梦終其天年。

勒洛布的牧师坐在他空洞的家里，不住地哭泣。她使他年輕了，現在他必須再变老么？那邪恶的精灵会再回来，使他再像以前那样惹人輕視、惹人厭恶么？

第十章　朱利叶斯师傅

朱利叶斯师傅把他的紅漆木箱从客房里搬下来。他在一只綠色小桶里装滿了芬芳的白兰地；这只小桶跟着他旅行过許多次了。然后他在一只巨大雕花的食盒里放了黄油、面包和陈干酪，棕綠相間，引人食欲；还有肥火腿，和塗滿草莓糖浆的薄面餅。

于是朱利叶斯师傅眼睛里噙着泪珠，来回走着，向埃克布的一切光荣告别。他最后一次撫摸着滚球場磨光了的木球，和庄园里滾圓臉頰的孩子們。他在果园里的林蔭路上和花园里的山洞間流連。他跑到馬厩和牛栏里，拍着馬脖子，拉着發怒的公牛的角，讓小牛舔他的光手。最后他流着眼泪到正屋里，那里告别的早餐正在等待着他。

我們的生活眞是太悲慘了！它怎么会这样充滿了黑暗呢？

食物里面有毒藥，美酒里面有苦汁。

食客們因为激动而哽住了喉嚨，就像他自己一样。他們的眼睛都被泪水所模糊；他們的告别話被哭泣所打断。我們的生活真是太悲惨了！他的生活，从現在起，将是一个永久的渴望。他永远不会再微笑；他記忆里的歌謠都会消失，就像花朵在秋天的土地上消失一样。他会变得蒼白而瘦削，枯萎得像霜打的玫瑰，像乾渴的百合。食客們永远不会再看到可怜的朱利叶斯了。沉重的預兆掩过他的灵魂，就像風推送着云朵的阴影掩过我們新近耕作过的土地一样。他要回到家里去等死了。

現在他站在他們面前，看来健康而安宁。但是他們永远不会再看見他像这样了，也永远不会再开玩笑地問他最近一次看見自己的脚是什么时候；也永远不会再盼望他的臉圓得像碗了。疾病已經在肝里肺里深深地埋下，正在咬嚙着消蝕着。他早就感覺到这个；他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数了。

啊，埃克布的食客会記着死亡嗎？啊，但願他們永远不会忘記他！

他的孝順在召喚他。他的母亲在家里坐着，等待着他。她已經等了他十七年，等他从埃克布回到家里来。現在她写了一封信叫他，他就得服从。他知道这会促成他的死亡，但是他还得像个好兒子那样服从。

啊，那丰盛的宴席！啊，那美丽的湖岸！那高傲的瀑布！啊，那惊心动魄的冒险，那光滑而雪白的地板，那可爱的客房！啊，那小提琴和圓号角；啊，那幸福逸乐的生活！然而死亡却要把这一切隔絕。

然后朱利叶斯师傅到厨房里，和屋子里的僕人們告别。他对他們全体，从管家到厨房使女，都热烈地拥抱亲吻。使女們哭

泣着，为他的命运而悲伤：这样一个和气愉快的先生竟然要离开人世，她們竟永远不能再看見他了。

朱利叶斯师傅吩咐，把他的双輪馬車从車房里拉出来，把他的馬匹从馬厩里牵出来。

他在这样吩咐的时候，他的声音几乎哽塞住了。那么这輛双輪馬車不会在埃克布靜靜地长霉了；那么老卡其沙必需和熟悉的食槽分别了。他不願意責怪他的母亲，但是，如果她不想到他，也应該想到馬車和卡其沙啊。它們怎么能受得住长途的旅行呢？

最最痛苦的事是和食客們分别。

矮小的圓滾滾的朱利叶斯师傅，好像生来不是在地上走而是在地上滾的，他現在覺得自己渾身都是悲哀的气氛。他覺得自己就是那个伟大的雅典人，周围站着一圈哭泣的学生，泰然地喝下了那杯毒藥。[1] 他也覺得自己就是古代的古斯泰王[2]，他曾向瑞典人民預言，有一天他們会願意把他从坟墓中拉回来的。

最后，他唱了他最好的歌謠給他們听。他想到了天鵝，那歌唱着死去的天鵝。他希望，他們就会这样地記着他——一个国王一样高貴的灵魂，它并不降低身份来抱怨，而是在音乐旋律声中离去。

終于，最后一杯酒喝乾了，最后一支歌唱完了，最后一次拥抱結束了；他穿上外衣，拿起馬鞭。他周围沒有一只眼睛里沒有眼泪；他自己的眼睛也充滿了悲哀的泪水，什么也看不見。

食客們抓住他，把他举了起来。大家齐声欢呼，把他在什么

---

① 指苏格拉底。

② 指十六世紀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伐莎(Gustave Vesa, 1523—1560)，他領导人民反抗丹麦的压迫，建立了瑞典王国。

地方放下；他看不見是什么地方，只听得一声鞭子响，馬車似乎在他身底下移动，他被載走了。等到他的眼睛恢复視力，他已經在大路上了。

食客們眞的都哭了，都充滿着深深的惜别之情；但是他們的悲哀并未完全压住心里的乐观情緒。他們之中有一个人——也許是詩人古斯泰·貝林，也許是玩牌的老軍人貝倫克房齐，也許是厭世的克里斯多弗老弟——却想法安排了一下，所以老卡其沙就不用从馬厩里牽出来了，长了霉的馬車也不用从車房里拉出来了。他另外找了一輛乾草車，駕着一头肥碩的花斑牛，放上了紅漆箱子，綠色小桶和雕花食盒后，就把眼睛被泪水模糊的朱利叶斯师傅抬了起来，然而旣不是放在食盒上，也不是放在木箱上，而是放在花斑牛的背上。

因为人总是这样，太軟弱了，不能咽下悲哀的全部痛苦！食客們眞誠地为他們前去赴死的朋友而悲哀——这株枯萎的百合，这只受了致命伤的歌唱的天鵝；然而他們看見他跨在这头大牛背上，肥圓的身体因为啜泣而顫动，伸出来最后拥抱的手臂絕望地垂下，眼睛望着冷酷的天空要求怜憫；这个情景，不禁減輕了他們心上的重担。

大路上，朱利叶斯师傅面前的浓霧漸漸地化开了，他看見自己是坐在一头家畜的搖摆着的背脊上。人家說，这时候他考慮起十七个年头来所發生的变化。老卡其沙是显然变了样了。难道埃克布的燕麦和苜蓿会起这么大的作用嗎？他又叫喊起来——我不知道路上的石头和树丛里的鳥兒是否听見，不过他确实是这样叫喊起来的——“卡其沙，你要不是头上长了角，讓魔鬼来折磨我！”

他又考慮了一会之后，緩緩地从牛背上滑了下来，爬进車

子，坐在食盒上，沉思着繼續赶車前行。

过了一陣，他差不多快到物洛布的时候，他听見唱歌的声音。

这是鮑格来的一群快活的年輕姑娘，有几个是法官的漂亮女兒。她們一路走着；她們把食籃系在长竿上，像槍一样在肩上扛着。她們勇敢地在夏天的烈日下走着，齐声唱歌。

“上哪兒去，朱利叶斯师傅？”她們遇見他就这样地叫他，一点不曾注意他脸上的愁容。

“我离开罪恶和虛荣的家了，”朱利叶斯师傅回答，“我不再和懶汉和坏人住在一起了；我回到老家母亲那里去。”

“呀喲！”她們嚷起来，“这不是眞的；你不会願意离开埃克布的，朱利叶斯师傅！”

“眞的，”他説，一面用拳头敲着木箱，“就像罗得从所多瑪和蛾摩拉[①]逃出来一样，我也从埃克布逃出来了。那里沒有一个正直的人。当大地在他們脚下裂开，硫磺雨傾盆地从天上落下，我就要为上帝的公正裁判而高兴了。再見吧，姑娘們；小心埃克布啊！”

于是他准备繼續往前走路；然而这却完全不是她們的計划。她們想徒步爬上邓忒悬崖，但是路很远，她們頗想搭乘朱利叶斯的大車，到那山崖脚下去。不到两分鐘，姑娘們已經达到了目的。朱利叶斯把車掉轉，向邓忒悬崖赶去。他微笑地坐在木箱上，車子里坐滿了姑娘。沿路两旁开滿了雛菊和毛茛花。那头牛走了几步就得停住休息一会，于是姑娘們爬出車来摘花。不一会兒，朱利叶斯的头上和牛角上，都套上了华丽的花环。

---

① 見“旧約”：“創世記”十九章。

再往前走，他們遇到了新鮮的嫩樺树和深色的赤楊树丛。她們爬下車来，折下树枝，装飾車子。不久，車子就仿佛像一个移动的树丛了。整天都是玩笑和嬉戏。

随着时間的流轉，朱利叶斯师傅漸漸地变得温和开朗起来。他把自己的食物分給姑娘們吃，还唱歌謠給她們听。等到他們站在邓式悬崖的頂上，底下平鋪着一片辽无边际的景色，那么壮闊，那么美丽，不禁使他們的眼睛里为它的可爱而涌起了热泪。朱利叶斯覺得他的心在剧烈地跳动，言辞从他嘴里傾泻而出，他談起他的可爱的故乡来。

“啊，韦姆兰，”他說，“永远美丽，永远光荣的韦姆兰！当我在面前的一张地圖上看到你时，我常常奇怪，你会以什么模样来代表；但是現在我明白你是什么了。你是一个虔誠的老隐士，安靜地坐着，沉在梦幻中；腿交叉着，手擱在膝盖上。你戴着一只尖頂帽子，压在半閉的眼睛上。你是一个沉思者，一个神聖的梦幻家，而你又十分美丽。大片的森林是你的衣服；碧蓝流水的长带和青黛丘陵的平行鏈子，鑲在衣服周圍。你十分单純，所以陌生人看不出你是多么美丽。你是貧穷的，就像虔誠的願望那样。你一动不动地坐着，瓦繖湖的波浪冲洗着你的双足和你那交叉着的腿。你的左边，有矿床和鉄工厂；那是你的搏动的心。你的北面，有阴暗、美丽的神秘荒原地区；那是你的梦幻的头脑。

“当我看見你，那么魁伟，那么严肃，我的眼睛便充滿了热泪。你艳若桃李，但冷若冰霜。你就是冥想，就是貧穷，就是忍受。然而在你的冷酷中，我却看到了你的仁慈的温柔一面。我看着你，我崇拜你。只要我望着深邃的森林，只要你那衣边碰着我，你就治愈了我的灵魂。一个鐘点接着一个鐘点，一个年头接着一个年头，我凝視着你那神聖的脸容。啊，你順从的灵魂，你

那下垂的眼睑底下藏着什么神秘呢？神聖的你，巨人般的你，你已經解开生与死的謎了嗎，或者你还不明白？对于我，你是伟大严肃思想的守衛者。但是我看見人們在你身上，在你周圍爬来爬去；这些生物永远不像会在你額头上看到真摯的伟大的。他們只在你的臉上和四肢上看到你的美，就完全被它迷住，忘掉了其他一切。

“可怜啊！我們，韦姆兰的孩子，真可怜啊！我們要求生活的，就是美，美，沒有别的。我們，被抛弃的、認真的、貧穷的孩子，高举起双手，长久地祈祷，要求一个好东西：美。但願生活像一丛玫瑰，开滿了爱情、美酒和欢乐的花；而且但願这些花，每个人都伸手够得着！是的，这就是我們的願望；而我們的乡土却呈現着严肃、認真、舍弃的外貌。我們的乡土是沉思的永恒的象征，然而我們却沒有思想。

“啊，韦姆兰！美丽而光荣的韦姆兰！”

他这样說着，眼睛里噙着泪珠，声音因为灵感而顫动。年輕的姑娘們惊訝地听着他，也不免有些感动。她們很少猜到藏在光輝的玩笑和逗趣的外表之下的感情深度。

天色将晚，他們又爬进了乾草車，姑娘們簡直不知道朱利叶斯师傅是把她們送到哪兒去，后来他們却是在埃克布的台阶前停下了。

“現在我們进去，跳一場舞吧，姑娘們。”朱利叶斯师傅說。

食客們看見朱利叶斯师傅帽子上戴着枯萎的花环，乾草車里装滿了姑娘，这样地回来的时候，会怎么說呢？

“我們該料到是姑娘們把他纏住了，”他們說，“要不然几个鐘头以前他就已經回来。”食客們記得朱利叶斯师傅这一次企圖离开埃克布已經是整整第十七次了；每过一年就有一次。現在

朱利叶斯师傅已經忘掉这一次和以前所有的好几次；他的良心重新又沉入了一年到头的沉睡中去了。

朱利叶斯师傅是个刚强的人。他跳舞非常輕快，打牌非常高兴。鋼笔、鉛笔和琴弓，在他手里都同样的运用自如。他有一顆易受感动的心，一张善説好話的嘴，一条能唱好歌的嗓子。但是他如果沒有一个良心，像蜻蜓一样，每年只有一次，要从阴暗深处解脫出来，到白天的明亮和阳光的照耀下飞翔着生活几小时，那么这一切又有什么好处呢？

第十一章　石膏聖像

斯瓦兹茄教堂里外都是白色：墙是白的，講壇、座位、走廊、屋頂、窗框、祭壇布——一切都是白的。斯瓦兹茄教堂里沒有任何装飾，沒有画幅，沒有紋章。祭壇上只鋪着一塊白色亚麻布，上面豎着一个木十字架。然而它并非从来就是这样的。从前，屋頂上画着許多圖画，还有許多石头和石膏的彩色聖像，站在这座上帝的屋子里。

許多年以前，斯瓦兹茄有一个艺术家，有一天，他站在那里抬头望着夏季的天空，望着片片白云在太阳面前飘过。他看見这些亮晶晶的早晨的白云，低低地在地平綫上浮着，漸漸地愈堆愈高，最后升起来扑向高高的天宇。它們像船一样地扯起帆；它們像武士一样地举起旗。它們霸占了整个天空；它們遮掩在太阳前面。它們是不断地增大的怪物，变化着各种奇怪的形状。这兒是一只张牙舞爪的獅子；忽然它变成了一个塗脂抹粉的女人。那兒是一个张开手臂的巨人；忽然它躺下来化成了一只沉睡的

司芬克斯①。它們有一些在赤裸的白色肉体上披着鑲金边的大氅；有一些在雪白粉嫩的脸颊上塗着紅色胭脂。有的是平原，有的是森林，有的是厚墙高塔的堡垒。这些白云就是夏日晴空的主人；它們充滿了整个蓝色穹窿；它們一直升到太阳前面，把它遮住。

“啊，多么美丽啊，”文雅的艺术家心里想，“假使飢渴的灵魂能够爬上高塔一样的山巅，被这些摇摆的船只一直带上去，越升越高！”

一刹那間，他明白了这些白云原来是装載神聖灵魂的船只。

他看見了这些灵魂。他們站在这些大塊的飘浮着的云朵上，手里执着百合花，头上戴着金冠。空中充满着他們的歌声。天使們展开强壮寬闊的翅膀围繞着飞翔，来迎接他們。啊，那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啊！云層散开了，他們也越来越看得清楚了。他們躺在云床上，像池塘里的水仙；他們装飾着云朵，就像百合点綴着草地。云片一層一層地卷过，里面都满載着穿銀白甲胄的聖灵，穿紫边大氅的天上歌手。

这位艺术家后来画了斯瓦兹茹教堂的屋頂。他想把夏天載着神聖灵魂上天堂的飞升的云朵在那里重現。那执笔的手很有力，但也相当僵硬，因此，云朵画得不像柔軟的輕霧似的山岭，而像累累披垂的假髮的髮鬈。那些聖者的形状是出于画家的想像，可是他現在想不起来了，因此就給他們穿上紅色的长袍，戴着硬挺的主教冠；或者黑色的大褂，戴着浆硬的縐領。他把他們画成大脑袋，小身体，还給加上手帕和祈祷書；他們的嘴里飞出拉丁文的句子。他还給那些他認为最伟大的聖者，在云片上面

① 司芬克斯：希腊神話中獅身人面的怪物。

画上坚硬的木头椅子，以便他們舒适地坐着飞升到永生的境界去。

誰都知道，灵魂和天使从来不曾在这个可怜的艺术家面前显現过，所以，他未能把他們画得非凡的美丽，也并不令人惊奇。有許多人还覺得这位好师傅的虔誠的工作做得出奇的精致，因而激發了不少神聖的崇敬之情。这件作品对于我們，其实也是值得去看一看的。

但是，在食客們当权的那年，杜納伯爵把整个教堂粉刷了一下。于是屋頂上的圖画毁坏了，所有的石膏聖像也都拿走了。

唉，这些石膏聖像啊！

有一个聖奥洛夫的像，头盔上戴着王冠，手里执着战斧，一个巨人跪在他脚下。講壇上有一个朱狄斯像，穿着紅外套蓝裙子，一手执劍，另一手执一个沙漏，而不是提的亚述将軍的首級。有一个神秘的希巴女王像，穿着蓝外套紅裙子，一条腿上长的是蹼足，手里滿捧着“希腊神諭集”。有一个聖古倫像，孤单地躺在唱詩班的长凳上，因为馬和龙都断裂了。有一个聖克里斯多弗像，执着开花的木杖。还有一个聖埃里克像，穿着飘拂的錦緞大氅，执着王笏和战斧。

这些聖像常常不是掉了王笏，便是掉了耳朵或手，需要修补擦拭。到教堂里来做礼拜的会众很覺得麻煩，早就想去掉它們。然而农民們是决不会来触犯这些聖像的，如果沒有亨利克·杜納伯爵的話；因为搬走聖像的就是他。

杜納伯爵不去找他妻子回来办理合法婚姻手續，却只想法使他的婚姻宣布无效，引起了許多人的憤慨。誰都知道，他的妻子离开他的家，只是为了不被折磨死而已。現在他仿佛要做一件好事，来赢回上帝的恩宠和人們的尊敬。因此他就重修了斯

瓦兹茹教堂。他把教堂里外都粉刷过，扯掉了屋顶上的画。他还和他的僕人把聖像搬到船里，沉进吕汶湖底。

他怎么敢伸手来碰这些上帝的伟人呢？

难道那只砍下霍罗芬斯① 脑袋的手里不再握着宝剑了嗎？难道希巴的女王忘記了她那比毒箭还更致人死命的神秘学問了嗎？聖奥洛夫，聖奥洛夫，老維京；聖古倫，杀龙的老手，那么，你們的丰功伟业就默默无声了嗎！但是聖者并不願意用武力对抗他們的毁灭者，还是最好的。旣然斯瓦兹茹的农民不肯花錢买顏料来画他們的衣服，替他們的王冠鍍金，就只好允許杜納伯爵把他們搬出去，沉在深不見底的吕汶湖里。他們不会再在那里站着，有損上帝的屋子的美观了。

我想起了那只小船，滿載着聖像，在夏季八月的一个寂靜傍晚，慢慢地在吕汶湖上滑着。划船的人迟緩地扳着桨，不住地用胆怯的眼光向躺在船首船尾的奇怪乘客望一眼。杜納伯爵也在船里，但是他一点也不害怕。他一个个举起他們，抛进水里。他神色自若，深深地透着气。他覚得自己好像一个純粹福音主义教派的保护者。但是并沒有奇迹为这些老聖像而出現；他們垂头丧气、默不作声地沉进了灭亡。

下一个星期日早晨，斯瓦兹茹教堂里外都白得耀眼。不再有聖像来扰乱沉思的安靜。善良的人們，只有用灵魂的眼睛，才能看見天堂的荣光和聖者的容貌。

但是，人們热爱的居住地方——大地，是綠色的，天空，是蓝色的。整个世界是色彩鮮艳的。为什么教堂要是白色的呢？雪白得像冬季，赤裸得像貧穷，蒼白得像悲痛！它并不像冬日的森

① 霍罗芬斯，是尼布甲尼撒人的将軍，率軍进攻犹太，为犹太女子朱狄斯所杀。

林，有白霜耀人眼目；它也不像潔白的新娘，有珍珠花边閃耀發光。这座教堂里外都是白色，粉刷得冷冰冰的，沒有一个聖像，沒有一幅圖画。

那个星期日，杜納伯爵坐在唱詩班的一张飾花的安乐椅里，給所有的人看，給所有的人贊美。他，这个修补了旧长凳，毀掉了破聖像，在破窗戶上安了新玻璃，并且把整座教堂都粉刷了的人，現在是应該受人尊敬了。如果他希望平息全能的上帝的怒气，那么他尽自己所知地修飾了他的殿堂，这是理所应該的。他为什么要因此受到人們的称贊呢？

他，这个良心上毫不容情地冷酷的人，来到这里时，应該跪下懇求教堂里的兄弟姊妹們，祈求上帝允許他进入这座聖殿。如果他像一个可怜的罪人那样站在那里，而不是妄自尊大地在唱詩班里坐着，因为要跟上帝和解而受人贊揚，也許更好一些。

等到礼拜完畢，最后一首贊美詩唱完，沒有一个人离开教堂，因为牧师要来向伯爵致謝辞。然而这件事永不曾做得这样过份。

这时，大門开处，那些老聖者回到教堂里来了；他們渾身滴着呂汶湖的水，沾着青苔和黄泥。他們一定是听說这里的人要对这个把他們从上帝神聖的屋子逐赶出去、沉进冰冷而銷溶的湖水的人歌功頌德一番了，因此，这些老聖者也要来参加这个盛会。

他們不喜欢湖水波浪的单調的漣漪；他們習慣于祈禱和贊美詩。他們在相信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时候，他們就默不作声，听憑事情进行。但是事实却并不如此。这里，杜納伯爵妄自尊大、趾高气揚地坐着，要在上帝的屋子里受人崇拜，受人贊揚。他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因此他們从湖底的坟墓里爬起来，走

进教堂。所有的人一看就認出来。这是聖奥洛夫，帽子上戴着王冠；这是聖埃里克，穿着金錦緞的大氅；这是灰白的聖古倫和聖克里斯多弗；后面沒有了，希巴女王和朱狄斯沒有来。

然而等到人們从惊訝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一陣清晰可聞的耳語传遍了整个教堂：

“食客們！”

是的，当然是食客們。他們一言不發，走向伯爵，抬起他的椅子，扛在肩上，把他扛出教堂，放在外面的山坡上。

他們什么話也沒有說，也不向两旁看一眼。他們不过是把杜納伯爵抬出了上帝的屋子。抬了出来，他們就走了，走最近的路回到湖边去。

他們沒有用强力，也沒有浪費許多时間来解釋。这是够明白的：“我們，埃克布的食客，有我們的主見。杜納伯爵不值得在上帝的屋子里被贊揚，因此，我們把他抬了出去。誰願意抬他进来，誰就去抬吧。”

但是沒有人去抬他进来。牧师的謝辞也永远沒有說出口。人們涌出了教堂；沒有人不認为食客們做得很对。

他們想起了在鮑格这样残酷地受折磨的美丽年輕的伯爵夫人。他們記起了她对穷人多么慈善，她是多么和藹可亲，誰看見她誰就得到安慰。

很可惜，这种胡鬧的玩笑竟然鬧到了教堂里来；但是牧师和会众都明白，要不是这样的話，他們也許对全能的上帝会鬧出一个更大的玩笑哩。他們在这些誤入歧途的老瘋子面前，不禁感到羞愧。

“人們不作声，石头就一定說話。”他們說。

那天以后，亨利克伯爵就在鮑格待不住了。八月初一天黑

夜，一輛窗門密閉的馬車駛到庄宅的大台阶前。全体佣人們站在它周围，瑪尔塔伯爵夫人紧裹着披巾，戴着厚面罩，走出屋来。伯爵扶着她，然而她还是不住地發抖。他們是花了很大力气才說服她走过大厅，走下台阶来的。

終于她跨进了馬車，伯爵随后跳了进去，車門砰地一声关上，車夫赶起馬，飞馳而去。第二天早晨，喜鵲們醒来时，她已經走了。

从此以后，伯爵就住在遥远的瑞典南部。鮑格庄卖掉了，轉了好几次手。誰都喜欢这个地方，但是很少有人保有了它而得到快乐。

第十二章　上帝的旅行者

上帝的旅行者，倫那特上尉，在八月的一天下午，流浪到勃洛布旅館門口，走进了那里的厨房。他是一路回到他的家乡，赫尔盖薩脫去，那是在勃洛布西北面两里路，紧靠着森林边緣的地方。

倫那特上尉当时还不知道他会成为世界上一个上帝的旅行者。他就又要看見他的老家了，这使他心里充滿了欢欣。他曾經遭遇到一个不幸的命运；但是他現在已經到家，一切就都会好轉。他并不知道他会成为一个旣不能在自己家里休息，又不能在自己爐边烤火的人。

上帝的旅行者倫那特上尉，心情很愉快。他發現厨房里沒有人，就像个野孩子一样閑蕩着。他抓起猫，抛在狗脑袋上，当时的火气冲破了这两个老伙伴之間的友誼，于是瞪着眼，张牙舞

爪地厮打起来，使他笑得震动了整座屋子。

旅館老板的老婆听見了鬧声，走了过来。她站在門口，看見这个人正在哈哈大笑，瞧着那对畜生厮打。她認識他；但是她上一次看見他的时候，他是坐在囚車里，手腕上銬着手銬。她記得很清楚。五年半以前，卡尔斯塔德冬季市集的时候，有窃賊偷走了省长夫人的首飾。許多指环，手鐲，扣子，这位貴夫人的許多宝貝的东西——其中大多数都是传家宝和珍貴礼品——不翼而飞了。它們永远沒有找到。但是謠言到处流传，說赫尔盖蘿脫的倫那特上尉就是偷东西的賊。

她永远不能明白这种謠言怎么会流传起来的。他是一个十分善良而可敬的人。他快乐地和妻子住在一起；那是他不多几年前带回家来的，因为他以前沒有能够結婚。难道他的薪金和他的田产沒有給他一个很好的收入嗎？什么东西能够引誘这样一个人来偷窃这些旧手鐲和旧指环呢？而且使她更覺得奇怪的是，这样的一个謠言竟然会被人这样相信，这样証实，因此倫那特上尉被軍队开除，喪失了軍籍，被判五年苦役。

他自己說，他曾到市集去过，但在听到窃案前就已离开了。他在大路上發現一个难看的旧扣子，就带回家去給孩子們玩兒了。这个扣子是金的，就是被偷的东西中的一件；这就給他带来了灾祸。这都是辛特拉姆干的；他控告他，并且在判决时作証。看情形他仿佛要擺脫开倫那特上尉，因为过了不久，他自己也被法院传去审訊，原因是他被查出，在一八一四年战爭时私卖火药給挪威人。人們相信，他是害怕倫那特上尉来作証。現在旣然倫那特上尉發生了这件事，无法作証，他就因为証据不足而开释了。

她簡直不能把他看够。他的头髮已經灰白，背也弯了；他一

定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还保持着他那和善的脸容，愉快的精神。他还是她結婚的时候，領着她踏上祭壇，参加跳舞的那个倫那特上尉。她可以肯定，他还会在路上站住，跟遇見的每一个人聊上几句，給每一个孩子一个銅子；他还会对每一个皺紋滿脸的老妇人說她越长越年輕漂亮了；他也还会站在一只木桶上，为那些繞着五月柱跳舞的人拉琴。

“你好，卡琳大娘，”他开口說，“你怕看見我嗎？”

他是特地到这里来打听家里的情况的；他家人是不是在盼望他。他們一定知道他已經做完了这些年的苦役。

旅館老板的老婆把最好的消息告訴他。他的妻子像个男人一样地工作。她从新地主手里租下了田庄，一切都很顺利。孩子們都很健壮，看見他們就使人喜欢。他們当然在盼望着他罗。他的妻子是一个刚强的女人，她心里想的从来不說出口来，但是她知道，当他不在家的时候，誰也不准使用倫那特上尉的飯匙，坐上倫那特上尉的椅子。今年春天以来，她每天都要到勃洛布山崗頂上的山岩上去，眺望前面的大路。她并且为他准备了新衣服，手織的土布衣服，差不多完全是她亲手做的。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得出，她是在等待着他回家的，虽然她什么也不說。

“那么，他們不相信那件事嗎？”倫那特上尉說。

“是的，上尉，”这个农妇回答，“誰也不相信那件事。”

于是倫那特上尉不能再耽擱了；他急于要回家去。

然而他刚走到門口，便遇到了几个老朋友。埃克布的食客們正到旅館里来，因为辛特拉姆邀請他們到这里来庆祝他的生日。他們一看見这个罪犯，毫不犹疑，立刻就和他握手，欢迎他回家来。甚至辛特拉姆也这样做了。

“亲爱的倫那特，”他說，“你不覺得在这一切事情中，上帝自

有其道理在嗎？"

"難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倫那特上尉嚷道，"并不是上帝把你从断头台上救下来的嗎？"

其他的人都笑了。但是辛特拉姆一点也不生气。人家說到他和魔鬼打的交道，他只有高兴。

是的，他們把倫那特上尉拉着一起进去，为了欢迎他而乾一杯；完了，他就尽管走他的。然而这一喝却喝坏了。他已經五年沒有喝这种烈性的东西了；也許他是一整天沒有吃东西，长途跋涉已使他疲劳不堪。結果，他喝了两杯之后，就完全昏乱了。

食客們使他到了神志不清的地步之后，还一杯接一杯地灌他。他們这样做倒并沒有什么恶意，而是对他的好心，因为他已經五年沒有尝过任何好东西了。

平时他是一个头脑最清楚的人。这也很容易明白他本来沒有意思要喝醉；他得回家去，回到妻子兒女那里去。但是他却躺在酒吧間的长凳上睡着了。

当他这样神志模糊地躺在那里的时候，古斯泰拿了一塊木炭，一点兒橘汁，塗在他的脸上。他把他的脸画成一个囚犯的模样；他觉得这是对一个刚从监獄里出来的人最适合的了。他替他画上黑眼圈，鼻子上画一长条大紅疤，把他的头髮糾結成絡，胶在前額上，还把他整个的脸塗了一通。

他們把他取笑了一会，然后古斯泰想替他洗乾净。

"讓他去，"辛特拉姆說，"他醒来了可以自己看看。这会使他高兴。"

因此他們就讓他去了，也沒有再想到他。他們吃喝了一整夜，到天明时才散。他們头脑里只有酒，不再有什么知觉了。

問題是他們把倫那特上尉怎么办。"我們送他回家去，"辛

特拉姆說，“他的妻子会多么快乐啊！看見她快乐就是一种乐趣。我一想到就感动。讓我們送他回家去！”

他們全被这种想法打动了。天哪，她会多么快乐啊！

他們把倫那特上尉搖醒，架起他，放进睡眼朦朧的馬夫們早就赶来等候着的馬車里。于是这一大群人就向赫尔盖薩脫駛去。有一些人还半睡半醒，几乎翻出車来；有一些人一路唱着歌，保持清醒。他們看来不比一群游民好些，两眼无神，脸庞發腫。

最后他們到了目的地。他們把車馬留在后院，用稍带点兒庄严的步伐向台阶走去。貝倫克房齐和朱利叶斯两人挾住倫那特上尉，扶着他走。

“打起精神来，倫那特，”他們对他說，“你到家啦。你不看見你已經在家里啦？”

他睜开眼睛，几乎醒了。他們这样伴送他回家，使他很感动。

“朋友們，”他在他們大家面前站住这样說，“我問过上帝，朋友們，为什么有那么多禍事临到我的头上。”

“閉嘴，倫那特，不要說教！”貝倫克房齐嚷着說。

“讓他說，”辛特拉姆說，“他說得很好。”

“我問过上帝，但是不明白。现在我明白啦。他要向我显示，我有的是什么朋友；送我回家，来看我和我妻子的团圓之乐的朋友。我的妻子在等着我。五年的痛苦跟这比較起来算得什么呢！”

于是坚硬的拳头就嘭嘭地敲起門来；食客們沒有功夫再听下去了。

屋子里騷动着；使女們惊醒了，穿起衣服，往外张望，但是她

們不敢开門讓这群人进来。最后，門閂拉开，上尉的妻子亲自开門出来。

"你們有什么事？"她問。

貝倫克虏齐回答說：

"我們送你丈夫来啦。"

他們把倫那特上尉推向前来。她看着他喝得烂醉，脸貌像个拳击家，摇摇晃晃地走近来，背后是一群顚顚倒倒的醉汉。

她退后一步；他却伸出双臂随着往前跨了一步。"你离开我的时候是一个賊，"她喊道，"回家来的时候却成了个流浪汉！"說完就轉身走进去。

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想随着她进去，但是她却当胸打了他一拳。

"你想我会要你这样的男人来做一家老小之主嗎？"

砰的一声，門关上了，而且上了鎖。

倫那特上尉扑到門上，使劲搖撼。

食客們忍不住，开始哈哈大笑起来。他对妻子那么有把握，而現在她却根本不要他。他們覚得这实在可笑。

倫那特上尉听見了他們的笑声，回身向他們冲去，揮拳要打。他們跑着，逃进馬車；他在后面追赶。但是急忙中他絆在一塊石头上，摔了一交。他爬了起来，却不再向前追赶。在昏乱中他突然有了一个念头，这个世界上，沒有哪一件事情不是由于上帝的意志而發生的；从来沒有。

"你要引导我到哪兒去呢？"他說，"我是一根羽毛，被你的气息吹来吹去。我是你的玩物。你要送我到哪兒去呢？为什么你要把我关在我家門之外？"

他离开了他的家，相信这是上帝的意志。

太阳升起的时候，他站在勃洛布山崗頂上，俯視着下面的山谷。啊，山谷里的穷人还一点不知道他們的救星已經临近。还沒有一个母亲高举起怀里的孩子，等他走来时讓孩子看他。那些茅屋都是骯脏而杂乱，烏黑的爐灶掩藏在芳香的杜松之下。人們还不是以奋發的勤劳在田地里劳动，所以他的眼睛还不会因为看見了茁壮的庄稼和整齐的沟渠而充满喜悅。

唉，从他所站的地方，他那愁悶的眼睛看見了旱灾的蹂躪；庄稼都已枯萎，人們好像根本沒有想到替来年的耕作准备好土地。他望着靑靑的山岭，早晨鮮明的阳光在那上面显示了森林野火經过后留下的焦黑的地段。从許多細微的現象，从倒坍的籬笆，从車回家去鋸断的小量木柴，他明白了，人們并不关心自己的工作，飢荒已經到来；他們从冷淡和酗酒中寻求安慰。

倫那特上尉在勃洛布山崗上站着，他开始想到，也許上帝需要他；召喚他回家的，并不是他的妻子。

食客們不能完全明白他們犯了什么錯誤；辛特拉姆悶声不响。倫那特上尉的妻子大受邻居們的責备，因为她对待这么好的一个丈夫，未免太驕傲了。人家說，誰想在她面前談到他，立刻会被她阻止；祗要提到他的名字，她就受不住。倫那特上尉自己却一点不想办法改变她的想法。

一天以后。

一个老农民躺在床上，已近弥留；他已經塗过临終的聖油，他的力量已經消失；他必定要死亡。

他像一个要出發长途旅行的人一样焦急不安；他吩咐把他的床从厨房搬到臥室，又从臥室移回厨房。人們憑着这一点，比他那喉头深沉的格格声和逐漸暗淡下来的眼光，更能明白他的死期已經到了。

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和他的僕人，都站在他周圍。他一生幸运、富裕、受人尊敬；到临死的时候也沒有被人舍弃。这老人談着他自己，仿佛站在上帝面前一样；周圍站着的人嘆着气，說着是，証明他談的都是事实。

"我是一个勤劳的工人，好心的主人，"他說，"我爱我的妻子像我的右手。我沒有讓我的孩子不受教育不受照顧地成长。我不喝酒；我不曾扩展我的地界；我不曾强赶我的馬上山；我不曾讓母牛冬天挨餓；我也不曾讓羊群夏天不剪毛而受罪。"

他周圍的僕人們哭泣着，像回声似地重复說："他是一个好心的主人。他不曾强赶着馬上山；也不讓羊群夏天不剪毛而出汗。"

但是誰也沒有注意，有一个穷人从門口走了进来，乞討一点东西吃。他默默地站在門边，也听見了这垂死的人所說的話。

于是这临終的人又說："我开發了森林，疏乾了草地。我用犁耕出了笔直的田沟；我得到了比我父亲那时候多三倍的收成，蓋了大三倍的谷倉。我用發亮的銀幣做了三只大銀杯，而我父亲却只做了一只。上帝会在天堂里給我一个好位置。"

"上帝会好好地接待我們的主人。"僕人們說。

站在門口的人听見了这些話；他已經做了五年上帝的玩物，不禁心里充滿了恐惧。

他走到病人前面，抓住了他的手。

"朋友，朋友，"他說，声音战栗着，"你有沒有考慮过你立刻就要看見的这个上帝是誰？他是一个伟大的上帝，一个可敬畏的上帝。大地是他的牧場，風暴是他的馬匹。浩瀚的天宇在他脚步重压下搖动。而你却要站在他面前說：'我耕了笔直的田沟；我播种了黑麦；我砍伐了树木。'你要在他面前夸贊自己，把自己

和他相比嗎？你不知道你将要到那天国里去的上帝是多么伟大。

“不要拿大話到你上帝面前去！”旅行者繼續說，“人世間的伟人就像他谷倉里拋出来的一根稻草。他一天的工作是制造阳光。他挖开大海，堆起山岭。在他面前弯下腰来！躺倒在你主人，你的上帝脚下的塵土上！像孩子一样抓住他的衣边，恳求他保护吧！在你的創造主前面自己謙卑些吧！”

垂死的人的眼睛大睜着一动不动，他的手紧合着，但是脸上容光焕發，喉头的格格声也停止了。

“灵魂，灵魂，”那人喊着說，“就像你現在在你最后的时刻向上帝表示謙恭一样的确实，但願他也把你像孩子一样抱在胸前，带你进入天国的荣光。”

老人嘆了最后的一口气，死了。倫那特上尉低下头来，祈祷着。房間里每一个人都深深地嘆息着，祷告着。

他們抬起头来，看見老农夫宁靜地躺着。他的眼睛仿佛还在反照天上幻景的光华，他的嘴微笑着，他的脸十分美丽。他已經看見了上帝。

“他已經看見了上帝。”兒子說，闔上了死者的眼睛。

“他看見天堂开啓了。”孩子們和僕人們哭着說。

他的年老的妻子把手放在倫那特上尉的手上。

“你帮助他克服了惡，上尉。”

是这个时刻把倫那特上尉驅使到人民中間来的。否則他就会回到家里去，讓他妻子看看他的真正面目；但是从这时候起，他就相信上帝是需要他的了。他成为上帝的旅行者，来帮助穷苦无告的人們。灾难是深重的；对于有許多痛苦，清醒的头脑和仁慈的照料要比黃金和权力更有帮助。

有一天，倫那特上尉来到住在葛立泰悬崖附近的貧苦农民中間。他們的灾荒十分严重，馬鈴薯吃完了，黑麦因为沒有种籽，无法播种。

于是倫那特上尉駕一条小船，划过湖，到了福尔斯，要求辛特拉姆給他們黑麦和馬鈴薯。辛特拉姆很好地接待他；带他到谷物滿倉的谷倉里去，带他到貯藏着去年收获的馬鈴薯的地窖里去，并且讓他把他带来的大小口袋全都裝滿了。

但是辛特拉姆一看見他的小船，覚得裝这么多东西未免太小。他把所有的粮食口袋搬到一只大船里，叫他的一个僕人，大汉蒙斯，划过湖去。倫那特上尉只划着空船在后面跟着。

他总算赶上了蒙斯；因为蒙斯强壮得像个巨人，而且又是划船好手。倫那特上尉一路划过美丽的湖面，一边坐着梦想；他在想着这些种籽的奇特命运。它們将被撒在石塊和残梗之間的黑土中，但是它們会在荒野上發芽生根。他想着那柔嫩浅綠的新芽怎样鋪滿了大地，最后，麦穗里又怎样长着飽滿甜味的麦粒，于是鐮刀过来，麦秆倒下，連枷在它們身上轟响，磨坊又把麦粒磨成了面粉，面粉又烤成了面包——啊，他前面那条船里的麦子，可以使多少飢餓的人心滿意足啊！

辛特拉姆的僕人在葛立泰人的碼头上了岸，許多飢餓的人搶下船来。

于是那个人照他主人的吩咐，对大家說：

“我主人給你們送麦芽和谷子来啦，农民們。他听說你們沒有白兰地。”

人們都發了狂似地冲下船去，涉到水中，去搶那大大小小口袋的粮食。然而这决不是倫那特上尉的原意；现在他自己到了；他看見人們干的事，不禁大为震怒。他是想把馬鈴薯做粮食，把

黑麦做种籽的，他根本不曾要麦芽。

他呼唤人們，叫他們放下口袋，但是他們誰也不听。

“但願黑麦在你們嘴里变成沙子，馬鈴薯在你們喉头变成石塊！”他怒气冲天地喊着，因为人們已經拿走了麦子。

倫那特上尉仿佛真是制造了一个奇迹。两个妇女正在打架，搶夺一口袋粮食；她們把口袋撕破了一个洞，發現里面只是沙子。那些扛起馬鈴薯口袋的男人，也覺得重得要命，好像里面装的是石塊。

里面都是沙子和石塊，而且只是沙子和石塊。人們默默地站着，对这个来到他們面前的上帝奇迹的創造者，滿怀恐惧。倫那特上尉自己，一时也惊呆了。只有蒙斯在张着嘴笑。

“回家去吧，你这家伙，”倫那特上尉說，“趁农民們还不知道这些口袋里原来装的就是沙子石塊；否則我怕他們会沉了你的船。”

“我不怕。”那人說。

“快滾！”倫那特上尉說，声調那么緊迫，他只好走了。

于是倫那特上尉告訴大家，說辛特拉姆欺騙了他們，但是他們什么也不相信，只相信是發生了奇迹。这件事情很快地传了开去；由于人們非常喜爱超自然的奇事，因此一般都認为倫那特上尉能够創造奇迹。他在农民中間获得很大威权，他們都称他为上帝的旅行者。

第十三章　墓地

八月一个美丽的傍晚，吕汶湖上水平如鏡，薄霧籠罩着群

山；这是个凉爽的傍晚。

白鬍子上校貝倫克勇齐，身材矮小而强壮，像个摔角家，外衣口袋里装着一副紙牌，来到湖岸，坐进一条平底船里。和他在一起的，是安德斯·富煦上校，他的老同袍；还有小路斯德，吹笛手，曾經在伐姆兰的輕騎兵里当过鼓手，許多年来，一直以朋友和僕人的双重身份，跟随着上校。

湖的对岸，就是墓地。这是斯瓦茲茹教区的被废弃的墓地。里面稀稀落落地站着些歪倒的、格格作响的鉄十字架；遍地都是小丘，像沒有耕种过的草地；还长满了茅草和蓬蒿，这是种在那里提醒人們注意，沒有人的一生和別人是相同的，都和草叶一样，变幻不定。那里沒有细石小径，沒有遮蔭的大树，只有一个不知名的老牧师墓上，有一株高大的菩提树。一道草草砌就的高墙，围住了这片可怜的土地。这个墓地荒凉而可怜，像守財奴的脸一样丑陋；这个守財奴的脸就是由于被他剝夺了幸福的人們的悲嘆而枯萎下来的。然而长眠在这里的人，那些在贊美詩和祈祷声中埋进神聖的泥土中去的人，却都是有福的。去年死在埃克布的賭徒阿基龙，就不得不葬在墻外。这个人，从前那么高傲，那么彬彬有礼，旣是个勇敢的武士，大胆的猎人，又是个把运气抓在自己手里的賭徒，最后終于消耗光了一切他掙来的，他妻子积蓄下来的，传給子女的財产。許多年以前，他就拋开了妻子兒女，到埃克布来当一个食客过活。去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他賭掉他們賴以为生的那塊土地。于是他宁可不付賭帐，而槍杀了自己。但是自杀者的尸体是只能葬在这片可怜墓地的长满青苔的墻外的。

他死后，食客們只剩下十二个了；也沒有人来填补这第十三个的空位——来填补的只有聖誕节前夜从爐灶里爬出来的魔

鬼。

食客們發現他的命运比他的先輩更为悲苦。当然，他們知道他們之中，每年必須有一个人要死去。这又有什么害处呢？食客們也許不会老。如果昏花的目光分不清紙牌，如果顫抖的手举不起酒杯，人生对他們有什么意义，他們对人生又有什么作用呢？然而像条狗似的埋在墓地墙外，那里上面遮盖着的草皮要被吃草的羊群践踏，被鏟子犁头弄伤，不会安稳地生长；那里过路的人不会放慢脚步；那里嬉戏的孩子們也不会压低他們的笑鬧声——长眠在那里，等到最后裁判的日子，天使吹起唤醒地下死者的喇叭时，也会被石墙挡住而听不見——啊，怎么能在那里长眠！

貝倫克房齐划着船，横过呂汶湖。傍晚，他在我梦幻中的湖上經过；我梦幻中的湖，我在它岸边看見神仙在遨游，从它深处升起我魔术的王宫。他在拉頁的礁石边划过；那里，松树直接从水里长起，生根在低低的圓形浅滩上；那里，倒坍的維京人堡垒废墟还留在小島頂上。他在鮑格地角的松林下划过；那里，有一株老树还在半空中挂着，粗大的树根扎在岩石縫里；那里，捕住了一只力大无比的熊；那里，古老的土墩和坟墓証明了这个地方經历的滄桑。

他划到地角的另一边，在墓地下面离船登岸，然后走过一片屬于鮑格伯爵的收割过的土地，走向阿基龙的坟墓。

到了那里，他弯下腰，用手輕拍墓上的草，仿佛一个人撫摸病在床上的朋友身上盖的毯子。然后他拿出一副紙牌，在墓旁坐了下来。

“他，約翰·弗里特立克，在这兒外面多么孤独啊。他一定很想打一会牌。”

“这么一个好人埋在这里，簡直是罪恶，是耻辱。”伟大的猎熊者安德斯·富煦說着，在他旁边也坐了下来。

然而那个吹笛子的小路斯德，一双小紅眼睛里却掉下泪珠，声音哽咽着說：

“除你而外，上校，除你而外，他是我所認識的最好的人了。”

这三位好先生坐在坟墓周围，严肃而热誠地打着牌。

我看看世界上，看見了許多坟墓。有些里面长眠着世界上的伟人，身上压着重重的大理石。葬礼进行曲在他們上面轟响；旌旗垂倒下来，复在他們的墓上。我也看見十分为人所爱的人的坟墓。被泪珠沾湿，被亲吻撫爱过的鮮花，輕輕地供在它們的草皮上。我也看見被遺忘的坟墓，妄自尊大的坟墓，潦草的浮厝，以及其他說不上名目的埋葬之所；但是我从未看見过紙牌里的賈克和帽子上挂着小鈴的小丑，可以用来欢娛躺在坟墓里的人的。

“約翰·弗里特立克赢了。”上校驕傲地說，“难道我不知道嗎？是我教他打牌的。是的，現在我們三个死了，只有他一个人活着。”

于是他收起牌，站起来，往回走，其余的人跟着，回到埃克布。

但願那个死者能够知道而且覺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忘掉了他，或者他那被摒弃在外的坟墓。

狂野的心对他們所爱的人表示一种奇特的尊敬；但是这个长眠在墙外的人，这个尸身不准埋在神聖的土地里的人，他应該高兴，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丢弃了他。

朋友們，孩子們，等我死的时候，我肯定会被埋在墓地里，和我祖先的坟墓在一起。我不会剝夺我家里賴以为生的財产，我

也不会举起手来結束我自己的生命，然而我絕对不会获得这样的一种爱，絕对不会有人像食客們对待这个罪犯一样地对待我。决不会有人在傍晚太阳落山后，死者的花园里寂寥而凄凉的时候，来拿一副五顏六色的紙牌放在我这只剩枯骨的手指中的。

甚至也不会有任何人，为了使我更喜欢些——因为我对打牌沒有太大兴趣——拿了琴和弓来，使我在朽坏的塵土上浪蕩的灵魂，可以在音乐的旋律声中得到撫慰，仿佛在閃光的水波上的天鵝一样。

第十四章　古老的歌

八月末一个宁靜的下午，瑪丽安娜·辛克莱坐在她房間里，整理她的旧信和文件。

她的周围都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大皮箱和包鉄皮的箱子都拖进了房間。椅子上沙發上堆滿了她的衣服。擱樓上，衣橱里，以及肮脏的抽屜柜里，所有的东西都取了出来；有閃光的綢緞和麻布，需要擦亮的首飾，还有披巾皮貨等等，得检查挑拣一番。

瑪丽安娜在准备出發长途旅行。她不知道还会不会回老家来。这是她生命中的一个轉折点，因此她燒毁了一大堆的旧信和旧日記；她不願意被过去的記录拖累着。

她在那兒坐着，發現了一卷旧詩。这是抄录的古老歌謠；小时候她母亲常唱給她听。她解开捆扎的繩子，开始讀起来。

她讀了一会兒，凄凉地微笑着；这些古老的歌說的是奇怪的道理。

不要相信幸福，不要相信幸福的外表，也不要相信玫瑰。

"不要相信笑，"它說，"瞧，那可爱的姑娘伐尔堡格坐在一辆金馬車里，嘴上挂着微笑，但是她的心里却痛苦得仿佛馬蹄車輪都压上了她生命的幸福一样。"

"不要相信跳舞，"它說，"許多双脚輕妙地在光滑的地板上迴旋，然而心却像鉛一样沉重。"

"不要相信嬉笑，"它說，"許多人滿脸嬉笑地去赴宴，心底里却苦恼地渴望着死。"

那么相信什么呢？相信眼泪和悲哀！

悲哀的人能够强作笑容，而快乐的人却不能哭泣。

然而快乐也只是悲哀所伪装；世界上只有悲哀是真实的。

她走到窗畔，望着花园；花园里，她的父母正在那里散步。他們在寬闊的园径上来回走着，閑談一切眼前看見的东西：花草飞鳥等等。

"瞧，"瑪丽安娜說，"那兒有一顆心，由于悲哀而嘆息着，因为它以前从来沒有这么幸福过。"

她突然想起，也許一切事情的确全靠自己本人，悲哀和快乐也得靠对于事物不同的看法而定。她自問，这一年她自己是在快乐还是在悲哀中度过的。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曾經有过一段痛苦的日子。她的灵魂有了罪过。她在深深的羞愧中几乎抬不起头来見人。她回到家里的时候，她曾經对自己說，"我决不对父亲怀恨。"但是她的心却不同意。"他使得我受了这样致命的痛苦；"它說，"他分开了我所爱的人；他动手打我母亲，使我悲痛欲絕。我对他沒有恶意，但是我見他害怕。"然后她注意到，当她父亲在她身旁坐下时，她得勉强自己，坐着不动；心里急着要从他身边逃开。她試着控制自己，像平常那样跟他說話，而且几乎經常跟他說話。她能够克服自己，然而

却痛苦得难以忍受。結果她厭恶起他所有的一切来：他那粗暴高亢的說話声，他那沉重的脚步声，还有他那肥大的双手。她对他沒有恶意，但是她只要接近他，就会产生恐惧和抗拒的感覚。她那被压抑的心在反抗。“你不讓我爱，”它說，“可是我到底是你的主人；你終将含恨而死。”

她是一个習慣于观察自己一切内心活动的人，因此，她知道得很清楚，这种嫌恶怎样越来越强，怎样一天天地增长。同时，她仿佛要永远被束縛在家里一样。她知道，她最好是跑出去，到人們中間去，但是自从她病了以后又办不到。这个情况是永远不会好轉的。她受的折磨只会越来越深，直到有一天，她的自制被冲破，她会冲到父亲面前，把自己心里的痛苦給他看，于是就發生了爭吵和不幸。

春天和初夏就这样过去了。七月里，她和亚特林男爵訂了婚，为了要自己有个家。

一个晴朗的下午，亚特林男爵騎着一匹駿美的馬，奔到屋前。他的驃騎兵制服在阳光下顏色十分鮮艳；他的馬刺，长刀，腰带都熠熠發光，更不用說他自己那容光煥發的脸和含笑的眼睛了。

迈尔柯亚·辛克莱在台阶上等着，他一到就迎上前去欢迎。瑪丽安娜正坐在窗前縫級；她已經看見他来到，现在听見了他对她父亲說的每一句話。

“你好，光明先生！”迈尔柯亚喊道，“你多么漂亮！你不是出来求婚的吧？”

“不对，不对，叔叔，我正是出来求婚的。”他笑着回答。

“你不怕难为情嗎，孩子？你拿什么来养活妻子呢？”

“什么也沒有，叔叔。要是我有点什么，我就永远不結婚了。”

“你是这么說嗎，你是这么說嗎，光明先生？但是你那件漂亮制服——你有足够的錢买来嗎？”

“賒来的，叔叔。”

“还有你騎的馬，我可以对你說，值一大笔錢呢。你从哪兒得来的？”

“这馬不是我的，叔叔。”

这太过分了，超过了迈尔柯亚所能忍受的。

“上帝保佑你，孩子，”他說，“你的确需要有一个有点家財的妻子。如果你能贏得瑪丽安娜，就娶了她。”

因此，亚特林男爵甚至还未下馬，他們之間的一切情形就已經弄明白了。然而迈尔柯亚很明白自己干的是什么，因为亚特林男爵是一个漂亮的家伙。

于是求婚者到了瑪丽安娜面前，馬上說出了他的目的。

“啊，瑪丽安娜，亲爱的瑪丽安娜，我已經跟叔叔談过。我十分願意要你做我妻子；你答应了我吧，瑪丽安娜。”

她已經明白了眞相。他的父亲，老男爵，受了别人的騙，又买了几处废矿。老男爵一生总是买废矿，可是从来不曾在里面挖到什么东西。他的母亲十分焦急，他自己欠了債；现在他来向她求婚，就是要借此挽救他的世代相传的老家，和他自己的驃騎兵制服。

他的老家是海德布；坐落在湖对岸，几乎正对着勃揚尼。她和他很熟悉；他們是同年紀的友伴。

“你还是嫁給我吧，瑪丽安娜。我的生活如此潦倒；我騎的是借来的馬，还付不出裁縫的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只得辞职，然后自杀。”

“但是，亚特林，这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婚姻呢？我們相互之

間一点爱情也沒有。”

“噢，講到爱情，我根本不管这种无聊东西。”他这样解释說，“我喜欢騎匹好馬，出去打猎，而且我不是食客，我是个工作者。我祗要能够弄到一些錢，我就可以經营家里的田庄，讓我的母亲安度残年，我就幸福了。我要辛勤耕种，因为我喜爱工作。”

他用誠恳的眼睛望着她；她知道他說的是眞心話，他是一个可以信賴的人。她和他訂婚，主要是要离开自己的家，但是也因为她一向很喜欢他。

然而她永远不会忘記八月那天傍晚他們宣布訂婚后的一个月——这是一段疯狂的日子。

亚特林男爵一天比一天憂郁，一天比一天沉默。他經常到勃揚尼来，有时候一天来几次，但是她不能不注意到他是多么郁郁不欢。跟别人在一起，他还能开开玩笑，但是跟她，他却不可能，总是沉默，煩悶。她明白这是怎么一会事：要他相信和一个难看的女人結婚，这不是容易的事。她究竟多么难看，誰也沒有她自己明白。她曾經向他表示，她不需要任何撫爱或調情。然而，他一想到她是他的妻子，就使他受尽折磨，而且似乎一天比一天更甚。他有什么顧虑呢？他为什么不解除婚約呢？她曾經給过相当明白的暗示。她沒有别的办法。她的父亲对她說过，她已經訂了婚，她的名誉不能再受任何危险。因此，她輕視着他們两个人，无論如何仿佛还是离开他們的好。然而，在盛大的訂婚宴会举行之后不几天，發生了一个突然而奇怪的变化。

勃揚尼庄台阶前面，有一塊大石头，使人十分討厭而麻煩。馬車在它上面翻身，馬匹和行人在它上面摔倒，提着沉重牛奶罐的使女絆在它上面，泼翻了牛奶。但是这塊石头还是留在那里，

因为它已經躺在那里那么多年了。辛克萊父母在世的时候它就在那里，当时誰也沒有想到在勃揚尼盖房子呢。他并不覚得有什么理由要把它搬开。

八月末有一天，两个使女抬着一只沉重的木桶，絆在石头上蹿倒了，受了很重的伤，因此，对这个石头憎嫌的感觉又强烈起来。

一天清早，迈尔柯亚出去散步了，然而八点九点之間，雇工們还都在屋里，古斯妲娃太太就叫了几个雇工来，挖掉这塊大石头。

他們拿着鉄橇和鏟子，使劲挖着搖着，終于把这个搗蛋鬼从窟窿里掘了起来，然后把它抬到了后院里去。这个工作需要六个人。

这石头还刚刚抬起来，迈尔柯亚就回家来了。他当然大为震怒。他想，这不再是同一的地方了。誰敢移动这塊石头？是古斯妲娃太太吩咐的。这些女人沒有心腸。难道他的妻子不知道他喜欢这塊石头嗎？

于是他直接走到石头那里，举起它，搬过院子，到它原来躺着的地方，抛下它来。这是一塊六个人都几乎举不起来的石头。整个伐姆兰对这件事情都大为称贊。

当他搬着石头走过院子时，瑪丽安娜正站在飯厅窗边看着他。这个力大无穷的可怕的人，就是她的主人——一个不講情理、脾气乖张的主人；他祗顧自己高兴，不顧任何别人。

她們正在吃早餐，她手里拿着一把切肉用的餐刀。不知不覚地她把刀子举了起来。

古斯妲娃抓住了她的手腕。

“瑪丽安娜！”

"什么事，母亲？"

"啊，瑪丽安娜，你的脸色那么难看！我吓了一跳。"

瑪丽安娜看着她。她是一个瘦小、干瘪的女人，刚满五十就已經头髮灰白，满脸皺紋。她像条狗一样地爱主人，一点也不記着受到的拳打脚踢。通常她总是脾气很好，但是給人一种憂郁的印象。她像海边一株被風暴扫蕩着的树；她从来不曾安靜地生长过。她学会了用卑鄙的欺騙手段，需要的时候就撒謊，而且常常为了要避免遭到辱駡而做得更加愚蠢。在一切事情上，她总是丈夫的工具。

"如果父亲死了，你会十分悲伤嗎？"瑪丽安娜問。

"瑪丽安娜，你在生你父亲的气。你总是生他的气。既然你有了一个新的未婚夫，为什么不能把一切忘掉了呢？"

"啊，母亲，这不是我的錯。我能不对着他战栗嗎？为什么我要管他呢？你不看見他是怎样的人嗎？他狂暴，他粗野，他折磨你，使你永远成为这样衰老。为什么他是我們的主人？他的行为像一个瘋子。为什么我要尊敬他爱他？他不是善良的，不是仁慈的。我知道他孔武有力，他随时都可以把我們打死。他一高兴，就可以把我們赶出門去。难道这就是我应該爱他的理由嗎？"

这时候，古斯妲娃太太变成了以前从来不曾有过的模样，她又获得了力量和勇气，說出了有力的話。

"你必須小心，瑪丽安娜。在我看来，几乎去年冬天你父亲把你赶出門去是对的了。你会看到你将要因此而受到懲罰。瑪丽安娜，你要教会自己忍耐，不要怀恨；教会自己受苦，不要报复。"

"唉，母亲，我是多么不幸啊！"

忽然之間，她們听見前厅里有什么东西沉重地倒下的声音。

她們永远不曾弄清楚，究竟是迈尔柯亚·辛克莱站在台阶上，从敞开的飯厅門口听見了瑪丽安娜的話呢，还不过是用力过度而使他突然暈倒的。她們跑出来时，發現他已經失去知覚，躺在地上。她們从来不敢問他什么原因。他自己也从来沒有表示他所見过什么話。瑪丽安娜从来不敢把自己不由自主地替自己进行了报复的想法說出口。然而，当她看見自己的父亲躺倒在台阶上，而也就是在这个她开始憎恨起自己的父亲的台阶上，就不禁把心里的苦楚一扫而空。

他不久就恢复了知覚；安靜地休息了几天之后，他又跟以前一样了——然而也不完全一样。

瑪丽安娜看見她的父母一起在园子里散步。現在总是这样了。他从来不独自出去，嘰嘰咕咕地对客人或对一切把他和他妻子分开的东西抱怨了。老年已經降临到他的身上。他不能自己再写一封信，他的妻子得帮助他。他从来不单独決定任何事情，一切都要問她，由她决定。他也总是很和气，很亲热。他注意到自己發生的变化，注意到他的妻子多么快乐。"她現在很好啦。"有一天，他指着古斯姐娃太太对瑪丽安娜說。

"啊，亲爱的迈尔柯亚，"古斯姐娃太太喊着說，"你很明白，我宁願你再强壮起来。"

而她也真正是有着这个願望的。講到他当年身强力壮时候的事，她便非常高兴。她講到他怎样在騷乱和狂欢中堅貞自守，跟任何埃克布的食客一样；怎样正当她以为他在疯狂中会揮霍掉土地房产的时候，他却办了好事情，賺了許多錢。瑪丽安娜知道母亲虽然常常抱怨，心里却很快乐。一切都属于丈夫，她就很滿足。他們两人看来都衰老了，都沒有到年龄就衰老了。瑪丽

安娜覚得自己能够看到他們将来的生活：他会逐漸地衰老、衰老下去，別的打击会使他更无能为力；而她則会一直照顧着他，直到死亡把他們分开。但是結局还很遙远；古斯姐娃太太还可以安靜地享受一个时期幸福生活。一定会这样的，瑪丽安娜想，生命应該給她一些补偿呢。

对于她，一切都好轉了。再沒有煩心的絕望逼使她結婚，去得到另一个主人。她那創伤的心也获得了宁靜。她得承認，她現在是比以前更眞誠、更富有、更高貴的一个人了；已經發生的事情她怎么能够要它沒有發生呢？难道眞的一切痛苦都是好的嗎？一切事情都能变成幸福嗎？她开始考虑到一切好事情，能够帮助她培养更高一級的品性。那些古老的歌是不正确的。悲哀并非唯一存在的东西。現在她要走进世界，寻找一个需要她的地方。如果她的父亲还是他从前的老脾气，他是不会允許她解除婚約的。現在古斯姐娃太太已經把事情安排妥当；瑪丽安娜甚至也已答应亚特林男爵把需要的錢給他。

她想到他时，亦能輕松愉快了；她和他不再有任何关系。他的勇敢和对生活的热爱，常常使她記起古斯泰；現在她又会看見他兴高采烈了。他又会成为那个容光煥發地到他父亲屋前来的快活騎士。她会使他得到土地，讓他随心所欲地耕种、开垦；她也会看到他伴着一个美丽的新娘踏上祭壇去成婚。

她怀着这种想法坐下来，写信給他，还他自由。她写得很委婉而有說服力，诙諧之中含蓄着明智，然而他讀了之后一定也懂得她的意思是多么严肃。

她正在写着，听見了路上的馬蹄声。

“我亲爱的光明先生来了，”她想，“这是最后一次啦。”

随后亚特林男爵立刻走进了她的房間。

“怎么，亚特林，你到这兒来啦？”她狼狽地对周圍乱七八糟的行李看了一眼。

他又难为情又不知所措，期期艾艾地道了歉。

“我正在給你写信，”她說，“拿去，你就現在看吧。”

他拿了信，讀起来；她坐着看他。她渴望着看見他的脸高兴得神采煥然。

然而他沒有讀了几行，就脸色通紅，把信抛在地板上，用脚踩它，嘴里可怕地咒駡着。

瑪丽安娜微微地震顫着。对于爱情的观察，她并不是生手；但是她还是不曾事先了解这个大孩子，这个缺乏經驗的男子。

“亚特林，亲爱的亚特林，”她說，“你是在跟我演哪一种喜剧啊？来，对我說老实話。”

他走过来，热情地撫爱她，几乎使她喘不过气来。可怜的孩子，那么他是在乎的，是渴望着的。

过了一会，她望望窗外。古斯姐娃太太和她丈夫在散步，談着花草和飞鳥；而她則坐在这里，談着爱情。“生命讓我們两个人都感到了它那严肃的一面，”她想着，憂郁地微笑起来，“它要安慰我們；我們都得到了它的一个大孩子来玩耍。”

无論如何，被人爱总是好的。听他喁喁地在耳边講到她具有的神奇的魔力，講到他們初次談話时，他怎样感到羞愧，那是多么甜蜜啊。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她是具有什么样的迷人的魔力呢。啊，沒有一个男子能接近她而不爱上她的，但是她使他受了惊；他觉得特别的委屈。

这既不是幸福，也不是不幸，然而她要努力和这个男子生活下去。

她开始了解了自己，想到了古老的歌里关于一只斑鳩的故

事。它从来不喝潔淨的水，总是先用脚把水弄脏，以便适应它的憂郁的性格。因此，她也决不能到生命的源泉那里，喝純潔的、不杂渣滓的幸福。悲哀而煩恼的生活，使她更为喜欢。

第十五章　死神——解脫者

我那蒼白的朋友，解脫者死神，在八月月光如水的夜晚，来到了烏加拉上尉的家。但是他不敢直接走进这个好客的家庭里去，因为很少有人喜欢他；他也不願意人家用哭泣来接待他，而宁願用平靜的快乐——他，是来把灵魂从痛苦的桎梏中拯救出来，把灵魂从肉体的重荷中解脫出来，讓它到天堂里享受美好生活的。

死神爬进屋后的老树丛里。这个树丛，当时还是鮮嫩而青翠的；我的蒼白朋友白天就藏在里面，但是到了晚上，他就站在树丛边上，渾身慘白，鐮刀在月光下閃閃發光。

死神在那里站着，夜晚出外的动物都看見了他。每晚上博加庄的人們就听見狐狸长嗥，預告着他的到来。长蛇蜿蜒地爬到屋前的沙土小径上；它不开口，然而人們很明白，它的出現也是个預兆。上尉妻子窗外的苹果树上，猫头鹰在长嘯。自然界的一切都感覺到死神临近而震顫着。

有一次，孟克拉德的法官在勃洛教区参加了宴会回家，午夜两点鐘的时候駕車經过博加庄，看見客房的窗口点着一支蜡烛。他清清楚楚地看見了白色的蜡烛和黄色的火焰，心里很奇怪。后来就把这件事講給別人听了。

博加庄的快活姑娘們笑着說，法官的眼睛看見幻影了，因为

屋里蜡烛已經都在三月里点完，現在一支也沒有了；上尉也發誓說，客房里已經許多天許多星期沒有人睡了。但是他的妻子却脸色蒼白，一声不响；她知道，每当她家里有人要被死神解脱的时候，这支火光清晰的白蜡烛就会出現。

过了不久，費迪南从北部森林視察旅行回家；他蒼白而有病，肺部得了不治之症。她的母亲一看見他，就知道她的兒子一定要死了。

他一定要离开了，这个从来不曾使双亲憂愁过的好兒子；他一定要离开世界上的快乐和幸福，离开等待着他的可爱的新娘，离开即将屬于他的富有产业。

最后，我的蒼白朋友等了一个月，他下定决心，一天晚上向屋子走去。他想，他們怎样以輕松的脸色来对待穷困和飢餓，那么，为什么人家不会以高兴快乐来迎接他呢？

这晚上上尉的妻子不曾睡着，她听見窗玻璃上有人在敲，她从床上坐起来問道："誰在敲呀？"

据老年人說，死神是这样回答她的：

"是死神在敲。"

于是她下了床，打开窗戶，看見蝙蝠和猫头鷹在月光下飞翔，但是她看不見死神。

"来吧，"她提高了一半声音說，"朋友和解脱者！为什么你耽誤了这么久？我一直在等着；我已經得到了召喚。来，解脱了我的兒子吧！"

第二天，她坐在兒子的床边，对他講解灵魂脱离了凡軀的幸福以及灵魂的光荣的生活。

費迪南被光輝的幻景所迷惑，对即将来臨的光荣微笑着，就这样地死了。

死神从来沒有看見过这样美丽的景象。当然也有人在費迪南·烏加拉的病床边哭泣，但是病人自己却对这个手执鐮刀，站在床前的人微笑。他的母亲听着他臨終的格格声，仿佛在听甜蜜的音乐。她战栗着，恐怕死神不会完成他的工作；然而結局一到，她的眼里就热泪盈眶，不过这是快乐的眼泪，它潤湿了她兒子僵硬的脸。

死神从来不曾像在費迪南·烏加拉的葬礼上那样地被欢宴过。

这是一个在菩提树下經过的奇妙的葬仪行列。一群美丽的孩子撒着花朵，走在滿复着鮮花的棺材前面。行列里面沒有丧服，沒有黑紗；因为他的母亲覚得他是在快乐中死去的，所以不应該由一个悲哀的送葬行列送他到最后的归宿地去，而要求一个漂亮的送亲队来送。

棺材后面，跟随着死者的美丽年輕的新娘安娜·斯塔恩霍克；她头戴結婚的花环，脸挂結婚的面紗，身穿一套亮晶晶的白緞子結婚礼服。她这样穿戴着，走到坟墓前去和死新郎結婚。

高貴的老太太和庄严的先生們跟在她后面，一对对地走着。太太們戴着光采夺目的鈕子和胸針，牛乳一样白的珍珠項鏈，还有黃金的手鐲。她們那綢緞和花边做的帽子上，飘摇着駝鳥的羽毛；絕薄的綢披巾搭在肩头，遮住了各种各样色彩的緞子衣服。她們的先生們也穿着最好的衣服，鍍金鈕子的高領外套，装着隆起的皺边；硬錦緞或者綉花天鵝絨的背心。这是一个送亲的行列；上尉的妻子就是这样要求的。

她自己就走在安娜·斯塔恩霍克后面，由她的丈夫挽着。要是她有一件閃光的錦緞衣服，她就会穿上；要是她有首飾和漂亮的帽子，她也会戴上；用来对她兒子的大喜日子表示敬意。但

是她祇有一件黑綢子的衣服和發黄的花边，她已經穿着它参加过許多次宴会，現在她也还是穿它。

虽然所有的客人們都穿着最好的衣服，但是他們在走向墓地的时候，沒有一个不掉眼泪的。男男女女都在哭泣，多半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死者。新娘走着，新郎被人抬着；他們自己穿着赴宴衣服，慢步走着，然而——在大地的綠色道路上行走的人，誰不知道他自己的命运就是憂伤、悲哀、不幸和死亡。他們哭泣着，因为他們想到了世界上誰也不能拯救他們。

上尉的妻子不曾哭泣，她是唯一眼中无泪的人。

等到祷告已經念过，墓穴里土已填滿，大家都上了馬車。祇有母亲和安娜·斯塔恩霍克还在墓旁流連，向死者最后訣別。这位老妇人在墓上坐下，安娜就坐在她身边。

“安娜，”上尉的妻子說，“我对上帝說过：‘讓死神来带走我的孩子吧，讓他把我最亲愛的人带走，我祇会流快乐的眼泪；我要用結婚的排場送他进坟墓；我臥室窗外的那株紅玫瑰，我也要移到墓地，栽在他的墓旁。’现在我的孩子果真死了。我曾經像欢迎一个朋友一样欢迎过死神，用各种亲热的名字叫他；我曾經在我孩子的尸身上掉过快乐的眼泪；等到秋天，树叶落了，我就要把我的玫瑰种在这里。你在我身旁坐着，你知道我为什么向上帝这样祈求嗎？”

她詢問地望着安娜·斯塔恩霍克；但是这个姑娘脸色蒼白，默不作声。也許她是在强制压住内心的声音；在死者的坟墓上，这声音已經在对她低語說：现在，她終于自由了。

“这是你的錯誤。”上尉的妻子說。

姑娘仿佛挨了一拳，低下头去，一声不响。

“安娜·斯塔恩霍克，你过去曾經很驕傲很自信；你玩弄我

的兒子，要了他又丢开他。不过这算得什么呢？他得忍受，跟别人一样忍受。也許他和我們都爱你的錢，跟你一样地爱。然而你回来了，給我們家带来了幸福；你回来时又溫柔又和气，又强壮又仁爱。你賜給我們爱；你使我們多么幸福，安娜·斯塔恩霍克；我們穷人就跪倒在你脚下。

"然而，然而我倒宁願你不曾回来，那么我就不需要祈求上帝縮短我兒子的生命了。聖誕节的时候，失去你，他也許能够忍受，但是等到他了解了你之后，就像你現在这种样子，他就不会有这股力量了。

"安娜·斯塔恩霍克，今天你穿着結婚礼服跟着我兒子走，但是你明白，假使他活着，你是决不会穿着这身衣服跟着他到勃洛教堂去的，因为你并不爱他。

"我看出来，你不过是出于慈悲心腸，要挽救我們悲慘的命运。你并不爱他。你認为我不懂得爱情嗎；有它的时候，我看得見，沒有它的时候，我也明白。于是我想：'但願上帝趁我兒子睜开眼睛之前就取去了他的生命！'

"啊，但願你爱他就好了！啊，旣然你不爱他，祗要你从不曾認識我們，不曾使我們的生活变好就好了！我知道我的責任，假使他沒有死，我不得不告訴他，你不爱他，你答应和他結婚完全是出于怜憫之心。我必須要使他讓你自由，这么一来，他就不得不失去生活的幸福。这就是我为什么祈求上帝讓他死的理由；使我不必来扰乱他心地的平靜。看見他两頰深陷，我就欢喜；听見他咯咯地气喘，我就高兴；我生怕死神完不成他的工作。"

她的話說完了，等待着回答；但是安娜·斯塔恩霍克不能开口，她还在听自己灵魂里的各种各样声音。

于是这位母亲絕望地嚷起来：

"啊，那些可以悲悼死者的人，那些可以嚎啕大哭的人，他們是多么快乐啊！我不得不两眼无泪，站在兒子的墓边；我不得不为他的死而欢喜！我是多么不幸啊！"

安娜·斯塔恩霍克把双手按在胸前；她記起了那个冬夜，她以她的爱情發誓，要做这些穷人的帮助者和安慰者；她不禁战栗起来。难道这完全是无效的嗎？难道她的牺牲不被上帝接受嗎？这会不会变成一个詛咒呢？

然而如果她牺牲了一切，上帝会不会降福于她，使她成为一个帮助者，一个支持者，給这些人带来幸福？

"你要求些什么，才能使你哀悼你的兒子呢？"她問。

"讓我不能相信我这双老眼所看見的証据。要是我相信你爱我的兒子，那么我就会哀悼他的死亡了。"

姑娘站了起来，眼睛閃閃發光。她扯下面紗，鋪在坟墓上，脫下花环，放在旁边。

"瞧，我多么爱他！"她喊道，"我把我的花环和面紗給了他；也把我自己献給了他。我永远不再屬于別人。"

于是上尉的妻子也站了起来。她沉默地站了一会兒；她的整个身軀震栗着，她的脸扭曲着，最后終于迸出了眼泪——伤心的热泪。

第十六章　旱灾

如果沒有生命的东西也爱，如果泥土和清水也分得清敌友，我真願意获得它們的爱。我願意青青的泥土不覺得我的脚步是沉重的負担。我願意它原諒我，为了我而被犁耙所伤；願意它心

甘情願地裂开来接納我的尸体。虽然那明鏡般的水面被我的船桨击碎，我也願意那鱗鱗的水波对我有耐心，像母亲对待一个不願她不能弄皺的綢衣而急忙爬上她膝头的孩子一样。

无生命的东西里面，生命的精神还是存在。你沒有看見过嗎？当斗爭和怨恨充滿着大地，无生命的东西一定也受到痛苦。于是水波汹涌高涨；于是田地吝啬得像个守財奴。但是誰惹得森林嘆息，惹得群山哭泣，那么这个人就倒楣了。

食客們当权的那一年眞是令人难忘。假使有一个人能够把那一年呂汶湖岸人們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講一遍，整个世界都会惊訝。因为当时，旧爱覺醒，新愛方萌；旧恨死灰复燃，长久隐藏着的怨仇抓住了牺牲。

这个动蕩不安的疫病从埃克布發生，起先在庄園和庄宅之間散布，驅使人們毁灭、犯罪。然后它从一个村子流到另一个村子，从一家茅屋传到另一家茅屋。所有的地方，人心都变得狂野，头脑都变得昏乱。十字路口的舞蹈从来沒有跳得这样欢乐；整桶的啤酒从来沒有这样快地喝空；也从来沒有用这么多的麦子来釀白兰地；也从来沒有这么多的跳舞会；也从来沒有这么快由恶声相詈轉而拔刀相向。这种不安还不单是存在于人們中間，它甚至扩展到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中去了。野狼和狗熊从来沒有破坏得这样凶残；狐狸和夜梟从来沒有嗥嚎得这样可怕，劫掠得这样大胆；也从来沒有这么多的羊經常在树林里迷路；也从来沒有这么多的瘟病在牛群中传染。

誰若是要看看一切东西怎样相互关联，就必須要离开城鎮，住到森林边的一所孤独的茅屋里去。这样，他才能学会观察自然界的一切征象，了解无生命的东西怎样依賴有生命的东西。他会看到，当大地上动蕩不安的时候，无生命的东西的宁靜就被

破坏了。人們都知道这一点。就在这种时候，林中的仙女熄灭了炭窯，水中的仙女撞碎了船只，河里的精灵散布疾病，妖魔使乳牛挨餓。那一年的情况就是这样。春天的洪水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大的祸害。埃克布的磨坊和鉄工場还不是唯一的牺牲。从来沒有在仲夏之前雷电就糟蹋得这样厉害过——仲夏过后，就發生了旱灾。

长日漫漫，一滴雨也不下。从六月中旬起，直到九月开初，大地无休无止地曝晒在日光下。

雨就是不下，大地沒有滋潤，風也不刮。祇有阳光照射着土地。青草还不高，但是不能够长了；黑麦正是快到收获的时候，但是却沒有了养料；烤面包的主要原料小麦，从未长得超过几寸；晚种的蘿卜一直沒有發芽；甚至馬鈴薯也沒有能从石头一样僵硬的土地里得到养分。

在这种时候，远在森林茅屋里的人們，就开始害怕起来；恐惧从山上传到了平原上比較平静的人們中間。

“上帝的手正在找寻什么人呢！”人們說。

每一个人都捶打着自己的胸膛說：“是不是我？是不是因为怕我所以雨下不来？是不是因为对我憤怒所以严厉的大地枯乾了，僵硬了？还有那永恒的阳光，它是不是要把火热的煤堆在我的头上？假如不是我，那么上帝的手在找寻誰呢？”

八月里的一个星期日，弥撒已經完畢。人們一群群地在阳光烤炙的路上散步。各方面他們看見的都是枯焦的树木，毁坏的庄稼。森林里火灾很多；沒有遭到火的，就被虫蛀坏。

这些心事重重的人們并不缺少談話的資料。有許多人还能够講一八〇八和一八〇九年的飢荒是多么苦，一八一二年的冬天是多么冷，甚至麻雀都冻死了。他們懂得怎样用树皮做面包

充飢，怎样教母牛吃蘚苔活命。

有一个妇女試着用蔓樾橘和麦片做了一种新的面包；她带着一个做样子，讓人家嚐嚐。她对自己的發明十分自滿。

然而他們心里都激蕩着同样的一个問題。从每个人目光的注视里，从每张嘴的低語里，都在問："是誰，啊，上帝，你的手找寻的是誰？"

憂悶的人群向西走去，挣扎着走上了勃洛布山岡，其中有一个人在通往卑賤的勃洛布牧师住宅的小径前停留了一分鐘。他拾起地上一根枯乾的树枝，抛在小径上。

"他向上帝作的祈祷就像这根树枝一样的枯乾。"他說。

走在他后面的一个人也站定了。他拾起一根乾柴枝，也抛在那根树枝的地方。

"这是对那牧师的恰当礼物。"他說。

人群中的第三个也学前面那两个人的样。

"他就像旱灾一样。他給我們的就祇是乾树枝和乾草。"

第四个人說："我們把他給我們的还他。"

第五个人說："我把这个抛給他，讓他永远耻辱。但願他像这根树枝一样乾癟枯萎！"

"枯乾的食物給枯乾的牧师。"第六个人說。

随后来的人看見了他們做的事，听見了他們說的話。現在，他們长久隐在心里的疑問得到解答了。

"把屬于他的給他！是他把旱灾带給我們的。"

所有的人都停下来，所有的人都說了話，都抛了树枝，然后再向前走。

不一会兒，小径的轉角就堆起了一堆树枝和乾草，——这是給勃洛布牧师的一堆羞辱。

这是他們唯一的报复。沒有人对牧师伸出拳头，也沒有人对他說气話。絕望的心就用抛一根树枝在这个柴堆上来減輕一部分重担。他們并不为自己报仇。他們祇是把罪人指給上帝來报应。

“要是我們不曾正当地崇敬你，那是这个人的过錯。慈悲吧，上帝，讓他一个人受苦！我們已經給他戴上耻辱和丢脸的标記了。我們不再和他在一起。”

以后，这就成了習慣，每一个人走过牧师住宅，就抛一根乾树枝在这个耻辱堆上。

不久，老守財奴注意到了路旁的这堆东西。他把它搬开了——有人說他是拿去生爐子的。第二天，一堆新的又在同一地方堆了起来；祇要他一搬走，立刻又堆起一堆。

这些枯枝堆在那里，仿佛在說：“耻辱啊，勃洛布牧师的耻辱啊！”

后来，他就明白了人們对待他的意思。他知道他們指他是灾祸的根源。因为对他憤怒，所以上帝才使土地枯萎的。他起初企圖对这些人，对这一堆耻辱，一笑置之；但是一个星期繼續不断这样發生后，他就笑不出来了。啊，多么孩子气！这些枯枝怎么能伤害他呢？他明白，多少年来的怨恨找到一个机会爆發出来了。这有什么关系？——他是向来不習慣爱的。

他并不因为这一切而变得更和善些。那位老夫人来拜訪他之后，也許他是想改进一些的。但是他不願意被迫着这样做。

但是，这一堆东西漸漸地在他心里越长越强起来。他心里对它念念不忘，所有的人所怀的感情也在他身上生了根。他望着这一堆东西，計算着每天加上去的树枝。这一堆东西在他心里所占的地位逐漸增大，赶走了其他别的念头。它在毁灭着

他。

一天天地他越来越覺得人們是对的了。不过两星期，他就变得又老又瘦。悔恨和不安使他痛苦。但是一切彷彿都要看这一堆东西。如果这一堆东西不再增加，那么他的后悔就会消失，許多年来心头的重担也会除去。

最后，他整天坐在那里守望着；然而人們是沒有慈悲心的，夜里常常有新的树枝加上去。

有一天，古斯泰·貝林在路上經过。勃洛布的牧师正坐在路旁，蒼老而憔悴。他坐在那里，撿起枯枝，排成行列，堆成小堆，好像他又变成了一个孩子似地玩着。古斯泰看見他的不幸，很覚难过。

“你在干什么呀，牧师？”他說着，跳出了馬車。

“啊，我在这里坐坐，撿着玩。什么也不干。”

“你最好还是回家去吧，不要坐在塵土里。”

“我坐在这里挺好。”

于是古斯泰·貝林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当一个牧师不那么容易。”过了一会兒他說。

“这里人多，一切都好，”牧师回答說，“在那兒就糟得多。”

古斯泰懂得他的意思。他知道那些伐姆兰北部的教区，有时候甚至沒有一間房子給牧师住，甚至十方里之內不超过两个人；那里唯一受过教育的人就是牧师。勃洛布的牧师就曾經在这种教区里待过二十年以上。

“我們年輕的时候就被派到这种地方去，”古斯泰說，“这种生活簡直不能忍受；因此就毀了終身。有許多人在那里堕落了。”

“是的，”勃洛布的牧师說，“孤独可以毁灭人。”

“一个牧师刚到，”古斯泰說，“总是旣热心又热情，又鼓励又劝告，以为一切都会变好，以为人們馬上会走上正路。”

“是的，是的。”

“然而不久他就会看到光是說話沒有用。貧穷挡在路上；貧穷阻碍了一切进步。”

“貧穷，”牧师順着說，“貧穷毁灭了我的生活。”

“年輕的牧师到那里去，”古斯泰接着說，“他跟别人一样穷。他去对酒鬼說：不許喝酒！”

“于是酒鬼回答，”牧师插嘴說，“那么給我比白兰地更好的东西！白兰地在冬天是皮衣，在夏天是清凉剂。白兰地是温暖的屋子，是柔軟的床舖。把这些东西給我，我就不喝酒了。”

“于是，”古斯泰又說，“牧师去对窃贼說：你不要偷东西了；去对残暴的丈夫說：你不要揍你老婆了；去对迷信的人說：你要信仰上帝，不要相信魔鬼和妖怪。但是窃贼回答說：給我面包；残暴的丈夫說：讓我有錢，我們就不吵架；迷信的人說：好好地教导我們。然而沒有錢誰能帮助他們呢？”

“这是眞的，每一句話都是眞的，”牧师喊道，“他們相信上帝，但是更相信魔鬼，而最相信山岭中的妖怪。庄稼都放进了蒸酒鍋。灾难好像永远不会完結。大多数烏黑的茅屋里發生了飢荒。隐藏的悲苦使妇女們的嘴尖刻起来。生活的不安驅使她們的丈夫酗酒。他們不能再照顧自己的田地，自己的牲畜。他們愚弄了他們的牧师。对他們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他們不懂得我在講壇上对他們講的話。他們不相信我的教导。可是我旣沒有人可商量，又沒有人能帮助我，鼓励我。”

“有一些人却坚持下来了，”古斯泰說，“他們受到上帝很多的恩惠，他們經受了这种生活，意志始終沒有消沉。他們有力

量；他們忍受了孤独、貧穷和絕望。他們尽力做了他們所能做的一点好事；他們并不失望。这种人从前常有，現在也还有。我把他們看作英雄；我要終生尊敬他們。虽然我自己不能做到。"

"我也做不到。"牧师接口說。

"在那里的那个牧师認为，"古斯泰沉思着說，"他自己会成为一个有錢人，一个十分有錢的人。因为沒有一个穷人能够抵抗邪恶。所以他就开始斂財。"

"要是他不斂財他就得酗酒。"老人回答說，"他見到的苦难太多了。"

"或者他就变得癡呆而懶惰，失去了一切力量。不是这里生长的人到这里来是危险的。"

"他得硬起心腸来斂財。起先他还装假，然后就变成了習慣。"

"他得对自己对别人都硬起心腸，"古斯泰接着說，"积聚是很困难的。他必須忍受怨恨和嘲笑；他必須受冻挨餓，鉄石心腸。他几乎要忘掉他为什么开始斂財。"

勃洛布的牧师惊訝地望着他。他奇怪古斯泰在这里坐着是不是在作弄他。然而古斯泰却很熱心而誠恳，好像他說的是他自己的生活。

"我就是这样。"老人平靜地說。

"可是上帝看望着他，"古斯泰插嘴說，"等他积聚够了的时候，上帝就会来喚醒他年輕时的思想。当人民需要他的时候，上帝就会給他一个信号。"

"如果牧师不服从这个信号呢，古斯泰·貝林？"

"牧师沒有力量反抗。"古斯泰說，微笑起来，"想起了溫暖的茅屋，使他十分感动，他就会帮助穷人来盖。"

牧师望着他从这堆耻辱中撿出来的树枝堆成的小堆；他和古斯泰談得越久，就越相信古斯泰是正确的。有些日子，他常常想，等到他聚够了时，他要做些好事——当然，他是有这种想法的。

"为什么他从未盖茅屋呢？"他羞怯地問。

"他不好意思。許多人会以为他所做的事总是因为害怕人們才做的。"

"他不能被迫着去做；是这样嗎？"

"可是他能秘密地做許多好事。今年各处需要帮助。他能找到接受施舍的人。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古斯泰嚷起来，双眼發亮，"今年，成千成百的人会从一个被他們詛咒的人手里得到面包。"

"会这样的，古斯泰。"

一陣極度喜悦的感觉，充满了这两个在自己选择的职务上失敗了的人的心。他們年輕时期为上帝为人类服务的願望，又充满了怀抱。他們心满意足地談論着他們要做的好事。古斯泰要帮助牧师。

"我們从吃飽面包开始。"牧师說。

"我們要有教师。我們要請一位測量員来，分配土地。于是人們就能学会怎样耕地，怎样飼养牲口了。"

"我們要修路，要垦荒。"

"我們要在博加的瀑布建一道水閘，那么呂汶湖和伐納湖之間就有一条通路了。"

"等到通海的路开通，森林里的財富就会加倍値錢。"

"你的身上将堆满了人們的祝福。"古斯泰嚷道。

牧师抬起了眼睛。他們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熾烈的热

情。

但是他們两人的眼睛也同时落到了这一堆耻辱上。

"古斯泰，"老人說，"这一切需要一个年輕人的精力，可是我已經行将就木了。你看那杀害我的东西。"

"抛开它！"

"怎么抛，古斯泰·貝林？"

古斯泰移近了他，銳利地看着他的眼睛。"向上帝求雨，"他說，"下星期日你就講道。祷告求雨。"

老牧师恐怖地垂下头。

"如果你是真心誠意的，如果你不是把旱灾带到这塊土地上来的人，如果你要艰苦地为至高无上的上帝服务，那么就向上帝祷告求雨吧。这是一个表征；憑这个表征，我們可以知道上帝的願望是不是我們的願望。"

古斯泰驅車下勃洛布山崗时，不禁对自己和刚才自己的热情十分惊奇。然而生活可能是美丽的——是的，不过并不是对他。在那里，他們不需要他效劳。

勃洛布教堂里，講道已經完畢，念起慣常的祷告来。牧师正要从講壇上走下来，但是他迟疑着，最后却跪倒了，祷告求雨。

他像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一样地祷告着，話很短，很不連貫。

"假使是我的罪过招致了您的憤怒，那么讓我单独受苦！假使您还有一点怜憫，啊，慈悲的上帝，就讓雨下来吧！洗去我的耻辱吧！答应我的祷求，下雨吧！讓雨下在穷人的田地里！給您的众生以粮食吧！"

天气炎热，蒸悶得令人不能忍受。会众呆呆坐着，仿佛麻痹了一样。但是听見了这些断續的話，听見了这个絕望的嘶哑的

声音，所有的人都惊醒了。

"如果我还有一条赎罪的路，就下雨吧……"

他停住了話。教堂的大門敞开着，冲来了一陣猛烈的狂風。这陣風着地扫来，卷进教堂，挾着一团塵土，里面滿是枯枝敗叶。牧师不能再繼續說下去了；他蹣跚地走下講壇来。

人們震顫着；难道这就是一个答复嗎？

但是这陣狂風不过是暴風雨的先驅而已。当牧师站到祭壇旁边，贊美詩也唱起来的时候，空中已經在打閃，雷声隆隆，掩住了他的声音。等到教堂执事敲起最后的进行曲，雨点已經打到綠色的窗玻璃上，人們急忙跑出去看雨。但是他們这样还不滿足；他們有的哭，有的笑，跑到雨里，讓雨水淋在身上。啊，他們的需要多么迫切啊！他們曾經多么不幸啊！然而上帝是仁慈的。上帝讓雨下来了。多么快乐，多么快乐啊！

勃洛布的牧师是唯一沒有跑到雨里来的人。他跪倒在祭壇前面，沒有起来。这个快乐对他是太强烈了。他已經在幸福中死去。

第十七章　孩子的母亲

孩子誕生在克拉河东边的一个农民家里。孩子的母亲是六月初的一天来寻找工作的。

她对主人和主妇說，她很不幸，她的母亲待她十分严厉，所以她只得从家里逃出来。她自称名叫伊利莎白·卡尔斯陀脫；但是她不願意說她是从哪里来的，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人家会去告訴她的父母，說她在这里；她知道，要是她被父母找到，就会被

折磨死。她不要求工資，只要吃飽肚子，有地方住。她能够干活，織布、紡紗、看牛——隨便他們要她干什么。假使他們願意，她还可以自己付錢。

她很机伶，把鞋脫下挾在腋下，赤着脚到这家农家去；她的手很粗糙；她說的是乡間土話；她穿的是农家妇女的衣服。人家就相信了她。

主人看她脸带病容，并不覺得她适合工作。但是她一定是什么地方的一个可怜虫，所以就讓她留下了。

她身上有一点什么东西，使得农家的每一个人都待她很好。她到了一个好地方。人們都严肃認真，沉默寡言。她的主妇很喜欢她；她發現她能織布时，就到牧师住宅去借了一架織布机来，整个夏天她就一直織布。

人們誰也沒有这个念头，覺得她是多余的。她来了以后，就一直像个农村姑娘一样干活。她也喜欢有很多活干。她并不是不幸的。和农民在一起生活，使她高兴，虽然她缺少一切她習慣了的方便。但是在这里，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么朴素，平靜。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是在他或她的工作上；日子过得刻板，单調，令人忘怀；星期日到了，还以为是星期三。

八月末的一天，人們正忙着收获燕麦。孩子的母亲也和别人一起去捆麦束。她劳累过度，孩子就生了下来；不过生得太早，她应該是十月里生的。

农夫的老婆抱着孩子，站在起居室的爐灶旁給他烤火，因为这可怜的小东西在八月的盛暑下还渾身發抖。孩子的母亲躺在隔壁房間里，听着人們怎样談論这个小生命。她可以想像得出，男人們姑娘們怎样走近前来瞧他。

“这么可怜的一个小东西。”他們說，而且随后总是要加一

句：

“可怜的小东西，沒有父亲！”

孩子的啼哭，他們幷不討厭；他們認为一个孩子是需要啼哭的；从各方面考虑起来，这孩子虽然不足月，但还是强壮的；只要有一个父亲，一切就好了。

母亲躺在那里，听着，想着。这件事情突然对她变成不能相信地重要起来。这可怜的小东西，他将来怎么活下去呢？

以前，她曾經計划好：第一年，她要留在这个农民家里。然后，她要租一間屋子，自己織布謀生。她要賺足够的錢来撫育这个孩子。她的丈夫尽可以繼續認为她是不值得在一起生活的。她想，这个孩子如果由她独力撫养，也許会比在他愚蠢而虛伪的父亲的教导下，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但是现在，孩子已經生下，她却不能再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問題了。她覚得自己的想法太自私。“这孩子必須要有一个父亲。”她对自己說。

如果他幷不是这么一个可怜的小东西，如果他跟别的孩子一样能吃能睡，如果他的头幷不总是垂在一边肩膀上，如果他幷不發作抽筋几乎死掉，这还幷不会是那么重要。

要决定，很不容易，但是她必須立刻决定。孩子已經生了三天；伐姆兰的农民很少会再等着不給孩子受洗的。这孩子要以什么名字登記在教堂的登記簿上呢？对孩子的母亲牧师又要問些什么問題呢？

讓孩子登記为沒有父亲的孤兒，这是不公平的。即使他是一个衰弱多病的人，她也怎能担当責任来剝夺他門第和財产的优越权利呢？

孩子的母亲注意到，一个孩子誕生后，一般总是十分喜悅，

兴奋。現在，在她看来，生活对于这个誰都可怜的孩子一定是很艰难的。她要看着他睡在綾罗綢緞里，就像一个伯爵的兒子所应得的那样。她要看見他包圍在喜悦和驕傲之中。

孩子的母亲开始想，她对他的父亲未免太不公平了。难道她有权利把他独占着么？她是不能这样做的。这么宝貝的一个小东西，它的价值不是人的能力所能計算的，难道能算她一个人的么？这是不誠实的。

然而她不願意回到丈夫那里去。她害怕这会致她死命。可是孩子所冒的危险比她更大，他隨时可能死掉，而他却还沒有受洗。

她心里隐藏着的那个重大罪孽，那个把她从家里驅赶出来的罪孽，現在已經消失。她除了爱这个孩子，再也沒有任何别的爱。

把这个孩子納入他生活的正路，并不是太重的任务。

孩子的母亲把农夫和他的老婆叫了来，把一切事情告訴了他們。农民就出發到鮑格庄去，报告杜納伯爵，說他的夫人还活着，生了一个孩子。

晚上很迟，农夫回来了；他沒有見到伯爵，因为他已經走了；然而他曾經去找了斯瓦茲茄的牧师，把这件事跟他談了。

于是伯爵夫人就听到說，她的婚姻已經宣布无效，她已經沒有丈夫了。

牧师写了一封亲切的信給她，請她到他家里去住。

还有她父亲写給亨利克伯爵的一封信，这封信一定是她出走后不几天才送到鮑格庄的，也帶来給了她。老人在这封信里請求伯爵赶快使他的婚姻合法化，因此，到反而促使伯爵有了一个摆脫妻子最容易的法子。

很容易想像，孩子的母亲听了农夫的叙述，心里的愤怒更甚于悲痛。

她整夜不曾睡着。她反复反复地想着：孩子一定要有一个父亲。

第二天早晨，农夫駕車到埃克布去了，去替她叫古斯泰·貝林。

古斯泰对这个沉默寡言的农夫問了許多問題，但是什么也問不出来。是的，伯爵夫人整个夏天都在他的家里。她很好，干了許多活。現在孩子已經生了。孩子很弱，不过母亲很快就会强壮起来的。

古斯泰問，伯爵夫人是不是知道她的婚姻已經无效。

是的，現在她知道了。她昨天听說的。

古斯泰坐在車子上，一路心神不宁，忽冷忽热。

她要他干什么呢？为什么她要叫他去呢？

他想起了那年夏天在呂汶湖岸边的生活。他們天天寻欢作乐、嬉笑宴飲，讓日子过去，而她却做着苦工，受着苦痛。

他从来不曾想到再看見她的可能。啊，他哪里敢这样希望。否則，他再到她面前时，会是一个更好的人了。現在，他回顧从前，总不过是那种一般的傻事而已。

傍晚八时左右，他到了。他馬上被带进了孩子母亲的房間。房間里很暗，他很难看得出她是躺在哪里。那农夫和他的老婆也进来了。

現在你必須要知道，这张在昏暗中显示出来的蒼白的脸，是他所看見过的最高貴最純潔的脸，是塵世間最美丽的灵魂。当他重新又感覺到接近她的幸福时，他渴望着跪倒在她脚下，感謝她重新又在他面前显現。但是他的情感是如此的激动，因此他手

足无措，話也說不出来。

“亲爱的伊利莎白夫人！”他只是这样叫了一声。

“你好，古斯泰！”

她把手伸給他；这只手仿佛又变成柔軟而透明的了。她默不作声地躺着，而他則尽力压制住自己的感情。

孩子的母亲看見古斯泰时，并不曾發生一种猛烈的狂热的感情。她奇怪的是，他本应該明白，她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而他却好像把她作为首先重要的問題来考慮。

“古斯泰，”她温柔地說，“現在你必定得帮助我，就像你以前答应过那样。你知道我的丈夫已經遺弃了我，因此，这个孩子沒有了父亲。”

“我知道，伯爵夫人。不过这个情况肯定会改变。現在有了孩子，伯爵只能被迫着使这个婚姻合法。你尽管放心，我会帮助你的！”

伯爵夫人微笑了。“你以为我会勉强自己回到杜納伯爵那里去嗎？”

热血冲上了古斯泰的脑袋。那么她要怎样做啊？她要他怎样做啊？

“靠近些，古斯泰，”她說，一面又伸出了她的手，“对于我要說的話，你千万不要生气；可是我認为像你这样一个……这样一个……”

“一个被革职的牧师，一个酒鬼，一个食客，一个謀杀愛芭·杜納的人；我知道这全部头衔……”

“你生气了嗎，古斯泰？”

“請你还是别再說下去了。”

但是孩子的母亲却繼續說：

"古斯泰，有許多人因为爱你，願意做你的妻子；不过我却不是这样。假使我爱你，我就不会像現在这样敢說出口来了。对我自己来說，我决不会这样要求你，古斯泰；然而你知道嗎，为了孩子，我可以这样做。你一定得了解，我求你的是什么。当然，对你，这是非常有失身份的，因为我是一个沒有結婚而生孩子的女人。我并不認为你比别人坏，所以你会願意这样做；虽然，是的，我也是这样認为的。但是，古斯泰，首先我想你是会願意的，因为你仁慈，因为你是个英雄，能牺牲自己。也許这个要求太过份了一些。也許这样一件事情对一个男人来說是不可能办到的。如果你十分輕視我，如果你痛恨把自己的姓氏加在别人的孩子头上，那么就請說！我不会生气。我明白这样要求太过份；但是，古斯泰，孩子有病。在他受洗的时候說不出他母亲丈夫的名字，那多么残酷啊。"

他听了她的話，又感覺到春季那一天他送她上岸，任凭她去遭遇什么命运时的同样的感覺。現在他得帮助她毁灭她的生活，她整个将来的生活。他既然爱她，就得这样做。

"伯爵夫人，随便你要我做什么，我都願意。"他說。

第二天，他去和勃洛的副主教談了，因为結婚預告是在那里宣布的。

善良的老副主教听了他的話，非常感动，答应負責使他們結婚。

"是的，"他說，"你必須帮助她，古斯泰，否則她会神經失常的。她認为自己剝夺了孩子生活的地位，伤害了他。她有一顆十分敏感的良心，那个女人。"

"可是我知道我会使她不幸。"古斯泰嚷道。

"你可决不能这样了，古斯泰。你必得做一个通情达理的

人，照顧妻子和孩子。”

副主教就动身到斯瓦兹茹去，跟当地的牧师和法官談妥当了。这結果是，下一个星期日，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斯瓦兹茹宣布了古斯泰·貝林和伊利莎白·封·楚恩結婚的預告。

孩子的母亲十分小心地被送回到埃克布，孩子就在那里受了洗。

副主教跟她談話，对她說，她要跟古斯泰·貝林这样的人結婚的决定，还可以挽回。她应該首先写信給她父亲。

“想到了我的孩子如果沒有父亲就死掉，”她說，“我就不能后悔了。”

等到結婚預告宣布三次，孩子的母亲已經复原了好几天了。那天下午，副主教来到埃克布，替她和古斯泰·貝林結了婚。可是沒有一个人認为这是一个結婚典礼，也沒有邀請客人。他們不过是使孩子有个父亲，如此而已。

孩子的母亲显出一种平静的愉快，好像她达到了一个伟大的生命的目的。新郎却十分絕望。他想到她跟他結婚，拋弃了自己的前途。他看到自己在她眼里簡直不存在，很覺得沮丧。她一切的心思都集中在她孩子身上了。

过了几天，这一对父母就遭到了不幸。孩子死了。

許多人認为，孩子的母亲并不像他們所期待的那样强烈而沉重地悲痛；她有一种胜利的表情。好像她为孩子而拋弃了前途反而很高兴似的。这孩子到天上做了天使，还会記得塵世有一个愛他的母亲的。

这一切事情平靜地不被人注意地过去了。古斯泰·貝林和伊利莎白·封·楚恩的結婚預告在斯瓦兹茹教堂宣布的时候，

大部分会众甚至不知道这位新娘是誰。知道內中情节的牧师和貴族們，也很少談論它。好像他們害怕有些对良心的力量丧失信心的人，会誤解了这个年輕女人的作为。他們非常害怕，非常害怕有人会来，这样說："現在看吧，她不能克服她对古斯泰的爱；她用一个自圓其說的借口和他結婚了。"啊，老人們是經常照顧这个年輕女人的！任何人說她的坏話，他們都不能忍受。他們很难承認說她是犯了罪。他們不能同意說这个如此害怕邪恶的灵魂，竟然会沾上任何錯誤的污点。

当时刚好發生了另一件重大的事情，这也使古斯泰的結婚很少有人談論了。

薩姆齐留斯少校遭到了意外。他越来越变得怪僻而厭世了。現在他主要是和禽兽交往；他在斯茹庄自己搞了个动物园。

他本人也很危險；他經常带着一支实弹的槍，随时就放它几响，也不管瞄准的是什么地方。有一天，他被一头馴服的熊咬了一口，因为他无心打了它一槍。这受伤的野兽向他扑去，在他胳膊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野兽咬了人，逃走了，躲进了森林。

少校抬上床，沒有到聖誕节就伤重死去。如果他的妻子知道他受伤躺着，她是会恢复她在埃克布的統治的。但是食客們都知道，在他們的这一年过去之前，她不会回来。

第十八章　爱情战胜一切

斯瓦茲茹教堂里走廊的樓梯下，有一間杂物間，里面滿堆着掘墓人的旧鏟子，破长凳，废鉄牌，和其他的杂物。

那里，在灰塵最厚，人們的眼睛不容易看見的地方，放着一

只箱子，上面鑲嵌着精致的螺鈿花紋。如果把塵土擦掉，它就像神話里的宝山一样，仿佛会發出光采。这只箱子鎖着；鑰匙好好地保管着，不能使用。沒有一个人可以看一看箱子里的东西，也沒有人知道里面是什么。首先，要等到这个十九世紀完結，这把鑰匙才能插进鎖眼，打开箱盖，里面所藏的宝物才能公諸于世。

这是箱子的所有主这样规定的。

箱盖的銅片上，刻着这样一行文字：劳动战胜一切①。其实这一句話并不十分恰当；应該换成爱情战胜一切②才对。因为走廊楼梯底下杂物間里的这只箱子，是爱情全能的証据。

啊，埃洛斯，征服一切的神！

啊，你，爱情，的确是永恆不朽的！地球上的人类已經有了这么久，可是你多少年来一直追随着他們。

东方的神，那些手执雷霆为武器的大力英雄——他們在神聖的河边享受乳与蜜的祭献，現在在哪里？他們都死了。那伟大的战士倍尔③，那膺首的武夫索特④，都死了。住在奥林波斯⑤山上云端里的光荣人物都巳死了，居于角楼围繞的伐尔哈拉神殿里的伟人也都巳死了。所有古老的神都死了，祇剩埃洛斯，那全能的埃洛斯！

在你眼前的一切东西里，都看得見他的工作。他支持着种族的繁延。到处都看得見他！哪兒不看見他的脚印？哪兒不听見他肢膀的嘗嘗声？他住在人們的心里，住在睡眠着的种子里。瞧，无生命的东西有他在就会震战！

---

① 原文是拉丁文："Labor vincit omnia."

② 原文是拉丁文："Amor vincit omnia."

③ 培尔（Bel），古代巴比倫和腓尼基的神。

④ 索特（Thot），古代埃及的神。

⑤ 奥林波斯（Olympvs），古代希腊神話中众神所居的高山。

有什么东西不渴望，不欲求？有什么东西逃得开他的支配？一切报复的神，一切强大勇猛的力量，都要倒下。只有你，啊，爱情，只有你是永恒的！

埃伯哈脱老大叔正坐在写字桌前——这是一只十分精致的桌子，有一百个抽屜，大理石桌面，和已經發暗的銅飾物。他独自在客房里，勤奋地紧张地工作着。

啊，埃伯哈脱，在这秋末的天天里，你为什么不跟别的食客一样，到森林里和田野上去漫游？你要知道，沒有一个人崇拜了智慧的女神而不受到懲罰的。六十多岁的年齡使你弯下了背；你头上的头髮已經不是你自己的头髮；你額上的皺紋一条叠着一条，压住了深陷的眼睛；老年的衰相已在你那瘪嘴上面划下了成千条痕迹。

啊，埃伯哈脱，为什么你不到森林和田野上去漫游？即使你沒有讓生活引誘你离开写字桌，死亡照样也会这么早来讓你离开的。

埃伯哈脱大叔写到最后一行，划了很粗的一笔。他从桌子上数不清的抽屜中拿出了許多發黃的、写得密密麻麻的手稿。这些都是他那伟大作品的各部分——这部作品将使埃伯哈脱·貝格倫的令名永垂不朽。他正在把手稿一张张地叠起来，瞅着它們心中默默暗喜的时候，門开了，年輕的伯爵夫人走了进来。

她来了，老人們的这位年輕女主人——他們崇拜她，侍候她，更甚于做祖父的崇拜和侍候自己头生的孙子。她在貧困和疾病中的时候，他們找到了她；現在給了她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就像神話故事里的国王，对待他在森林里找到的美丽乞女一样。为了她，现在埃克布响着喇叭和提琴的乐声——为了她，这个大田

床上的一切都活动起来，呼吸起来，工作起来。

她已恢复了健康，虽然身体还很弱。她单独住在这所大屋子里，覺得長日漫漫；她知道食客們都已走了，所以想看看这間声名狼籍的客房是什么样子的。

她輕輕地走了进来，望着刷白的墙壁和黃条子的床帐；但是她看見屋子里有人，不免困惑起来。

埃伯哈脫大叔庄严地向她走去，領她走到这一大堆紙前面。

"瞧，伯爵夫人，"他說，"現在我的著作完成了。現在我所写的东西要公諸于世了。伟大的事情就要發生了。"

"什么事情要發生了，埃伯哈脫大叔？"

"啊，伯爵夫人，它会像雷霆一样猛击下来，这一击使人猛醒，也使人死亡。这个老耶和华，自从摩西把他从西乃山上的雷云里拉出来，放到庙堂里最深处聖壇的光荣宝座上，讓他安稳地坐着以来，現在，人們才看得到他究竟是什么，他不过是幻想，是烏有，是一团空气，是从我們头脑里生出来的一个死胎。他将要变成什么也沒有。"老人說着，把他起皺的手放在那堆手稿上，"它就在这里；人們讀了它，就会得相信。他們会站起来，承認自己的愚蠢。他們会把十字架用来当柴烧，把教堂用来做倉庫，而牧师們就会下地耕田了。"

"啊，埃伯哈脫大叔，"伯爵夫人微微抖了一下，說，"你是这么可怕的一个人嗎？这堆紙是这么可怕的东西嗎？"

"可怕！"老人重复說，"这不过是事实而已。然而我們都像小孩子，看見了陌生人就把脸藏到妇女的裙子里。我們已經習慣于躲藏眞理，躲藏这个永恒的陌生人了。可是現在他要来，和我們在一起，現在，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他。"

"所有的人？"

"不只是哲学家，而是所有的人；你明白嗎，伯爵夫人，所有的人。"

"那么耶和华要死去了？"

"他，还有天使，聖徒，魔鬼，以及一切謊話，全得死去。"

"那么誰来統治世界呢？"

"难道你相信以前有人統治着世界嗎？难道你相信那个照顧着麻雀和你头上的头髮的上帝嗎？从前沒有人統治世界，将来也沒有人統治世界。"

"可是我們，我們人，会变成什么呢……"

"变成我們原来那样——塵土。已經燃烧完了的东西不能再燃烧；它死了。我們，这些閃鑠着生命之火的，不过是些燃料。生命的火花从这个人飞到那个人。我們被点燃了，烧起来，熄灭了；这就是生命。"

"啊，埃伯哈脫，那么灵魂有沒有生命呢？"

"沒有。"

"进了坟墓以后有沒有生命呢？"

"沒有。"

"也沒有善，沒有恶，沒有目的，沒有希望嗎？"

"沒有。"

这个年輕女人走到窗边，她望着外面秋天的黃叶，望着挂在断梗上的天竺牡丹和紫菀花；她看着呂汶湖黑色的波紋，看着秋天浓重的烏云，一时之間，她产生了弃世的念头。

"埃伯哈脫大叔，"她説，"这世界是多么丑恶、灰色啊；一切事物是多么徒劳无益啊！我宁願躺下来死掉。"

但是她又听見了她灵魂里一陣喃喃的声音。生命的活力和强烈的感情在呼叫生命的幸福了。

“既然你夺走了上帝和永生，”她开口說，“那么就沒有任何东西能使生命美丽了？”

“工作。”老人回答說。

她又往外望，一种对这可怜的智慧的藐視感覚，从她心中升起。那深不可測的宇宙在她面前出現；她感覚到一切东西內部的灵魂；她感覚到外表上看来像是无生命的物質里面所埋藏的力量，单是这种力量，就能發展出一千种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生命。她昏头昏脑地思索着一个名字，来称呼存在在自然中的上帝的精神。

“啊，埃伯哈脫，”她說，“什么是工作？它是一个神嗎？它本身有什么意义嗎？再說一个看！”

“我不知道别的。”老人回答。

这时候，她想出了她寻找着的名字——一个可怜的常被汚辱的名字。

“埃伯哈脫大叔，为什么你不說爱情？”

这张有上千条皺紋的癟嘴微微地笑了一笑。

“这兒，”这位哲学家說着，用紧握的拳头敲敲这大包稿子，“这兒所有的神都被杀掉了，当然我也沒有忘記埃洛斯。爱情不过是肉体的欲望，除此而外，还有什么？它憑什么要比其他人身上的要求有更高的地位？讓飢餓也成为一个神！讓疲劳也成为一个神！它們一样值得啊。别再說这种可笑的东西吧！眞理永生！”

年輕的伯爵夫人垂下了头。不是这样的，这一切不是眞的；但是她不能爭論。

“你的話伤了我的灵魂，”她說，“然而我还是不相信你。你可以杀掉报仇的神，杀掉暴力的神，但不能杀掉别的。”

可是老人拉了她的手，放在稿子上，以不信神的狂热發了誓。

“你讀了这个，你就一定相信。”

“但願我永远不会看它，”她說，“如果我相信了它，我就活不下去了。”

她憂傷地离开哲学家走了出去。她走后，他却久久地坐着沉思。

这些以异端的自白草草写成的旧手稿，还沒有到世界上去受过考驗。埃伯哈脫大叔的令名，还沒有达到声望的最高峰。

他的伟大作品藏在一只箱子里，放在斯瓦兹茹教堂走廊樓梯下的什物間內。要到这个世紀終了的时候，它才能初見天日。

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是怕他的論点得不到証实嗎？他是怕被迫害嗎？那你就不太了解埃伯哈脫大叔了。

現在听着吧：他爱的是真理，而不是自己的荣誉。因此他犧牲了后者，而不是前者；为了一个深受宠爱的孩子，可以怀着自己是被宠爱的信念而死去；这一点，是伯爵夫人最最关心的。

啊，爱情，你真是万古不朽的！

第十九章　卖扫帚的姑娘

誰也不認識山背后那个松林最茂密、地下复着厚厚一層蘚苔的地方。人們怎么会認識这个地方呢？从来沒有人的脚在它上面踩过，也从来沒有人的嘴叫过它的名字。沒有路通到这个隐藏着的地方去。这是森林中最荒寂的区域，現在却有上千的

人在寻找它。

寻找的人絡繹不絕，走个不完！他們簡直可以挤滿勃洛的教堂——恐怕不光是勃洛，連洛甫維克斯的和斯瓦兹茹的都得挤滿。

住在沿路的人都冲出来，問："發生什么事啦？是敌人打来了嗎？你們到哪兒去？告訴我們，到哪兒去？"

"我們在寻人，"他們回答，"我們寻了两天啦。我們今天繼續寻；但是以后就沒有办法了。我們要进入勃揚尼树林和埃克布西边的樅树山崗进行搜寻。"

这一群人，是从尼迦尔特，东部群山中一个貧困地区，首先出發的。因为一个星期以前，那个烏髮桃腮的漂亮姑娘失踪了。就是古斯泰·貝林想要和她訂婚的那个卖扫帚的姑娘；她在大森林里迷失了，一个星期不曾出来。

因此，人們就从尼迦尔特出發，到森林里搜寻。他們一路上碰到的人也都參加进来了。

有时候，新參加的人問：

"你們这些尼迦尔特来的人，这事情怎么会發生的呢？为什么你們讓这个漂亮姑娘独自走陌生的路？森林很深，而且她又丧失了理智。"

"誰也不打扰她，"他們回答說，"她也不打扰誰。她出去，像个孩子一样安全。还有誰比上帝亲自照顧的人更安全的呢？以前她一向是回来的。"

这一群寻找的人，已經在尼迦尔特和平原相隔的东部森林里搜索过了。現在在第三天，他們經过勃洛教堂，向埃克布西边的森林走去。

他們随便走到哪里，总会引起一陣好奇；人群中經常有一个

人得停下来，回答这样的問題："你們干什么啊？你們找什么啊？"

"我們在找那个藍眼珠黑头髮的姑娘。她自己躺在森林里寻死。她已經去了一个星期了。"

"为什么她要躺在森林里寻死呢？因为她挨餓嗎？因为她不幸嗎？"

"她沒有挨餓，但是她在春天遭到了不幸。她看見了那个疯牧师古斯泰·貝林之后，許多年来一直爱着他。她沒有别的办法。上帝使她丧失了理智。

"这件不幸的事發生在春天——在这以前，他从不曾看过她一眼。后来他对她說，她应該做他的情人。这不过是开玩笑的話；他說过就不管她了，但她却从此心里不能安定。她經常到埃克布去。他到哪兒她就跟到哪兒。他討厭她。最后一次她去的时候，他們就放狗咬她。从此以后她就失踪了。"

救人啊！救人啊！一个人的生命發生危险了！有人躺在森林里寻死啦！也許她已經死了。也可能她还在那里摸索，找不到路。森林既广且深，而且她又精神錯乱了。

大家都来吧，男人，妇女和孩子！誰敢留在家里？誰知道上帝企圖借重的，不会刚好就是他呢？你們大家都来吧，讓你們的灵魂不会有一天在荒漠的地方孤独无援地流浪，要找安息而找不到！来吧！她已經精神錯乱，而森林却又深又广。

看見人們为了某个重大目的而团結在一起，眞是令人惊异。然而这既不是飢荒，也不是对上帝的恐惧，也不是战爭，驅使他們跑了出来。他們的麻煩是沒有好处的，他們的努力是沒有报酬的；他們不过是去寻找一个傻子而已。費了那么多脚步，那么多憂虑，所得到的报酬不过是找回一个可怜的受騙的姑娘，而且

她的精神已經錯乱了。

这些热心的搜寻者充滿了大路。他們用热誠的眼睛估量着森林；他們憂郁地往前走，因为他們知道他們所寻找的很可能是死的而不是活的了。

啊，那悬崖脚下的黑色东西，并不是一个蚁垤，而是一株断树。感謝上天，不过是一株断树！可是他們不能看得清楚，因为松树长得太密了。

已經寻找了三天，他們習慣于这个工作了。他們在傾斜的岩石下寻找，那里容易滑倒；在横倒的树干下寻找，那里容易擾断胳膊或腿骨；在茂密的松树枝下寻找，在柔軟的蘚苔上搜索，那里都容易使人逗留休息。

熊的老窟，狐狸的洞穴，獾的深窩，开滿紅色蔓越橘的山坡，銀白色的樺树，一个月前被森林的野火燒得光禿禿的山头，像被巨人擲下聳立着的石头——这一切他們都寻找过了，但就是沒有找到岩石下那黑东西躺着的地方。沒有人到那兒去看看，这是一个蚁垤呢，还是一根树干，还是一个人。唉！这的确是一个人，可是沒有人到那兒去看見她。

夕阳斜照着半边森林，然而那女人还是沒有找到。現在他們怎么办呢？他們該不該再在林子里搜索一遍？黑夜里，森林是危险的。那里有深不可測的沼澤，无底的岩縫。他們在太阳煌煌之下既然什么也找不到，那么沒有了太阳还能找到什么呢？

“我們到埃克布去！”人群中有人喊。

“我們到埃克布去！”大家齐声地喊。

“我們去問那些食客，他們为什么放狗咬一个精神錯乱的人，为什么把一个傻子逼上絕路。我們可怜的挨餓的孩子哭着；我們的衣服撕破了；馬鈴薯在地里腐烂；馬匹脫韁跑了；牛群沒

有人看顧；我們累得几乎要死——这是他們的錯。

“在这个該死的年头里，我們得忍受一切。到了冬天就要鬧飢荒。上帝的手在尋找的是誰？这不是勃洛布的牧师；他的祈祷上帝听得見。那么，除了这些食客，还有誰？我們到埃克布去！”

“他們破坏了花园；他們把少校的妻子赶出去，沿路求乞。我們沒有工作，是他們的过失。我們的飢荒，也是他們一手造成。我們到埃克布去！”

于是，这群激动的黑压压的人群往埃克布走去；飢餓的妇女抱着哭泣的孩子，跟在他們后面；瘸腿的和年老的走在最后。他們的憤激像繼續不断增长的風暴一样，从老人传到妇女，从妇女传到領头的强壮男子身上。

这是秋天的洪水，奔騰而来。食客們，你們还記得春天的洪水嗎？

在森林旁边田地里干活的一个农夫，听見了人們瘋狂的喊声。他立刻跳上了一匹馬，向埃克布飞馳而去。

“灾祸来啦！”他叫嚷着，“熊来啦，狼来啦，妖魔来啦，来夺取埃克布啦！”

他滿庄园繞着奔馳，恐怖得如狂如癡。

“森林里所有的魔鬼全都放出来啦！”他喊着，“他們来进攻埃克布啦！你們快逃命吧！魔鬼来放火燒房子，杀食客啦！”

在他后面，可以听到那蜂拥而来的人群的鼓噪声和叫喊声。这个憤激的風暴一样的人流，它知道它要的是什么嗎？它是要放火，要謀杀，要搶劫嗎？

他們不是人类；他們是野兽。杀死埃克布的人！杀死食客們！

这里，白兰地像水似地流；这里，地窟里有成堆的黄金；这里，倉庫里装满着谷物和肉类。为什么誠实的人要挨餓，而有罪的人却富裕？

但是現在，食客們，你們的好日子到头了；限度已經超过。森林里躺着一个控訴你們的人；我們是她的代表。

食客們站在这座大屋子里，看着人們来臨。他們知道自己为什么受到攻击。这一次他們是清白无辜的。如果那可怜的姑娘是到森林里去寻死了，那并不是因为他們放狗咬了她——事实上他們从未这样做——而是因为一个星期以前，古斯泰·貝林和伊利莎白伯爵夫人結了婚。

但是，对这群暴徒这样講有什么用呢？他們疲劳，他們飢餓；复仇的欲望驅使着他們，搶劫的念头引誘着他們。他們狂野地叫喊着冲来；那騎馬的农夫在他們前头狂奔，恐怖得發了瘋。

食客們把年輕的伯爵夫人藏在最深的房間里。呂汶賽格和埃伯哈脫坐在那兒保护她，其他的人都出去迎接这一群人。当这喧鬧的人群中的先头几个到达屋前时，他們正站在庄屋門前的台阶上，空着手，微笑着。

人群在这几个安靜的人面前站住了。他們曾經要把这几个人拖倒在地，用鉄掌的鞋底践踏他們，就像五十年前，倫特鉄工厂的人們經常对待經理和监工那样。他們以为会遇到緊閉的大門，高举的武器；他們以为会遇到抵抗，战斗。

"亲爱的朋友們，"食客們說，"亲爱的朋友們，你們都疲劳了，都很餓了；讓我們請你們吃一点东西，首先是喝一杯埃克布家釀的白兰地。"

人們听都不要听；他們尖声嚷着，恫吓着。但是食客們并不气餒。

“只要等一等，”他們說，“只要等一秒种。瞧，埃克布的大門全都敞开；酒窟的門开着，儲藏室的門开着，牛奶棚的門开着。你們妇女們之得垂头丧气了；孩子們也在啼哭。讓我們先請他們吃点东西！然后你們可以杀死我們，我們决不逃走。頂楼上滿是苹果；我們去拿苹果給孩子們吃！”

一个鐘头之后，埃克布的宴会举行得真热鬧。在这滿月的光，清澈如水的秋夜，这座大屋子里举行了前所未有的盛大宴会。

柴堆点起了火；整个庄园被篝火照耀得通明。人們一群一群地坐着，享受着温暖和休息；同时，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都分發給了他們。

这些有决断的人到农場里，取来了需要的东西。宰了小牛和綿羊，甚至宰了一两头犍牛；把肉割开，立刻烤了起来。这几百个飢腸轆轆的人张嘴大嚼。牲口一只接一只地拉出去宰杀，彷彿一夜功夫就要把畜栏吃空似的。

这一天他們刚好烤了面包。自从年輕的伊利莎白伯爵夫人回来之后，庄內又有了勤劳的气象。这个年輕女人好像从来想不到自己是古斯泰·貝林的妻子。不管是他是她，也从不在行动上表示出这一点；相反地，她却自己做得像埃克布的女主人一样。就像一个善良而能干的妇女必然的那样，她以一种熾烈的热誠努力来改变这个庄園原来的浪費和懶散現象。大家都听她的話。僕人們重新有一个女主人領导他們，頗为覚得起劲。

但是，她把面包房里裝滿了面包，她在九月里攪牛奶、釀酒和做乳酪，又有什么用呢？

把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拿出来給人們吃，讓他們不要燒掉埃克布，不要杀掉食客們！把面包、黃油、乳酪都拿出来！把整桶

的啤酒，储藏室里的火腿，整桶的白兰地，还有苹果，都拿出来！

埃克布所有的财富怎么能够用来消弭人們的憤怒呢？如果我們能讓他們不做什么坏事就走，那眞是太好啦。

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現在是埃克布的女主人的她而做的。食客們都是勇敢的男子汉；如果按照他們自己的意志，他們是会保衛自己的。假使不是为了她这个温柔仁慈的人替他們恳求的話，食客們是会开几槍把这些掠夺者赶跑的。

夜漸深，人群的憤怒也漸漸平息了。温暖和休息，食物和白兰地，緩和了他們可怕的瘋狂。他們开始开玩笑，打鬧嬉笑起来。

快到半夜，他們似乎准备走了。食客們不再供給食物和酒，不再拔开瓶塞，倒出啤酒。他們輕松地嘆一口气，覚得危险已經过去了。

刚好在这个时候，这座大屋子的一道窗戶里出現一个亮光。所有看見的人都呼喊了一声。拿着这个亮光的是一个年輕女人。

这不过是一秒鐘的功夫，这个幻影馬上消失了，但是人們以为他們認出了这个女人。

“她有烏髮紅腮！”他們嚷着，“她在这里！他們把她藏在这里啦！”

“啊，食客們，你們把她藏在这里啦？你們把这个精神錯乱的孩子留在埃克布啦？你們要她干什么？你們讓我們悲悼了她一个星期，整整搜寻了三天。去他媽的酒肉吧！我們眞不要脸，从你們这双手里受得下东西！首先，把她交出来！然后我們再想办法怎样治你們。”

这群人非常迅速；但是食客們更要迅速。他們冲进屋去，門

住了門。但是他們怎么能抵挡这样一群人呢？門一道一道接連着被打破了。食客們被抛到一边；他們又是赤手空拳；他們被挤进了人群，連动都不能动。人們要进来寻找那个卖扫帚的姑娘。

在一間最深进的房間里，他們找到了她。誰也沒有时間来看看她到底是皮膚白的还是深的。他們举起她，把她抬了出去。他們說，她不用害怕，他們是来救她的。

但是他們从屋子里出来的时候，却遇到了另一群人。

在森林里一个最偏僻的地方，有一个女人的尸体；她是从一个很高的絕壁上掉下来摔死的。一个孩子發現了她。那些留在森林里搜寻的人就把她抬到这里来了。

她死后，比活时更加美丽。她躺着，披着长长的黑髮，十分可爱。在永恒的平靜安息中的形体，显得更为美好。

人們用肩膀抬着她，从人群中走过来。所有的人都低下头，向死者的尊严致敬。

"她死了沒有多久，"人們低声耳語，"她一定是在森林里一直流浪到今天。我們看她是要逃避我們这些寻找她的人，因此在悬岩上摔下来的。"

既然这个就是卖扫帚的姑娘，那么从埃克布庄抬出来的那个又是誰呢？

从森林里来的行列和从屋子里来的行列相逢了。院場上到处燃烧着篝火。于是人們把这两个女人看清楚，認出了她們。那另一个是鮑格庄的年輕伯爵夫人。

"哼！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一桩新罪恶？为什么年輕的伯爵夫人在埃克布？为什么他們告訴我們說，她不是在远地就是已經死了？憑着正义的名义，我們应不应該扑上去抓住这

些食客，把他們用鉄掌的鞋跟踩成肉浆？”

这时候，有一个响亮的嗓音响了起来。古斯泰·貝林已經爬上了栏杆，正在說話。“听我說，你們这群妖魔，这群恶鬼！你們以为埃克布沒有槍，沒有火藥嗎，疯子？你們以为我沒有想对你們像对疯狗一样开槍嗎，要不是她为你們恳求？啊，要是我知道了你們会这样碰她，你們早已沒有一个活着的了！

“为什么你們今夜到这兒来騷鬧，用謀杀、放火来威吓我們？我跟你們那些疯姑娘有什么关系？我知道她們跑到哪兒去了？平时我对她心腸太好了些，就是这么会事。我本来应該放狗咬她的——这对我們两人都更好些——然而我沒有这样做。我也从未答应要娶她；我从来不曾答应过。記住这点！

“可是現在我对你們說，你們必須把屋子里拖出来的人放开。放开她，我說；但願那些碰了她的手在永恒的火焰里燒炙！你們难道不明白，她比你們不知高出多少，就像天不知比地高出多少一样？她是多么纖巧，你們是多么粗暴。她是多么善良，你們是多么可恶。

“現在我要告訴你們她是誰。第一，她是天堂上的一个天使——第二，她曾經和鮑格庄的伯爵結过婚。但是她的婆婆整日整夜地折磨她；她得到湖边，像个普通使女一样洗衣服；她挨打，受苦，这是你們的妇女們从来不曾有过的。是的，她几乎准备要投河自杀了，这我們大家都知道，因为他們要把她一直折磨死。我不知道当时你們中間有誰在那兒救她的性命。你們沒有一个在那兒；只有我們食客，我們救了她。

“后来她在远处一个农民家里生了一个孩子，伯爵給她送了个信去說：‘我們是在外国結的婚；我們不曾遵循法律和手續。你不是我的妻子；我不是你的丈夫。我根本不管你的孩子！’——

是的，事情就是如此，然而她不願意孩子在教堂的登記册上写成沒有父亲的孤兒；当时你們也会很得意的，如果她对你們中間的一个說：'来，跟我結婚！我一定要給孩子一个父亲！'可是她沒有挑你們。她要了古斯泰·貝林，一个永远不再做上帝的聖职的穷牧师。是的，我对你們說，农民們，我从来不曾做过比这更困难的事；因为我根本配不上她，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因为她是这样絕望，我也不敢拒絕。

"現在，你們爱說我們食客是怎么坏就相信怎么坏吧；但是对她，我們已經尽可能做了好事。也亏得她，你們今夜才沒有都被杀死。現在我告訴你們：放开她，你們自己就走，否则脚下的土地会裂开，把你們吞下去的。你們走的时候，赶快祷告上帝，求他饒恕你們恫吓和伤害这样善良清白的人的罪过。快走吧！我們受得够了！"

他的話还沒有說完，那些抬着伯爵夫人的人早已把她放开，坐在台阶的石級上。这时候，一个高大的农夫，沉思着走到她面前，伸出了一只大手。

"謝謝你，祝你晚安，"他說，"我們并不想伤害你，伯爵夫人。"

随后又来了一个，跟她握手。"謝謝你，祝你晚安。請你不要生我們的气！"

古斯泰跳了下来，站在她身旁。于是他們也跟他握手。

他們就这样慢慢地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来，道了晚安之后离开了。他們重又馴順了，重又变成了人，就像这天早晨他們离开家时一样，飢餓和仇恨还不曾把他們变成野兽。

他們看着伯爵夫人的脸。古斯泰看見，她的純潔和溫柔使許多人的眼睛里热泪盈眶。他們对这个从未見过的最高貴的人，

怀着默默的崇敬。

他們不能全体都跟她握手。他們人太多了，而这个年輕女人又疲倦，又柔弱。然而他們都走上前来看她，还可以握一握古斯泰的手——他的胳膊还經得起这样的握手。

“啊，我的人們，”他想，“啊，我的人們，我多么爱你們啊！”他覚得自己多么爱这一群人；他們穿的是粗布衣服，發臭的鞋子；他們走在前头的人抬着那个姑娘的尸体，陆續地消失在黑暗中。这些人住在森林边上烏黑的茅屋里；他們不能写字也不会讀書；他們从来不知道生命的丰富和华丽，他們掙扎着以求每天的面包。

他以一种痛苦的、热烈的深情来爱他們，使他禁不住掉下泪来。他不知道他要为他們做些什么，但是他爱他們，爱每一个，也爱全体，虽然他們都有錯誤，有罪过，有弱点。啊，上帝，我的主人，但願有一天他也能被他們所爱！

他的梦被惊醒了；他的妻子正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人們都走了，只有他們两个人留在台阶上。

“啊，古斯泰，古斯泰，你怎么能这样做！”

她把手捂着脸，哭了起来。

“我說的都是事实，”他喊着，“我从来不曾答应卖扫帚的姑娘和她結婚。‘下星期五你来吧，你将看到一件滑稽的事！’这就是我对她說过的話。她放不开我，那不是我的过失。”

“啊，不是这个；你怎么能对人家說我是善良而純潔的呢？古斯泰，古斯泰！难道你不知道，在我沒有权利爱你的时候，我就已經爱上了你？我覚得可羞，古斯泰！我羞得要死啦！”

她不住地啜泣着。

他站在那里望着她。

"啊，我的朋友，我的爱人！"他平靜地說，"你这样善良，真是多么幸福！你有这样美丽的灵魂，真是多么幸福！"

第二十章 凱文許勒

一七七〇年，这个后来学問渊博、多才多艺的凱文許勒在德国誕生了。他是一个伯爵的兒子。要是他願意，他可以住在巍峩的宮殿里，和皇帝并鞍齐驅；但是他却并不希望这样做。

他也尽可以把風車翼子安装在堡垒最高的高塔上，把大厅变成鎖匠的工場，把閨房变成鐘表匠的作坊。他也很願意在堡垒里装滿了飞轉的輪子，往复的杠杆。但是他既然不能这样做，他就拋弃了一切的奢华，投拜在一个鐘表匠門下当学徒。他在那兒学会了一切該学的有关齿輪、發条、鐘擺的学問。他学会了制造日晷仪，星象仪，有唱歌的金絲雀和吹号角的牧人的座鐘，奇怪机器装滿了整座教堂鐘楼的套鐘，以及机件小得可以安在一只小盒里的怀表。

他得到了滿师証明書后，他就把背包綁在背上，手里拿一根手杖，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地漫游，研究一切用滚軸和輪子轉动的东西。凱文許勒并非一个普通的鐘表匠；他要做一个伟大的發明家，改进世界。

他这样漫游了許多地方之后，他掉轉脚步，向伐姆兰走来，到那兒研究磨坊和开矿。一个美丽的夏天早晨，他刚好穿过卡尔斯塔德的市場。然而也在这个美丽的夏天早晨，森林里的仙女很高兴，延长了她的散步，一直走进城里。这个高貴的妇女刚好从相对的方向穿过市場，因此，就和凱文許勒相遇了。

这次会見对鐘表匠的学徒意义重大。她有一双發亮的綠眼睛，一头浅色的长头髮，几乎拖到地上；穿着綠色的能变化的綢衣。她是凱文許勒看見过的最美丽的女人。

他站定了，仿佛失去了神志，凝視着她，看她向他走来。

她是直接从最深最密的森林中来的，那里的羊齿草高过于树木，那里的巨大榛树掩蔽了太阳，因此，阳光只能在黃色的蘚苔上照下一个个金色的小点。

我真想换在凱文許勒的地位，看她这样黃头髮上糾結着羊齿叶子和松針，脖子上圍着一条小黑蛇，向前走来。

人們一定会怎样地向她瞠目而視啊！馬匹被她那飘拂的长髮所惊，都跑开了。街上的孩子在她后面狂奔。男人們掉了手里的肉刀，对她张口呆看。

她却自顧自平靜地庄严地向前走着，对于周圍的騷动只是微微發笑，因此，凱文許勒看見了她那尖小的牙齿在紅唇之間閃鑠。

她肩膀上披着一件斗篷，讓人家看不出她是誰；但是不幸得很，她忘了遮住她的尾巴。这条尾巴在街石上一路拖着。

凱文許勒看見了尾巴；他很难受，这样一位高貴夫人竟使自己成为全城的笑柄；因此他鞠了一躬，彬彬有礼地說：

"請夫人把您后面拖着的东西提起来吧！"

森林仙女受了感动，由于他的温柔，也由于他的礼貌。她在他面前站住，对他望着，使他觉得她双眼中射出的明亮的火花，印进了他的头脑。"凱文許勒，"她說，"从今以后，你的双手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成任何东西，不过每一种只能做一件。"

她这样說了，也遵守了她的諾言。誰不知道森林仙女有力量把才能和奇妙的本領給她喜爱的人呢？

凯文許勒留在卡尔斯塔德，在这里租了一間工場。他日日夜夜鍾打着，工作着；不到一个星期，他創造了一个奇迹：一輛自动的車子。它馳上山崗，馳下山崗，忽而快，忽而慢，随人駕駛着左右轉弯，停止或者开动。

凯文許勒的名字尽人皆知。他对这輛車子很得意；他就旅行到斯德哥尔摩去，給国王看。他用不着等候驛馬，也用不着責駡馬夫。他得意洋洋地駕駛着自己的車子，沒有几个鐘点，就到了那里。

他一直駛到王宮里，国王帶着一大群高官显爵，命妇淑媛，出来看他，都把他称贊不尽。

于是国王說："凯文許勒，你可以把这輛車子献給我。"可是他虽然不答应，国王还是坚持着，一定要他的这輛車子。

这时候，凯文許勒看見国王的随从中間，有一个浅色头髮，綠衣服的貴妇。他認出了她，于是他明白了就是这个女人劝国王向他要这輛車子的。他束手无策了。把这輛車子給别人，他不能忍受，然而他又不敢拒絕国王。因此他就把車子开得飞快，冲上宮墙，撞得粉碎。

他回到卡尔斯塔德后，他想再做一輛这种車子。但是他做不成了。于是他厭倦了森林仙女給他的才能。他脫离他父亲堡垒里的舒适生活，是出来为众人造福的，并不是来做只有一个人能使用的奇迹的。即使他成了一个伟大的工匠——是的，一个最最伟大的工匠——而不能把自己的奇妙發明一件一件地做出許多，供給成千上万的人使用，那又有什么好处呢。

而且他也非常渴望安静的、切实的工作，因此，他就改行做了一个石匠和砖瓦匠。就在这时候，他建筑了西边桥下的高大石塔。他原来还想修起高墻、大門、院子、壁垒和角楼，那么克

拉河岸上就会有一座眞正的堡垒耸立着了。

在这里，他可以实現他孩提时候的梦想了。一切与勤劳的手艺有关的东西，都要在堡垒的大厅里有一席之地。渾身白粉的磨坊工人，鉄匠，紧张的眼睛上遮着綠遮眼罩的鐘表匠，双手污黑的染匠，織工，旋匠，鏇匠等等，在他的堡垒里都要有工場。

工作进行得很順利。他用自己开下的石塊，亲手盖起了这座高塔。他在高塔上面安上了風車翼子——这座塔是用来做磨坊的——現在他要开始盖鉄工場了。

但是有一天，他站在那里瞧着那輕巧而坚固的風車翼子在風中轉动，他从前的想望又从心里升起。

他把自己关在工場里，既不吃东西，也不休息，只是不停地工作。过了一个星期，他又做了一件新奇的东西。

有一天，他爬到高塔頂上，开始把一对翅膀安在自己的肩膀上。

街上两个孩子看見了他，高声叫喊起来，喊得全城都听見了。他們气喘呼呼地拔脚就跑，跑遍了每一条街，打了每一家門，一面高声喊着：

“凱文許勒要飞上天去啦！凱文許勒要飞上天去啦！”

他泰然自若地站在塔頂，系着翅膀；同时，成群的人从卡尔斯塔德狭窄的街道上奔跑着拥来。不一会兒，桥上就黑压压地站滿了人，市場上也拥挤不堪，河的两岸也人头攢动。

凱文許勒終于安好了翅膀，起飞了。他先把双翼拍了几下，就飞到了空中。他伸直身子，越飞越高。

他深深地吸着空气；空气浓烈而清新。他的胸怀扩展了，古代騎士的血液在他身体里沸騰。他像白鴿一样翻滾，像鷂鷹一样翱翔；他飞得跟燕子一般迅速，鷹隼一般自在。他只要能替每

一个人都做这么一对翅膀那該多好啊！他只要能給所有的人都有在明净的天空中飞行的能力那該多好啊！他不能这样独自享受。啊，那个森林仙女——他只要能遇見她就好啦！

这时候，他的眼睛虽然几乎被眩目的阳光弄盲，他却看見有一个人正向他飞来。跟他相同的一对巨大翅膀，翅膀中間飞浮着一个人的身体。他看見了飘揚的黃头髮，波浪般的綠綢衣，狂热的閃光的眼睛。就是她，就是她！

凱文許勒毫不思索，就以疯狂的速度向她扑去——是去亲吻她还是襲击她，他自己也确不定——但是无論如何要逼迫她去掉加在他身上的詛咒。他沒有看准自己是往哪里冲，他只看見飘揚的头髮和狂热的眼睛。他接近了她，伸出手臂去抓她。然而他的翅膀撞上了她的，而她的翅膀更坚固，因此，把他的翅膀扯裂了，毁坏了；他打了个旋，翻身直掉下来，不知掉向何处。

等到他回复知觉，他已經躺在自己的塔頂，損坏的飞行机件抛在一旁。他掉下来的时候，直撞在自己的磨坊塔上，風車翼子勾住了他，带着他轉了好几轉，然后抛在塔頂上。

結局就是这样。

凱文許勒又成了一个絕望的人。老老实实的工作，他連想都不願意想一想，但是他又不敢再施展他的魔术般的能力。要是他做成了另一件奇物，而結果又毁坏了，那他会悲痛得心碎的。但是假使他沒有把它毁坏，他一想到他不能以它造福于众人，也一定会發疯的。

他找出了背包和手杖，讓磨坊就这样孤另另地聳立着，决定出門去寻找森林仙女。

旅途中，他到了埃克布，那是在少校的妻子被赶出去之前不多几年。他受到很好的接待，于是就留下了。他孩提时代的記

忆又想了起来；他讓人家叫他伯爵。他的头髮逐漸变白，头脑逐漸僵化。他变得这样衰老，以致他不能再相信年輕时的手艺了。他已經不再是能够制造奇物的人。那个制造了自动車子和飞行机件的人并不是他。啊，不是——传說而已，传說而已！

这时候，發生了少校的妻子被赶出埃克布的事，食客們成了这个广大庄园的主人。于是这里开始了从沒有这样坏过的生活。一陣風暴刮过大地；人們在地面上打仗，灵魂在天堂上打仗。女巫騎在狼背上从杜佛尔出来，森林仙女也到了埃克布。

食客們不認識她。他們以为她是一个可怜的受苦的女人，被凶残的婆婆虐待得走了絕路。因此他們收留了她，像王后似的尊敬她，像孩子似的爱她。

只有凱文許勒一个人知道她是誰。起先他跟別人一样被迷惑过去了。但是有一天她穿了一件閃亮的綠色衣服；看見了这件衣服，凱文許勒認出了她。

她倚在綢緞的靠垫上，所有的老人丑态百出地侍候着她。一个做厨子，一个做侍役，一个讀書給她听，一个为她奏乐，一个修补她的鞋；他們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工作。

他們說她害了病，这个可厭的巫女！然而凱文許勒知道这病是什么意思。她在嘲笑他們全体。

他警告食客們要对她小心。"瞧她那小小的尖牙齿，"他說，"还有她那狂热的發亮的眼睛。她是森林仙女——在这可怕的时代到处都是邪恶。我对你們說她是森林仙女，到这兒来毁灭我們的。以前我看見过她。"

然而凱文許勒看見了森林仙女，認出了她之后，心里又升起了工作的欲望。这欲望开始在他头脑里燃烧着，沸騰着；他的手指痛苦地渴望着要弯轉来抓住錘子和鏟刀；他再也不能忍受了。

他心里痛苦着，穿上了工作褲子，把自己关在一間旧鉄工場里，埋头工作。

从埃克布到整个伐姆兰，人們都惊喊着：

“凱文許勒又开始工作啦！”

一个新的奇迹要出世了。这是什么东西呢？他会教我們在水面上行走嗎？还是要搭一架梯子爬到星星上去？

一天晚上，那是十月的第一天或第二天，他的奇物做成了。他手里拿着它，走出工場来。这是一个不停地旋轉着的輪子；它轉动的时候，輪輻就像火一样熾热起来，發出热和光。这一次，凱文許勒造了一个太阳。他拿着它走出工場，黑夜立刻变得那么光亮，連麻雀都啁啾起来，云彩都染上了紅色，仿佛黎明已到一样。

世界上从此以后不再有黑暗与寒冷了。他想到这里，脑袋就旋轉起来。太阳尽管繼續升起又落下，但是等到它一消失，大地上将要燃燒起成千上万个他的这种火輪，天气将要暖和得振动，好像夏天最热的日子一样。庄稼在隆冬照样成熟，野草莓一年到头长滿了山坡，河道湖沼也永远不会冰封。

他的火輪将要創造一个新世界。它要成为穷人的冬衣，矿工的明灯。它要給磨坊以动力，給自然以生命，給人类以一个嶄新、丰富、幸福的生活。然而同时，他也知道，这一切不过是一場梦，那森林仙女决不会讓他做成第二个輪子。因此，他又是恼恨，又是急于报仇，就起了杀死她的念头，于是他不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了。

他跑到庄屋，在大厅的樓梯底下放下了他的火輪。他的目的是放火把屋子燒掉，把巫女燒死在里面。

然后他跑回工場，坐下来靜靜地听着。

外面起了嚷叫和喧鬧的声音。現在他們可以看見，一件伟大的事情完成了。

是的，你們奔跑吧，你們叫喊吧，报警吧！然而你們那个放在綢緞靠垫上的森林仙女，她被燒在里面了。

讓她在痛苦中折騰吧！讓她从一間房間到一間房間地在火焰前面奔逃吧！啊，那个綠色的綢衣化成了一团火，那头飘拂的长髮上火舌乱竄。勇敢些，火焰！勇敢些！抓住她，燒她！燒这些巫女！不要害怕她的法术，火焰！讓她燒！有人被她害得燒了終身呢。

鐘声响着，大車轆轆而来，水龙搬了出来，从湖里抽起了水，附近各村的人們都奔着跑来。喊声、哭声、命令声响成一片；屋頂塌了下来；大火發出可怕的嗶嚗声和呼呼声。但是这些都不能打动凱文許勒；他坐在一个鉄砧上，搓着双手。

这时候他听見一声巨响，仿佛天塌下来了一样，他胜利地跳了起来。“現在成功啦！”他喊道，“現在她逃不了啦！她不是被梁木压死，就是被火焰燒死！成功啦！”

他想起了埃克布的名誉和光荣；为了把她从这个世界上赶走，这一切都牺牲了——曾經有那么多欢乐的瑰丽大厅，曾經放过那么多丰富食物的桌子，那价値連城的古老家具，銀器，磁器，都永远不能补偿了——

忽然他高喊着跳起来。他的火輪，他的太阳，那一切依仗着的模型，他不是放在楼梯底下点起火来的嗎？

凱文許勒低头看着自已，沮丧得麻痹了。

“我快疯了嗎？”他說，“我怎么能做这样一件事？”

这时候，工場的門开了，森林仙女走了进来。

她站在門口，微笑着，十分美丽。她的綠色衣服沒有洞也沒

有脏；她的黄头髮也沒有被烟熏黑。她就像他年輕时在卡尔斯塔德市場上看見的时候一样；她的尾巴垂在双脚之間，周身充滿着一种森林里的狂野和芬芳的气息。

"埃克布在焚烧。"她說，笑起来。

凱文許勒把大鉄鏈举起，要打在她头上，但是他看見自己的火輪在她手里。

"瞧我給你搶了什么东西出来。"她說。

凱文許勒扑身在她面前跪下。

"你打碎了我的車子，撕裂我的翅膀，毁了我的一生。慈悲吧！可怜可怜我吧！"

她爬上长凳，坐在那里，就像他第一次看見她那时候那样年輕、調皮。

"我看你知道我是誰。"她說。

"我知道你，我一直知道你，"这个不幸的人說，"你是天才。但是解脫了我吧！收回你的才能吧！讓我做一个普通的人！为什么你要虐待我？为什么你要毁灭我？"

"疯子，"森林仙女說，"我从不曾想伤害过你。我給了你一个重大的酬劳；假使你願意，我也能收回。不过好好想想。你会后悔的。"

"决不！决不！"他嚷道，"取回那制造奇物的能力吧！"

"首先，你得毁了这个。"她說，把火輪丢在他前面地下。

他毫不犹豫，掄起大鉄鏈向火輪擲去；火星滿屋乱飞，碎片和火焰在他身旁跳跃，于是他做的最后的奇迹成了齏粉。

"好啦，那么我把才能收回。"森林仙女說。她站在門口，大火的紅光傾瀉在她身上；他最后望了她一眼。他覺得她比以前更美丽，但是不再調皮嘲弄，而只是严肃驕傲。

"疯子，"她說，"我曾經禁止你讓別人学你做的东西么？我只是想保护一个有天才的人不做机械匠的苦工而已。"

說罢，她就走了。凱文許勒發了两天疯后，又恢复了原状。

但是在他疯狂中，他放火烧掉了埃克布。幸亏沒有人受伤。然而食客們还是非常痛心，他們享受过这么多好东西的这个豪爽的家，在他們当权的时候竟会遭此浩劫。

第二十一章 勃洛布市集

十月开始的第一个星期五，盛大的勃洛布市集开始了，繼續举行一个星期。这是秋季的节日。家家戶戶都椎牛宰羊，烤面包，烘糕餅。新做的冬衣第一次穿上身；白兰地酒的定量加了倍；工作都停止了。所有的庄园上都有宴会。僕人和雇工領了薪金，聚在一起久久地討論，到集上去买些什么。較远的人們，都背着背包，拿着手杖，結成小群来到。許多人还赶着他們的牲口往市場去。固执的年輕小公牛和山羊站住不走了，把脚定在地上，使它們的主人大为麻煩；旁观的人看見了却十分好玩。庄屋里的客房都住滿了客人，大家交換着零星的消息，談論着牲口的价錢。

到了市集的第一天，有多少人拥上勃洛布山崗，挤滿了那宽闊的广場啊！小摊子搭了起来，商販們排开了他們的貨物。走繩索的，搖風琴的，盲提琴师，到处都是；还有算命的，卖甜食和白兰地的。过了那些一排排的小摊子，就是許多蔬菜和水果，那是大庄园里的园丁們拿来卖的。紫紅的銅壶，也占了很大一片地方。然而，很明显，从市集的情况看来，在斯瓦兹茄、勃洛和洛甫

維克斯，以及吕汶湖边的其他各省，都有飢荒；小摊子上的交易不多。牲口市場上相当热鬧，因为許多人不得不把母牛和馬匹都卖掉，来对付着过冬。

这里热鬧非常。誰只要有錢喝一两杯，兴致就来了。而且使人們兴高采烈的还不只是白兰地；人們从冷冷清清的木屋里到了这个熙熙攘攘的市場上来，卷进了这个笑鬧嘈杂的人群，好像就激动得昏了头。

所有不用留在家里照顧屋子和牲口的人，都到这个勃洛布市集上来了。有埃克布来的食客們，尼迦尔特来的农民，挪威来的馬販子，北部森林里来的芬兰人，以及沿路飘泊的流浪者。

有时候，这个喧鬧的大海涌成一个漩涡，繞着一个中心旋轉。誰也不知道这个中心是什么，总要等到来了两个警察，从人群中挤进去，才劝阻了一場毆斗或扶起了一輛翻倒的車子。

快到中午的时候，發生了一場大毆斗。农民总覚得商販用的碼尺太短，最初是在摊上拌嘴，吵鬧，后来就变成了全武行。

誰都知道，他們中間的許多人，这么多天来总是遭受着飢餓和痛苦，因此，打架对他們是一种痛快的事，也不管对誰，不管为什么。他們一看見架已經打起来，都从四面八方冲来。食客們想照老規矩挤进去排解，但是商販們也都跑来互相帮助了。

賜尔斯的大汉蒙斯，是最喜欢打架鬧事的人。他已經喝醉酒，發着脾气。他把一个商販推倒在地，扶拳揍他；但是商販叫起救命来，他的同伴就急忙跑来，想把他从蒙斯手里救出。于是蒙斯把一只柜台上的布匹扫掉，把这只一碼寬，五碼长，用厚木板做成的柜台，抓住一头，揮舞着当作武器。

大汉蒙斯是一个可怕的人。他曾經把脿力普斯塔德监獄的一堵墙踢倒；他能够把一只船从水里举起，扛在肩膀上。现在他

举起这只沉重的柜台来打人时，所有的人都逃开了。他追赶着，向左右揮击。对于他，不再存在什么朋友和敌人的問題；他旣然有了一件武器，他就要打人。

人們恐惧地四散奔逃。男男女女都叫喊着奔跑着。但是許多妇女手里都抱着孩子，她們怎么能逃得掉呢？摊子和車輛挡着她們的路；被鬧声惊扰了的牛群妨碍着她們逃命。

在許多摊子之間的一个角落里，挤住了一群妇女。这个高大的巨人就向她們扑去。难道他在这群人中間看見了一个商販嗎？他高举木板的柜台，用力打去。妇女們吓得脸色如紙，渾身战栗，縮成一团，眼看着就要挨到这致命的一击。

但是，木板呼呼地向她們头上落下去的时候，它的力量被一个男人高举着的手臂挡住了。只有这个人沒有縮下去，反而高站在众人之上；他自願承受这一下打击，来救大家，因此，妇女和孩子都沒有受伤。他抵挡了这沉重的一击，現在他自己躺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大汉蒙斯并沒有再举起他手里的木板来；他的木板正打上这个人的脑袋时，他們的目光相遇了。他的目光使蒙斯好像癱瘓了一样，一动不动，任憑别人把他捆綁起来带走。

市集上都传遍了說，大汉蒙斯打死了倫那特上尉。人們都說，这个穷人的朋友是为了援救妇女和无力自衛的孩子而死的。

刚才还鬧鬧嚷嚷，沸騰一样的巨大广場，立刻沉默了下来。交易停止了，打架的住手了，吃飯的也放下了食物。

他們的朋友死了。靜默的人群流水一样涌到他倒下的地方来。他四肢伸直，躺在地上，完全沒有了知觉；看不見伤痕，只是他的脑袋似乎打扁了。

有几个男人輕輕地把他抬起，放在那个巨人丢下的柜台上。他們覺得他好像还活着。

"我們把他抬到哪兒去？"他們互相問。

"抬回他家里去。"人群中有一个嘶哑的嗓音說。

对了，善良的人們，把他抬回家去！把他举在肩上，抬回家去！他曾經是上帝的玩物；他曾經像一根羽毛一样，被上帝一口气吹开。把他抬回家去！

这个受伤的脑袋曾經在监獄里簡陋的硬板床上休息过，曾經在谷倉里的乾草捆上休息过。現在讓它回到家里，在柔軟的枕头上休息吧！他曾經遭受过冤屈的耻辱和痛苦，曾經被人从自己家門口逐出。他做过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到处追随着他所能找得到的上帝的道路；但是他的理想的地方还是他的老家；上帝关上了門不讓他进去的老家。現在他为拯救妇女和孩子而犧牲了，也許他的家会敞开大門讓他进去了吧。

現在他回家来，可不像一个坏蛋，被一群歪歪倒倒的酒友伴送着了。現在他被一群悲戚的民众护送着；他帮助他們渡过困难时，就是住在他們的茅屋里的。把他抬回家去！

他們就这样做了。六个人举起他躺着的木板，抬在肩上，离开了市集。他們无論經过哪里，人們都讓开路，肃穆地站在一旁；男人脫下帽子，妇女屈膝行礼，仿佛她們在教堂里听見提起上帝的名字时那样。許多人哭着，擦着眼睛；有些人就談起了他的为人——多么善良，多么愉快，多么喜欢帮助人，多么虔誠。而且，看到抬他的人只要有一个走开，另一个馬上默默地跑上去接替，把肩膀抬起木板，使人多么惊奇。

倫那特上尉就这样地来到了食客們站立的地方。

"我一定得去看着他平安地回家。"貝倫克房齐說着，随人群

向赫尔盖薩脫去。許多人也随着他去了。

市集上闃无一人，所有的人都随着去看倫那特上尉回家了。

人群到了赫尔盖薩脫，只見那屋子靜悄悄的，沒有人声。这一次又是上校去用拳头打門。僕人都上市集去了；只有上尉的妻子独自在家。这一次又是她打开了門。

她問，就像她上一次問的那样：

“你們有什么事？”

上校回答說，就像他上一次回答的那样：

“我們送你丈夫来啦。”

她看着他，而他則像平常那样笔直地安靜地站着。她看着他后面哭泣着的抬木板的人，以及那一大群随着来的人。她站在台阶上，看着这几百双泪眼，而这些泪眼也悲痛地看着她。最后，她看着木板上躺着的丈夫，把双手按上了胸口。“这才是他原来的臉。”她喃喃地說。

她不再多問，弯下腰，拉开了一根門閂，打开大門，在众人之前向臥室走去。

上校帮着她把大床拉出来，摇松了枕头，于是倫那特上尉重新又躺在雪白柔軟的被单上了。

“他活着嗎？”她問。

“活着。”上校回答。

“还有救嗎？”

“不行了。沒有办法了。”

沉默了一会兒；她突然想起了一个念头。

“他們都是为他掉泪嗎，那么多的人？”

“是的。”

“他干了什么了？”

“他最后干的是：为了使妇女和孩子免于死亡，他讓大汉蒙斯杀了自己。”

她又默默地坐了一会兒，沉思着。

“上校，两个月前他回家的时候，他的脸是什么个模样？”

上校吃了一惊。現在他明白了；現在他終于明白了。

“那是古斯秦替他画的。”

“那么这是由于你們的恶作剧，我才把他們关在門外，不讓他回家来的？这件事你怎么解释，上校？”

貝倫克房齐把寬闊的肩膀聳了聳。

“我要負很大的責任。”

“我想这一定是你們所干的最坏的坏事。”

“我也从来沒有走过像今天上赫尔盖薩脫来的这样沉重的路。此外，在这件事情里有罪的还有两个人。”

“誰？”

“一个是辛特拉姆，另一个就是你自己。你是一个冷酷的妇女。我知道有許多人曾經想跟你談你丈夫的事。”

“这是真的。”她回答。

然后她又求他談談那天晚上勃洛布的一切經过情形。

他尽他能够記得的都告訴她；她默默地听着。倫那特上尉毫无知覺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房間里站滿了哭泣着的人們；誰也沒有想到把这群哀痛的人关在門外。所有的門都敞开着，樓梯上，大厅里，都是沉默的、悲伤的人；院子里也密密層層地站滿了人。

上校說完了話，她就提高嗓子說：

“这里如果有哪一位食客在，我請他出去。我現在坐在临死的丈夫床边，看見他，我受不了。”

上校不等她再說第二句，就站起来走了出去。古斯泰·貝林，以及其他几个随着倫那特上尉来的食客也都走了出去。人們都閃在一旁，給这小群丢脸的人讓路。

他們走后，上尉的妻子說："在这段时期內看見我丈夫的人，請你們过来几位，告訴我他在哪兒住，干了些什么？"于是他們就开始替倫那特上尉向他的妻子作証，因为他的妻子誤解了他，硬起心腸严厉地对待了他。

花了很长时間，他們也沒有講完。从傍晚一直到夜深，他們就站在那兒談着；一个挨着一个走向前去，把他的事情講給这个連他的名字都不許提起的妻子听。

有的人講，他怎样在他們生病的时候来看他們，治好了他們。有的是爱吵鬧毆斗的人，被他馴服了；有的是憂愁痛苦的人，被他鼓舞了；有的是酗酒的人，被他劝說清醒了。每一个沉沒在不能忍受的痛苦中的人，都給上帝的旅行者送了信去，他就来帮助他們，或者至少来鼓舞起他們的希望和信仰。

外面院子里，人們站在那兒等待着。他們知道里面的一切情形；在临死的人床边高声談着的話，人們輕声地一个个传到外面来。誰有什么話要說，就慢慢地挤到前面来。"这里有一个人能够証明。"他們說着，讓他过去。他們就从黑暗中往前走，作了証，又消失在黑暗中。

"現在她說了什么？"有人走出来，站在外面的人就問，"她說了什么？"

"她像一个王后一样喜悅；像一个新娘一样微笑。她把他的安乐椅移到床边，放上了她亲手为他織好的衣服。"

这时候，人們突然沉靜下来。誰也沒有說出口，然而大家同时都明白了："他要死了。"

倫那特上尉睜开眼睛，看見了一切。

他看見了自己的家，看見了人們，看見了妻子，看見了孩子，看見了衣服；他微笑起来。然而这不过是廻光返照；他略略地透了一口气，灵魂便离开了躯壳。

于是人們不再說过去的那些事了。有一个人唱起了一支安魂曲，所有的人都应和着，几百条宏亮的嗓子，把歌声高高送入空中。

这是塵世在欢送灵魂升入天堂。

第二十二章 林中茅屋

这是食客們还沒有掌管埃克布的許多許多年以前。

牧人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一起在森林里游戏，用扁石子盖小房子，采集野生的黄莓。他們都是在森林里长大的，森林是他們的家，是他們的大厦；他們和那里所有的东西一同平静地生活着。

这两个孩子把山猫和狐狸看作他們的家狗，把鼬鼠看作他們的家猫，把野兎和松鼠看作他們的牲畜；猫头鹰和野鷄住在他們的鳥籠里，青松是他們的僕人，年輕的樺树是他們宴会上的客人。他們知道蝮蛇蜷縮着冬眠的洞窟；他們洗过澡后也看見水蛇在清澈的水里游泳。但是他們旣不害怕蛇，也不害怕别的野兽；他們属于这个森林，森林就是他們的家，什么也不能使他們害怕。

林中深处是男孩子居住的茅屋。一条险峻的林中小徑通到它前面；周围群山环抱，掩蔽了阳光；附近是一个深不見底的沼

澤，終年迷漫着一片冰冷的霧气。这样的一所房子，对于平原上居住的人，是絲毫引不起兴趣来的。

这个男孩子和这个女孩子，将来有一天要結婚，住在这个林中茅屋里，用他們的双手劳动，維持生活。但是他們还沒有結婚，就發生了战爭，男孩子入伍当兵去了。他回家来的时候，沒有負伤，也沒有坏腿，然而这一次出征使他改变了生活。人世間的邪恶和人与人之間的残酷，他見得太多了；他不能够再看見善。

起初誰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改变。他怀着孩提时代的爱情到牧师那里，宣布了他們的婚姻。埃克布上面的林中茅屋是他們的家，这是他們很久以前就計划好的；可是这并不是一个幸福的家。

妻子觉得丈夫好像一个陌生人；他打仗回来后，她就認不出他来了。他的笑容是冷冰冰的，他的話說得非常少。她怕他。

他不做什么坏事，只是勤奋地工作，然而大家还是不喜欢他，因为他認为别人都是坏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受人憎恨的陌生人。現在，林中的动物都是他的敌人，遮蔽阳光的山岭，升起迷霧的沼澤，都是他的怨仇。一个人有了邪恶的念头，森林就成为一个可怕的地方了。

一个居住在荒野里的人，不应該有不愉快的回忆，否則，他在植物和动物之中，就只看得見謀杀和欺压了，就像他从前在人类之中看見的一样。他遇到的一切东西，他都認为是邪恶的。

这个退伍的兵士，楊·翟克，他不能解释到底是什么道理，但是他觉得一切都不如意。他的家庭里很少有安靜的生活。他的兒子在这兒长大，都很强壮，然而粗野。他們是堅强而勇敢的人，但是他們也对一切人抱着敌意。

他的妻子因为心里痛苦，就試着去寻找荒野的秘密。她在沼澤里树丛里采集治病的草药。她能够医治疾病，給失恋的人出主意。她得到了女巫的名声；虽然她做了許多好事，人家还是避开她。

有一天，妻子想跟丈夫談談他的烦恼。

“自从你去打仗之后，”她說，“你就变得这样了。那里的人們怎样对待你的？”

他馬上站起来，要动手打她；以后，她每一次提到战爭，他就憤怒得發狂。无論誰談到打仗两个字，他都不能忍受；不久大家全知道了，因此，人們談到这个题目，总很小心。

他的战友們之中，誰也不能說他做的坏事比别人更多。在战爭中，他是一个好兵士。原因只在于他看見的一切可怕的事情，使他受了惊吓，从此以后，他就只看到恶。他的一切烦恼都来自战爭。他認为宇宙万物都痛恨他，因为他也参預了这种事情。那些知道得更多道理的人可以自己安慰自己，說是为了祖国，为了荣誉而战斗。但是他怎么知道这些道理呢？他只感到万物都痛恨他，因为他流了血，干了許多坏事。

少校夫人从埃克布被赶出来时，他一个人住在茅屋里。他的妻子死了，兒子出門了。每逢有市集，他的家里就住满客人。黑头髮、黑皮膚的吉卜賽人都住到这里来；他們最喜欢别人避开的人。长鬃毛的小馬拉着满載孩子和成捆破烂的車子，爬上林中小路。未老先衰的妇女，带着一副抽烟喝酒而發肿的脸容，以及脸上蒼白瘦削、身材强壮結实的男子，随在車子后面。吉卜賽人到了这座林中茅屋里，生活就热鬧快活起来。他們带来了白兰地、紙牌和大声的談笑。偸盗、馴馬、血腥的斗毆，他們談个不完。

物洛布市集在一个星期五开始，后来倫那特上尉被杀死了。杀人的大汉蒙斯，就是林中茅屋里的老人的兒子。等到星期日下午吉卜賽人一起坐在这里时，他們比往常更频繁地把白兰地瓶子遞給年老的楊·霍克喝。他們跟他談着监獄的生活，监獄的食物和审訊等等，因为他們是經常遇到这种事的。

老人坐在角落里的一个砧板上，很少說話。他那沒有光彩的大眼睛瞪着挤滿一屋子的人們。天已薄暮，木柴的火光照亮了屋子。

門輕輕地开了，两个妇女走了进来。这是年輕的伊利莎白伯爵夫人，后面跟着物洛布牧师的女兒。她可愛而鮮艳，走到了火光之中，对大家說，倫那特上尉死后，古斯泰·貝林一直沒有在埃克布。她和她的女僕整个下午都在森林里找他。現在她看見这兒有許多人，他們都是到处漂泊，熟悉所有道路的。他們沒有看見他嗎？她是进来休息一会，問問他們是不是看見他的。

这个問題白問了；他們誰也沒有看見他。

他們搬了一把椅子給她；她沉重地坐下，默默地坐了一会兒。屋子里沒有一点声音，大家都惊奇地望着她。这陣靜默使她逐漸慌张起来，她一惊，想說些无关紧要的話。她轉身对着角落里的老人說："我好像听見說你从前当过兵；跟我談談打仗的事吧！"

沉默变得更加僵化了；老人坐在那里，仿佛沒有听見。

"听听一个亲身参加过战爭的人談战爭，一定非常有趣。"伯爵夫人接着說；但是她突然停住了，因为物洛布牧师的女兒在对她搖头。她一定說了什么禁忌的話了。所有的人都望着她，仿佛她触犯了最簡单的礼节。忽然有一个吉卜賽妇女，提高了尖嗓子，問道："你不是从前鮑格庄的伯爵夫人嗎？"

"是的，我就是。"

“那么，满树林跑着追一个疯牧师，就算不得一回事了。”

伯爵夫人站起来告辞；她已經休息够了。刚才說話的女人随着她走到門外。

“你要明白，伯爵夫人，”她說，“我不得不說几句話；对那个老人談战爭是沒有用的。听見这两个字他就受不了。我完全是好意。”

伊利莎白伯爵夫人急急忙忙地走着，但是不一会兒她就站住了。她望着可怕的森林，烏黑的山峰，浓霧迷漫的沼澤。一个灵魂里充满了邪恶回忆的人，住在这种地方，一定是很可怕的。她不禁覺得同情起那个跟黑皮膚的吉卜賽坐在一起作伴的老人来。

“安娜·丽莎，”她說，“讓我們回去！他們待我們很好，我却做得恶劣。我要去跟老头兒談些更愉快的事情。”

有了一个需要安慰的人，她很高兴地走回到茅屋里来了。

“我想，”她說，“古斯泰·貝林是在这个森林里流浪，企圖自杀。因此，得赶紧把他找到，阻止他。我和我的使女安娜·丽莎，有时候好像看到了他，但是他忽而又不見了。他老在那个卖扫帚姑娘死掉的山上打轉。我想起了我用不着下山到埃克布去找人帮忙，这里坐着許多能干的人，他們很容易就能抓到他的。”

“走吧，孩子們！”那吉卜賽女人喊道，“旣然伯爵夫人屈尊来請你們林中的人帮助，你們就得立刻动手。”

男人們馬上站起来，出去寻找去了。

年老的楊·霍克一动不动地坐着，毫无神采的眼睛凝望着前面。他坐在那里，憂郁而冷酷得令人害怕。这个年輕女人想不出什么話来对他說，这时候她看見一个有病的孩子躺在一堆干草上，另外有个妇女伤了手，她就立刻动手照顧起病人来。不

一会兒，她就和多嘴的妇女們做了好朋友；她們都把最小的嬰兒抱給她看。

过了一个鐘头，男人們回来了，他們把捆起来的古斯泰·貝林抬进屋来，放在火前的地板上。他的衣服污秽破碎，两頰深陷，双眼热狂。这几天里他过的日子十分可怕；他躺在潮湿的地面上，他用手和脸鑽进沼澤，在山岩上爬过，在最浓密的树丛中强行通过。照他自己的意志，他决不肯跟这些人回来；但是他們使他屈服了，把他綁了起来。

他的妻子看見了他这副模样，非常生气。她并不替他松綁，却讓他这样躺在地板上，輕蔑地扭头不看他。

"看你像什么样子！"她說。

"我是决不想再回到你的眼前来的。"他回答。

"难道我不是你的妻子嗎？难道我沒有权利盼望你带着你的煩恼到我身旁来嗎？这两天里我多么痛苦地等着你。"

"倫那特上尉的不幸由我而起，我怎么敢到你面前来？"

"你并不是常常有所怕惧的，古斯泰。"

"我唯一能为你做到的，伊利莎白，就是讓你摆脫开我。"

从她緊皺着的眉头低下向他投去了一陣說不出的輕蔑的眼光。

"你要讓我做一个自杀者的妻子嗎？"

他的脸扭曲了起来。

"伊利莎白，我們到外面寂靜的森林里去談吧。"

"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听着我們？"她嚷着，声音尖銳，"难道我們比他們哪一个更好？他們哪一个比我們引起更多的痛苦和損害？他們是森林的孩子，是大路上的孩子；他們被所有的人痛恨。讓他們听听，罪恶和痛苦怎样也緊随着埃克布的主人，那众

人所爱的古斯泰·貝林吧！你認为你的妻子覺得她自己比他們哪一个更好嗎？或者你也这样覺得？”

他費力地用胳膊肘撑起身子，猛地用反抗的眼光望着她。“我幷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一个坏蛋。”

于是她听他講这两天里的經历。第一天，古斯泰心里充滿了悔恨，在森林里乱走。他不願意被任何人看見，但是他幷未想到死，他是想旅行到遥远的地方去。然而，到了星期日，他却从山岭上下来，走进勃洛的教堂。他又想看看大家：这群貧困而飢餓的人。他坐在勃洛布牧师的耻辱的树枝堆旁时，曾經梦想着为他們服务；后来那天晚上他看着他們抬了卖扫帚姑娘消失在黑暗中时，又开始爱上了他們。

他走进教堂，弥撒已經开始。他爬到楼上走廊里，望着下面的人們。他感到一陣剧烈的痛苦。他曾經想跟他們談話，安慰他們的貧困和絕望。假使他被允許在上帝的屋子里說話，尽管他当时已經毫无希望，他还是会找到充滿希望和救星的話来对他們大家說的。

后来他走出教堂，到聖器室里，写了那张他妻子已經看見的字条。他已經答应埃克布的工作要繼續做，把谷子分給特别有困难的人。他走后，他希望他的妻子和食客們把这些事办到。

他出来时，看見教区大厅前放着一口棺材。这是一口平常的草草做成的棺材，但是上面还盖着黑縐紗和花圈。他知道这是倫那特上尉的遺体。人們曾經請求上尉的妻子赶快举行葬礼，讓参加市集的人下葬时都能在場。

他站着，看着这口棺材，这时候，一只沉重的手放上了他的肩膀，这是辛特拉姆。

“古斯泰，”他說，“假使你要跟一个人开一个正式的玩笑，那

就躺下来死掉。再也沒有比死更机伶的事了，再也沒有比死更能欺騙一个好心腸的老实人了。听我的話，快躺下来，死掉！”

古斯泰滿心恐惧地听着他說的話。辛特拉姆安排得好好的計策失敗了，他不住地抱怨。他希望看見呂汶湖岸边一片荒蕪；他曾經使食客們做了埃克布的主人；曾經讓勃洛布的牧师剝削大家；曾經召来了旱灾和飢荒。在勃洛布市集上，那致命的一击本可以落下来。人們被不幸所激，将变成杀人犯和强盜。然后他們打官司，打得傾家蕩产，变成乞丐。于是，飢餓、騷亂，以及各种各样的灾祸将向他們袭来。最后，这一带田野将成为如此可厭可恶，以致沒有一个人能在这里居住。这一切都是辛特拉姆想要干的事。这是他的快乐，他的驕傲，因为他是一个心地極恶的人。他喜爱荒蕪的野地，未开垦的原野。然而这个知道什么时候死得値得的人，却把他的一切希望粉碎了。

古斯泰問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做我就高兴，古斯泰，因为我是个坏人。我是山岭里的灰熊；我是平原上的暴風雪；我爱杀人，我爱虐待人。我說，滚他媽的人，滚他媽的工作吧！我不喜欢他們。我可以讓他們在我的爪子下溜过去，作弄他們——有一会兒，这倒也很有趣；但是現在我已經厭煩这种游戏了，古斯泰，現在我要来沉重的打击，現在我要虐杀，要毁灭。”

他疯了，完全疯了。很久以前，他就用这种恶毒的計謀来开玩笑，現在，他的坏心眼已經占了上風；現在他認为自己眞是一个从地獄里来的魔鬼了。他培养、哺育自己身上的邪恶，以致邪恶占据了他的灵魂。因为邪恶就跟爱情和过多的心計一样，能够使人發疯。

他在盛怒中，开始扯掉棺材上的花圈；这时候古斯泰·貝林

嚷道："别动棺材！"

"好吧，好吧，好吧，我就不碰它！是的，我要把我的朋友倫那特拉出来抛在地上，踩坏他的花圈。你不看見他把我弄成什么样了嗎？你不看見我坐的是一輛怎样精致的灰馬車嗎？"

这时候古斯泰才看見教堂院墙外面停着两輛囚車，旁边等着本地的警察和巡官。

"我眞应該带个信去向倫那特上尉的妻子道謝，为了找那桩火药事件的証据来控告我，她昨天坐下来翻閱了一些旧文件。难道我不該讓她明白，她最好不要差巡官警察来追我，而乖乖地去釀她的酒、烤她的面包嗎？难道我为了劝說夏林讓我到这里来，在我好朋友的棺材旁祈祷一番而流的眼泪是白流的嗎？"

說着，他又扯起棺材上的黑縐紗来。

于是古斯泰·貝林走到他身边，抓住了他的胳膊。

"为了使你不碰棺材，我願意付出任何代价。"他說。

"你要怎样就怎样吧，"疯子說，"你就叫喊起来吧。在巡官到这里来之前，我总能干一些什么的。你高兴，就跟我打架吧。在这兒教堂里打架，到是十分好看的。讓我們在花圈和材罩堆里打架吧。"

"我願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使得死者安息。我交出我的生命，交出我的一切！"

"你答应得太多了。"

"你可以証实。"

"好吧，那么，杀死你自己！"

"我会这样做的；但是首先得讓棺材安全地埋到地下。"

經过就是这样。辛特拉姆接受了古斯泰的誓言：倫那特上尉下葬后十二小时，他就不再活在世界上。"到那时候，我知道你

永远不会变好了。”他說。

要古斯秦·貝林这样答应，是很容易的。他的死亡能够使他妻子得到自由，他很高兴。后悔早已使他渴求着死亡。唯一使他烦恼的事是，他曾經答应过少校的妻子，当勃洛布牧师的女兒在埃克布当使女的期間，他不能死。但是辛特拉姆說，既然她已經繼承了她父亲的遺产，她就不能再当作僕人看待了。古斯秦反对說，勃洛布的牧师把財宝藏得十分好，誰也找不到。辛特拉姆哈哈大笑，說这些財宝是藏在教堂塔上的鴿子窝里。說完他就走了。古斯秦又回到了森林里去。他覺得最好死在卖扫帚姑娘摔死的地方。他在那里整整徘徊了一下午。他看見他妻子来到森林里；于是他就沒有勇气自杀了。

他被綁着躺在茅屋的地板上，把这一切一五一十講給妻子听。

“啊，”她听他說完后，悲哀地說，“这一切听来多么熟悉！你总是随时准备把手伸进火里，古斯秦，随时准备牺牲你自己！这种事情曾一度在我看来是多么高貴！但是现在我又多么看重稳重和清醒的头脑！你这样答应了对于死者有什么好处？假使辛特拉姆扯掉了黑綢紗，把棺材翻了身，又有什么关系？棺材可以再翻轉来，可以舖上新的綢紗和新的花圈。要是你当着辛特拉姆的面，把手放在那个好人的棺材上，發誓說要活下去帮助那些他要毁灭的穷人，那我就贊成了。要是你看見教堂里的人們，就想到：‘我要帮助他們；我要使出我全部力量来帮助他們。’而不把这个重担压在你柔弱的妻子身上，压在体衰力竭的老人身上，那我就贊成了。”

古斯秦·貝林躺着，一声不响。

“我們当食客的并不是自由人，”后来他說，“我們互相約定，

活着就是作乐，而且只为了作乐。要是有一个人破約，我們全体都要倒楣！"

"你才倒楣呢，"伯爵夫人恼怒地說，"好像你是食客中最懦弱的，比他們誰都进步得慢。昨天下午，他們十一个人全体坐在客房里，十分悲痛。你走了；倫那特上尉死了；埃克布的名誉和光荣一去不复返了。那个酒盘子他們碰都沒有碰；他們不願意讓我看見他們。于是，安娜·丽莎，站在这里的这个使女，到他們那里去了。你知道她是一个能干的小妇人，許多年来她一直絕望地与輕忽和浪費苦斗。

"'今天我又回家去寻找我父亲的錢了，'她对食客們說，'可是我什么也沒有找到。債务都还清了，抽屜里和柜子里却空空如也。'

"'我們很为你难过，安娜·丽莎。'貝倫克房齐說。

"'少校的妻子离开埃克布时，'安娜·丽莎繼續說，'她叫我照管着她的屋子。假使我找到了父亲的錢，我就把埃克布重盖起来了。然而我沒有找到任何可以带走的东西，因此，我就拿了父亲的耻辱堆；因为等到我的女主人回来問我埃克布怎么样了时，我真要慚愧死了呢。'

"'不是你的过失，你就不用那么牢牢地記在心上，安娜·丽莎。'貝倫克房齐又說。

"'可是我拿这个耻辱的树枝堆，不单是为了我一个人，'安娜·丽莎說，'我拿的时候，也想到了你們，好先生們。我的父亲并不是唯一的在这世界上惹起耻辱和損害的人。'

"于是她走过来，挨着在他們每个人面前放下几根干树枝。他們有几个咒罵着，但大多数却随她去。最后，貝倫克房齐平靜地說：

"'这样很好。我們感謝你。現在你可以走了。'她走后，他握起拳头，在桌子上重重地打了一下，震得玻璃杯都相撞起来。

"'从現在起，'他說，'絕对不喝一滴酒。白兰地将永远不再給我带来这种耻辱。'說完，他就站起来走了出去。

"他們一个个跟着他走了，全都走了。你知道他們到哪兒去了嗎，古斯泰？好罢，他們都到河边，到鉄工場和磨坊所在的地方去了；他們就在那兒开始工作。他們把断梁拖走，把乱石搬开，把那个地方弄干净了。这些老人过了苦日子；他們心里都很痛苦；現在他們不能再忍受毁坏埃克布的耻辱了。我很明白，你們当食客的都羞于动手干活；可是現在人家却把羞辱加到他們身上来了。此外，古斯泰，他們还想差安娜·丽涉到少校的妻子那里，去带她回来。然而你呢，你在干些什么？"

他却还是想出了一句話来回答她。

"你要我干什么呢，一个被斥逐的牧师？一个被人們丢弃的人，被上帝憎恶的人？"

"今天我也在勃洛教堂里，古斯泰；有两位妇女要我带信給你。'告訴古斯泰，'瑪丽安娜·辛克莱說，'一个女人不喜欢因为她所爱的人而感到羞耻。''告訴古斯泰，'安娜·斯塔恩霍克說，'現在我一切都好。我亲自管理自己的田庄。我不想爱情，只想工作。在鮑格庄，人們已經克服了悲哀的第一陣痛苦。可是我們都为古斯泰伤心。我們相信他，为他祈祷；然而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他才成一个人呢？'

"你听見了嗎？你是不是被人們丢弃了？"伯爵夫人繼續說，"你的不幸是你遂到了太多的爱情。男男女女都爱你。只要你玩笑作乐，只要你唱歌游戏，他們就一切都原諒你。无論什么你喜欢干的，他們都認为是对的。而你竟敢說自己是一个被丢弃的

人！或者是你憎恶上帝吧？为什么你不待着看倫那特上尉下葬？

“由于他是在市集的那天死的，因此他的声名传得又远又广。弥撒完后，上千的人們来到了教堂里。送殯的行列是在市政厅里排列好的，他們就只等年老的副主教了。副主教有病，沒有講道；但是他答应参加倫那特上尉的葬礼。后来他来了，头垂在胸前，心里迷迷糊糊做着幻梦，就像他年老后經常有的那副模样。他站到行列的先头；他并沒有注意到任何不平常的現象。他头也不抬一抬，走着熟悉的路。他念了祈祷，把土撒到棺材上，还是沒有注意到什么。这时候，教堂执事唱起一支贊美詩来，成千上百的声音和着他唱；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唱。于是，副主教从迷梦中醒了过来；他揉揉眼睛，站到土堆上看着。他从来不曾看見过这么多的一群送葬的人。大家全都在唱；大家全都在掉泪——都在哀悼。

“年老的副主教开始战栗起来。他应該对这些人說什么呢？他一定得說句話安慰他們。

“歌声停止了，他就向人們伸出手臂，开始說話。

“‘我看見你們都在哀悼，’他說，‘悲哀对于一个还要活很久的人，比对于我这个就要离去的人，当然更难忍受。’

“他沮丧地停住了。他的声音太弱，而且也說不出話来了。

“但是不一会兒，他又开始講了；他的声音重新获得了青春的力量，他的眼睛也發出了光芒。

“首先，他講了他所知道的这个上帝的旅行者的一切經历。然后他提醒我們，既不是外表的光彩也不是高超的能力使得这个人現在得到这样的光荣，主要的是他永远追随着上帝的路走。現在，他要求我們也这样做。每一个人都应該愛别人，帮助别人。每一个人应該善意地想到别人。然后他解释了这一年里發

生的一切事情。他說，这是对于即将到来的爱和幸福的时期的一个准备。

"我們都觉得我們仿佛在听一个預言者在講話；我們都希望互相爱，都希望善。

"他抬头望天，高举双臂，宣布周围一切平安。然后他为人們召喚一个帮助者。'有人会来的，'他說，'讓你們灭亡，这不是上帝的意志。上帝会找到一个人来拯救挨餓的人，引导你們走上帝的路。'

"当时我們都想起了你，古斯泰。我們知道副主教說的就是你。听到了你的消息的人都一路談論着你走回家去。而你却在这座森林里乱跑，要自杀！人們在等着你，古斯泰。每一間茅屋里的人都在談論，埃克布的疯牧师要来帮助他們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是他們的英雄，古斯泰。

"是的，古斯泰，毫无疑問，老人指的就是你，这一点就足够鼓励你活下去。然而我，古斯泰，你的妻子，却对你說，你应該去，尽你的責任。你不用梦想等上帝来指派你——誰都能这样梦想的。你要踏踏实实地工作，不要逞勇；你也不要出風头，不要故作惊人的事；你应該做到使人家嘴里不經常談論你。可是在你收回你答应辛特拉姆的話之前，先好好地想一想吧。現在你已經得到了某种权利去死，因此生活也不会使你太感到兴趣。曾經有一个时期我想回到意大利去，古斯泰。对于我这样一个罪人，跟你結婚，跟你在一起生活，似乎是过份的幸福。但是現在我要留下了。要是你敢活着，我就不走；不过你也不要以为有什么快乐。我要逼着你走上尽心負責的劳累的道路。你也不要希望我說什么快乐或希望的話。像我这样一顆受过痛苦的心，还能有爱情嗎？我沒有眼泪也沒有快乐，和你一起并肩前进。好好

想一想吧，古斯泰，你如果要活下去的話。我們一同去走懺悔的路。"

她沒有等他回答，对安娜·丽莎点点头，就走了出去。她到了森林里，就痛苦地哭起来，一路哭到埃克布。到了那里，她才記起，她忘了跟那个老兵，楊·霍克，談談战爭以外的更愉快的事情。

她走后，茅屋里一陣靜默。

"荣耀归于我們的主——上帝！"那个老兵突然說。

人們都瞧着他；他已經站了起来，急切地望着周围。

"邪恶，邪恶，一切都是邪恶，"他說，"自从我生下来睁开眼，一切就都是邪恶的。坏男人，坏女人！森林、平原，都是嫌恶、憎恨！只有她是善良的。一个善良的女人曾經站在我的屋子里。以后我孤另另地坐在这里时，我会想着她。她将要和我同在这个森林里。"

他弯下身子，替古斯泰解开繩子，扶他起来，然后严肃地握住了他的手。

"被上帝憎恶，"他說着，点点头，"就正是这样。但是现在你不再是这样了；我也不再是这样了，因为她到了我的家里。她是善良的。"

第二天，年老的楊·霍克到了獄吏夏林那里。"我願意背我的十字架，"他說，"我是一个坏人，因此我才有坏兒子。"他請求允許他代替兒子，关进监獄里去；然而这却办不到。

后来，許多老故事中最好的，就是講到他怎样跟随着他的兒子，在囚車旁边走；他怎样睡在他的獄室外；他怎样始終不會弃他，直到他受到了应得的刑罰。

第二十三章　瑪格丽特·賽尔辛

聖誕节不多几天以前，少校夫人动身向洛甫斯茄区来，直到聖誕节前夕，她才到达埃克布。她身体有病，一路上，忽而發冷，忽而發燒，但是看外表，她的精神却从来沒有这样好，說話也从来沒有这样和气过。

勃洛布牧师的女兒，从十月份起就和她一起住在奥尔弗达尔森林里；現在跟她一起坐在雪橇里，一心只想赶快到达；然而她却阻止不了这位老妇人停住馬，把每一个过路人叫上前来，打听消息。

"你們大家在洛甫斯茄过得怎么样啊？"她問。

"托您的福，一切平安，"人家这样回答，"日子好过了。埃克布的那个瘋牧师夫妇倆帮我們大家的忙。"

"好日子来啦，"另一个回答，"辛特拉姆走了。埃克布的食客們在努力工作。勃洛布牧师的藏金在勃洛教堂尖塔上找着啦。錢多極了，埃克布的光荣和权力可以用它挽回了，也足够使挨餓的人都有飯吃了。"

"我們衰老的副主教仿佛重生轉世了，"第三个說，"每星期日，他对我們講，上帝的王国就要到来。"

少校夫人就这样慢慢地駕着雪橇前行，逢到一个人就問："这里怎么样啊？这里有沒有飢荒啊？"

她听見人家对她說："这里有两个善心的有錢妇女，瑪丽安娜·辛克莱和安娜·斯塔恩霍克；她們帮助古斯泰·貝林挨家挨戶地訪問，不讓一个人挨餓。現在人家不再釀白兰地酒啦。"

于是她的热病，她胸中刀扎似的疼痛就緩和下来。

少校夫人这样坐在雪橇里，仿佛在听一場长长的神聖的弥撒。她到了一个幸福的土地上；人們談到即将到来的日子，她看見他們那衰老而滿布皺紋的脸就發亮起来。甚至病人也忘記了自己的痛苦，来談这个快乐的日子。

"我們都願意像那善良的倫那特上尉那样，"他們說，"我們都願意学好。我們要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善良的，决不伤害任何人。这样，就会使上帝的王国更快地到来。"

她發現他們都充滿着同一的精神。在最大的田庄上，施食給那些最穷困的人吃。一切該做的工作，現在都有人在做。

她坐着，讓寒風吹进她疼痛的胸膛，可是她却觉得从来沒有这样健康过。經过每一間屋子，她就非得停下来問一問不可。

"一切都好，"他們都說，"曾經有过很大的困难，但是埃克布的好老爷們帮助了我們。那里干的事会使你看了惊奇的。磨坊差不多修理好了，鉄工場已經开工，烧毁的房屋已經重建起来，只等盖房頂了。"

啊，这不过能保持很短一会兒时間！但是回到这个人人互相帮助，人人互相从善的地方来，还是好的。少校夫人觉得她現在能够原諒食客們了；她衷心感謝上帝。

"安娜·丽莎，"她說，"我覚得我仿佛已經进入聖者所居的天堂了。"

最后，她抵达埃克布，食客們急忙来扶她下雪橇；他們几乎認不出她来了，因为她跟他們自己的年輕伯爵夫人一样溫柔、和气。那些看她从小長大的年紀較大的人，都互相耳語說："这不是埃克布的少校夫人；这是瑪格丽特·賽尔辛回来了。"

看見她这样仁慈，毫无报复之意地回来，食客們極为高兴；

但是一看她病得这样厉害，他們的高兴就变成了悲伤。她得立刻抬进側屋里的客房，讓她躺在床上。在門口，她轉过头来，对他們說話。

"这是一場上帝降下来的暴風雨，"她說，"上帝的暴風雨。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为了善！"

于是病房的門关上了，他們从此沒有再看見她。

对一个垂死的人，要說的話真是太多了。当你知道隔壁房間里躺着一个人，他的耳朵从此就要永远閉住，你的話就会涌上喉头。"啊，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你会說，"你能原諒嗎？你能相信，不管怎么样我总是爱你的嗎？啊，我的朋友，感謝你給我的一切快乐！"

人們就会这样說，說了許許多多。

但是少校夫人躺在床上，發着高燒，食客們的声音达不到她耳边。她是不是永远不会知道他們是怎样地在干，怎样接手了她的工作的呢？

过了一会，食客們到鉄工場去了。那里一切工作都停頓着；于是他們在爐子里加了新的煤，新的矿砂，准备熔炼。他們沒有去叫铁匠——他回家过聖誕节去了——自己亲自动手来鍛冶。如果少校夫人能活着等到錘子揮动的时候，她就会明白他們的所作所为了。

傍晚来临，天就黑了，他們不停地工作。他們有几个人想，要是他們再在鉄工場里庆祝聖誕前夕，那真是多么奇怪啊。

修筑磨坊和鉄工場的凱文許勒，和克里斯蒂安・保格两人站在爐旁，看管熔化的鉄水。古斯泰和朱利叶斯当火夫。另外几个坐在大錘高举着的鉄砧上，坐在煤車上和一堆堆的鑄鉄塊上。呂汶禳格正在和哲学家埃伯哈脫談話，两个人并排坐在鉄

砧上。

“今天晚上辛特拉姆要死了。”他說。

“为什么刚好要在今天晚上?”埃伯哈脫問。

“你可記得，去年我們訂过一个协定。这一年来我們并不曾做任何有愧老爷身份的事情，因此，他就输了。”

“你旣然相信这种事情，那么你一定知道得很清楚，我們的确做了很多和老爷身份不相称的事情。首先，我們不曾帮助少校夫人；其次，我們开始工作了；第三，古斯泰·貝林自己答应要自杀，却沒有做到，这也不对。”

“你說的这些我都想过，”呂汶褒格回答，“然而我的意見，觉得你沒有正确地来理解这件事情。它只是禁止我們从自己微小的利益出發来行动，而沒有禁止我們在爱情、名誉或者自救的要求下行动。我認为辛特拉姆是输了。”

“也許你是对的。”

“我告訴你，我知道这个。整晚上我一直听見他的雪橇鈴在响；这不是眞的雪橇鈴。一会兒我們就会看見他在这里了。”

这个小老头兒坐着，睜着眼向敞开的鉄工場門外望去，望着門外那一片布滿星星的藍色天空。

等了一会兒，他惊跳起来。

“你看見他嗎?”他低声地說，“他偷偷地爬过来了。你不看見他就在門口嗎?”

“我什么也沒有看見，”埃伯哈脫回答，“你困了，眼睛發花，就是这个原因。”

“衬着天空，我淸淸楚楚地看見了他。他穿着长狐皮外套，戴着皮帽子。現在他到了暗处，我看不見他了。瞧，現在他走到爐子旁边了，正靠紧克里斯蒂安·保格站着，可是他仿佛沒有看

見他。現在他弯下身子，把什么东西丢进火里去了。啊，他看来多么恶毒！当心啊，朋友們，当心啊！”

他正說着，爐子里冲出了一道火舌，鉄渣和火星，飞濺到鉄匠們助手們的身上。幸亏沒有一个人受伤。

“他要报仇。”呂汶褒格低声說。

“你也疯啦！”埃伯哈脫嚷道，“这种事你还沒有受够嗎。”

“你沒有看見他站在柱子旁边，正对着我們獰笑嗎？可是，說实話，我相信他把大錘放下来了。”

他跳起来，一把拖开了埃伯哈脫。不到一秒鐘，大錘就轟的一声，落到鉄砧上。这不过是一只夹子松开了，大錘才落下来，但是这一下几乎沒断送了埃伯哈脫和呂汶褒格两条命。

“你瞧，他把我們也莫能如何，”呂汶褒格洋洋得意地說，“然而很明显，他是想报仇。”

他把古斯泰·貝林叫来。

“到妇女們那里去，古斯泰。也許他也会到她們那里出现的。她們不像我这样，看慣了这种事情。她們也許会給吓坏的。古斯泰，你自己也要小心，他对你特别怨恨，也許因为你答应过他，他可以控制你。”

后来，呂汶褒格的話应驗了，他們听說那天晚上辛特拉姆死了。有人說，他是在监牢里自己吊死的；也有人說，是正义的差役把他秘密地处死的，因为审訊結果，看来对他有利，可是又决不能放他出来，讓他到洛甫斯茄的人民中去。还有人認为，有一个不知名的客人，乘着黑馬拉的黑馬車，到监獄里把他接走了。那天晚上，看見他的也不仅仅呂汶褒格一个人。在福尔斯有人看見他，烏丽加·狄尔納在梦中，也看見他。許多人都講，他怎样在人們面前出现，后来烏丽加·狄尔納把他的遗体送进物洛

散黨，才算停息。她也驅除了爾尔斯的邪祟，使一切恢复秩序。从此以后，就再沒有鬼怪出現了。

人家說，那天晚上古斯泰·貝林沒有进屋之前，有一个陌生人来到側屋前，送一封信給少校夫人。这个人誰也不認識，然而这封信还是送了进去，放在病人床边的桌子上。不一会兒，病人意外地好轉了；热度降低，疼痛減輕，因此，她可以念这封信了。

老年紀的人們都相信，她病情的好轉是受了神秘的力量的影响。假使她念了这封信，对于辛特拉姆和他的朋友是会有好处的。

这是一张用血写在黑紙上的契約。食客們看見了就会明白；这是去年聖誕前夜在埃克布鉄工場里签訂的。

现在少校夫人躺在那里，讀着这张契約；上面写着：她是一个女巫，把食客們的灵魂送进地獄，因此被判失去埃克布，以及其他諸如此类的可笑的話。她仔細看了一下日期和签名，發現古斯泰的名字旁边有这样几行小注："由于少校夫人利用我的弱点，引誘我拋弃正当工作；由于她向爱芭·杜納泄露說我是一个革职牧师，以致害她致死，因此，我签下我的名字。"

少校夫人慢慢地把紙折起，放进封套，然后靜靜地躺着思索刚才知道的事情。她明白了人們就是这样看待她的，心里十分痛苦。她所照顧的人，她分給他們工作、分給他們面包的人，把她看作是女巫，是女妖。这就是她得到的酬报。他們認为她是一个蕩妇。

她的思潮飞了开去。强烈的忿怒和报仇的渴望在她發燒的头脑里燃燒起来。她把跟伊利莎白伯爵夫人一起看护着她的安娜·丽莎叫来，差她到霍克爾尔斯去送信給經理和监工；她要立遺囑了。

后来，她还躺着想来想去；她双眉紧皱，脸容因为痛苦而可怕地变了相。

“你病得厉害。”伯爵夫人輕柔地說。

“是的，比以前更厉害了。”

屋里沉默下来；后来，少校夫人用冷酷、严厉的声音說：

“很奇怪，你，伯爵夫人，誰都爱你，却也是一个蕩妇。”

年輕的伯爵夫人吃了一惊。

“是的；虽然沒有行为，却有这个思想和欲望；这是沒有分别的。我这个躺在这里的人觉得这并沒有分别。”

“我知道！”

“可是你现在很幸福。你可以毫无罪孽地占有你所爱的人。你們相見的时候，沒有黑色的恶鬼梗在你們之間。你們可以在众人之前互相結合，互相恋爱，肩并肩地走上生活之路。”

“啊，夫人，夫人！”

“你怎么敢跟他住在一起？”老妇人嚷着，越来越激烈，“懺悔吧，及时懺悔吧！趁你父母沒有来咒駡你之前，回到他們家里去吧。你敢把古斯泰·貝林看作自己的丈夫嗎？离开他！我会給他埃克布。我会給他权力和荣耀。你敢跟他分享么？你敢接受幸福和荣誉么？我可不敢。你記不記得我的遭遇？你記不記得埃克布的聖誕晚宴？你記不記得獄吏家里的牢房？”

“啊，夫人，我們都是罪人，在这里过活，毫无幸福可言。我待在这里，是要使欢乐在我們屋里沒有容身之地。你以为我不切望我自己的家嗎？啊，我多么热切地希冀家庭的保护和支持；然而我却永远不能得到了。我要战战兢兢地住在这里，明知道我会把一切东西引导到罪恶和痛苦，明知道如果我帮助这一个，就毁了那一个。对于这里的生活，我是太軟弱太愚蠢了，然而我

却为永恒的懺悔所束縛，不得不这样过下去。”

“你这样想，就是欺騙了我們的心，”少校夫人高声說；“这是軟弱。唯一的理由是你不願意离开他。”

伯爵夫人还沒有来得及回答，古斯泰·貝林走了进来。

“过来，古斯泰，”少校夫人立刻說，她的声音更加尖銳，更加严厉了，“过来，你这个众人頌揚的人。你讓你的老朋友在外面到处流浪，被人輕視，被人唾弃；現在你可以听听她的遭遇了。

“我首先要告訴你，春天我回到母亲家去时所發生的事情，因为你应該知道这件事的結局。

“三月，我到了奧尔佛达尔森林中的鉄工場。我看来不比一个乞丐好一些。人家对我說，我母亲在挤奶棚里。于是我走到那里，在門口站了很久。棚的周围是长长的一排架子，上面放着裝滿牛奶的發亮的銅罐。我的母亲年紀已过九十；她一个罐子一个罐子地取下来，撇掉奶油。这位老太太身子还很健壮；但是我看得很清楚，她伸直腰板去拿罐子，实在很費力。我不知道她是否看見了我，然而过了一会她用一种奇怪而尖厉的声音对我說：

“‘那么我所願望的一切都已在你身上發生了。’她說罢，我想說話，求她原諒，可是这只不过是白費事。她一句話也听不見——她双耳完全聾了。又过了一会兒，她又說：‘你可以来帮我忙。’

“于是我去帮她撇牛奶。我依次取下罐子，又依次放好，并且撇得恰到好处。这使她很高兴。她从来不曾信任过哪一个使女来撇牛奶；不过我一向知道，她多么希望能这样啊。

“‘現在你可以来管这工作了。’她說；我明白她已經原諒了我。

“后来她仿佛一下子变得什么工作也不能做了。她坐在安乐椅里，几乎整天地睡。聖誕节前两星期，她死了。我本来应該早些来，古斯泰，但是我离不开她。”

她停住了；她开始覺得呼吸困难；不过她还是努力継續說下去：

“这是眞的，古斯泰，我要把你留在埃克布，我的身边。你身上有种什么东西，使每一个人都覺得跟你在一起很愉快。你如果表示要安居下来，我是会給你許多权力的。我一直希望你能娶到一个好妻子。起先，我覺得瑪丽安娜·辛克莱很合适；你还在森林里当伐木工人时，我已經看出她愛你来了。后来我又覺得应該是愛芭·杜納；有一天，我乘車到鮑格去，对她說，如果她願意嫁給你，我就把埃克布作为遺产給你。假使这件事是我做錯了，請你原諒我。”

古斯泰跪在床边，脸埋在被单里，伤心地嗚咽着。

“告訴我，古斯泰，你准备怎样地生活呢？你要怎样养活你的妻子呢？告訴我。你知道，我总希望你好。”古斯泰虽然心痛欲裂，还是微笑地回答她：

“从前，我想在埃克布做一个工人，你曾經給我一所茅屋居住；这所茅屋现在还是屬于我的。今年秋天，我把它修整了一下。吕汶褒格帮了我忙；我們粉刷了天花板，在墻上糊了紙，塗上油漆。那里面的小房間，吕汶褒格称之为伯爵夫人的閨房。他跑遍了周围的农家，寻找那些庄院住宅拍卖出来的家具。他买下了几件，因此我們现在有高背安乐椅，也有發亮鑲嵌的抽屜柜。外面的大房間里，却放着年輕妻子的織布机和我的車床。家庭用具和其他什物也都在这里；吕汶褒格跟我已經坐在这房間里談了好几晚，年輕的伯爵夫人和我在茅屋里怎样需要这些

东西。可是我的妻子一直不知道，我們要等到离开挨克布的时候才告訴她。”

“說下去吧，古斯泰。”

“呂汶褒格总說，家里需要有个使女。‘夏天，这里白樺树丛里是够美丽可爱的，’他常說，‘然而到冬天，年輕的妻子就太寂寞啦。你应該有一个使女，古斯泰。’

“我答应了他，可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后来有一天他来了，带着他的乐譜，他画着琴鍵的桌子，放在茅屋里。‘是你，呂汶褒格，你要来做使女。’我对他說。他回答說，他会有用处的。难道我忍心讓年輕的伯爵夫人做飯，搬柴，担水么？不，只要我的两条胳膊还能干活，我决不讓她干任何事情。然而他还是認为我們有两个人的好，那么她就可以整天坐在沙發里綉花了。他說，我永远不会知道，对这样一个小妇人，需要怎样来侍候才好。”

“說下去吧，”少校夫人說，“它減輕我的痛苦。你認为你那年輕的伯爵夫人会願意住在一間茅屋里嗎？”

他对她的諷諷口吻感到奇怪，可是継續說：

“不，我不敢这样想。要是她願意，那当然十全十美啦。那地方三十哩之內沒有医生。她的手很輕巧，心地又温柔；包扎伤口，減輕热病，这类工作够她做的。我覚得，每一个有痛苦的人将来都会找到森林茅屋的女主人門上来。穷人們的痛苦真是太深重，需要温存的話和善良的心的帮助。”

“那么你自己呢，古斯泰·貝林？”

“我要在工作凳上，在車床上工作。从今以后我要独立生活。如果我的妻子不願意跟随我，我也不能勉强。如果有人把全宇宙所有的財富都献給我，也不能引誘我。我要过我自己的

日子。現在我将要做而且永远做一个穷人，生活在农民中間，尽我的能力帮助他們。他們需要有人在婚礼时在聖誕节給他們演奏波尔卡舞曲；他們需要有人替他們写信給远地的兒子——这个人就是我。然而我必需要貧穷。"

"这对你是一种愁悶的生活，古斯泰。"

"啊，不会的；我們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不会这样的。有錢的和幸福的人，也会像穷人一样，到我們这里来。我們的茅屋里会够愉快的。如果食物当着客人的面烹調，如果要两个人合用一只盘子，他們也不会見怪。"

"这一切有什么好处呢，古斯泰？你会得到些什么称贊呢？"

"穷人們在我死后一两年內还記得我，这对我就是莫大的酬报。假使我在屋角种上一两株苹果树，假使我教給乡村乐师几支古老的曲子，假使牧童学会了几支好歌，在林中小径上高唱，这就是我的一点兒好处了。

"你可以相信，我还是从前的瘋狂的古斯泰·貝林。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当一个乡村乐师，然而这就足够了。我有許多罪要抵偿。哭泣，懺悔，我不会。我要使穷人快乐，这就是我的悔罪。"

"古斯泰，"少校夫人說，"像你这样有能力的人过这种生活，未免太低賤了。我要把埃克布給你。"

"啊，"他惊惶地喊，"不要使我富有！不要把这种責任加在我身上！不要把我跟穷人分开！"

"我要把埃克布給你跟食客們，"少校夫人重复說，"你是一个有为的人，古斯泰，大家都爱戴你。我跟我母亲一样地說：'你可以来管这工作！'"

"不，我們不能接受——我們錯看了你，使你受了这么些苦！"

"我要給你埃克布，你听見了嗎？"

她辛辣地严厉地說，毫不温和。他不禁为之丧气。

"不要引誘老人！这只会使他們重又成为懶汉和醉鬼。在天的主啊，富有的食客！我們会遭遇到什么啊！"

"我要給你埃克布，古斯泰；然后你必須答应讓你的妻子自由。这样一个纖雅的小妇人对你是不合适的。她在这个狗熊出沒的地方要受到許多苦。她在渴望着她那明媚的故乡。你得讓她走。这就是我給你埃克布的原因。"

这时候伊利莎白伯爵夫人走上前来，跪在少校夫人床边。

"我不再想望了。我的丈夫解决了这个問題；他找到了我能够过的生活。我不再需要严厉地冷淡地跟他在一起生活，使他想着懺悔和贖罪。貧穷，飢餓和苦工会使他老想着的。引向穷人和病人的路，我能够毫无罪孽地走。我不再害怕这里北方的生活。可是别使他富有；否則我就不敢留着了。"

少校夫人在床上撑了起来。

"你們要求自己的幸福，"她伸出紧握的拳头威吓他們，喊着，"幸福和安乐。不，讓埃克布为食客們所有，使他們毁灭。讓夫妇离散，使他們毁灭！我是一个女巫，一个妖魔，我要煽动你們做坏事。我要做得跟人家說我的一样。"

她抓起那封信，摔在古斯泰脸上。那片黑紙脫了出来，掉在地板上。古斯泰很明白这是什么。

"你对我犯了罪，古斯泰。你錯看了一个像慈母一样待你的人。你竟敢拒絕你的刑罰嗎？你得接受埃克布，它会毁了你，因为你是軟弱的。你得把妻子送回家去，那就沒有人会来救你。你会像我一样获得一个受人痛恨的名字死去。瑪格丽特·賽尔辛的訃告上写的是一个女巫；你的訃告上写的将是一个敗家子，一

个欺压穷人的人。"

她倒在枕头上，一动不动。寂静中，传来一声声沉重的錘打的声音；大鉄錘又开始工作了。

"听，"古斯秦·貝林說，"瑪格丽特·賽尔辛的訃告是这样說的！这不是喝醉酒的食客們的玩笑，而是劳动胜利的歌声，为了对一个善良的老工人表示敬意而唱的。你沒有听見錘子在說什么嗎？'感謝你，'它說，'感謝你勤奋的工作；感謝你給穷人的面包；感謝你鋪平的道路；感謝你开辟的地区！感謝你充滿在你大厅里的快乐！'——'感謝你，'它說，'安息吧！你的工作将要繼續存在下去。你的家将要永远成为愉快劳动的家。'——'感謝你，'它說，'不要审判我們这些犯过罪的人！你現在出發到永宁之地去了，对我們还活着的人，就想得寬大温和些吧。'"

古斯秦停住了，然而那大錘还繼續在說着。一切曾对少校夫人仁慈地說过話的声音，都混和在这大錘的声音里了。她的脸容漸漸松弛下来，好像死亡的暗影已經籠罩住她了。

安娜·丽莎走了进来，宣称霍克福尔斯的先生們已經来到。但少校夫人却讓他們走了，她不再要立任何遺囑了。

"啊，古斯秦·貝林，敢作敢为的人，"她說，"那么你又一次得到了胜利。彎下身子来，讓我祝福你！"

热病加倍厉害地發作了。临死的咯咯声开始响起来。肉体在凄慘的痛苦中受着熬炼，然而灵魂不一会就什么也不覺得了；它开始向天堂凝望，天堂已經为死者开啓了。

一个鐘头过去了，短暂的临死掙扎已經过去。她躺在那里，那么平靜，那么美丽，周围的人都深深地感动了。

"我亲爱的年老的女主人，"古斯秦說，"从前我曾經看見过你一次。現在瑪格丽特·賽尔辛活过来了，現在她決不会屈服

于埃克布的少校夫人了。"

等到食客們从鉄工場回来，他們知道了瑪格丽特·賽尔辛的死耗。

"她听見了鍾子声沒有？"他們問。

她巳經听見了，所以他們也可以滿意。

他們也听見說，她本来想把埃克布給他們；但是这张遺囑却从未签成。食客們認为这是極大的光荣，他們因此而終身十分高兴。然而誰也沒有听說他們为了失去的財富而哀悼。

也有人說，那天聖誕夜，古斯泰·貝林站在他年輕妻子身边，对食客們發表了最后一次演說。現在他們都要离开埃克布了，他为他們的命运悲哀。老年的病痛在等着他們。体衰力弱的人将得到冷淡的接待。

他就这样对他們說着。他重又称呼他們是挺身起来带快乐給这塊产鉄的土地的老神和老騎士。但是他悲悼說，这个乐園，这个长着蝴蝶翅膀的欢乐翩翩飞舞的乐園，却住滿了蛀蝕的毛虫，园子里的果实都枯萎了。

他很知道，欢乐对大地上的孩子是一种美德，它必需存在。可是，这个問題一直存在在世界上，像一个猜不透的謎：人怎样才能同时快乐而又善良呢。他称呼这是一件最容易而又最困难的事情。他們始終不能解决这个問題。現在他相信，在这快乐而悲哀，幸福而失望的年头里，他們巳經把这問題弄明白了，他們全都弄明白了。

亲爱的老人們啊！在过去的日子里，你們給了我宝貴的礼物，但是我給了你們什么呢？

也許，你們的名字重又和亲爱的古老地方一起提起，会使你們高兴吧？但願属于你們一生的光輝，重又降临在你們生活过的遺址上！鮑格庄还屹立着；勃揚尼庄依旧存在；埃克布庄还躺在呂汶湖畔，周圍环繞着瀑布和湖水，环繞着花园和迷人的草地；你站在寬闊的阳台上，传說就会像夏日的蜜蜂一样向你涌来。

可是，說起蜜蜂，讓我再講一个老故事。那个小路斯德，一八一三年向德国进軍时曾在瑞典軍队先头当过鼓手的，会永不疲倦地講述南方那个奇妙土地的故事；那兒的人长得跟教堂尖塔一样高；那兒的燕子跟老鷹一样大；那兒的蜜蜂像白鵝。

"那么，蜜蜂窩像什么呢？"

"蜜蜂窩就像我們平常的蜜蜂窩一样。"

"蜜蜂怎么进去呢？"

"这个，它們得想个办法了。"小路斯德說。

亲爱的讀者，我是不是也要这样說一遍呢？幻想的巨蜂現在已經在我們身旁飞了一整年零一天了，然而它們怎样飞进事实的蜂窩里去，那就真的要它們自己想办法了。

譯后記

本書作者塞尔瑪·拉格洛夫是瑞典著名的女作家。她于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生于瑞典西部伐姆兰的瑪巴卡庄，父亲是个中尉。她在一八八五年从斯德哥尔摩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到南部小城倫茲克罗納去当教师。一八九〇年春天，斯德哥尔摩出版的“伊頓”杂志举办短篇小說征文；这时，拉格洛夫正尝試着把幼年时代在家乡听到的許多传聞写成一本小說，于是，她从已完成的原稿中，挑出几章，送去应征。十一月里，征文結果揭晓，她获得了奖金。以后，她在一位朋友帮助下，暫时辞去教职，专心写作。一年后，全書完成，仍由“伊頓”杂志社出版。“古斯泰·貝林的故事”馬上轟动一时，很快就被譯成欧洲其他文字，拉格洛夫馬上成了有名的作家。一八九五年，她正式辞去教师的职务，专事写作。她主要的作品有“假基督的奇迹”、“耶路撒冷三部曲”、“呂溫斯葛特尔的指环”等。她最有名的作品是一本童話“尼尔斯历险記”，在北欧是与“安徒生童話”齐名的。这些作品使拉格洛夫成为二十世紀上半叶瑞典最有名的作家之一。一九〇九年，她获得了諾貝尔文学奖金，一九一四年，被选为瑞典皇家学会会員。两次大战期間，她曾参加过保卫文化、反对战爭、反对法西斯的国际組織的活动。晚年，她經常住在幼年的故居瑪巴卡庄，过着类似隐居的生活。她于一九四〇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今年是她誕生一百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她列为 1958 年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古斯泰·贝林的故事》是拉格洛孚的代表作，记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寄居在乡间地主庄院上的一群食客的事迹。故事就发生在作者的家乡韦姆兰，作者在一九一六年给英文译本写的序言中，对于韦姆兰和食客都作了相当详细的介绍：韦姆兰原来是个风景秀丽但是很贫瘠的地方，十八世纪末年，有人在当地发现了铁矿，于是小型冶铁工场象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十九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是韦姆兰冶铁事业最发达的时代。到了五十年代，在别处建立了新的大型冶铁工厂，于是韦姆兰的冶铁事业就衰落了。关于寄住在地主庄院上的食客，作者说：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瑞典得到了较长时期的和平，许多职业军人都成了失业的人。他们没有仗打，又没有别的生计，依靠微薄的军饷无法生活，他们便轮流到亲友家里去访问寄住。韦姆兰当时正是欣欣向荣的时候，吸引了不少这样的食客。他们住在贵族地主家里，并不劳动，只是饮酒、打猎、寻欢作乐、逍遥自在。在作者幼年时代，韦姆兰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食客作为一个特殊阶层也已经不存在。但是当年盛况以及食客们的冒险事迹，却还广泛流传着，而且和民间传说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拉格洛孚熟悉这些传说，她对于逝去的时代和人物无限怀恋。她自己写道，她所以要写这本书，是“为了追念一个已经逝去的——也许永远不会回来的——伟大的时代……既然无法阻挡毁灭的车轮，她只希望能将往事在记忆中保存，只希望通过文学的媒介，使荒凉的家园重新变成充满生气和英雄事迹的繁华世界。”

我们知道，十九世纪中叶，是瑞典资本主义发展和成长的年代。在这以前，统治着农村的是封建的宗法制度；而食客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对于贵族地主说来，供养本阶级的武士或者其

他失去生计的人，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慈善事业，所以象古斯泰·贝林那样被教会革职的牧师也能取得食客的权利。食客们来到贵族地主的庄院上，一方面能给他们带来外地的消息，另一方面也给他们带来必要的消遣和娱乐。因为他们大都有过一番惊心动魄的经历，同时又善于演戏、跳舞、玩乐器。所有的宴会、跳舞会是少不了他们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宗法社会解体了，不仅农民遭到更残酷的剥削，有些游手好闲、不善经营的贵族地主也免不了破产，食客也就失去了可以依附的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地主阶级虽然也尝试经营一些小企业，但是终究敌不过新兴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是大鱼吃小鱼的社会，小企业必然被大企业挤倒。韦姆兰的一度繁荣和又归于贫困，这一切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作者并不能理解这一点，她显然站在贵族地主的立场，悲悼那已经一去不返的时代；明知历史不可能倒退，她只能沉醉在回忆里，但是她的描写却为没落的贵族地主阶级画下了一幅相当生动而具体的写照。

作者在书里也描写了普通农民的形象，描写他们在天灾威胁下的贫困生活。作者对他们寄与了很大的同情，希望改善他们的境遇。她认为食客们都是有能力有才智的人，只要他们改变不事生产的生活，就能帮助人民摆脱苦难。因此，在最后，古斯泰·贝林参加了生产，做一个普通农民。

使我们今天读者感到更大兴趣的，是书中许多带有人民性的民间传说。这些传说朴素地说出了人民对于善和恶的态度，歌颂了扶助弱者的行为和忠贞的爱情。

一九五八年，译者